

80
陶金記

現代長篇小說叢書

沈 洪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2617B

淘
金
記
沙
汀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



現代長篇小說叢刊之十一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1506425~~

一九三九年冬天。

早晨一到，整個市鎮的生活又開始了。

人們已經從被窩裏鑽了出來。他們咳嗽着吐着口痰。他們大多數的人都睡得很好，既沒有做過好夢，也沒有做過惡夢。因為一切在他們看起來都是平常的和簡單的；縱然某些新的事物，如物價，兵役和戰爭，有時雖也叫人感覺生疎，感覺煩惱，但時間稍久，也就弄習慣了。

浮上他們略嫌混沌的腦筋里來的第一個念頭是工作。但這也平常而簡單：昨天如此，今天如此，已經做過好多年了。女人們上灶門口劈引火柴，脅下來了升子到街上糴米，或者帶了桶去井邊提水。男子漢對自己的職業也熟練，是都在進行着各種必要的準備了。

有着上等職業和沒有所謂職業的雜色人等，他們也有着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個精彩節目是上茶館。他們要在那里講生意，交換意見，探聽各種各樣的新聞。他們有時候的談話是並無目的的，淡而無味的和繁瑣的。但還是旁觀者的看法。當事人的觀感並不如此，他們正要藉牠來經營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找出現實的利益來。

北斗鎮是並不大的，牠只有着一條正街，兩條實際上是所謂尿巷子，佈滿了尿坑，尿桶和尿缸的橫街，但牠却擁有九個茶舖。趕場天是十三個。案照社會地位，人事關係，以及各種莫名其妙的趣味，牠們都各有着自己一定的主顧。所以時間一到，就像一座座對號入座的劇院一樣，各人都到自己熟識的地方去了。

人們已經在大喝特喝起來。用當地的土語說，這叫做開咽喉。因為不濃濃的灌牠兩碗，是會整天不痛快的。有的則在蘇蘇氣氣的洗臉，用手指頭刷牙齒，一面和同座的人講閒話。那個來得最早，去得最遲，算是湧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長子，已經把半斤荳芽茶摘罄盡了。

這是一個健旺的老人，很長很瘦，蓄着兩撇濃黑的鬚鬚。他早年的綽號是林么長子，現在叫林×嘴。因為自從民國十五年失勢以後，他忽然變來喜歡吵鬧，更加縱容着自己的嘴了。他曾經是有名的哥老會的首領，但他手下的光棍多半是鄉下的老實人，被他半帶強迫擲入流的。因此，在他的流水賬簿上有人曾經發現這樣一類有趣的項目：李老大來玉米兩斗，去光棍一個。如此等等。

現在，用那細長的蓄着指甲的手指，他正在把那些散亂在自己面前的豆牙十分當心地聚在一起，不讓有一根漏網。一面却又不時回過頭去向他身后一席的茶客張羅，對他們的談話表示一點零碎但却引人入勝的意見。大多數的茶客，我們說正是爲了他若干大胆鋒利的談吐來的。他

們要借他來發洩怨氣。他們在鎮上的地位是屈辱的，無望的，但是野心卻又沒有完全死盡。在這一點上，么長子無疑佔着一個在野派的領袖的地位。

在他身后一席一共有五個茶客。全是江湖上的朋友，曾經憑着手槍或者骰子使人側目，但現在已經規矩起來，主要的靠各種正經生意找飯吃了。他們談話的內容是關於將在城裏舉行的冬季行政會議的節目。會期是十一月十號，只差兩三天就開幕了。

他們的材料大半都是靠着傳聞和臆揣來的，所以有時互相矛盾，而且極可笑的。但有一點却很一致，他們感覺得是在被暗算着，威脅着了。他們坦心着什麼新的提案，同時也憂慮若干早經過的提案會認真實行起來。此外，還有一點也彼此一致，他們都樂於談那些和他們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關聯的問題，隔得遠的，他們總一笑置之，似乎以為毫無討論價值。

由於這一類人所共通的狹礙心情，在禁政問題上，坐在下首的芥菜公爺將青山，甚至同氣包大爺萬成福賭起氣性來了。後者是正派袍哥，沒有某種祕密嗜好，他再再力說種種傳說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氣，值不得顧慮。而芥菜公爺則是著名的繆者，那毒物不僅養活了他，並且使他發胖起來，長了所謂燻驃。他曾經戒過三四次，吃過種種苦頭，都失敗了。

如他的渾名所暗示，他是一個帶點辣味的人；至少嘴頭上如此，因為實際他是很溫和的，他

担心中拘留所和強戒期內那些夾着鼻涕眼淚的呵欠以及癱軟。他的胖臉上掠過一絲不快的冷笑。

「你給我保險，」他鄙視的咕咕着，「我還不知有這樣一個好靠山呢。」

「不是那麼講」，氣包連連解釋，因為他是深知道對方的脾味的，一點小事他也可以嘮叨幾天；「這樣說你哥子就多心了。我不過說是不會實行。你我還見少了麼？你去打聽一下看，一年的捐款要收好多萬呀！」

「現在不同了，」另一個人沉吟着說，「去年的皇曆翻不得了。」

「我就沒有看出什麼不同來！」公長子忽然回過頭來，「那些喝人腦髓的不一樣在吃人嗎？」

……老弟！都是騙灣毛根的，你倒聽進去了！」

「對對！看我明天還會拿茶壺做斗子麼！」

公爺苦笑着，大聲地說着反話。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

當笑聲停歇，那種在同樣的情況下容易發生的不大自然的沈默跟了過來的時候，一個坐在接近爐灶的方桌面前，無鬚的矮老頭子，他嗽嗽喉嚨，講起一段茶壺做斗子的故事。這是那種孤人，沒有恆產，也無職業，但却永遠保持着自由獨立的身份。

這人叫戴矮子。他所聽說的故事發生在光緒年間一位富翁家裏。那富翁已經快快落氣了，但他

還擔心着他那龐大的產業，怕給他的獨子完全抽進那個其大無對的煙斗里去。他逼着兒子要給他一個戒絕的諾言才肯瞑目。這個機會叫他選擇上了，所以他的親骨肉果然發了誓，說他決心戒除這種害人的嗜好，至多只抽一口……。

「以後他硬只抽一口呢，」老頭子接着說：「不過這傢伙也會想，他就拿他媽一個茶壺來做斗子，一口泡子要管一天，這麼大！……」

「看你把我說得熱麼！……快爬你的呵！」公爺笑着罵了。

「他不是打趣你，」公長子解釋着，「這是真的呢！我都聽講過。他們說他的槍就像吹火筒樣，要用繩子吊在帳頂上燒！……」

還沒說完，他自己便已捧腹大笑了。

別的人也都有着笑，但却十分謹慎，生恐從芥菜子那里引起不大愉快的反響。一兩個講究息事甯人的老好人，則正在設法把話題從那毒物牽開，希望談點別的問題來轉換一下空氣。

這時候街面上已經逐漸熱鬧起來。在那些燒餅匠手里的小木棒兒，是在光亮的木桌上跳動着，吵嚷着，發出清脆的聲音。叫賣豆腐的担了担子沿街吆喝過去，街上偶然也出現三五個外表與本地人稍異的高長大漢，穿著爛襖，却極健康。他們是西北面老山裏的山民，背上高聳着一兩百

斤重的茶葉包子。他們穩重的步態很像驢駝。

額外，是零零落落的鹼巴担子和烏藥担子。除開棉花，玉米和沙金，烏藥和鹼巴也是北斗鎮一帶山域地區的特產。但是從前一般人並不怎樣重視，誰也想不到牠們會在抗戰中大出風頭，因此繁榮了市面。而且脹飽了一批批腰包；許多人都因為牠們發了財了。

么長子在兩年前便看準了這一着的。那個在城里做着小公務員的姪兒曾經告訴他，烏藥可以代替某種原料，將來一定漲價。但他的金錢有限，胆量有限，他把注意攔在別類生意上面去了。所以一有機會，他總要向那些烏藥販子探聽一下行情，雖然每一次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使他搖頭嘆氣地惋惜一通。

因此，當他從一個頭纏黑布的烏藥咨詢問市價，而對方胡亂應了一聲，一面伸出三根指頭比比之后，他禁不住叫喚了。

「娘賣X的，這是見風長呢！」他恨恨的說。

「這把有些人倒稿肥了呵！」氣包嘆息了，他所謂有些人是指他們共通的敵人在朝派說的：「今天也在收，明天也在收，就像搶水飯樣！」

「他收個屁！」么長子嚷叫着，「要是老子胆大一點，他收？千萬手頭太短促了！真說不得

「前年才好幾個錢一担呀？不要多。攔牠媽十担在那裏就是了。」

「其實現在還幹得的，」公爺認真的建議，「我們集股來怎樣？」

「不行不行，」氣包搖搖頭說，「聽說要捆商了。」

「你又在亂放空氣？」長子向他瞪着眼睛。

「實在的。聽說所有的東西都要捆呢：烏藥，鹽巴，……。我看以后大家只有喝風好了；橫豎米這樣貴，城裏老斗二十元了。」

這樣一來，談話於是轉入一般的生活的訴苦上去。

在這種問題上，談話最多最精彩的是戴矮子一類的兩三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他們彷彿一架活的物價指數表樣，從滿清到現在，其間米價肉價的漲落，他們都大體記得清楚。他們只籠統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樣來的，所以多少不免感到不滿。

「這樣稿下去怎麼了呀？」那個半瞎的老醫生追問着；「哼，雞蛋會賣一角錢一個！恐怕前頭就是做夢都沒有夢見過吧！」

「這就稀奇了麼，」矮子接着說；「你去郭金娃館子裏吃二分白豚看呢，——四角！才幾片呀，薄得來可以一口氣吹上天！從前怎樣？醫生是知道的，進去一坐：來四分白豚，紅重！還要

去皮帶瘦呢，——八個小錢。不信你去問，郭金娃那個老狗入的還沒死呀！」

「這還要問！」公長子也插入了，「我小時候也吃過的呀。八個小錢一碗的白蹄麵，那幾多？吃一碗就塞得你半飽了。不過，戴矮子！你有什麼報怨的呢？一個人一天燙兩三個金夫子就夠你吃了。」

「像你這樣說，那些金夫子，都像是發財人呢。」

「發財人倒不是，可是你個傢伙好燙豬呀！」

「你老先生積積德吧！」矮子正經起打皺的臉；「要是我戴矮子的心腸有這樣硬，連金夫子都要騙，我早當漢奸去了。你自己也看見的，大家屁股都在外面，飽一頓，餓一頓的，夜里就蓋幾根稻草。……」

「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風呀？」

矮子意味深長的笑着，並不答話，也不再說下去。

他是一個光棍，一個靠着骰子紙牌生活的人。並且他已經在北斗鎮混了幾十年了。他知道這裏的風俗，有許多人你是沾也不能沾的。所以他不能說那些被他哄騙的對象就是鎮上各位大爺兼金廠主人的手下管事，搖手，沙班，等等工頭工匠。他害怕着報復。

「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長子緊接着笑罵了；「謹防剝指頭呵！」

「沒說的！我大小是個光棍呀，要那樣有那錢。」

「那就行；不過說句老實話，那些馬尾子真也太可憐了，要上吊，也找大樹子吧！看你雜種將來還落得到一個好死麼！」

×嘴自己開着金廠，他深知那些可憐的人們的實際情況，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勸告，完全出自當時當地的誠實，絲毫沒有虛假。他那頑硬堅實的心腸甚至隱隱約約冒出一股苦趣。

么長子並不是一個善良人，還很貪鄙，但縱是一個惡棍，他也會在某些時機享受一點那種於自無損的同情之樂，特別是今天，心里充滿着愉快，他就自然而然對人好起來了。這愉快有兩個來源，一，他的新槽子出金了；其次，他正期待着一種更大的喜訊。

夜里，那個金廠管事附帶告訴他，根據一種傳聞，一個新金礦被發現了。就在燒箕背，那金廠梁子最高的地方。而且還不是沙金，是成顆成粒的，成色同章臘金不差上下。這是一個劉槽牙的槽子上的老工匠漏出來的；他十七歲開始當馬尾子，在金洞里爬上爬下背沙的時候便是那里，而且他還發現一個金門門呢。

但其實，這傳說已經是很普遍很早的了，不過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總是恍惚迷離的。在許多年老人當中，有的說好多年前燒箕背確曾開過槽子，但並無結果，所以很快就封閉了；有的又

以爲金子是出產的，半途而廢的原因在於士紳們和業主的反對。因爲那里是風水地方。現在，既然有過中人證明，情形就大變了。

所以在聽完報告之後，么長子便立刻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約着早晨在湧泉居會面。他要親自同他談話，然後祕密進行開採手續，他叮嚀他的管事不要張揚出去，因爲如他所說，這鎮上長手桿，粗喉嚨的餓蟻，實在是太多了。

這時，因爲新來了一個茶客，那個代表一個銀行收買金子的委員，茶堂里的空氣更熱鬧了。雖然這個人兩年前還是一個城里雜貨店的老板，不足道的，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銀行的職務，人們的看法自然不同起來，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錢不說，還爭着開，爭着讓出好位置來。這是因爲彼此都想從他佔點便宜的原故。

么長子的首席是從來不讓人的，便是城里的士紳來了，他也僅僅乾叫兩聲茶錢，至多拾拾屁股。但現在，他竟從座位上挺直地站起來了。他把右手一攤，做出一個謙恭的邀請的姿勢。

『坐起來吧，』他歡笑的說：『不要客氣！……』

他又把他拖了一把，那委員這才坐下去了。大家於是七嘴八舌的探問着金價。

『我今天就要進城看電報去了，』那小胖子高深莫測的說。『噫，這個戰事像這樣再打下去

，恐怕還要漲呀。么大爺，你倒稿肥了哇，見天幾錢！……」

「你聽什麼人說的？」么長子佯裝着吃驚了；「像你說的，耳朵也早擠落了！你替我們想一想吧，工價好貴？還找不到人呀！」

「無論怎麼說，你們總不會虧本的。」

「那也看……。」

急眨着深陷的微帶灰色的眼睛，么長子含含糊糊的說了：

「這說不定，這要看運氣……。」

「當然啊！要是靠得準長錢，我也來了，這里的出產也確乎不行，沒有響水溝旺。單是肖三大爺那個明窩子一天挖多少呀！」

「那你又講得太過火了」，公爺客客氣氣的辯護，「燒箕背要是開出來，抵你十個響水溝呢！他肖老三算得什麼？」

「你瞎說！」長子裝模做樣的連連搖頭；「你又在放空氣了！」

「說起來你哥子也不相信，金廠里什麼人不曉得呀！你去問劉槽牙槽子上那個沙班吧，他就在那里背過沙呢。并且……。」

『是不是還挖過一個金門門子？』

『你也聽說過嗎？！』

『比你早！還是娃兒頭的時候就聽過幾千遍了。不過，看樣子你真像耳朵里夾毛錢，聽進去了呢，——一根金門門子！……』

×嘴裏叫着，一連打了一串響亮而清脆的哈哈。他想岔開關於燒箕背的傳說，減少不利於他的注意，他立刻就做到了。芥菜子公爺臉紅筋漲的，感覺得上了謠言的當。所以大家胡亂笑了一通之后，談話就轉到風水，迷信，和一般謠言問題上面去了。不再是燒箕背。

但是，談話雖然精彩，茶客已經陸續回家，吃早飯去了。那些節省大家，在走的時候先把自己的茶碗移向桌心，這是表明早飯過后他們還要再吃，不再另外泡茶。芥菜子公爺同他的同伴眨了眨眼睛，彼此陸續若無其事的向郭金娃館子走去。因為生活過高，現在通不興玩漂亮了。只有少數人沒有走。林么長子便是其中一個，他在期待着那個老年工匠。

他的獨苗苗孫兒土狗子，那半點鐘前跑來牽走豆芽，並且順便搶走一張毛票的七歲的孩子，拖着鼻涕，跳蹦着跑來請他吃飯，但他費了很多唇舌終於把他趕起走了。

他還要等一會，他不耐煩地急眨着他的深陷的眼睛。

北斗鎮的開採沙金，已經是相當久遠的事了。然而，爲人所熟知，像目前一樣的那種比較大規模的發掘，却在辛亥革命前後五六年間。那時候最時髦的有兩件事，其一是恭而敬之的送上半錠紋銀，幾個響頭，取得一個光棍名義；又其一，便是淘金。

但時間過得很快，雖然光棍的組織至今還是這個偏遠市鎮上一般生活的決定要素，人們仍然把牠看成正派風氣，以能入流爲榮，淘金的潮流却並沒有延長多久。然而，在一九三四年左右，當那批準亡命者從他們感覺生疎，感覺屈辱的都市里返回他們可以趾高氣揚的生活的故鄉以後，黃金的氣運又復興了。

和前一個時間相似，那些實際上沾了黃金的光的人們，他們所經常藉口的是賑濟災民。彷彿要不是他們讓那些在飢餓中徬徨的裝稼漢子，滿身泥污，攢了尖底背兜，在那暗黑而危險的礦洞裏爬上爬下，所有的農人便會斷種，而這世界也就要垮台了。他們總向山溝里找人手，因爲那里困苦最深，也就是說工資更低更廉。

最近一個時期始於七七前後。起初的措詞也一樣，因爲剛才遭了荒年。但隨着抗戰的開展，

礦洞增多，最顯著的是黃金價格的高漲，舊的藉口講起來要紅臉了。同時，人們也似乎變樸質了，他們坦然的流露出對於黃金本身的迷戀。但却又立刻來了新的口實：他們是開發資源，是在抗戰建國了。他們於是大挖特挖。

所謂金廠梁子的正式稱呼叫東山。但自從這個倒霉的傢伙被一般貪婪者挖上一些大坑小洞之后，牠的本名便失傳了。牠並不很高，沒有樹木，遠看起來只是一塊漫遠的黃土邱陵。現在，則自然是一座充滿喧囂的龐大的野市了。到處都散佈着肥腸湯鍋，紅寶攤子和粗野的人影。有的地段甚至粗具了市街的模样。

就在這種地段當中，一家小酒館在昨天開張了。但這所謂酒館，是和肥腸湯鍋比較說的，他只販賣着燒酒、豬頭豬尾等等不成材料的貨色的噁味。因此，倘若同認真一點的酒館並列，那便卑卑不足道了。牠的顧主，除開管事，沙班水班，鋤沙的和洗沙的之外，高一等的人間或也來湊湊興致，和工匠們胡吃一通。

新開張的生意總是很興旺的。現在，又正當中午的時候，那個小小的篾摺篷子，已經給客人塞滿了。但也通共只有兩張桌面。在那闕聖帝君的神位下面一張方桌子上，因為上席靠壁不能坐，連掛角一共有七個人。右手的圈椅上坐着一個面貌有點浮腫的，黃面孔的五十上下的人。細眉

細眼，微嚙的闊嘴上蓄着兩撇稀疏柔輦的鬚子。

由於遺外表，以及他那比較同桌子的人的斯文遲緩的舉動，他的神氣是和藹可親的，而且經常帶着笑。但他就是鎮上有名的白三老爺，混名叫白醬丹。一架大爺，一個沒落的紳士，在金廠梁子上是沒有他的地位的，但却普遍的對他感到畏懼。淘金一開始他就奔走着，張羅着，希望自己是個廠主，或者同別人合夥。

直到現在他還存着這點野心，雖然人們一樣對他敬而遠之，再再迴避着他。他們不僅畏忌着他本人，以及他那無窮無盡的巧妙的詭計，他們更担心中那一兩個擋在他面前，實際上握着權力的人物。他的家產早玩光了，但是自視甚高，並不感覺處境的尷尬。他的紐扣上吊着銀質的牙籤，手上是響水煙裝，看來很是神氣。

他的煙袋是紅銅襯底，白銅刊花的，而且正因為如此漂亮，所以吃飯，走路和上廁所，他都從不離手。因為一個水班頭子稱贊着煙袋的做工的精緻，他自己也就舉起來瞧瞧，吹了一口沾在上面的細碎的煙絲。

「還是城里焦大爺送的；」他儼然的說，「吃了幾十年了。」

「現在單是銅恐怕也要值好幾個錢呢！」

「毛錢都賣好多錢一斤了呵！」

「請酒！請酒！……」

有誰擎着杯子一舉，招呼着，大家於是就又繼續喝將起來。

但酒是無力控制談話的，反而刺激了牠，所以酒杯一擱，筷子一擱，口舌又在別種慾望下工作了。不過舊的話題已經讓位，已經不是白醬丹的煙袋了，他們在交換着金廠上的消息。

「劉大鼻子又挖夜了，」一個禿頭的中年人說，「蝕了好幾百元！其實該長錢的，就是人沒有請對頭，叫別人騙了。又抓過一次……」

「好久的事？」三老爺問。

「還不是前一回的事，十幾個水班全抓光了。沙子堆起出不了貨，又叫賊偷了。總有一二十担吧，真是賣灰麵碰見吹大風！」

「其實這些人也該振，平常嘴吧又臭……！」

三老爺不懷好意地笑了；但他接着又問。

「現在還出沙嗎？」

「已經停工了！說是要頂。我看沒有人肯接手吧。」

『爲什麼？』

『挖夜了的槽子都不願意呀！不吉利。就像結親樣，……』

『我倒不管他這一套，』三爺放肆的說，『二婚親就不生娃娃了麼？』

他想提醒大家，他不僅是個老爺，還是道地的大爺，任何提撒野的話他也來得了的。他引得全席人都發笑了。

他們大都知道他是老早就想擁有一個金洞子的。便是不知道的人，現在也從他的口氣裏得到暗示，只要大鼻子的停了工的洞子肯出貨，他便可能收買。但他們却不知道，他現在是懷着另外一種目的來的，他的說話只是一時的樂趣。

談話停頓了一會。隨後一個塌鼻頭的沙班，頭髮已斑白了，紅絲眼睛，爲了討好一個表面人物，他忽然想起似的問了：

『你想頂麼？……算了吧！倒是挖燒箕背比你什麼地方好呢！』

『那里挖得出什麼……！』

他觸到了三老爺心病；他正是爲了這件事情來的，但他裝着毫不在乎的神氣。他故意反駁着他。『是好，老早山都挖空了呵！』白醬丹接着說。『滿清時代就有人挖過，出點麥麩子金。』

所以才幾天就擱起了。」

「你親眼看見過麼？」一個人伸着頭問。

「他們老一輩人說的，我那時候還在吃奶子呢。」

「那就不確實，我講的是真的呢……！」

雖然從塌鼻談話的開始，那禿頭和其他兩個人有點吃驚，並且想把話頭岔開。因為他們不久也知道了同樣的消息，却不願意傳播開去。他們想阻止他；但是沒有做到，那沙班照舊說下去了。

這是那種藏不住半句話的人，而且酒已喝得够了，因此沒有看出同桌的其他兩三個人的焦急和不滿意，他只對了帶着渴望清楚一切底細的白醬丹的黃黃的圓臉，想把他聽來的，趁新鮮原封不動的講了出來。他驕傲他有了發洩的機會。

「他親自在那里做過呢！」他繼續說。「他講才挖了七八天，就發現牛子，出了沙了。簡直是成顆成粒的，好成色呀！」

「那以後爲什麼又擱起了呢？」三老爺逗引着他。

「有人不答應呀！說是風水地方，怕把龍脈挖斷了！」

「那地方風水是有，」白醬丹抖抖紙煙灰，說：「何寡母他們就是靠那里的幾座祖坟才發的呢。可是現在不興這一套了，——迷信！」

他把他那永遠帶着笑意的細眼睛盯住禿頭。

「你聽說過沒有？真的嗎？」他問。

「什麼真的！只要你肯聽，更熱鬧的還有呢。根本就是他媽一個亂扯亂彈的，幾杯馬尿水一灌，他就胡說白道起來了！」

「你不能這樣說，」塌鼻不平的，忸怩的辯護，「一個人喝了酒就不講真話了麼？還有人偷來試過呀！怎麼能算是亂說呢？」

「什麼人？」好幾個人注意地問。

塌鼻子並不回答。他傻笑着，搔着爲酒脹紅的臉頰。

「講呀！沒有那個會賣你的，」人們催促着。

「說出來是不大那個，」沙班還在忸怩。

「呵唷！你說就說呀！」

「那我不提名子，」他終於決心了；「總有這麼一個人嘛，也是大鼻子槽子上的。他傢伙聽

熱了，去偷了兩回，淘了好幾錢呢！」

大家忽然都沉默了。雖然沉默的時間異常短促，但其間各個人的內心活動却是很複雜的：彼此似乎都窺見了那在黑夜里偷盜礦沙的光景，看見那誘惑人的彷彿雲霞一般的黃金。

他們有的人在一剎那間，甚至覺得自己也在偷盜着了。

「他沒有告訴你原先開採的地帶嗎？」鬆了口氣，白醬丹首先充滿關心的問；「要是實在，他就一定知道！」

「我沒有問他。我稿忘記問了。」

「我看是空事！」那禿頭嘆着氣說，「就算是真的吧，那何寡母肯讓人家破壞他的風水呀？她才不得讓你挖呢！……三老爺你說是吧？」

白醬丹意味深長的向他瞄一眼，唯唯否否的哼了一聲。他明白那禿頭有一半意思是在提醒着他，但他在心裏暗笑了。

他深信只要不是傳聞，只要他肯做，任何潑婦他都可以應付。

「大鼻子的槽子在那裏？」他若無其事的問。

「喏！……那不是呀！從那間茅草棚過去，倒右手拐就到了……。」

但是沙班的熱心的指點，並沒有使得白醬丹發生如何顯著的反應，好像他的問話只是一種隨便舉動。本是一個成府很深的人，而且見過的局面也不少了，他是能夠沉住氣的。

他照常和他們不動聲色的繼續喝酒；關於那老金夫子的事，從此一個字也不提了。彷彿剛才不過講了一些毫無何等作用的空話。甚至已經忘記了牠。直到餐事結束，那個禿頭搶着把酒飯錢惠了，他才支吾開他們，獨自望着那老沙工指示的路線走去。

他從一個涼粉担子後面轉過去，然後轉上一條小徑。那小徑沿着山腹蜿蜒下去。相當僻靜；但一望下面的窪地，其熱鬧正與山脊以及前山的陽面相同。所差異的，只是山腹以下只是一些大坑小洞的所謂明槽子，沒有隧道，看起來恰像乾涸了的泥沼。

那些泥沼的面積大小不等，但面積小的多半是一直正在向下挖掘，是已經發現牛子，找到礦脈的了。面積大的則多數還在焦急地向四面擴張着，試探着，希望不要長期受騙，空自耗人力財力。泥沼的邊沿上一例安置着雜骨草，有的一兩架，有的三五架，正在喝着那一壘壘的混濁的泥水，以便淘取沙石。

邁開一個路斃，白醬丹直向三五個席地而坐的馬尾子走去。那路斃大張着嘴，赤身裸體，下身圍着一塊席子，膚色已經黑了。那幾個同樣有着路斃的前途的馬尾子們，則正在吃飯。他們

，圍着一甃清淡的臭鹹菜湯，用樹枝做筷子，硬塞着麥麩和玉米混合做成的麵團。他們比暗槽子的工人還污濁，週身全是泥漿。

白醬丹作事照例是從容不迫的，而且非常細緻和知道怎樣掩護自己。他不聲不響走近金夫們去，看他們吃。然後，他才輕輕笑了一聲，來提起大家的注意，彷彿他們的吃法十分打動了他

「你們這樣吃，」他微笑着，「應該落得到幾個錢回家過年呀？」

「落個屁！」一個頭蒙白布中年人的回答，「糊得圓就好了。」

「怎麼樣，不是都增加了工錢了麼？」

「那有多大用處呢？」這次回答的是個老者：「說起來兩塊三塊的，看買得到一碗米麼！我倒甯肯掙從前串把錢一天好些。」

白醬丹同情的笑了。

跟着他就問他們那個混名丁酒罐罐的老金夫子，他們當中有沒有人認識，他現在正在什麼地方。因為這裏正是大鼻子的槽子的所在。他立刻滿意了。那個中年人還自願親身領他到廠棚里去

丁酒罐罐住的篾摺的人字形的棚子，位置在一處土坎上面，地方雖然比較的高，但却同樣潮濕。棚子里散亂着一些谷草，有兩三床破棉絮；已經有了窟窿的棉花的顏色變黑了。但這還是工匠們的特權，一般只能出賣氣力的馬尾子們是不能住的。

里面坐着四五個人，谷草上狼藉着吃空了的鑿子飯碗。大家正在吃飯後煙。土製煙捲，葉子煙，以及煙袋煙棒，都出場了。只有酒罐罐還在席地坐着吃飯，還是因為燒酒就誤了他。這是一個矮老頭子，嘴已經溼了，沒有鬚鬚。他是爛穢不堪的，但却有着一種孩子般的快活神氣。他對來客立刻表示了歡迎，因為他知道了他的名氣。

他的同伴也站起來讓坐，並且嘮嘮叨叨地抱歉着地方太壞。白醬丹終於在一通閑話之后提到燒箕背的傳聞，但態度仍然是若無其事的。彷彿他不過偶爾來到這里，偶爾趁興頭探問一下。

這是酒罐罐並不這樣作想。他趁了酒興渲染着，鼓動着，說他所講的全是一絲不假的真話，發。他尖着嗓子嚷着：

「現在金價好貴了呀？」他把上身傾側出去，為酒漲紅的眼睛泛着熱情；「讓他荒起真可惜了！只要大老爺肯幹，一切都包給我……！」

「事情沒有那麼容易，」三老爺搖搖頭切斷他，因為他看出老頭子在說酒話了。「那個寡母

子肯答應呀？我也不過隨便問問吧了。」

『這個話不錯，』有人承認着，『是別人的風水地方呀。』

『現在什麼人還在講究這一套啊！』酒罐罐顯然不大滿意。『銀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多拏幾個租金，她會連褲帶也解了呢！哈！哈……』

『你在說酒話了呀？』白醬丹說。

『那個狗入的說酒話，都是一真二實的！難道三老爺要做什麼人還敢阻難嗎。頂凶，多拏幾個錢給他就是了！這還算看得起他呢，實在不對挖了就是了……對，打旗旗算我的！』

『你真說得便當呢！』

白醬丹嘟囔着，輕描淡寫的把談話撇開了。

『不過不要生氣哇，』他隨又微笑着問，『你認真見到過金門鬥子呀？』

『完了！』老頭子有點見怪了，『完了，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娃兒呀！還有磨子溝曾翹瓣子那個老狗入的也看見的。不多不少，官秤一兩三錢幾分。那個時候，單是說，好多人都把眼睛看紅了啊！』

『其實，只要肯出貨也就算不錯了。』

『貨那倒是出的！』別的幾個人嚷着證明。

『你聽聽吧！』酒罐快活的叫了，『他們總沒有吃酒呀！』

『酒罐罐在麼？』

隨着叫聲，一個矮子和一個長人走了進來。

這進來的是林么長的管事毛笨和么長子本人。後者早上的約會並未成功，但他却又非看看了酒罐罐不可，現在他親自來了。然而，他沒有料到他會碰見他的表弟，同時也是他的敵對的白三老爺，這就叫他有點吃驚不小了。

他們都是富有經驗的人，一看便互相猜出各人來這裡的作用了。但他們還是彼此隱瞞着，希望能夠蒙混過去，應付過去。

『我怕是那個！』三老爺首先顯得驚異的笑着說了，『么哥呢！』

『怎麼樣，來不得嗎？』長子多少有點着惱。

『怎麼來不得？這里又沒有餓得有老虎呀！』

掩蓋過這些充滿了心機，計謀和策略的談話，不識不知的毛笨也在嚷着，半開玩笑的抱怨着酒罐罐。他是個新近才由么長子提拔過的光棍，所以他總時刻注意到他所應有的袍哥派頭。

『咱們貓虎十會哨，』他急急的笑嚷着，『真碰齊了！我說等你嗎，你說等我；可是袍哥，踩水來不得嘍！咱們弟兄一是一，二是二，……』

『你做什麼？』么長子望着他爆發了，『總是肝筋火旺的！』

『他說他也在等我呢……』

『的確的確，』老頭子證實着。『當真等了好半天呢，不過舵把子的意思我已經知道了。那確是實在的，一天出不了兩把金子我丁酒罐罐不姓了！只要你干，我鑽山寨海總來一個；不來不算光棍……』

沒有人接上話，大家忽然莫明其妙的沉默了。

這沉默的主要釀造者是么長子和白醬丹。前者滿臉的大不痛快，有點哭笑不是的光景。他覺得有點進退兩難，後一個是一直浮着冷然的諷刺的微笑，細着眼睛，臉蛋看來更渾圓了。

最後他終於站了起來，含意頗深的微微一笑。

『好，我先走了哇，你們細細談吧！』他說。

『都聽得呀，又不是那個想謀王殺駕！……』

么長子鋒利的回答着，沒有站立起來，也沒有留他。

白醬丹在鎮上的處境是相當奇特的。

說他是紳士吧，他的田產在二十年前已經完了。他現在生活的實況是零落的和可笑的，就經常仗着兩三個賞識他的大人物的提攜，以及種種無窮無盡的五福會田園會度日子。但他確又是個紳糧，只是他看不起別的紳糧，而別的紳糧也看不起他，他看不起他的同類，是他以為他們不過多着幾個髒錢。

但在北斗鎮的袍界中他也並無顯赫的地位；雖然他的話在哥老會頭目中具有相當的力量。他的沒有實際的權力，因為他是一個靠了揮霍出頭的所謂一步登天的大爺的原故。既沒有要過槍炮，也沒有在自己車上留下一點光榮的創傷。然而，毫無疑義，他的手腕是比么長子強的，所以對於他們都種奇異的會晤他很恬靜。

現在，他已經把那個和他向着同一目標競走的對手，全忘懷了。他正在考慮着開發燒箕背的各種步驟。由他一個人創辦，自然是頂理想，但他沒有本錢，而一觸及借貸，他的信用又早破產了。請會雖是一法，但數目是有限的，他將不能應付那種龐大的開支。而且當他滿面喜氣回家的

時候，老婆又催促要買米了。

彷彿命定的一樣，他很快直覺到只有同旁人合夥了。他第一個想到的是本場的主任，那個把當成智囊的龍哥。這是一樁很自然的事，而且不能不依仗他的權力；但他又得他的喉嚨是太粗了，他的報酬一定渺不足道。其次想到的是彭尊三。這個人雖也胃口不小，但他可以控制他，而他們有着親戚關係。

然而這也有不妥當的地方，龍哥知道了會說他們出賣他的。這是一種袍界的最大忌諱。也是一種每每弄壞人事關係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將有着不僅在表面上，還在實質上變成一個全市鎮無足重輕的人物的危險。這是需得再考慮的，但他已經煩燥起來，失掉了他那種慣常的沉著鎮靜。

他想暫時把牠丟開。他拿起煙袋，抽起煙來。但他，老吹不燃捻子，而且實際上，也擺不開腦子里那些互相排擠的想頭。在昨天他還不知道這件事會這樣使他激動，他率與連煙也不抽了。

『唉！一輩子就是吃了金錢的虧……！』

他磕的一聲擱下煙袋，怨恨的長長的嘆了口氣。

『其實，就是彭胖子也是不好惹的，』他想，『喉嚨也粗得很！這就叫越有錢越想錢！你看

什麼辦法啊……！」

他忽然注意到了坐在堂屋門邊的他的女人。

『你們真是會吃！一斗米才兩三四場就沒有了。』

『我總是盤了娘屋了啊！』

她回着嘴，長長地咽了一口酸苦的氣。這是一個半瞎的四十歲上下的女人，除了一個十歲的女兒真真，她便沒有任何的親人了。丈夫早年的愛情是家庭以外浪費掉的，他對她一直存着鄙視

白醬丹忽然感覺到有點歉然，他難過了。

『你說這些氣話做什麼？』他溫和的說，『我是說吃得真太快了。好像做作的樣，米越貴越吃得。不要說了吧，明天去借幾担谷子。』

『等你借到人都會餓死了。』

『你就只曉得潑冷水！』因為忽然意識到自己的窮困，他生起氣來。

『那我不開口好了啊。』女人嘆着氣。

『我不是不要你開口，但你說得太沒志氣了，好像馬上就要餓飯的樣子。什麼時候我總要買

「担米讓你慢慢脹嘛……。」

他想起了燒箕背和他正在謀劃的事業，他的精神爲之一振了。於是在那種由於賭氣而激動起來的發熱的想像當中，他看見他的景况是復興了，他的女人也不再渺視他，只是感到慚愧，但却十分滿足……。

她沒有妨害他的幻想，但最后，終於又開口了。

「說呢，又要發脾氣了。又是找主任吧，那個女人你也該去試試看呢。」

「我向她開口！我才犯不上去找她那個潑婦！」

「那我看看你又找那個。」

「找那個……？我就找龍哥本人！是他親口答應過我的。」

「那麼好，等他從城里回來再吃飯吧！」

「啊！你倒一句話把我提醒了……！」

對於老婆大胆的回嘴不但沒有見怪，他倒充滿愉快的笑了。因爲由於這提示，他立刻想到一個適當辦法，趕快乘龍哥不在把金廠組織起來，而在他回來時分潤一些乾股謝罪。

「我這個人的記性真太好了！」他接着說，手掌擊了一下額頭；「不過不要焦吧，總不會餓。」

死你的，我要到彭胖家里去了。」

這時候和母親同樣可憐的，營養不良的女兒走了進來。帽子上插着一個毬兒。她瘦弱，規矩，穿着一件舊棉背心。她顯然嚇怕着自己的老子。十分胆怯的行了個禮，就靠近母親去了。

「野人嗎？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哇？」老頭子問。

「在門口打毬兒來的，……」

「就貪玩吧，」他說，一面朝外面走，「看將來怎麼樣考學堂啊。」

那個終日淪着眼淚的女人嘆了口氣。

這嘆氣的意義很清楚：他們的女兒現在讀着小學，就連教科書也買不齊全，常常缺乏着文具，升學當然更艱難了。是無望的和不可能的。但這種想法，却把那個正在溢洋溢着樂觀情緒的父親弄惱怒了。

「你就料定翻不了身嗎？……」

他想這樣叫嚷出來，但浮上一個冷然的微笑，他又回頭走了。他覺得和女人爭執是無味的，而他現在也還未到誇口的時候。

他的寬大為懷，在家庭間算是一樁難得的事。正如感情激動在他難得一樣。而這兩種情形又

同是來自那過分刺激了他的關於黃金的夢想。他平日只顧自己穿着整齊，以及用他那半食客的身分在鎮上飽飲酒食，妻女的生活他是少關心的。而且，每當她們提出什麼必要了求的時候，他總以為她們是在和他作對。

這通常有着兩樣解釋，她們是又在利用生活負擔脅迫他了，這是其一；其二，她們企圖敗壞他的興致，而且使他的體面受到損害。他是很考究體面的，年青的時候用遺產，現在是手段，以及裝腔作勢。單看他的派頭誰也不相信他是光蛋。烟袋牙籤不說。他還穿着花緞背心；雖然是幾年前流行背心時用一件壞了袖子的馬褂改的。

他那細小的眼睛多少有點毛病，所以當着書寫信和看告示的時候，他的老光眼鏡又在鼻梁上架起來了。他喜歡批駁別人的文字，便是縣府下來的公示也都逃不過他。而這一切又是從他的自負不凡來的。在整個北斗鎮，不被他公開渺視和說壞話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龍哥，一個便是他正要拜會的彭尊三了。

彭尊三同是本鎮的捐班出身的大爺，但他的真正的勢力的基礎却在他的大批田產，蘇保溝的山場和現金。反正前後，鎮上大半的糧戶都會遭過綁票，他却一直沒有住過荅窩，沒有嘗過粗糠拌飯的異味。因為世風一轉，他便立刻加進袍界了。而且設法和大人物交結，聯親或者拜把，故

意閉着眼睛吃些損害不大的小虧。

民國以來，鎮上的統制者一共變了五次。他們有的被人擠掉，有的被官府和軍隊槍斃了，但他們當中有着他一個兒女親家，三個乾親家，一個拜把兄弟。然而，他是並不企圖從他們取得什麼積極的利益的；雖然他也並不拒絕那些送上門來，或者脖子一伸便可以祭到的物事，但主要的却在怎樣保護自己。

他已經三代人沒有分過家了。同着他的父母，三個兄弟，他們安安靜靜的住在一所舊式的宅院里面，牠位置在市鎮東頭，門口有着兩間鋪面，一間是醬園，一間做着油酒買賣。牠們已經存在了好幾十年，因為他的祖宗是以此為業的。雖然以后牠們的作用只在保存家風，一方面藉此開支日常用度。但現在的意義却又變了，牠們也兼做油酒，以及油酒以外的囤壓生意。

當白醬丹抱着水烟袋走進他的大廳的時候，彭尊三本人正站在一些菜油篋子當中，手上祭了算盤，在和五六個力夫算賬。那些菜油顯然是才從縣城的東南區，土橋崇鎮一帶汗壩里運到的，因為那一帶出產豐富，價錢比山溝里便宜。力夫是在分辯着，擾攘着，賭神發咒說他們沒有作弊，因此不該扣力錢。

彭尊三是個又白又胖的四十多歲的胖子。加之衣服又很寬展，他的堆頭看來更龐大了。因為

營養得好，又因為喜歡以刮臉為消遣，他的外貌看來還很年青。他是那麼的多肉，以致乍看起來你會以為他是生着幾個下巴，但有時又一個下巴也沒有了。

他的語音很低，但却很寬，彷彿是在對着蠅子發音的一樣。他正在一面撥着算珠，哼着數字，一面却又在不時尖聲尖氣的嚷叫。

『你把咒再賭傷心些吧，』他含怒的說，『看還把我說得軟麼！……』

『這幾大團油倒想對了呢，』白醬丹搖擺過去，一面說。

彭胖立刻注意了他。

『團倒團得，只是價錢也够受呢！……你坐呀！』

『上這個數麼？』白三老爺笑着比了比指頭。

『不止不止！就叫城里面搶貴了。』

胖子應酬着，一面照舊敲着算盤。那些力夫的大聲的發誓，則已變成了曖昧不明的嘮叨。因為他們有人本已承認了胖子的算法，後來才又弄清楚是吃了他的大虧，報怨起來，但是已經遲了。

再過幾分鐘，他們的力錢便已被那理財專家結算清楚，由在場的舖子上的店員們領了出去付款。力夫們雖然還在嘮叨和不服氣，但這已是他們互相間的事了。胖子覺得一切都很有滿意，而且

聽白醬丹表明是來找他說事情的，於是他就領他退進客室里去。

客室並不很大，安着兩張對面鋪，對面坐着便可以促膝談心。關於任何祕密都用不着咬耳朵勁。正面靠牆安置着一個木櫃，一盞菜油燈。從那只有一根燈草的昏暗的光亮中，可以恍惚看出一幅單條，寫着一個斗大的魁字。是鐵筆寫的，正像魁星一樣。

木製的望頂很低，已經被積年累月的各種烟霧薰污黑了。但卻沒有陽嗶吊子，因為房主人是相當愛整潔的。進來之後，胖子首先走近木櫃，將燈草撥成兩根，一面照例裝窮的訴起苦來。

『現在簡直連燈油也照不起了，』他笑着說。

『豈止燈油！』白醬丹瞪成着，舉起手上的紙捻，『你單拿紙捻說吧，一天要多少錢呀？我又把習慣養壞了的，離不得！』

『唉！像這樣一天燃着，一年算起來要筆錢呢。』

『那不是！不過也沒辦法，總要抱在手心里才好過呀！』

『其實你能够把嗜好早戒掉，總算是看準了。現在不要講大癮哥，就是兩三口的小癮，算起來也比吃人參燕窩貴呢。』

『所以說喲！……當初大家還勸我不要戒呢。』

彭胖沒有接話，但却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

他們的家風是謹守着早睡的習慣的。至於原因，在這冬季，主要的是每天見亮，當家人便要到肉市上收牙巴骨回來炖湯。這是一種功效極大的補品，大家說彭家慣出胖子的祕密就正淵源於此。

『今大太起早了，』呵欠之後，他解釋的說；『豬還在殺房里輪起呢。』

『你這個習慣好呀，像我們就不成！……』

雖然憑着他那不慌不忙的性格，白醬丹喜歡繞圈子，但因事情的緊要，胖子的呵欠，再遠天遠地兜向目標，是不行了。

所以沉默了一會，他就扼要地講明了他的計劃。

『我就是爲這件事特別跑來的，』他繼續說。『大家不是外人，你出錢，我出力好了。你是知道我的境况的，分分少少沒有關係。……』

『要得嘛！』胖子漫應着。

他的神氣異常淡漠，雖然他的瞌睡已經跑了。他去撥了撥燈草，在退轉來過後，才又浮上一種近乎玩笑的微笑，加上說：

『不過，我的事你清楚，人多嘴雜，開不得玩笑啊！』

「這你儘管放心！你我兩老表對不住人的事總不會有的。」

「不是這個意思，你多心了」，胖子微笑着。

「我說的也是本心話。銀錢賬目我是不懂的，你來。」

「這倒沒有多大關係。可是了酒罐罐的話真的靠得住麼？」

「靠不住我又不來找你了嘍！」對於彭胖的過分的持重和機心，白醬丹多少是見怪了，他認真的說；「不相信你明天就親自跑一趟，總不會有半個錢假的。老實說，好多人已經張開嘴了！

「已經有人知道了嗎？」

「多啊！所以我說，要稿就趕快稿呀。林么長子今天就在那里東漩西漩的死釘住酒罐罐不放：你想，他是什麼好人麼！」

「他不要緊，嘴吧亂吹一頓吧了！」

但是，雖然交涉如此順利，若說肥人已經相信了他，那是不正確的，但說不相信也一樣不對。一件事情沒有到了實行的時候你是捉摸不住他的。所以，接着三老爺便又向他談起各項具體計

他說得從容而且詳細，具着一種很深的自信。怎樣僱用工人，需要多少木料做廠和打樁子，多少泡鋤子和鶴嘴鋤，等等。他總把數字說得比實際的需要更小一些，但肥人，仍然不時微微擺着他的腦袋。

然而，他並不吝斷他。直到白醬丹的敘述完畢，估量了一筆三千元的開辦用費之後，他才抽了口氣，搖着肥頭，沉吟着說了：

『這個數目太大點？』他當心的望着對方。

『你不算算什麼東西都貴了呀！……毛鉄都賣多少錢一斤呵？一把泡鋤子就要十多元。你總不能用手淘呀！』

『不過數目太大了，也有點冒險呢。』

『挖金子是冒險呀！』白醬丹突而出的說。

『所以說，』胖子緊接着說，『你看大家挖得多起勁呀，我總無非搭點股就是了。蝕了，也不多。這又比不得做囤壓，有東西在，……』

『但是你要想想金價現在值多少呀！挖的又是什麼地方？沒有把握敢約你麼？我更是吃得補藥，喫不得瀉藥的人呢。……』

他於是激動着，分辯着，簡直快要發脾氣了。他的表弟是個出名的皮糖性格，很難說動的人。而且有時還要反悔。這是他深知道的，同時也就正是他這個鎮靜自若的人每每感到頭痛的地方。金價的誘惑之外，他又講了一個足以證明燒箕背產金最富的極具體極新鮮的佐證來堅固對方的信心。他接着說：

『還有呢！劉大鼻子偷了兩三背沙，就洗了好幾錢！……』

『好吧！』爲了不再聽重複話，胖子搶着說，『暫時就依你吧。事情到了那里再說。不過我看問題倒是那個寡母子身上啊！』

『你先從兒子下手呀！兩盒漂烟就解決了。』

『還有龍哥呢？』

白醬丹忽然做作的嘆了口氣。

『是他在又容易了啊，』他說；『他又不在。去城裏開了會還要下州。我們只有做起來再說。』

一兩個乾股子總跑不脫他的。……』

分手的時候，他才又提出谷米的事來，他滿足了。

何寡母是全個市鎮有名的富孀，她的有名，是不僅因為她有錢，還因為她是鎮上門弟較高的人家，自己又是一個能幹的女人。而且三代人都守寡，三代人都只有着一個獨苗苗兒子。

她的獨養子的曾祖父是經營燒房的小商人，三十上下便去世了，祖父後來就繼承了這同樣的行業。但因為當時他的叔祖成了北斗鎮有史以來的第一個舉人，憑着這份聲勢，那燒房於是擴大起來，還兼做着其他的雜糧米谷買賣。他可以大胆的拒絕燒鍋稅和酒稅，以及隨便規定糧市上的糧食價格。所以不上十年，很快便吃肥了。

後來雖然才三十六七就咯血死了，但妻子的才幹並不在他之下。她渾名閻王婆，民國三年送葬在一批土匪手里。土匪原是要錢不要命的，但閻王婆却阻止他的兒子贖取，不願出錢，甚至連強盜們輾禁期間的用費都不承認。然而，那兒子，何寡母的丈夫，在贖回她那已經缺了兩樣肢體，並且腐敗了的尸體的時候，依舊出了五百銀子。

因為這點打擊，而舉人們的聲勢又被袍界所壓倒了，加之，何寡母的丈夫，不但趕不上母親的能幹，連父親也及不到一半，柔弱，懶惰，只能躺在床上抽烟。寡母本人又是書香人戶出身，

不諳料理商務，生意便停門了。然而，靠了女人的管理支持，却還能保持住原來的門面，從來沒有遭受過什麼大的虧損。

何寡母的堅苦支持家務的時期，算是丈夫逝世後那三五年間。他在民國七年，便結束掉他那二十八歲的年齡了。跟着寡居，首先來到的是產業的糾紛。舉人老爺在的時候並沒有和燒房主人正式分家，因此雙方的繼承者曾經發生過三次爭執；而以寡婦遭遇的一次為最厲害。這時舉人的遺產已經被蕩盡了。

兩方面繼續打了三年官司，但却毫無結果。最後，還是憑着鎮上幾個大人物評斷才勉強收場了的。這一次的糾紛磨練了寡婦的辦事才幹，但同時也改變了他的觀念。她再不以正派人自居，一味信賴官府的庇護了。和一般富室一樣，此後她總經常和鎮上的名人，主要的是哥老的家庭維持着聯絡，甚至攀扯一點瓜葛關係。

然而，對於他們，她的信任是有限的，她隨常警戒着她的獨養子的加入袍界。因為許多富家子弟，都因此而破產了。同時她也防範他讀書升學。而且，爲了對付他那任性而胆大的要求，當他十六七歲的時候，這做母親的，便只好求救於烟槍和女人了。她趕快替他做了喜酒，備辦了一付十分考究的烟具。她的目的是達到了。

兒子現在二十九歲，名叫寶元，渾名何人種。他在城里讀着高級小學，當母親聽說他約着幾個級友，要到成都去另考學校的時候，她把他逼迫回來。從此就綴學了。代替課室的是闖房之樂和那煙毒的嗜好。他一向很少出門，連茶館也少進。但七八年前逃難回來以後，却又完全變了，變來喜歡應酬，而且覺得售店的物事更要過癮一些。

這變動起初引來作母親的不少的反對和眼淚，但日子一久，她也只好由他去了。她並不是一個頑固份子，倒是相當識時務的。雖然一個舉人的後代進出售店未免有損體面，但現在的體面已經屬於另一類人，而且有了新的解釋。便拏她自己說，十多年前她提到的是那有着功名的叔父，現在似乎那酒商才算是祖宗了。

至於兒子本人的喜歡進出售店，那原因是簡單的，那里熱鬧而且有趣，既可以散心，又可以增長各種見識，所以，雖然那里有着臭虫，蟻子，以及各種各樣人體的氣味，他總覺得躲在那里够味得多。家里是沉悶的，在一般社交中又是他吃虧的時候居多，因此，售店里那種平等愉快的空氣也頑強的吸引着他。

因為北斗鎮隣近松茂，有個時期又是產毒區域，雖經政府嚴格禁戒，現在也還有着七八家售店，開設在柵門外面的多是茅棚，專門供給苦力吃的。這一類的地方居多，比較漂亮的只有兩三

家。自然不是茅草棚子，而且有着帳子，茶水，專門跑腿的用人等等。人種常去的一家就在關帝廟隔壁，老闆是個半老婦人。

她只有三盞燈，現在全已照得紅堂堂的。已經滿了座了。這時是早上十一點鐘，客人是來過早纏的。他們大都沉默着，只是抽吸着，或者打着盹，或者專心泡製，或者一面泡製一面打盹。有一個中年人是由舊店裏的堂倌扶持着的，自己單是張開嘴巴享受。他在一味的打盹。大張着嘴，額頭點着，已經離開燈是很近了。

就在這種奇妙的背景當中，白醬丹，或者如一般人見面時所稱呼的白三老爺，一下子靜悄悄出現了。他在三張鋪上各自張望了一回，然後便向了堂倌打聽。

『何大少爺還沒有來嗎？』他問。

『沒有。他有時候在家裏過早纏呢。』

他退出去了。但他離開不久，何大少爺便已在鋪位上縮縮着了。那個頭纏破布的堂倌特別爲他新開了一盞燈，讓他同另外一個客人對臉着工作起來。

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膚色原很白淨，由於他那惡劣的嗜好，現在是成了蒼白色了。他的嘴唇尖尖的，鼻子也很尖削，因此，看起來也就更加瘦小。他有着的一雙過份彎曲的近乎女性的眉

毛。

那躺在他對面的，正是那個有着稀疏的黃色鬍鬚，穿著整齊，頭上纏着毛織圍巾的漢子。他的嗜好已滿足了；他伸着懶腰坐了起來。

『真是怪事年年有，』他笑着呵欠囁叫出來，『我昨天晚上又碰見開洋暉的呢！……』

『那就給你道喜！』對面有人鼓勵着他：『又是老臘燻吧？』

『你才猜不到呢：張鼓眼兒的媳婦！這個老雜種也是報應啊！那樣大的歲數還東稿西稿的，現在該媳婦來還賬了！』

於是他吹了一通他的奇遇的經過，以及張鼓眼的孽債。那個原早一邊工作，一邊打盹的半老的老人，也精神勃勃地一骨碌坐起來了。別的人也都陸續坐了起來，互相補充着各個人的談話。而且，觸類旁通的把範圍擴展開去。

鎮上好幾家人的大門閘房，都被他們大打開了。

客人中只有寶元沒有參加。因為來得最後，他的嗜好還未滿足。加之，對於鎮上的生活知識，他是極有限的。但他突如其來的說：

『不要造口孽，』他微微擰起身來，『人人都有姐妹！……』

「你又在裝正經了，」那纏圍巾的截斷他。「你們老頭子就是一個騙貨，又不擇嘴，連扯豬草的都來。所以怎麼不吐血死呀！……」

他無所顧忌的縱聲大笑起來。

「哦！」因為感覺自己的玩笑過於放肆，毛圍巾忽又大驚小怪的叫了。「我倒忘記問你一件事呢，林么長子說你要同他打夥開金礦呀？」

「瞎說！……」

「你怎麼同那個老狗入的合夥呀？」對面舖上有人緊接着嘆息說：「以為他是你表叔吧，他是連自己的娘老子也要吃的人呢。」

「我倒沒有答應他啊，」人種說；「他自己亂吹……！」

於是辯解似的他向他們說了一番他和×嘴談話的經過。

那是昨天黃昏時候的事。他正從湧泉居門口經過，么長子忽然那麼親熱的把他招呼住了。他請他吃了碗茶，而且十分直率的提出了他的請求，要他承認共同合夥來開發燒箕背的金子。

雖然面情極軟，而又毫無定見，因為直接受過×嘴的虧損，而又知道他是很貪鄙的，他把事情推在了他的母親身上，但他却纏着他不放鬆，並且立刻做出不快的臉色來了；於是爲了脫身，

爲了那倒幕的面情太輕，他紅着臉說了，『的確，我是沒問題哩！……』

他很失悔這後一句話，但他沒有把牠敘述出來。

『你們單看這些人挨不挨得！』他鄙棄的說，『簡直像大麻瘋哩！……』

『不過，我又要勸下你呢，』那包圍巾的接着說，『若是真的出產不壞，你就自己幹吧！我來給你幫忙。……』

『我倒不缺錢用。』

『你自然不缺錢，自己倒是弄幾個錢在手邊方便一些！你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總不好零用錢都要伸起手要呀！』

『你亂說！』寶元紅臉了，『我家里用錢倒自由啊！』

『當然！現在你好大了？還不多少自由一點麼！不過一個人自己總該做番事業呀！他們說的話，現在都不想找錢的，只有懶虫！你看陳大恍吧，雜種吃了又睡，睡了又吃，都做起生意來了！』

這說話的人叫季熨斗，江湖上的哥弟，以能言會語見稱。因爲對於任何人的任何撇扭和不痛快，就像熨斗之於衣服上的一切必要的縐紋一樣，他都可以用他都巧妙動人的語言使你平服。他

的話已經有了效果，但兩個哈哈一打，他就趕向那個他所賴以營生的賭場去了。

團中走後不久，又新來了一兩個客人，關於金廠的事，便打斷了。終於把這談話繼續起的是最後來的白三老爺。但已經不是在那公共地方，而是女老闆的私室里面，白醬丹同她是很熟的，不僅戒煙以前常來照顧，當她年輕的時候，他們共同還製造過一些動人的豔聞。所以他得到了這個方便，可以不加戒備的進行談話。

當大少嘔嘔着表示，昨天夜里么長子已經向他提出過同樣的要求，藉此來緩和三老爺的提議的時候，話還沒完，白醬丹便吃驚了。他揚起眉毛緊盯着他。

『你答應他沒有呢？』他問。

『我沒有，』寶元平靜的回答，『我說我作不得主。』

三老爺輕輕嘆了口氣。

『他向你提過條件沒有？』他接着注意的問。

『還沒有說到這一層啊！』

『我想他也不會說的，』三老爺陰險的笑了；『等把你套上了呀，他才來慢慢收拾你呢。他這一手我又頂清楚啊。』

他小心的窺探了一下對方的反應。

『要是我們來麼，』他大胆的繼續說，『你放心，丟人的事是沒有的。大家都是本地方面子上的人，不是吹牛，骨頭也比他的重呀！……』

『當然啊，這是用不着說的。』

『那麼怎麼樣呢？』

『可惜我作不得主呀，』人種說，浮上一個抱歉的微笑。

除了他自己，他的搪塞，白醬丹也多少看出來了。至於他沒有像對么長子那麼爽快的原因，並不是他把白三老爺的地位看得要低一些，恰恰相反，是高的多的；然而，從昨夜以來，人種就三兩次同他談到這件事，所以，雖然並無經驗，他也不能不慎重了。

白醬丹覺得直截的再談下去是無益的，他想到怎樣來轉換一下空氣。這是他經常對付談話對手的方法，一到成了僵局，或者談話無法進展的時候，他總自動拋開本題，另外找些無關大體的事情來談，以和緩空氣，或者給對方一個反省的機會。現在，當他的那種慣常的策略正在尋覓口實的時候，老闆娘忽然走進來了。

老闆娘是個四十多點的女人。她沒有丈夫，沒有家族，她的生存是靠她的歷史和社交維持的。

。她有着一個十五六歲的養女，渾名煙膏西施。她早年的風韻還殘存在於她的用鍋烟添改過的假的眉毛上面。

她站在床前，將頭歪在一邊，搖兩搖，做聲做氣的說：

『大少爺，你撐住下呢，像又想給我擺禍事了！』

『怎麼樣！』三老爺搶着說，『這樣的客人難道來錯了嗎？』

『他倒不錯，我可就錯多了！』

她笑說着，一屁股坐在床沿上面。

『你還不知道啊！』她對了白醬丹撒嬌的說，『他們老太太已經來鬧過兩三次了。開口說我勾引良民子弟，閉口說我勾引良民子弟。三老爺呀，你沒有見到那股勁！有一次全家人都撲來了！……』

『你個傢伙瞎扯！』何寶元咕咕着。

『哦！說起來又像掃了你的面子了！』

『這倒不是面子不面子的問題』，白醬丹笑着說，『那一家人都是免不了的。像我年青時，我的老太太還不是一個樣。』

『那也沒有她這厲害』，老板娘癡一癡嘴；『簡直像管犯人一樣！』

『說起來也是要好些』，三老爺立刻加以承認；『不過說句老實話，那個時候我自己有辦法，並不完全靠家裏呀！』

於是他坐將起來，點燃一根捻子，一面抽着他的簽花煙袋，嘴只張開那麼細小的一個洞兒，徐徐緩緩的吐着煙氣；一面就在這烟霧繚繞中講述着他年輕時候的故事。他如何在一種頑強的意志下建築自己的道路，交友同開闢財源。他講得很精彩，而且以爲他目前的能够存在就是靠這些來的，並不是靠家庭。

這多少有着一些事實，並且他一直都如此作想來理解他自己安慰他自己的，但他現在講牠却還有着另一種意義，那便是在使當場的某一個人要以他作例，不要遷就家庭，倚賴家庭，應該自己經營自己的場面。他所說的原來已經很充實了，而老板娘更一面正正經經替他幫腔，從反面舉出例子來證實他的誇口。

在她所舉出的例子當中，最能發生效果的是何丘娃，那位何大少爺的堂兄，舉人老爺的直系後代。一個墮落的紈袴少年。

『你二嬸給他盤的錢還少了嗎？』老板娘憤憤的繼續說；『管得來像囚人樣。啊！只等自

已眼睛一閉，這個來提一下翹毛根，那個來提一下，幾提就提光了！唧唧，這就是自己不爭氣呀！」

「所以古人說得好……」

「還有呢！」並不讓白醬丹搶過話頭，女的緊接着說，「城裏焦二娃你是知道的吧？小時候家裏好管得緊呀！……」

這時外面有人忽然大叫起來，是催收貨錢，或者上油取貨的，於是她只好匆匆忙忙結束說一句：「這種事我看得多啊，」走出去了。

「這個老妖精！」她才一轉身，寶元便忍不住笑罵了一句。

「現在算好多了啊！」白醬丹愉快的嘆賞着，「年青時候那才更要命呢，不過她說的話也有道理，究竟經驗多了。」

他沉默下來，小心的審視着對方。

「怎麼樣呢，」他笑了一聲，繼續說，「你在家裏硬一點主不能作嗎？」

「我真強着要做什麼，還不是要做！」

在急想顧全表面和發揮少爺脾氣這兩點原因上，帶點矜持，大少爺突然這樣說了。但是嘆了

口氣，他又立刻加上：

『不過我不願意鬧吧了，鬧起來難聽。』

『這你又不對了！』白醬丹趕緊笑着說，『你爲什麼要鬧呢？又不是沒有道理的事。老實講，假如真是什麼做不得的事情，我也要勸你的，不怕你鬧。自然，現在我們講的事情不同了啊。』

於是他主張應該和平談判，應該拿理由征服她。

『比如你還可以這樣說，』他接着說：『我這樣大的人了，難道就一輩子坐着吃，睡着吃麼？就是外人不笑話，自己也難爲情呀！……』

『這一套我倒不要你教啊，』人種自負地笑着插入。

『當然。難道你還是什麼傻瓜吧？』白醬丹激賞的大笑了。『你不過裝傻就是了。怕我不知道吧，你們何家那一個不是精靈透了的。……』

對方沒有回答，但却顯然感到了滿足。

『那嗎怎麼樣呢，』停停，三老爺又問，『像是不相信我們吧？』

『這你又見外了，』寶元說，彷彿對待一個真心朋友一樣；『你想，我怎麼一下就答應你呢』

？要是萬一辦不到，不丟人麼！？」

『你看你傻不傻？』三老爺噙聲發笑，『你看你傻不傻！……』

『所以，』大少爺忍住害羞和矜持激起的愉快接着說，『你要我馬上承認你怎麼行呢？我們又是才在社會上來處事的，……』

『不要解釋了吧！』白醬丹大笑着阻止他；『快把這口煙抽了，我們找個地方去慢慢的說。

……噲！你今天倒把我麻住了呢！』

人種的嗜好已經滿足，他們一同走出到街上來了。白醬丹申言要再請他吃一台開酒。但當到門外的時候，他却因為地點問題遲疑起來。去郭金蚌館子裏雖然方便，但菜太貴，談話也不方便；彭胖家裏自然合宜，但平常他家裏只有牙巴骨炖蘿蔔的。

他躊躇着，一時決斷不來。但正在這時候，一個拄着長煙竿子的長人，濃黑的鬍鬚邊露出微笑，甩脚甩手的走過來了。

這是林么長子。在金廠裏同白醬丹的偶然相遇，雖然叫他感覺到厭煩和不痛快，生恐他的圖謀讓白醬丹看破了，或者佔了上風。但到了夜里，他的担心便釋然了。因為他自以為他的表姪將會承認他的提議，答應將來向自己的母親要求，同他把燒箕背開發出來。

他是個急性子人，而且，深知婦孺難於說話，他必需在她回來之前把他的計劃推進一步。他的到處找大少爺就是爲了這件事的。他相信他能夠成功，因為他已經踏穩了第一步。他要請他到郭金蚌館子裏吃一台，那麼，那個毫無社會經驗的青年人，一定會是他的囊中物無疑了。

但是，他却沒有料到他竟會同着白醬丹一道。他遲遲疑疑的在他們面前四五步遠的地方停下

來。他強笑着說：

『你把我好找呀！』他故意不看白三老爺；『到處都不見你！』

『我好半天都在里面呢，』寶元稍稍感覺有點不安。

『就在裏面？那狗入的杜矮子怎麼說不在呢？』

白醬丹意味深長的，眯細眼睛笑了。

『他總是在外邊瞅一眼就回頭走了，』他說。

『啊！那你們才鑽得深呢。』

久長子刻毒的笑着。他隨又轉面向了寶元。

『還沒有吃飯吧？……走呀，我已經向館子裏招呼過了。』

人種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的好。這不是因爲這兩天來，鎮上兩位頗有地位的人對他突然表示出的優渥有點使他受寵若驚，而是他們目前那種使他感覺難於應付的顯然的敵意爲難了他。

『怎麼做呢，』他終於紅着臉說了，『還是我來請你們吧！』

『哦！你今天一下也想開豁了麼？！』

長子諷刺地打量着白三老爺，因爲他對他的宴請人種更加感到驚怪。

『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嗎？』三老爺抱了煙袋的兩手勒住肚子，毫不在乎的平靜的說；『要是不嫌氣，就一道走呀！』

『要得呀，不過我是百吃不遺一席的人啊！哈哈……』

於是就由么長子的嚮亮的笑聲開道，他們到飯館裏去了。然而，雖是如此，對於一個歷世未久的人，這短促的一幕，却給了何大老爺以深的印象，使他以後難於忘懷。因為所謂還席，那顯然是么長子對白醬丹的毒辣的諷刺；縱然他本人僅僅一笑了之。

他同么長子的互相敵視，本是由來已久的了。但在十多年以前，他們却是很相得的。由於三老爺的幫助，他還做過本鎮的團總。然而，不到一年，就由這個親自捧他上台的人，又把他摔下來了。白醬丹這渾號就是此後他的敵手送贈他的，把他比做一味只會壞事的爛藥。而且不管好肉腐肉都很見效。這也許太惡毒，但看光景，他也只好頂着這個稱號進攻墓了。

至於這件近於賣友的不名譽的行爲，在白醬丹本人，都是振振有辭的，而一般人在私心上也以爲么長子的摔倒實是一樁痛快的事。因爲上台不久，他的喉嚨便變得更粗大了，他甚麼錢都吃了，而且利用他的權勢勸逼鄉下人加入袍界，以便索取禮金，以及種種孝敬。甚至白醬丹也給歸入了被吃的範圍。

自從這件糾紛之後，兩個便永遠隔開了。雖然因為本鎮的士紳曾經加以解調，么長子的破口大罵是少有了，白醬丹也很少再用他那平穩而含意很深的語調來數說他的作惡的細節，但他們互相間的關係，依舊是微妙的和奇特的；表面上不能說好，也不能說壞，却總無意間憑着各人的性格露出若干敵意。現在，既然雙方直覺到了一種新的衝突，情形自然更加壞了。

然而，他們還是不能不一道去吃東西。在這一點上，兩個人的打算是相同的。他們要若一個究竟，至少，要使對方感到一些小不痛快。而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他們都相信自己已經有了確實可靠的把握，而對方是落了空了，毫無希望的了。他們就這樣到了郭金娃的館子裏面，貌合神離的一同大吃特吃起來。

他們的談笑是矜冷的，好像本來沒有話說，但又不能不找些話來應付場面。但事實上比這個還要壞，因為通常的應酬很少有惡意的，而在他們之間，除了那個世故不深的少爺，兩方面却都針鋒相對，把他們互相間的仇恨悄悄的暗藏在那些原來無關大體的話語中間，就如游擊隊員的埋伏地雷一樣。

么長子，也是喜歡幾杯酒的，經常憑了他們的力量他的談吐也就更加放縱起來，大胆起來。有時是無意的，真的醉了，有時却不過是所謂借酒發瘋。所以當其第一壺酒已經喝光，堂倌去酒

店裏取第二壺酒的時候，他的敵意也就更顯露了。

他帶着一種流氓呾腔的傻笑緊盯着白醬丹。

『怎麼樣，』對方含蓄的說，『有二分醉了吧？』

『像就把你吃痛了呀？』

么長子大笑着回答了。

『不要擔心！』他又做作的安慰他說，『還是我來請客好了。老實說，你的東西他們說是吃不得的，吃了……』

『難道有毒嗎？』白醬丹不大愉快的截斷他。

『毒倒沒有，——有點兒藥，——他們說是爛藥！』

長子慢慢的說，說完便又意味深長的笑將起來。

這可有點使白醬丹吃不住了，因為他是最忌諱旁人提起他這個不大榮譽的渾號的，拏來打趣，自然就更激惱他了。

他沉默了一會來穩定自己的感情，然後不懷好意的惡毒的說：

『要得嘛，可是謹防我給你彈一點在身上啊。』

「請酒請酒！」這時堂倌剛剛把酒拏來，人種於是好容易找到一個機會，把話頭岔開了：「我來一個人敬你們一杯！」

他拏過酒壺，站起身來要三老爺先喝光自己酒杯裏的殘酒。

「我是够了，」但他推謝着；「你看我已經說酒話了呢！」

「不行！至少要淺斟一點。」

他們互相推讓着，客着氣；但却無意間給了長子一點刺激。

他猜不定，大少爺是否因了白醬丹的花緞背心 and 簽花煙袋才對他表示尊敬，但却毫無疑義，在那個年青人的眼睛裏，他的敵手的地位是比較高的；因此，他的勝利的信心，是第一次動搖了。

他多少感覺了一點不舒服。他懷疑白醬丹已經真的向他彈了爛藥，敗壞了他的表侄對他的諾言，不願意再同他合作了。至少，他們的合作是不會為他所想像的順利了。他設想着他應該把事情的真相揭開，但他又掣不穩這樣做對他是否有利。

當他決了心要把問題公開出來的時候，大少爺止提了壺向他勸酒；而芥菜丁和氣包大爺，以及別的兩三個江湖上的哥弟，也恰恰走進來了。他們歪戴帽子，領口敞開着，顯出一付無牽無挂

的神氣。他們是從湧泉居來的，才在那裏用嫉妬和羨慕，談着關於燒箕背的傳聞，所以那顯在前面的情形使他們很吃驚了。

芥菜公爺照例是喜歡多嘴的，而且喜歡惡作劇，喜歡從旁人張惶狼狽來覓取那麼一點無邪的愉快。現在，在他的同伴當中，他自然比誰都勇敢了。他望三老爺們的食桌上仔仔細細的掃了一轉，然後扭歪胖臉做了一個表示自己卑微的怪相。

『怎麼樣，』他懇求似的說，『我們來補一名馬尾子，行吧？』

三個人誰也不知道如何回答的好。尤其是那年青人，他微微脹紅了臉，支支吾吾的打着招呼。但這却使闖入者們更加得意起來。得意他們的風聞和判斷是正確的，燒箕背就開採了。

『酒現在倒不吃，』芥菜子回答着：『等你們挖到金門凹子再談吧！哈哈！……可是何大少，我們爲必連一名金夫子都不夠格嗎？』

『你從那裏聽來的啊，——笑話！』寶元否認着。

『笑話倒不是，鎮上可角角落落都嘲遍了呢。就是我們幾個樸子還蒙在鼓裏。林哥！』芥菜子忽然轉向么長子，繼續說，『你哥子也與賣我們的拐哇。好，給你哥子道喜！挖倒王爺菩薩的時候一餅鞭炮兄弟們是買得起的，只有三嚮：擲，把，蓬……！』

『老弟！你這張嘴要扣飯呢，』么長子半氣半笑的說。

『米這樣貴，少吃兩碗也不錯呀。』

公爺搭訕着，退向自己的同伴已經選定的桌子上去了。

他們的桌子就同三老爺們的桌子並排着，他坐了首位，一面吃喝起來，一面繼續着他那種不明不白的趣話。從少爺聽來，他的話是難堪的，他的同伴也不大舒服，白醬丹甚至是生氣了。

他雖然也是袍哥，但是紳糧班子，對賭棍或出身不明的人總多少感到一點厭惡。他常說哥老會的被人小視全是該這班人負責的。那個滿身煙驟的漢子，因為出身上的差異，也同樣看不起他，所以沒有和他打趣；但這却一點沒有減少他對他們的憎恨。

相反的，這倒更使他不快意了。他低聲囑咐寶元：

『真看不慣！幾下吃了，我們讓一手吧。』

這一個立刻贊成了他，因為他也同樣感到厭煩。

『好的，』他說，一面叫着堂倌，『來算帳吧！』

么長子是什麼話也沒有說，他只覺得突異，覺得他的上風已經給白醬丹佔了。一想到這點他就得到了勇氣，認為當着三人在場把事情問個明白，在目前確實是一種十分必要的舉動。

至少，他可以在未來的糾紛中先佔一個地位。這不僅在哥老界是必需的，在其他任何社會關係中都該如此處置。

「帳我來會，」他阻止着他們；「大家再坐一會好吧？」

「你還沒有喝夠嗎？」白醬丹打趣的問。

「酒倒可以了，」他不大自然地笑着，「我還有話想當着你們兩位談一談呢，」說着他不懷好意的輪流審視着他們的表情。

「唉，要得，我就陪你再坐一下好了。」

「我先走一步好吧？」何大少爺徵求着同意。

「你走了又沒有戲唱了啊！」么長子率然的說；但他隨又改變了口氣，臉色也顯得好看點了，「我主要的就找你說呢。不管是巴騙親也好，我們總算不是外人；在你爺爺時候還是在來往的……」

「你怎麼這樣說啊，么表叔！」寶元噤噓着。

「確實的，」x嘴接着說，「難道我硬好意思說我們是滴溜溜的親戚麼？——笑話！不過不管親戚也好，不是也好，我這個人一根腸子通屁眼，作不來假，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我們大家都

「不要玩手段啊！」

「你們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啊？」白醬丹裝做不懂的問。

么長子瞞了他一眼，好像是說，真會裝瘋！

「你像真不懂呀？」他反問着。「好嘛，那我又來講給你聽好了。」

假笑一聲，於是他敘述一遍燒箕背和寶元的諾言。

「我才一提起他就答應了，」他繼續說；「我還叮嚀過：這不是說到玩的啊！他說沒有問題！是不是？你說，我絕沒有問題！……」

「你記錯了，」人種分辯着；「我那裏是這樣說的呢？」

「自然。你說還要問過你們老太太，對的。我也並不是現在就要強着幹，不過今天當着三老爺也在這裏，我隨便提提吧了：你是親口答應過我的，免得將來發生誤會大家都不好看。」

「我真不懂，」白醬丹微笑着搖搖頭；「你們已經訂過契約了麼？」

這是一個陰險的暗示，么長子立刻警覺出了。因此，他也大大的憤激了，他把臉一橫，鬍子兩摩，佯笑着囁叫出來：

「你倒說條烏呵！……難道親口說的還靠不住嗎？」

「你再說親口嗎，手續是手續呀。」三老爺客氣的說。

「我也並沒有親口答應過呢，」寶元趕緊解釋一句。

「完了，」白醬丹笑了，「我看你們只有找包文正了，」他說。

除了大睜着一雙帶點兇氣的深陷的眼睛，么長子沒有回得上嘴。他覺得他是被他的敵人的陰險和他自己的魯莽所玩弄了。

最後，他冷笑一聲，鄙棄的啐了一口。

「你沒有答應過，——爲甚麼又說等你們老太太回來商量好就動手呢？何大少！這樣不是我撇開你的嘴巴說的吧？……」

「這個話我承認。」

「那就對了呀，」白醬丹笑着插斷他們，「這還有甚麼扯的呢：一句話，事情總還在他們老太太手裏，等他回來大家慢慢商量好了。」

因爲事情已經頻於解決，他又獨斷的緊接着說：

「我看就這樣吧。……堂倌，來掙錢去！……」

當芥菜子他們進來的時候，發見三個人在一道喝酒，他以爲白醬丹和么長子，是已丟開宿嫌

，開始在燒箕背合作了。聽了剛才的質問以及聲明，他們才又恍然大悟事情沒有想的簡單。他們兩個人是在鬥爭着，搶奪着那個袍哥眼睛裏面的所謂毛子。

在哥老會裏存在着的一種成規：凡是破壞自己人的生意，叫殺黑河，是最大的忌諱。雖然袍界的道義已經早沒落了，但牠還經常是攻擊人的口實。所以，在那種舊有的不滿上面，不滿意白醬丹的紳士派頭，以及別的種種，芥菜子們對他是更不平了。

當白醬丹付了吃賬，大家正要退出去的時候，爲了給么長子撐腰，爲了讓別的兩個失點面子，芥菜子站了起來，大聲的說：

「林哥！再坐下來喝兩杯吧！……我們不怕你變叮狗虫的！……」

他們固執着邀請他，別的兩個瞪瞪眼睛，不很愉快的走了。

芥菜子們繼續廉價的向X嘴地擲着同情，諷刺着白三老爺和何人種。並且詢問着；他同大老爺的交割究竟是怎樣的，爲什麼白醬丹又忽然插進來了。他們斷言有了他凡事都會坍台！

么長子站在自己利益上扼要的把經過說了一遍。

「沒有說的，」他氣憤的繼續說，「這個老雜種一定下了我的爛藥了！不過我也不是好惹的人呢，要爛大家爛呀！……」

「你哥子也真是！」芥菜子婉惜說，「你早給我們透股風呢！」

「過去的事不要講了，」氣包說：「既然答應了你，你給他挖開來再說呀！我不相信他就長的四個卵子！……」

么長子搖搖頭，但却把反對的理由留在肚皮裏面。因為他覺得，同他們鬧鬧玩是可以的，聽憑他們慫恿却是一種胡塗舉動。「我這樣老了還來披紅衣裳呀！」他在心裏向自己說。

在郭金娃館子裏，當其臨走的時候，白三老爺雖然受了一點芥菜子公爺的奚落，但比起他的愉快來，那却是不足道的。而且，從他的眼光來看，那徒然是在暴露着奚落者自己的無賴氣和流氓氣，其於對方並無損害，所以他的怒惱很快就過去了。

自然，他的計劃不能說是已經成功。他還沒有同人種談到具體的開採問題，甚至連正式的承認的話都沒有說過，但無疑義的，他已經把他的競爭者攻擊倒了。而還不是一個成功的可靠的預期。因為那個能夠對林×嘴譏步的人，是斷不會對他表示拒絕的，這只需他繼續像箝子一樣的執着，事情便無論如何不會失敗。

從菜館裏出來，他們又去書店裏踰了一陣，兩方面的感情是更接近了。就用么長子的那種近於駭詐的態度作題目，他們談到白斗鎮一部份袍界的種種惡行，以及何府上連年來所吃的一些彎彎苦頭。而在這一點上，寶元已不復是一個墮落無能的少爺，而是改革者了。雖然這大部份仍然是從少爺脾氣來的。

不管出身如何，凡是在江湖上放蕩的朋友，是總一致承認着這樣一個信條：見豬不振三分罪

。在他們眼睛里，寶元自然是帶着豬相，便在白醬丹看來也非例外。但他背着本心，支持着他的論點，而且針對着對方的自尊心，他向他大胆的期許着：以爲只要他肯跨進正當社會，他將不難取得一種適當地位。

他所謂正當社會，是指以本鎮的龍哥作中心構成的那種人事關係的範圍說的。他自己便是其中之一，而對於這個特殊地帶，大老爺已是深知很久的了。他不滿意他們的某種性能，但在比較上，他又覺得他們正大，對他們的聲勢感覺一種敬畏，而且以能同他們往來爲榮。所以，白醬丹的說詞立刻被默許了。

最後，三老爺打算提出金廠的事來，但被老板娘打斷了。但他並不介意，以爲從容不迫的來推動他的計劃倒也並無害處。說起來反而好些，因爲這可以不致引起對方的猜疑，以爲，他也是么長子一流貨。所以直到分手的時候，他才邀約他次日到暢和軒打小牌玩，預計在一番周密佈置下來迫近他的目的。

暢和軒是龍哥一般當權者的活動圈子。也是全市鎮人用尊敬和仇恨混雜的感情集中注意的地方。有許多人是甯肯在話語上吃虧，金錢上吃虧到那裏周旋的，因爲倘使能夠入流，他們便可能從別的方面撈回他們的利益。至少，另外一些無窮無盡的莫名其妙的虧損，他們是可以藉此減少

些了。

暢和軒在裝璜佈置上也比市上一一般的茶館考究，有着專供客人打牌靠燈的雅座。全鎮惟一的川戲清唱，也是經常在這里舉行的，每天夜裏專用牠的皮簧高腔吸引着大批觀眾。有時連街道也給閒人們擁塞斷了。在輿論方面，暢和軒不用說也是佔着重要地位的，這裏閒談中得出來的結論往往就是法律。

這一天，因為白醬丹的事先邀約，而且經過打聽，考慮，認為燒箕背是有望的，吃過早飯，彭胖就趕到暢和軒來了。客人還很少，那個樂天知命的堂倌正在喝着早酒。他每天可以不吃飯，但酒却是不能少的。至少三次。他的穿著爛縷，臉上抹着炭烟，但却永遠浮着一種極高貴極自由的神氣。他渾名么女子。

他十分據傲的坐上首席，面前擺着一茶碗燒酒。他一面唱着，一面在同附近的小販們亂扯亂彈，說着種種趣話。胖子聽了一陣，覺得沒有什麼趣味，於是摸摸下巴，隨即感覺無聊的嘆了口氣。

「老是這一套！」他向那堂倌說，「幾下吃了，去叫一聲駱代召吧。」

「又要刮麼？」么女子故意大辯小怪着：「越刮越長得快呀！你看我，我就不管牠……你

看連一根毛也找不出來呢！……」

「你個雜種人沒有變全呀！」

胖子做出一個指責的手勢，忍不住嘻嘻哈哈的笑了。

和多數胖子一樣，彭尊三生着滿嘴滿臉的絡腮鬍子，而當閒着無事的時候，便總是叫了剃頭匠老賂來刮一通。老賂是鎮上有名的老派理髮師，性情頑固，對於挖耳捶背非常精到。他是乾癟的，永遠赤腳趑鞋，除却一雙手的手掌，遍身都是垢甲。

替胖子刮一回鬍子，每每要浪費他很多時間，因為間或刮到一半的時候，肥人發出鼾聲，睡着了。於是代召立刻停下剃刀，嘆一口氣，自己也在一旁打起盹來。等客人醒來後再又重新工作。這一天也沒有例外，剛才刮着下巴，老賂就不能不停下來了。

當白醬丹向着何大少爺一道走來的時候，彭尊三還在打瞌睡，神情看來無掛無慮，非常幸福。三老爺忍不住笑了，接着叫醒他來。

「你的瞌睡像是放在荷包裏的呢！」他感覺有趣的說。

胖子打了個呵欠，揩揩口涎。

「你們才來麼？」他說：「我才闖了一會兒，……」

「才一會兒，」老駱嘆着氣，想道，「怕有半頓飯久了呢。」

「嚙！……你站着做什麼哇？趕快兩刀刮完滾吧。」

在重新仰躺在船凳上以前，他又同寶元應酬了幾句，把他們的茶錢會了，這才清清醒醒的讓那個可憐的工匠收拾下去。

他沒有讓他挖耳，連平常那樣嘖嘖稱賞的滾眼捶背等等巧妙節目，竟也全拒絕了。這使得老駱非常掃興，因為這些正是他足以自豪的特長。眸子給過了工價，就祭全付精神同人種張羅開了。

但這所謂全付精神，是指他的內在活動說的，表面上，他却顯得很隨便，甚至很冷淡的樣子。他就是這麼一種性格的人，外表上看來他對甚麼事情也不熱心。不學鴛子，也不對甚麼人表示特別的親近。有時候很像感應遲鈍的人。但事實上他却非常敏感，沒有事情瞞得過他，不過是性格的持重而已。

除了刮臉和豬牙巴骨燻羅布，他甚麼嗜好也沒有，不喝酒，不抽煙，甚至連紙煙也從未上口。有時候雖然也打打麻將，這却要算是十分難得的例外了。他把這例外給了何大少爺，要他搓四圈消遣消遣。寶元答應下來，因為每回過年，他也常來參加這裏的賭局。於是各人端了自己的茶

碗，到茶堂後面的房間裏去了。

因為手頭緊樁，白醬丹對賭博原是很慎重的，他也破例湊了一角。其餘一個是胖子的妻弟黃松庭，渾名叫做狗老爺的絡腮鬍子。同彭尊三相反，狗老爺是不相信剃刀的，平常總是用兩個銅板當鉗子，自己一根一根的鉗掉。倘是夜間，隨手鉗掉，就隨手栽在臘燭上面，自以為算是一樁出色的舉動。

這是個安份守己的糧戶，一向對暢和軒的權力是極端相信的；這也便是白醬丹和胖子邀約他來參加牌局的另一理由了。他們搬了莊。大老爺的上首是胖子，下首是白醬丹，對面坐着的正是又矮又黑但很結實的黃狗老爺。他們閒談着，一面合着麻將。

『看按麻福呵，』胖子說，『我好久都沒有換牌了。』

『我才是生手呢，』寶元客氣着。

『他講的是實在話，』白醬丹說，『那我又知道呵。人不對頭，他是連牌桌子向也不向一眼的呢。甯肯去打瞌睡；今天也是人不同了。……』

『一手成哇！』

狗老爺突然的說，同時擲了骰子。

他是個寡言的喜歡沉默的人，但一上牌桌，他的話就多起來了，發一張牌必說一句。他把五索叫女學生，三索叫男學生，諸如此類的亂叫，裝做精通的樣子；雖然他的另一渾名又叫解款委員。

他並不參加另外的談話，一逕自言自語着；除了臺牌和自己手上的牌，甚麼也不關心。他吐了一口，很生氣，很蔑視的甩出一張牌去。

『我倆個的緣法真像好呢，』他叫着，『你個麻精麻怪！……』

『後對！』人種放了兩九筒下來。

『你這一對碰得香呢，』三老爺說；但又立刻接上剛才斷了的話頭，『所以我說，那些人你都挨得麼？一沾惹上就沒有好事情的！你只要看昨天在郭金娃館子那付神氣就知道了。』

『是呀，』寶元承認着，『他像是把我當毛子看呢。』

『你究竟對他是怎麼說的呢？』

『我怎麼也不會答應他呀！他是做什麼的？難道我還不清楚麼？人家說糞桶也有兩個耳朵，他還以為我真是大老爺呢！』

『這個邊張還不錯！』白醬丹斯斯文文的擱下一個七索，一個五索；『……我還以為你真的

承認過他甚麼嘞，這個人真越來越無聊了！」

「他管你這一套，」胖子微笑着，「看見大糞也要沾一指頭嘗的呢！」

除掉狗老爺，大家都十分開心的笑了起來。

「不過老實說，」他又正色道，「你們那個地方空起來也真太可惜了。十年難逢潤臘月，現在的金子啖價錢呀……」

「我也正這樣講呢，」白醬丹搶着說。「我昨天就同他談過了，假如信得過我們大眾來幹，就是蝕了本也不會累在一個人身上。」

「對呀，不過這要看他放不放心呵！——碰十福比！……」

「這個話你就見外了！」寶元說。

「他倒是放心的呵，」白醬丹解釋的說，「就只有一點：他要等他們老太太回來。」說着，他略帶諷刺的一笑。「……這個一萬打在肋巴上了！」

從這微笑，人可以理解成何大少爺的話，在白醬丹看來不過是一種推口，但也可以解釋成那是取笑他的毫無主見。

寶元的反響正屬於後者，所以他眼紅了臉立刻回答：

「你不清楚我們家裏的事情，……」

「那就沒指望了，」胖子裝模作樣的說，好像沒指望毫無關係。

「爲什麼呢？」大少爺緊接着問。

「老太太怎麼會答應開金廠呀！她們都是要做穩當生意的，國點麥子呀，烏藥呀倒差不多。

這種險她們才不冒呢。」

「當然！不過我總有我的辦法嘛。……」

「炮手來了呀！」

狗老爺叫着，打出一張白板，人種把自己的牌全都推下來了。他原是還要講幾句結實話的，

現在他一心一意數起福來。

雖則這種正很投機的談話的中斷，白醬丹起初感覺有點掃興，隨後他的全部精神却也集中到牌上去了。甚至停止了吹煙。因爲大少爺福的牌並不小，而且接着又一氣聯了三莊。所以此後的談話也就成了純賭博的，不再充滿那種勾心鬥角的外交意味。

他們一連打了八圈，大家都很興奮；連何大少爺的嗜好都忘掉了。雖然數目不大，他贏的錢最多。除開過年，他平常是只同鎮上的幾個小學教員撻的，現在這樣的場合還是第一次參加，所

以很高興。狗老爺照例鉗了一頓鬚子，解來一部款項。但他却不拿出現錢來，說是記下來再說；這可使得白醬丹生了氣了。

因此，當人種去找廁所的時候，看見沒有外人，可以隨便說話了，他就用捻子指了那個黑而苗壯的矮子，告戒他說：

『不要丟人哇！沒有錢就不要打！……』

『把他好幾個錢啊！』狗老爺滿不在乎。

『錢自然不多，可是他會以為我們乾措他呢！……』

大少爺進來了。

他並不在乎錢，只要大家舉平等的身分待他就使他很滿足了。他拒絕收狗老爺的欠帳，並且提議請大家到館子裏去。

『不過我先要到別處去呢，』他加上說。

『纏發了吧？』白醬丹笑了。『都不是外人，我們誰都到彭大老爺家裏去好了。又近，又好講話，行吧？』他轉向胖子加上一句。

『好呀！我還賸得有點花葉子呢。』

彭尊三並無嗜好，但爲聯絡某些人物，他却有着一付漂亮行頭；還是他十多年前代理團總時期備辦下的。那時候北平鎮正以產煙聞名，祭煙招待客人就像請人吃碗便茶一樣普通。

一到彭家那間掛着一個魁字的小房間裏，一方紅木盤子便擺設好了。狗老爺是沒有癮的，但却喜歡靠燈，他就暫時代理了槍手，一鏡一鏡裏將起來。是真的貨色，才一近火，那毒物便滾黃透亮的澎漲大了，恰像小孩子吹着玩的肥皂泡子一樣。

大少爺一連抽了三口，於是精神煥發，熱鬧的談話是開始了。在以前，他認爲眼前這些人是不好接近的，現在却已發生了不同的感覺，他們親切，平凡，並不處處佔上風，使人難於相處。所以他的話語竟也隨便起來。他同他們列論着毒物的種類：西土、南土、陰山貨、陽山貨，以及清水貨和滲了灰的之間的種種不同之點。

但和大多數癮哥一樣，他也覺得不是一回好事，把人的精神弄頹敗了。而且担心禁政會在這僻遠區域認真嚴格起來。

『能夠戒掉，我真想不吃了呢，』他略感不安的搖一搖頭，『價錢貴都不說，還要帶他媽個不好的名聲，——癮民，彷彿做了甚麼見不得人的醜事一樣！』

『其實燒兩口也沒有大關係，』白醬丹婉惜的說，『你這樣成天清玩我倒不贊成呢。錢也有

，人緣也不壞，甚麼不好幹呀。」

「你放心燒好了，」胖子浮着暗笑，「洪憲元年那麼緊還禁不掉呢，」他的用意是暗示他，他們多少總可以替他保險。「不過白三老爺說的倒是實在話，你這樣消玩太可惜了。我們編個事幹好吧？」

「我也是這樣想呀！他像還在猶豫呢。」

白醬丹照例浮上他那暗示力強大的微笑。

「可是我真想不通，」他不大贊成的搖搖頭，繼續說，「你這個人看起來倒很有決斷的樣子；你們看，他像優柔寡斷的人嗎？」

「這也難怪，」胖子沉吟着，「本來我們還沒共過事。」

大少爺難乎爲情似的笑了。

他覺得在這些有面子的人面前承認了他們的判斷是有失體統的，加之他今天又特別高興，他感到他不能再沉默了。

彷彿受了損害似的，他打賭的搶着說：

「你們這樣說就糟了呢，」他紅着臉，衝激着熱情；「要是有半點不相信，我今天也不來了」

我這個人就這樣，事情沒有做出來我不說的。難道我就想胡裏胡塗吃一輩子閒飯麼？大家看好了。」

『那我們這點倒相信呵！』胖子和白醬丹同時說。

『不過看你的意思，』白醬丹繼續下去，『是打算自己一個人做吧？這也好，本來我們也無非隨便提一提，大家湊湊熱鬧，……』

『像你這樣講，那就等於說我賣朋友了！要幹當然大家幹！辦法呢，你們兩位怎樣說怎樣好，看我姓何的有二話講吧！』

『你像多了心了！』白醬丹打着抱歉的哈哈。

『那個龜兒子說一句假話！』

『那個來！』狗老爺叫道，『這一口真裏展意了！』

但誰也沒有靠下去享受絡腮鬍子的得意的產品，他們還在熱情的分辯着，解釋着，生恐對方多心，失去一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的友情的分辯一直到吃飯時候才得暫時告一段落。

經過彭尊三家裏的聚會，何人種同暢和軒的來往更密切了。而燒箕背的開採也就隨之成爲一般街談巷議的主要材料。在一個小市鎮上你是甚麼也隱瞞不住人的，因爲那些閒着無事，專門打聽，專門猜疑和專門義務散佈新聞的人是太多了。

但燒箕背之成爲公開的談資，還有別種原因在的：其一，是何大少爺經常出入那些做着違法買賣的場所，而這種地方的作用，在一個市鎮上是和廣播電台不相上下的；又其一，那便要算林×嘴了。自從在郭金娃館子裏起了一次不大愉快的波瀾之後，他的信心便已動搖起來。也就是說，他開始向白醬丹和何寶元攻擊了。他四處咒罵着他們。

他聲言何大少爺是答應過他合作的，他決不放棄自己的權利。而對於白醬丹，他認爲他便是主要的破壞者，其目的則在夢想獨佔。當他聽到彭府上的歡聚的時候，胖子便也立刻成了他的攻擊的帶稍。但不管他的談鋒是何等尖刻，而且牠們總照例立刻吹向暢和軒去了，那裏的主人公們却並不十分重視牠們。

他們相信他只能夠罵出一些醜話來的。他們只一心一意同大少爺聯絡着，把他們的計劃朝着

實際方面推動。而且還不防說是已經成功了。因為他們已經具體擬定，大老爺出地盤，彭尊三出錢，白醬丹出面總理一切，彼此合夥經營。但却還有一點不大不小的遺憾，事情依舊必需穿婦回來才作最後決定。

雖然寶元再再申明這僅只是個步驟，但他的夥伴們是深知道那婦婦的厲害的，所以在某種打算下，白醬丹藉口僱請工匠困難，物價隨時在漲，一切用具也該早先購備，已經由他作主，派人到城裏和沸水溝去了。就在這一天晌午，他們第一次在何府上聚會了，名義是吃開酒，實際倒要算是十分慎重的還席。

來客依舊是三五天來常相聚會的人，彭尊三，白醬丹和絡腮鬍子。他們已經喝了不少的酒，現在是該讓談話佔上風了。但題目並不是燒箕背的開採計劃，他們只一般的胡談着，從戰爭到物價，隨後又落在本地的人物評介，轉到是林么長子身上去了。

「他那張×嘴這幾天又在亂說了呢，」白醬丹冷笑着說。「早上從湧泉居過，正在講我們！可是一看見我，他又不好再開腔了。」

「他是出名的嘍嘍狗呀，」胖子鄙夷的說。

「我猜他對我一定很厲害吧，」大老爺浮上一個惡意的微笑；「我才不管他那一套！我這個

人麼，對頭了就要我把褲子脫下來你穿都成，罵都把我罵得倒嗎？我強起來了連我的媽也不管呢，——你！」

於是乘着酒興，他說了一兩件關於他的任性的故事。

但他的故事顯然是不近情理的，因為實際上他並不強項，雖然由於性情的不安定，他的有時容易興奮倒是事實。但和這個一樣真實，他也容易挫折；他只是特別喜歡賭氣吧了。

他的故事之一是這樣的：他並不喜歡煙膏西施的貨色的，那裏的嗜好品摻灰太重，床舖是爛襪的和不清潔的，但自從他的母親跑去鬧過一場之後，他倒反而非去不可了。然而，他的解釋雖然欠妥，白醬丹聽了却是很高興的，因為他泛泛的覺得這點同他有着某種關聯。

『當然當然！』他激賞着，『沒有一點脾味還做事麼！我們試看古今中外的大人物，那一個是流湯滴水的？都要熬那股勁呀！』

他一本正經的講起歷史來了。

這個對胖子是感不到興趣的，他讀書不多，他的能够免強寫信還是當過團總以後的事。瞪着眼睛聽了一會，他就把注意移在狗老爺身上去了。因為狗老爺正在用兩個銅板鉗着鬍子。

他笑了笑，要了那銅板過來，用手量量，而在交還的時候，他故意打趣的說：

『我看你怎麼辦，成都已經在不准用銅板了。』

『成都是成都，牠還管不到北斗鎮來！……』

彷彿說了一句十分聰明的話語似的，絡腮鬍自己笑了。

白醬丹和寶元的對談還在進行。三老爺雖然酒量並不宏大，但一過量他就照例哆嗦起來了。而且他還有個習慣，喜歡把吃殘了的菜併合在一起，叫廚房從新煎熟；就這樣三番四復的拖踏下去。他是受不住涼東西的，即使他的肚皮已經塞飽滿了。

大少爺也已到了語無倫次的程度，是在說酒話了。不知道怎麼一來，他忽然把話扯到早年升學的問題上去。他抱歉他少讀了書，認為這是一個缺陷。他嘆息了，顯出一種頹廢詩人的模樣。

『要不然，我老早大學畢業了！』他說，『這不講別的，說起話來也要嚮亮些麼？！你不知道我們在道鎮上受了好多氣啊！……』

『那裏！——你簡直是開玩笑！』

『確實的，難道我們還是外人麼？不管對甚麼人，我們總是吃茶開茶錢，吃酒開酒錢，嗨，大家對你都還是不瞞不昧的！彷彿你是該上壽的一樣。不然我怎麼會一天都靠燈呢！』

他兵的拍了一拳桌子，連碗也跳起來了。

「我現在就要操一下，看那個撞得蠻麼？……」

「你太說深沉了！……太說深沉了！……決不會的！」

白醬丹一面截斷他和安慰他，一面向那兩個清醒白醒的漢子吮嘴，使眼色，要他們設法趕快結束這場餐事。雖然他覺得大少爺這種感情於他有利，但再發展下去却要發酒瘋了。

胖子也是承認這見解的，不管他對任何激動的場面他都能够鎮靜自持。所以在三老爺的暗示下面，他立刻行動起來了，先藏開酒壺，然後中言他非常同情主人，但讓大家趕緊吃飯，隨後他們好到煙膏西施那裏去無所顧忌的談個通夜。

然而事實上，還來不及下席，大少爺便已嘔起來了。他們好容易才把他弄到客房裏去，張羅着種種解酒的事物，醋湯，葛花，白糖開水等等。他們彼此都覺得不很光彩。尤其因爲少奶奶在後廳裏大聲的咕咕着。抱怨着，拖着那個半聾的女用人洩氣，這就越發使他們感到不自在。他們覺得進退維谷。

但他們的不自在並不是無原由的，何家素來注重規矩，不肯容許任何狂躁的行爲，如像酗酒狂賭之類。而那個惟一的男工，又跟同孀姑一道出門去了。所以把一個醉酒漢丟下既不合適，留下來看護，也覺有失體統。因爲這樣會防礙那年青妻子出來照應。但當他們正在躊躇的時候，那

個真正的主人是回來了。

何寡母是個身材瘦小，膚色白淨的中年女人。因為很會保養，樣子看來才三十五六，雖然實際已經四十幾了。喜歡整潔，隨時都擺出一付深識大體的太太模樣。她的祖父是城裏的拔貢，所以多少讀過點書。但因此也就更加自負，自覺得非常尊貴。她穿着一件狐腿旗袍，濃黑放亮的頭髮上翹着一枝黃金挖耳。

在第一眼發現她的客人的時候，她多少有點吃驚。因為她同白醬丹們平日並無深切的來往，雖然她知道他們都是鎮上的名人，而且是認識的。她覺得他們有點不安的神氣，而且棹子上擺着吃賸下的菜食飯碗，她於是懂得是怎麼回事了。

白醬丹對於應酬比較精到，而且同何家有着親戚關係，他的妹子曾經許字過寶元的叔父；雖然還未接配便夭折了。所以在互相打量了一下之後，他便微笑着抱歉的說：

「大表嫂才回來麼？你看我們乘你不在來打擾你呢！」

「怎麼說打擾！請都請不來的呀！」

她客氣的回答着，笑着，一面眼睛搜索着他的兒子。

「大少爺怎麼不出來陪客呢，」她問着那半聾的用人。

「甚麼？」

「問你大少爺怎麼不出來陪客？」

那個正在卸下夾背的男工，大聲的補了一句。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強壯的青年，名叫劉二，他立刻使那個聾子聽清楚了。

「在書房裏吐呢！」她也大聲的說，彷彿別人也是聾子。

「已經沒有吐了，」客人們不安的笑着說。「其實喝得也不很多。」

「總是好強呀，」嫖娼強笑着接口說；「把客人丟下來，自己倒去亂嘔亂吐去了。你們看多不省事呀，——幸得都不是外客呢！」

於是從容不迫的咕咕啞啞着，客氣着和張羅着。雖然兒子的醉倒她也多少感到不快，但當了客總不好發作的。而且本已成舟，生氣徒然多添煩惱。所以她只一心一意設法把客人待好一點。因為聽見客人並未吃飯。才端上碗寶元就嘔吐了，她又立刻叫用人重新備辦，並且措辭異常得體，不使人難為情。

「你看，」她笑着說，「這屋裏我一走就甚麼都亂糟糟的！」

「那裏的話，已經很週到了，」白三老爺說。

『我們走吧，』胖子傻笑着說，『好讓太太休息一下。』

『這怎麼成！是嫌氣麼？幾下就弄好了。』

『不！菜已經服餉了呢。』

『都是本街坊的人，不要客氣吧；我也還沒有吃呢。』

她終於把他們留了下來。

在把他們重新安置下來之後，她就到後廳裏去走了一轉，又去看了看她的兒子，低聲的抱怨了幾句；但回答的只是廚聲。

她對付客人的容忍和禮貌，並不是沒緣因的。她是一個自負的女人，她總想處處得到人的好評。而且，對於目前的客人，能夠好好接待一下，在某些方面對她自己也並不是全無益的。恰恰相反，十年以來，她已經認為這種張羅是必要的了。

由於一時的錯覺，現在，她認為兒子的能夠同白醬丹們來往倒是一件高興的事。彷彿覺得這個平常她以為胡塗和無能的兒子，就快要到社會上出頭了。所以她竟原諒了他。

當她從書房裏退出來的時候，飯食已重新擺設好了。她重新安置好他們，一面吃着，一面進行着充滿交際意味的談話。

何寡母是滿想給兒子的出處作一番佈置的，她嘆息着說：

『寶元就是太年青了！你甚麼都教不會他。我就長說，你要少同那些無聊的人來往。我並不是怕你在社會上露面，但也要選擇一下呀！我們何家也要算門大戶不小的，……』

『其實大太太的福氣也算頂好的了，』客人們稱贊着。

『那裏的話！就是沒有個替手；有福氣又不會這樣一天忙到晚了。你不知道我們家裏的事，買個錢豆芽也要我操心呢。操心也不說，他們年青人還不知道，以為你多事，嘴巴哆囉。……』

『當家人總是這樣的。』

『也不盡然。翟大老爺娘子就比我們家裏好得多了。兒子管事，媳婦管事，翟大老爺娘子只提個頭。所以我常常說，這個家我總當不了一輩子的，你們要學着幹，不要靠我，——有什麼用呢？』

『年青人都這樣，』白醬丹說，『慢慢來就好了。比如先分一些事情讓他去做，自己提到領口；慢慢也就練出來了。』

『我也這樣想，』孀婦嘆息的贊成着；『你要他自己肯呀。首先嗜好就染錯了。你在屋裏燒也對呢，偏偏要去亂鑽！這一點我倒希望你們老前輩幫我勸一勸呢！我真嘴吧都說玉了。』

『這是自不待然的，』胖子同白醬丹同時說。

『這是自不待然的，』白三老爺說；『才上棹子的時候我們就勸過他，那些爛地方是去不得的。年紀青青的，最好把牠戒了。』

『是呀，又沒病沒痛的，』嫗婦附和着。

『我們說，你又不缺人，又不缺錢，自己又滿聰明，要稿甚麼稿不起來？只要手裏有點錢的，人自然就變振作了。』

一邊說着，他那細長的眼睛瞟了一下胖子。意思是問：

『那件事就向她提提好吧？』

胖子眼睛裏的回答是個否定。

『總之，許多事都是無聊弄出來的，』三老爺嘆息了。『你想吧，好大個地方喲！吃沒吃的，玩沒玩的；轉過去茶館煙館，轉過來茶館煙館，……』

『唉，大家怎麼不請點菜呀，』嫗婦說。

『你看老在吃呀；一點都不客氣。』

『就要不客氣才好呢，』嫗婦回答着；一面接上白醬丹的中斷了的話頭，『是呀，就是地方

太小了，風氣也壞。像你這樣能夠向各位領教，我也丟心多了，……怎麼就放碗了麼？」

「你看我脹得話都說不出來了呢！」

狗老爺恭而敬之的回答。同時別的人也準備要退席了。退席之後，主婦又倍他們吃了一杯便茶，然後才送走他們。

一般的說，何太太這天相當滿意；他們雖然並非善良的人，但在鐵上是有實力的紳士，而且相當顧全大體，所以她所散佈的應酬的種籽，將來總會多少有着一點收成。這個並不困難，只要他們在派款的時候客氣一點，這就行了。

把客人送走後，她又去書房里看了一轉，然後才退回後院裏自己的房間裏去。她在廂房的階沿上碰見她的媳婦。一個蒼白的溫和本分的年青女人。她抱着一個八個月左右的孩子，正想上前聽去。

「你們也該勸他少喝一點呢，喝多了又來吐！」她說。

「你想他的脾氣吧，」媳婦強笑着說，「我勸得到麼？……」

「像你這樣說我就離不開一步了。」

母親嘆了口氣，隨即審視了一番那個瘦弱多病的嬰兒。

「晚上還是鬧癩？」她担心的問。

「總是吃不夠呀，」媳婦愁苦的說；「奶子又越加少了。」

提到這件事，孀婦照例是要嘮叨一陣的。因為根據一種相當流行的錯誤可笑的意見，奶母之所以工價高漲，而且不容易僱，這和日常生活中其他許多反常的現象一樣，都是由那些富有的外來者製造出的。

「連米湯也不吃麼？」她稍感憤怒的說；「我又打發佃客到城裏去了，一百元都請！前個月說好一個，又敬背時的金庫主任搶過去了。」

於是她照例數說了一遍幾個月來僱請奶媽的周折。

「這一次隨便多少錢都請，」她結束着，「你先吃點發奶的藥吧。」

她一邊說一邊打着小小的呵欠，因為起身的時候她並未在佃客家裏滿足她的嗜好，已經感覺很疲憊了。於是她立刻走進臥室裏去，叫那個半聾的女人燒起火盆，把盤子攤了開來。

何寡母的嗜好已經有着十六七年的歷史了。她原是痛恨那毒物的，爲了這點既不名譽，又不吉利的嗜好，她還會經同着自己的丈夫發生過無數的爭執，甚至以死脅威他戒掉。然而，自從受了新寡以及種種家庭糾紛的打擊，她也習染上了。

起初，是爲了要醫治她的氣痛病。所以當時她一面吸食，一面仍然表示着她的痛恨，申言身體復原後她就立刻戒除；然而她却永遠沒有這個機會。但和別的黑藉中的朋友不同，她沒有頹敗了她，甚而給她以充分的精力來治理家務。而且非常喜愛整潔，家具常是亮堂堂的，臉也亮堂堂的；她就常常借此來安慰自己。

但雖然這樣，這件事她仍然很忌諱的，有人一提起她便即刻感到不安。上纏以後，她的特別喜歡打扮便可以說全是爲了堵截外人的疑忌，免得大家胡說白道，以爲她真的是癮者了。所以此外她還特別考究一切有益滋養的食物，而這樣也就更使她顯得年輕起來，白晳紅潤，鮮嫩得像個三十多歲的中年婦人一樣。

她不能說是不愛自己的兒子，甚至到了溺愛的地步。十二三歲她才和他分舖，到了分房的時

候，寶元已經快結婚了。但不管怎樣，她總認爲他無能，容易受騙，是無法自立的。所以當其發覺兒子和鎮上的名人應酬時，她雖然一時感到滿意，以爲這是一件什麼值得慶幸的事，現在，一瞧着那盞引人入勝的燈，懷疑又襲上她了。

她一面工作着，一面思索，想要猜透兒子和白醬丹們來往的究竟。使她最吃驚的，是她竟想不出一點理由來說明這種交往的合理。因爲無地位着想，年齡以及平常鎮上一般人對於寶元的觀感着想，她都覺得不可能，而且很奇怪的。那最後，並且自然而然想到的一點，便只有何家的家聲和財富了。

但說到家聲，理由不充足，實際她倒是仰仗他們的時候多些。當她想到某次爲了家庭產業糾紛，去邀請他們主張公道時所會遭到的繁雜，以及攤派某種公債時的呼嘯的時候，她簡直灰心了。於是她的想頭便又立刻落到財富上去，然而這却使她略略吃驚起來。因爲跟着這個想來的便是欺詐，蒙混，等等。

然而，她的這種因爲平常過分警惕而自然生產的危懼，並未任性的發展下去，她的自負使她覺得這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容易。因爲兒子的用度是按月發給，而家政又完全操在自己手裏，任何欺騙都極有限的。但問題既然進入這個危險地帶，那種希望探明究竟的心情，是變來更急迫

了。她急想知道一切。

她從床上坐了起來。她的臥室是相當大的，裏面塞滿了木器，櫃子箱子以及立櫃等等。床邊的高脚火盆燃得很旺，上面炖着一壺開水和一小瓦罐紅棗桂元水。這是媼婦冬季喜食的飲料。那個半聲女工進來上炭，打掃的，鷄抓一樣的手上提着一只竹籃。

她來媼婦家裏已有十五年的歲月了。她在初來的時候並不殘廢，但她已經聾了兩年。她的主婦向她高聲發問：

『大少爺還在睡嗎？』

『還在書房裏空床上輪起呢；喝得太多了，……』

『大少爺娘子呢？』

『在哄奶小姐睡。奶子不夠，吵得很呢。』

『怎麼不搭點米湯呢？討也討一點呀。』

『不肯吃！又比不得我們鄉壩裏的，味口細呀。我們鄉裏半歲就吃稀飯了；我兩三個都是稀飯喂大的；少奶奶又不肯。』

媼婦忍耐的嘆了口氣，她隨就叫女工去請孫表嬸來。

孫表嬸是個四十多歲的孤人，何家的一房遠親。但她的寄食並非由於這點，是因為她那精巧的手工，以及常常出入善堂爲嫗婦這才看重她的。她是一個聰明的寄食者，處身行事都很慎重。

和一般孤人一樣，她是沉默的和遲緩的。雖然瘦弱，她却有着十分很高的身材。當她進來的時候，嫗婦又從床上坐起來了。

她望了她一眼，現出不快的臉色。她輕聲的說：

『你們也替我管點事呢，』她嘆了口氣，『才走了幾天，這屋裏就亂得不成話了，隨便酗酒，喝醉了又來吐！……』

寄食者抱歉的笑了一下，好像是說，這我怎麼能管呢？

『還在外面書房裏麼？』她又問。

『大約是吧，』表嬸回答着，在大火盆邊坐了下來；『我在房間裏呢。』

『枕頭帕還沒有做完麼？』

『要不是胡二老爺娘子家裏唸皇經，早就完了。一牽扯就鬧了兩天，擱下來了。她請得很切，我自己又帶便有點事。……』

這胡二太太是她們共同的善友，但她沒有說明，她去找她的附帶的目的，乃是爲了她的小規

模的囤積。自從去年冬天以來，她便把她那一點可憐的積蓄，擱在種種雜糧的翻囤上了。

對於從那裏聽來的關於燒箕背的傳聞，她也一字未提。她是深恐沾惹上是非的，而她的居停主人又並不是一個怎樣容易相與的人。但她却帶便談到了經堂的佈置，以及最後一次抬機的情形。她是深信此道的，所以她的態度也就隨着嚴肅起來。

「看來一時不會太平的了，」她嘆息着；「上次彭祖臨拈也是這樣說的：金不換，銀不取。這就是說，將來的日子還要苦的，……」

「這大家早就講過，是劫運呀！」主婦說。

她縐起眉毛，嘆一口氣，好像忽然間變悲觀了。但實際却是從她那種漠然的不安來的。所以，停了一會，她又漫不經心的追究起來。

「我走過後，寶元做些什麼，你知道麼？」她問。

「不是今天請白大老爺他們吃飯麼？」表嬸略帶狡猾的笑了。

「這還要你說！我早知道了。」

「那我別外就不清楚甚麼了。」

嫻嫻是善於偵查和懷疑的。並不答話，她望着對方奇怪的笑了起來。她常用這種冷淡而帶野

性的笑容使人感到不安，她做到了。

「像前兩天他們也請過他吧，」寄食者加上說。

但這點補充並沒有叫她滿足，反而把她探究的慾望更增大了。其時媳婦正走進來，她是對自己的婆婆隱隱畏懼着的；畏懼着她的巧妙的壓制以及種種防範。當她新婚期間，媳婦曾經親身隔着板壁偷聽他們的密語，直到認識了她的柔弱為止。

只要媳婦在家，她是每天要進來坐幾次的，算是問安，也算是一種恭服的表示。不然婆婆便會生氣，以為被媳婦所遺忘，破壞家規。當她出現的時候穿母子立刻望她打量着了。

「昨天有人請寶元吃飯嗎？」她集中注意的問。

「前天，」媳婦改正着；「是彭大老爺他們。」

「你知道爲甚麼請客麼？」

「像是吃着玩吧。」

「他總向你說過什麼呀。」

他是指寶元，而當他從彭府上醉醺醺的回來之後，確也向她說過不少的話，誇口着他同白醬丹們的計劃以及自己的將來；他很驕傲他自己同鎮上的名人們有交情了，而深以爲榮。

但她是不能照實說的。並非顧慮夫婦間感情發生波折，他對她早已沒愛情了。她所顧慮的是會損上一個不加勸告的罪名。同時又讓丈夫生氣。並且她已感覺出，因為她生育的不是一個傳宗接代的男孩，寡婦對她已經冷淡多了。她是土財主的女兒。

既然不能直說，所以掠掠頭髮，她胆怯的笑着，支支吾吾的說：

「你想他有話肯跟我說麼？又喝醉了。……」

「好！看你們大家瞞得到我一輩子麼？」

十分簡捷，寡婦冷笑着這樣說了。

「我跟你講，」她又加上道，「要是醒了，你叫他不忙出街哇。」

她帶着惱怒重新躺下，繼續工作起來。

她的滿足嗜好是有一種特別派頭的，那物事裏得要緊要小，就像羊子糞樣。因為這樣既不敗氣，又不容易讓習染自由發展下去，擴大下去。而且每吃兩口就要掉換一次已經挖空灰糞的新的斗子。

她在平時是很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很能守禮貌的，靠燈和靠燈以後就要隨便一些。每到這些時候她總容易激動，變來更愛說話，更愛挑剔和更自負了。正如醉酒以後的大部份的人們一樣。

而且在喜歡提說過去，發洩宿怨這一點上也是相像的。似乎自從娘肚裏下地來便有人和她爲難，而她終於應付過去了。

她這種脾味是全家人所熟知，而且最感覺頭痛的。但她們却不能遠離開她，甚至還要像聆訓一樣來領教的。不然她便會怪人冷落了她，把她的談話看作厭詐。所以當重新一面工作，一面唉聲嘆氣的時候，孫表嬸和媳婦知道她的牢騷又開始了。她們屏着氣互相望了一眼，無可如何的在想念中搖了搖頭。

她們預想她一定要提起寶元來的，但是她們錯了。因爲雖然她急想知道他和白醬丹來往的底細，而且懷着恐怖，但是她却並不如她們一樣，知道燒箕背的事的。現在，她已經把這件事丟開了，她那興奮了的神筋所接觸的是她去巡視田產的經過。

老實說，她這一次的巡行的經過是非常順利的，並沒有遭遇到往年曾經發生的麻煩。所有的租谷都早已封好在倉裏了，毫無拖欠。連那個難於應付的異常調皮的張爛眼睛，也都破了先例，服服帖帖的履行了他的全部義務。既沒有諸神發誓的抵賴，也沒有痛哭流涕的跪下來請求減免。

然而，正是這些反常的情形給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此外，她又發覺他們的生活比以往容易過活多了，有的人甚至養着肥豬，家裏有了整疋的布疋。雖然他們也抱怨着人手不夠，工價過高，

隨時擔心着抓派，這却依然掩蓋不了他們對於景况稍稍好轉的喜悅。而且寡婦根本懷疑他們的話乃是一種托詞。

把這些生疏的印象，和她所熟知的鎮上糧食尤其是雜糧的上升不已的價格相連接，她大大的興奮了。因為根據她的估計，單是地主沒份的小春的售價，就可以超過佃戶以往一年間的全部收入有餘。這也即是說，種田的人是太佔利益了。

其實去年以來她就有着這種見解的。只是相當模糊，而且以為對於自己並無若何損害。現在却完全不相同了。她工作着，一面向她的媳婦食客敷衍着她的觀感和她已經考慮過的對策。而且懷着姑意，再三贊嘆佃戶們的生活過得太好。

「連那個穿刷把褲子的李瘟牛都闊起來了，」她不平的嘆着。「每個人拏出來就是五元十元的票子，比我們這些人還漂亮。難怪好多人搶着租啊，不像往年主人家找客戶了！」

「那不是，」孫表嬸附合着說，「焦三老爺去年就加了佃了。」

「豈止加佃，你把耳朵伸長點吧，連租也加了呢。還是我們這些人心地恬淡，不然早就該說話了。佃倒不在乎，現在的錢算得錢麼？加點佃有什麼用？反而鬧來措了場惡名。」

「加租也是對的，姚開全他們就這樣，一畝地半個棉花。」

「對了呀！你算半個棉花值多少錢呀！」婦婦興奮的說。

她從床上撐將起來；套着戒指的手上巧妙的擎着籤子。這時那兒子輕腳輕手的走進來了。

他已經沒有了醉態，有的只是大醉後的疲憊，和那種近乎麻木的沉靜。他的眼睛繞着黑圈，頭髮蓬鬆着，好像病人一樣。婦婦望着他不聲不響的走將進來，微微繃了繃眉頭。

當走近靠床安着的五抽櫃面前的時候，他摸了摸那把擺在上面的茶壺，去試探溫度；然後便湊在嘴上大喝特喝起來。

終於母親嘆息了。接着沉了臉指責的說：

「吃不得我就推個杯呢！……」

寶元雙手掩着臉，呵欠着，大大伸了個懶腰。

「就拚命的喝，」婦婦繼續說，「也不想自己有多大的量。」

「才吃好幾杯啊，」寶元咕咕着。

「好幾杯？……那總還喝少了嘛：我看，就是鬍子白了也還不懂事呢。說話倒有本事，燒煙倒有本事，……」

「啊唷，」兒子不耐煩的打斷她，「這就不得了了！」

「有什麼不得了？醉壞了是你，又不是我；可是我看不慣！有本事的我就自己找了錢來喝，不要坐着吃，坐着穿。吃飽了穿暖和了還要磨皮擦癢的惹事生非！真像我該搗黃包袱呢。」

「那你又不要搗嗎？」兒子脫口而出的說。

他的頭腦還很昏，他沒有考慮過他的話語的重量，也來不及注意自己的態度。但當說出來的時候，他立刻覺得自己是做錯了。他隨即在火盆面前坐了下去。

寡婦望着他好一會沒有張聲。

「這才會說呢，」她浮上一個勉強的微笑，「是什麼人教你的？我看你越來越懂事了！你怎麼早不這樣說呢？早這樣說也免得我苦苦守你們了！今天才曉得，好像還是我錯了呢！」

她的聲調略帶悲哽，她覺得她的眼睛已潤濕了。她是一個矜持的人，因此，兒子的不常的忤逆總往往使她不平，覺得受了不義的待遇。而每當這時候她便為悲憤所壓倒了。特別是今天，她才勞累了回來，成績又很不壞，她的心裏正在感到驕傲，那種不平的感覺就更厲害了。

寄食者和媳婦是深知道她的脾味的，她們相信跟着來的一定是眼淚和瞞怨和那種沒有止境的訴說。她們勸慰着她：

「你理他做什麼呢，吃醉了的人！……」

寶元不大輸氣的橫了她們一眼。

『吃醉了！』母親冷笑了，『你們就只曉得替他原夢呢！你怕我不清楚麼，這屋裏就多了我一個人，別人早就看不慣了。』

『哎呀你總是討閑氣憂』，裴嬌說。

『我倒不討氣憂，可是我現在什麼都看穿了！我甚麼也不管了，管你們把這個家務雞毛蒜樣一足踢了也好。甚麼，變了牛還遭雷打嗎？這真叫做有好心沒好報呢！……』

寶元清楚這一來她又會細數一場她的苦況的，但這他已經聽過千百回了；而每一次這却只會增加一層他的不滿。雖然在年紀幼小的他曾經從牠們得到過若干的感動。

他顯得厭煩的神氣站了起來，想退出去；一面截切她說：

『我怕我今天碰到鬼了呢！』

『轉來！』

母親大聲的制止住他：

『我倒要問你，甚麼人是鬼？！』

寶元沒有出去，也沒有答話；他扭歪着臉重坐下去。

『真稿得好，』母親強笑着說，『我才走幾天就變得這樣子了！一天就酗酒呀，打牌呀，是人不是人都夥着來往，……』

她想到了兒子同白醬丹們的往還。

『難怪得啊，』她忽然充滿了敵意，因而惡意的笑着，『總是找到軍師了嘛。這個鷺毛扇子真搨得不錯呢。』

『那個給我搨鷺毛扇子啊』他厭惡似的向她一瞥。

『這還要問我麼？』嫗婦反問着，『好像別人都是蠢東西呢。好吧，我管你們也管夠了，不對我們把這個家分了好吧。』

她說，留神的期待着兒子的反應。

她原是最討厭這一著的，每當和人種賭氣的時候她都自然而然想起這件不快的事。現在，因為兒子的意外的行動，她的疑慮和忿恨也就反加大了。她急想弄清他的本意。

『你怕我想當這個家得很麼，』因為兒子沒有張聲，她又說，『分了看我還清靜一些，少變幾天牛馬；像我想把持住呢。』

『好歹都是你一個人在說哇，』寶元忍不住回嘴了。『真是別人講的恐怕天都會鬧破了，』

——分家！」他冷笑了兩聲。

「分家怎麼樣？難道我想把這個家務措在陰司里去用麼？！我想拿去顧娘屋麼？好得很，我天都鬧破了！今天我才曉得我是個潑婦呢。好得很，我倒要請幾個人來問一問。……」

這種沒有料到的結果使她發出一串神經質的笑聲，隨即哭了。

「又沒死人，」寶元咕咕着；他也惱怒着還不會料到的結果。

「就要死我這個千人恨，萬人厭的了！」母親帶了哭截住他；「看你們還過得到幾天好日子麼？你明天就來當這個家好了！」

「家我倒不當啊，我要做生意！」他毫不自覺的說。

「你就拖懶桿子我也不管！」

「像這樣吃下去我倒要拖懶桿子呢！不曉得抓那麼緊做甚麼啊。一談到做點事總說不行，恰像你連鼻涕也不會措！」

「這才本事大呢，」母親忍着哭，渺視的說；「你要做做你的呀！」

「做我的！上前年想同蔣有才做臉生意也是這樣說，等你約好人又不來氣了；那年說上去割漆也是這樣，……」

『你不要講那麼多！』嫻婦負氣的截斷他，忽然覺得心裏好過點了。『要做甚麼你說出來呀！可是做爛了不要又來污我，……』

『你是只會封贈我這些好話的！』

『那怎麼會，』她作弄的說；『做發了我這個老婆子還會沾你幾天的光麼。我倒要先看看是個什麼生意呢，總還有個好打算麼。』

寶元沒有即刻回答，並不是因為怕她海口，他是知道怎樣來征服他的母親，而他已然不會預料的軟化了她。根據經驗，他只猜道他的願望就好辦了。但他一時說不出來。

『我要開槽子淘金，』他終於吃吃的說了。

他很快的瞥了嫻婦一眼。

『地方都看好了，』他繼續說，『有白大老爺，就在燒箕背挖。』

『那個燒箕背？』她集中了她的全部注意凝視着他。

『就是我們老坎那里。他們說就在側面挖，又不會傷到坎。……現在也沒有人講究那一套了。』

• 又傷不到坎，……』

他停住嘴，朝母親看望了，於是沒有再說下去。

當他才說出那風水地方來的時候，她希望那是另一個地方，而在她肯定了她的猜疑之後，她簡直震驚了。她想到了那是他家里的發祥的老坟，想到由牠所引起的一次糾紛。因為十多年前爲了么房砍伐坟上的樹子，他們幾乎掀起一場官司。

她認爲兒子做的是一件胡塗事情，而且看清了便是他自己也不相信這是很正當的，她的心情也就更堅定了。

「真是好主意，」她冷笑着，「看你將來還要把死人的骨頭挖出來車紐子賣呢！——不曉得你是發的甚麼瘋啊！……」

「我倒沒有發瘋啊，……」

「那總是我呀！人做事情也要想一想吧，你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了，就不怕犯到自己，該怕鬧笑話呀！」

看出兒子已經失了主宰，她就更加堅決起來。

「我同你講」，她決然的繼續說，再不對於兒子的橫蠻存留若何的顧忌，「當到你表孀孀也在这里，只要我在一天，那個要動一下我的祖坟我就和他拚命！……我怕沒有臉見死人！……」

沉默一會，她隨又鄙視的笑了。

「難怪得啊，這些條也真要白醬丹才想得呢！」

接着她就躺了下去，沒有再說甚麼。其他的人都陷在沉默當中。而在末了，人種忽然掀倒椅子站起來；「總之，你把我醜在家裏好了！」他大聲的叫着，衝衝跌跌的走了出去。

在寡婦家里，在近兩年來，口角已經成爲一種尋常事了。這大半是從兒子方面來的。但常常感到自己受着限制，受着委曲，而這又都是那個一直把他當作孩提看待母親所造成的。

那種殘餘的男子氣概常常催促他有所活動，使自己在人們眼中不僅是生理，卽是行爲上也是一個成年的人。這種想法越加繁密，他所感覺到的束縛也更大了，因此他就常常同母親抵觸說些忤逆的話。而種種不快的事件也就隨之而生。

但在起初，因爲一直以來的馴服，且又並無明確的意向口角的情況，並不如何厲害。而且只需把母親急得哭泣起來，他的不平已消失了。爭吵得最激烈的割漆同團集驗巴，但因爲孀婦對於兒子的無能的肯定，以及一種不自覺的自負，當時雖然是答應了，事後却又設法撕毀了自己的諾言。

關於淘金的爭執，在人種氣沖沖的退出去以後，母親以爲還會不服氣的，但是一兩天過去了，兒子並沒有再行提起。不僅因爲感覺壓力太大，他自己對於事情的不很正當也開始反省到了。而且還是爲了那倒毒的面情太軟，他連大門也羞於出了。彷彿真想就把自己醃在家里不再露面一

樣。

在出事的夜里，寡婦的阻止便在鎮上傳播開了。這是應該感謝小市鎮上的居民們的多聞的。一般的反響都很平常，不過覺得有趣吧了。少數野心家則採取着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恰像這件事對於自己是一樁委屈，現在才好容易得到了一個伸張的機會一樣。他們甚至還盡力設法挑剔。

當他們偶然碰見白醬丹的時候，他們總要問到燒箕背何時開採，自己是否可以得到一個沙班或者馬尾子的差事，作為喜諱。他們對於林么長子竟也如法泡製，但在末尾却又用了同情的口調勸他一頓，認為他實在也用不着再失望，再生氣了，因為那些陰謀者已經得到了他們應得的報賞。……

在何家兩母子發生口角的翌日早上，湧泉居的茶客們照例又上班了。在談過一些無味的瑣事之後，芥菜子公爺就又提出挖金的事來，給×嘴進着忠告；雖然多少帶着嘲弄的神氣。

「憂甚麼啊，」他用唱歌般的調子說，「你就弄到手還是一個樣。那裏有別人的發家的攻呀！又比不得是吃不起飯。……」

隔了一會，×嘴這才冷笑一聲，現出一付不睬不睬的驕傲態度。

「我憂！」他冷然的說，「那樣憂憂，我早就憂成氣包卵了！」

於是他把左腳上的鞋子踢去，腿桿一提，登向凳子上去；右手扔靠了膝頭，燃着又粗又硬的鬍子，自己想心事去了。

鄰座的芥菜子們暗笑起來；但爲了對付拜兄夥的禮貌起見，他們立刻談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主要的是生意經和牌經。隨後雖然又是挖金，但不是燒箕背，而是一般的情形。他們熱切的關心着某人是挖發了，某人又挖窮了。甚麼人的槽子發現了棚式板，或者正在打橫洞，宰耳口，企挽回歹運。

他們只顧自己談得熱鬧，並沒有引誘長子參加。他們知道他的習慣，是正在想着心思。每當他帶了那付流氓架勢撚着鬍子，那便誰也不好惹他的了。然而，正當他談及楊善人的明窩子的幸運，大家都顯得羨慕不置的時候，×嘴站起來了。

他穿上鞋子，大大的喝了一口濃茶。於是一面去取靠在牆角的煙桿，一面大澈大悟，自言自語的說：

「唉，鹽也只有那麼鹹，醋也只有那麼酸！……」

他一逕走向茶館里面自己家里去了。

這在他乃是少有的例外行動，因爲照規矩他是非到飯菜端上桌子不回家的，從來沒有蹲在家

及催飯吃等飯吃的習慣。但這天早晨，一進門他就立刻鑽到灶房門口去了。

他的老婆同寡媳正在烟霧騰騰的灶門前工作。女人身體壯健，已經四十帶了。么長子很怕她，這是因為她的口舌比較自己更爲粗鄙的緣故。她一發覺丈夫正在門口探望，還沒有張口，便嚷叫着，怒氣沖沖的抓來一只竹籃靠近他去。

『就在外面翻花就是了嗎！去桿了來！……』

『怎麼，菜還沒有擇好麼？』×嘴吃驚的問。

『一個人只有一雙手呀！』

女人大聲的說，一面響着鏟子，長子無可奈何的笑了。因為她婦子在面前，他只在喉嚨裏咕噓了一句怪話，退了開去。

當走回堂屋門口的時候，他看見孫兒跪在地上彈着彈子。

『快來幫爺爺擇菜，』他叫着，『吃了飯給你一個銅元！』

『你那個×嘴裏的話都靠得住呀！……』

『嗨，這個龜兒了娃，』老頭子激賞的大笑了，『你像吃學了呢！』

『你不是呀』，因為得到鼓勵，那個頑皮孩子更胆大了，『你向婆婆說了不再賭錢，那天又

輸光了！×嘴，婆婆罵你！」

「雜種，婆婆是婆婆呀！……謹防火閃娘娘淋你的尿！」

「你才騙不倒我呢，先生說那是電氣！」

「還是疝氣呢，電氣！……趕快來吧，我要叫你媽了！」

在這屋裏，土狗娃是只怕娘的，他四下望望，收起彈子，周身灰的站起來了。但正在這時候，老太婆又從廚房里叫了起來，說飯已蒸好，茶可以不擇了，趕快去廚房里幫着端飯。

在飯食當中，雖然那個精神勃勃的太婆還在抱怨那天錢輸多了，但長子並不回答。他只顧吃自己的飯，吃完他便要趕着到何穿母家裏去了。他覺得既然白醬丹的陰謀受了挫折，憑着親戚關係，也許他還可以挽回自己的運氣。這自然可笑，但是每個癡迷心竅的人，他們總是那麼深信着自己的特殊的邏輯。

這種想法起因於何家的口角。這昨天夜里就打動了他，到了早上，便已固定起來，拔也拔不脫了。生活還在上漲，金價已經爬到百換以上，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對燒箕背斷念頭的。何況有過成約，要想斷念也就更困難了。他本是很貪婪的，更不是一個軟弱可欺的人，他可以採取任何手段堅持到底。

經過郭金娃館子里的那場不快的會談之後，他所經心的只是怎樣來破壞他的對手。就像在一場競爭里，一件寶貴的磁器被一個有力者所搶奪了，他只想設法毀壞了牠，使得彼此都全無好處。現在既然被原有的主人爭了回去，於是他所當做的，便是怎樣才能騙取那個他所求之不得的贓物。

他覺得他所圖謀的滿有希望，至少可以竭力一試，所以吃完早飯，他便挾起煙桿，到孀婦家裏去了。正如早上喝茶的時候不讓他的心思透露一點那樣，在把自己的行動做得相當祕密。彷彿他不過是隨隨便便向大街上溜達一過。

到了孀婦門口，他兩頭躡了一眼，就筆直走進去了。他在耳門口停止下來，向大廳里窺探着，因為他聽見有好幾個人講話的聲音。那里穿婦在同佃客爭論，他被她發覺了。

『是老么表麼』，主婦招呼着，『請進來坐呀！』

他有點吃驚，她的態度拘謹而欠自然。

『我看你不得空吧，』×嘴說，一面却提起煙桿走了進去；『倒沒有甚麼事，不過順想想看你。……在講和谷麼？』

『是呀。收這幾顆谷子也就够煩人了。……怎麼不坐呀？』

『不要客氣，你們繼續談吧！都是自家人。』

『請么舵把子說說吧，』一個蓄着喜鵲尾巴的鄉下人忽然說了，『一畝田加半個棉花怎麼做呢？也該給我們留條路嘛！』

『這樣說像我還做挖苦了呢！』主婦佯笑着。『老實講，我們也就算天公地道了，一個人不要光吃甜的……』

『不曉得我們那回吃甜的來，去年貼他媽好幾百！』

『快答應下來算了，』么長子勸誘着。『你是常樂壩的？』

『後椿溝。我叫王老九；怎麼，還是去年么大伯栽培的呢！』

『快少說些空話吧！』么嘴紅臉了，切斷他說：『光棍就該吃裹纏麼？做得着就做，做不着就退，主人家好另外招佃，——值味一點！』

『這就說對了啊，』主婦高興的叫了。『不過么老表還不知道呢，這兩三家都沒話說的了，就只他一個人扯皮得很！』

『我們沒有答應過哇，』一個老頭子忸怩的說。

『你們最好去打聽一下，』主婦接着說，『把耳朵扯長點，看我挖苦你們沒有。對，下一場

來換個，不對，退個好了；不免強你們。」

「唉，」老九囁囁着，「唉，這不逼死人麼？……」

然而嫗婦並不理他，她一心和客人張羅去了。她把他遷向堂屋里去。因為雖然是親戚，平常却少往來，而且還存着強烈的戒心，所以她的接待也就特別充滿着一種交際意味。

爲了難於猜透她所捉摸不定的拜訪的理由，而直接發問又是失體統的，她只好把換個的事作爲應付的話題。

「么老表都知道的，」在說過交涉的經過之後，她接着說，「現在的生活好高呀？又是這樣款那樣捐的，不然那個願意提啊。自己尋到找些氣愛。你看吧，這個還沒說好，那個又翻盤了。」

「不要緊，」×嘴慷慨的說，「等我同王老九說一聲好了。」

「那就太費心了。本來都沒事的，就是他一個人做起。」

「那些灣毛根曉得甚麼好歹啊！自己當了個光棍就了不起了，以爲可以隨便抓拏騙吃；袍哥的好處倒一點都沒學到！」

「是呀，前幾年都是聽說聽講的人，」嫗婦脫口而出的說。

她禁不住笑臉了，因爲這句話顯然是得罪人的。但么長子却並不介意。他原是很性急的，他

只想着該怎樣把問題提出來。

『不要緊，』他胡胡塗塗的說，『我去說他一頓好了！』

『那就太費心了。……請點熱茶呀！』

『不要客氣，——哦，我今天來是找你談個事呢，』他假咳着。『其實我倒無所謂，不過我們這場上的事，你是曉得的，有些人是不擇生冷的呢！一天就編筐筐，鬥樞樞，拖人下水。……』

『好在我們從來也沒有得罪過那個。』

『他倒不管你那一套啊！有些人是心肺把身都黑透了的。比如吧，聽說又把你們寶元編上手了，要在燒箕背挖金。……』

『其實也不過講講吧了，』主婦機謹的說，一面提心吊胆的窺探着對方。『那里又有我們的禮坎，誰也不相信我會答應的呀。』

『你是這樣說，別人可又有別人的想法呢。……』

X 嘴的高深莫測的口氣使得主人吃驚的揚起眉毛。

『這一下我看你又畫甚麼圈圈！』並不留意孀婦，他愈說愈胆大了。『你總不能抬我的門，』

踏我的槽子，老子依法納稅！我看只有這樣：自己挖！你忙不過來呢，我幫你跳。都不是外人呀。」

「這個意思自然很好，」婦婦透着氣說，「但是，……」

「我總不會害忌你的，」×嘴搶着說，「一百多換一兩，啄勁杖呀！頭錢又不要多，買五石米就儘够了。家具都不必買，我有！」

他大搖大擺的站了起來，吹然捻子擱在茶几邊上，燃起葉子煙來。這時婦婦已經鎮靜過來。她假裝着感謝的神氣笑笑。

「么老表的關心我很感激。……」

「一天不出兩把金子踢我的腳頭！呱，呱，呱，……」

「么老表的意思自然很好，」她佯笑着，「但是，就是挖金娃娃吧，這件事情我也不願幹的。明白人背後罵都是小事，將來怎麼好拏臉去見死人呀。我又只有一個兒子，犯着我更担當不起！」

「你放心，呱，呱，不會撞到坎的。挖槽子是有壽路的呀！……」

「我們婦人家見識短，」她有點生氣了，「總之，我絕不能做！」

長子從嘴里取出煙竿，嘆息了。浮上一個瘳瘳的冷笑。

看了他的神氣，嬌婦雖是一個胆大自負的人，却也多少感到了一點畏怯。這還因為對於他的名聲，她是太熟悉了。

『別人要怎樣我管不了，可是我總有我的想法，』她匆忙的說。

她盡力裝出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氣，接着又問：

『么老表在外面聽到有甚麼話嗎？』她想試探一下。

『當然，不然我也不必來了，』×嘴坦然的說。『你想吧，已經到了口邊的菜，還有放了的麼？恐怕沒有那樣的好事，——哼，哼，……』

出乎本願，他多少露出一點幸災樂禍的神氣。

『像么老表這樣說，』主婦激惱了，『不是他們要強迫我答應囉？』

『要不是這樣我也不必來了。所以，……』

『這樣也好，看我們還會打場要官司麼！』

『那你又想作了！』么長子緊接着說，『現在的官司都是人打的麼？同衙門里沒關係，紅的還要給你開成黑的呢，——討空氣麼！』

嬌婦沒有張聲，他認為他的說辭已經見了效了。

「依我看麼，」他又說，自信的點着下巴，「只有自己來挖！……」

「這個話請么老表不必說了！」

「可是假若別人定要挖呢？」他不懷好意的直盯着她。

「那就只有先挖個坑坑把我兩娘母活埋了再說！」

么長子輕輕的笑了。他叭着煙袋，好一會沒有開口。

「既然這樣，」他扣去煙蒂，帶點不滿的站起來了，「我也不敢勸了！」

「再喝杯熱茶走呢？」

「不喝了。今天逢場，我又是個愛管閒事的人。」

嬌婦一直免強的送他出去，當走進大廳，他又站住了。

「老嫂呀，」他含着笑懶懶的說，「現在的事情想開點啊！」

他帶點威嚇的微微幌着他的腦袋。

「我們坤道人家就是想不開呢，」她避開他的視線，惱怒的說；「不再坐一會麼？今天太把么老表麻煩夠了，又碰見逢場，……」

她忽然停住了嘴。因為當她避開×嘴的視線的時候，她看見白醬丹從耳門邊走進來了。抱着煙袋，神氣顯得很是正派的樣子。一發覺他，她就立刻更加感到不快意了。

自三老爺先向主人打過招呼，隨又打量似的望着×嘴。他的態度不大自然，因為他忽然想到，長子卓是來使過壞了。

「怎麼，我才來你就要走麼？」他問。

「你不知道，」×嘴諷刺的回答，「我自來就怕挨你的呢！」

「那就怪了，」爛藥平靜的笑着；「好，等一下喝茶吧。」

長子甚麼話也沒有再說，從鼻里笑了一聲，車身走了。

主婦對於新來的客人顯然並不熱心，他沒有讓他到堂屋里去。他猜準了他是爲了甚麼來的，而且×嘴帶給她的不快還在發生作用，因此這日常以幹練自負的女人，感覺到不能自持了。她多少顯得有點張惶失措，十分驚怪着他的拜訪。

白醬丹也不如往常的鎮靜了。他深知道對方是難惹的，而又選錯了拜訪的時間！他開始担心的遊說將會成爲不快的會，但是惡了他的年齡，經歷，他依舊裝出鎮靜的樣子，斯斯文文的抽着水菸，斯斯文文的同爛藥談着不相干的瑣事。

他已經看清了主婦的情緒欠佳，一不對勁就會弄成僵局。因此他得先使她平復下來。他毫不厭倦的繼續着問話：

『聽說今天米又漲了，』他輕輕的彈着煙灰，『我看，要是關不起多，開了春還要往上爬呢！表嫂的谷子該還囤起在麼？』

『啊嚨，我們好幾顆谷子哇！』嫗婦已經感到不耐煩了。

『也就算好了啊，人又少，……』

『就因爲人乎少才處處受欺負啊！』嫗婦賭氣的說。

白三老爺偷着她瞭了一眼，而且立刻得到判斷：談話是失敗了。他希望另選一個時間再來。他是只有這樣做了。

『哦，』他忽然裝出關切的神情，『老實話，你們老太爺病好了吧？』

『早就好了，多謝你問。只是左半邊癱了，動不得。……』

『真可惜，多好一個人呀！不管做人，做學問，你到那里去找啊。我記得是和我們先嚴同庚的，已經七十帶了吧？』

『七十一了。』

『那還小先嚴一歲。先嚴要是還在，……』

『哦，三老爺，我們都不是外人哇，』婦婦忽然紅着眼圈說了；『千不是，萬不是，總是那一個晒牙巴的死早了，留下我個女流之輩，少讀書，少識禮。兒子又不成材，一點不給人爭氣，……』

『那里的話，表嫂也就算命好了。』

『哼，命好！』婦婦鄙夷的說。『命好又不出敗家子囉！不過三老表，我們不是外人，說句老實話，那個要挖我的祖坟，就先把我活埋了！』

『你從那里聽來的啊？』白醬丹佯笑着說，好像他竟不相信會有如此的怪事一樣；『不要聽么長子胡說，——他那什嘴！』

『我倒不會相信他啊。不過不管是張三說的，李四說的，我要讓老表知道，除非我斷了氣，那個要撞撞燒箕背，我就和他拚了！』

『不必着急，我看你先把事情問清楚來吧。』

『這還要問嘛？想發財呀！……想趁昏水打蝦笞呀！……』

主婦的意想不到的激動，使得三老爺失色了。同時也領悟出，再要糊塗下去是不行了。他減

掉紙捻，隨即站立起來。

『還是那個話，』他說，『你問清楚啲，看冤枉淘一些氣。……』

他強笑着，輕輕彈着花緞背心上的紙捻子灰。

『一個人想錢也不要想得太挖苦了，』孀婦只顧噙着眼淚嘆自己的。『欺孤凌寡也不算得好漢！究竟我的眼睛還沒閉呀！……』

『好，我不說了。……你們勸一勸吧！』

這後一句是三老爺對那個帶點驚慌走出來的孫表嬸說的，自然也是爲了走起來自然一些。說完，他就退出門去了。

在人種同母親發生過爭執的夜里，這消息就漏到白醬丹耳朵里了。但他並不在意，以為這是免不掉的。所以當翌日一早會見彭胖，那肥人不大了然的把爭執的情形告訴他的時候，雖然已經早知道了，他依舊讓他說完下去，不加阻止。

最後，那肥人担心的問：

『這一下怎麼辦呢？……我看完了！……』

『你怎麼這樣經不得事啊！』三老爺嘆息了；『是你，你也要蹶一下命呀！這是早就料到的了。她一定要來這一套的！……』

於是他才慢慢告訴他的伙伴，他所說的，他當天夜里就聽見了，這並不足以證明事情的失敗。據他推測，人種是愛面子的人，他是必不會收回自己的諾言的。他會堅持下去。而事情的真象如何，也只有和他本人談過以後才能澈底的明瞭。

總之他主張等候着大老爺出街，問個明白，然後再給他一些必要的激勵。但肥人不很贊成。他力說應該把進城採辦種種工具的姚老五趕回來。他是一個所謂摸着石頭過河的人，他担心着虧

損。結果三老爺無可奈何的承認自己去試探動靜。

他們商量這事的時間是早晨，吃過早飯，白醬丹便抱起簽花一袋訪問何家去了。他猜想他是會大費唇舌的，雖然事情還未到完全絕望的程度。至於不會絕的理由，少爺們總是愛情面的，這不必說了，此外，他相信嫵婦是非常失體統，懂利害的，她絕不會爲了一點細故來招引麻煩。或者自討沒趣。

但如他所經歷的，他失敗了。他曾經那麼苦心準備好的理由一點未用他便不能不立刻退了出來。因爲從他看來，再談下去是會把大門封閉了的，最聰明的辦法是等寡婦想開豁了再講。但不管如何，這一次的談判的失利，却是毫無疑義的了。

一出大門他就呻喚一聲，甚至在想念中頓了頓腳，而且怨憤着自己會選上這樣一個不合適宜的拜訪時間！……

市集已經很熱鬧了。又是開月份，街上人很擁擠。滿街只見籬篁，背兜，以及黑白套頭亂翻。擠了好一會他才換進暢和軒茶館里去，但也全被鄉下人佔據完了。有一批人在等候着講禮信，公斷處是就設在這茶館里的。白醬丹算是公斷主任，他一進去，那些男男女女的莊稼漢就嚷叫起來，歡迎他主張公道。

他伸長頸子望了一會，看出他所要找的人不在，就又立刻車身朝外面走，一面隨意打着招呼。他老是毫不注意的叫着。

「我泡得有的！……我找個人！……換一下！……」

他才轉身走了兩步，一個滿臉縐紋的矮漢子攔住了他。

「請三老爺上面坐吧。你不曉得，我們出了點事！……」

「季大爺是在那裏麼？」

「不行，」那個名叫狗娃子的漢子一逕攔住他不放，「一定要請你老人家說點公道呢！你不曉得，我這回吃虧吃厲害了！……」

那個坐在最里面一桌的公斷員，那包着圍巾的熨斗，也在挽留着他。他的聲氣又尖又大，口齒非常靈利。他是全鎮歡迎的脚色，因為他從來不做挖苦事情。他顛起腳站起來了。

「唉，三老爺，」他大叫着，「今天你撤不得台啊！」

「我還有事！」白醬丹不大耐煩車轉身去；「你斷了就是了呀！」

「不行，不行，今天包袱大了，我一個人拏不下來！」

三老爺顰蹙着臉，顯出爲難的神情。

「你是找彭胖哥麼？」脫斗忽然關切的問。「剛才還在這裡，恐怕糧食市上去了。逢場天，他要下午才有空吧。……請上來，一卷煙就講完了。你這個時候橫豎找不到人的！……么女子，拏碗茶來！……」

他囁囁嚅嚅的叫着，囁着，做得非常殷勤。於是同在別種困難情形下面一樣，他的張羅生了效力，白醬丹嘆着氣服從了。

「究竟是甚麼鬼事情啊？」坐定之後，三老爺不快的問。

「你還不知道麼，狗娃子的老婆叫人挖了熱氈子了！」

脫斗忍禁復不禁的發出一陣憫笑。

接着，爲了不使當事人難堪起見，他放低聲音，繪聲繪影的報告了一番事情的經過。和往常一樣，前天石缸場的保長，天不見亮就把自衛隊吵起來下操了。狗獃子也如時跑向操場上去，怕挨手心。但他出去不久，他的老婆發覺他又轉來了，鑽進被窩就睡。……

「這究竟是甚麼人呢？」三老爺迫不及待的問了。

「甚麼人？你等我說完來呀！……這一下他就睡了啊！女人問他，今天不下操了麼？沒有答應！隨後也死不開腔。就像俗說的樣，啞巴呼門，……婆娘起了疑心了，下細一摸，嘿非細！立

『你看現在的事情怎麼稿得好呀？』停停，他又說，『甚麼也不管，就今天對一桶料子，明天對一桶料子，顏色越新越好！這個來給你一抹，那個來，也給你一抹，以爲只要刷過顏料，你總該不錯了吧！嗨，殊不知天地間的事沒有那麼簡單，——夜壺還夜壺！』

他的口氣粗魯而又放肆，馮斗吃了驚了。

『你是怎麼的？』馮斗玩笑的說，『帶了早酒了呀』

『還有甚麼奇怪的呢！』三老爺忸怩的回答，已經稍稍反省到自己太過火了。『這些話我老早就說過的了。不過講句老實話，我們自己先該找幾個人去的；大家不聽我的勸呀；現在怎樣？』

他沉着臉，浮出一點惱怨的神情。但馮斗沒有回答，他只意義曖昧的嘆了口氣。隨後便把談話扯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前線的戰局的傳聞，行政會議，物價等等這些毫無系統的問題。白三老爺顯然並不熱心，他好幾次提議讓他先行退席。

『就只等他一個人了，』馮斗挽留着他。

隨後他又叫狗獮子去找保長。

『你倒底看見他來沒來啊？趕場天，大家都有事呢！』

「怎麼沒有來！」一個人插嘴道，「我都在下街子碰見過他。」

但當那莊稼漢轉來的時候，依舊沒有結果。其時白三老爺已經着實不耐煩了。他正在白鬚斗蔽掩着抽身的託辭。

「這個傢伙一定不來了，」他搖搖頭說，「實在說也講不出個所以然的！你給他們說，」他忽然放低聲音，「到城里去告他的狀嘛！」

他順勢站立起來，提起煙袋，決心不再坐下去了。

「萬一又來了呢？」鬚斗也不再堅留。

「要來他早就來了，——你沒事，不妨多坐下吧。」

當他走出到階沿上來的時候，那個剛才轉來的五短漢子又攔住他，懇求他多坐一會，好爲他老婆的操作主持正義。

「我打一轉就來的，」但他誑騙着他，「你再去我一找呀！」

他已經急跨下階沿，走向糧食市上去了。四處都找遍了他還沒有發現肥人的蹤跡。他毫不經意的走到一個賣米的面前去，問了問行情。於是抓起一撮，幾顆幾顆的丟進嘴里慢慢細嚼起來。

當他拍着手上的糠灰的時候，已經走到彭家大門口了。舖台面前有很多人在買油酒，舖台的

一端擱置着很多瓦罐；是熟主顧客放在那里，要等賣了糧食才來取的。守櫃的是一個深眼眶，掀下巴的老年人，三老爺他問明了彭胖正在家里清賬。

當跨進大廳的時候，彭尊三便立刻向他打招呼了。他正在敲打算盤，不時又定着眼睛默想一下：恰在這樣的時候他偶然發現了他的客人，於是他懷着期待站起來了。他急想知道交涉的結果；而且企圖從他那黃而浮腫的臉上看出一點消息。

等客人坐定了，他依舊凝視着他，沒有打消他的企圖。然而，那在三老爺的臉上浮動的只有近乎頹唐的倦意。而且，他就老是那麼平淡的抽着水煙，並不談到問題上來。肥人耐不住了。

「怎麼，你還沒有到何家去嗎？」他終於問。

「早就去了啊。」

「怕不容易說得進兵吧？」

白醬丹意義曖昧的閉閉眼睛，沒有即刻答覆。

從何家歸來以後，他就一直較量着，把全部真實都說出來呢，或者隱瞞下去。他深知肥人的話是難說的，他嘆息了。

「真是騎牛偏偏碰着親家，」他惋惜的說，「我早一步就好了。」

『沒有會着人麼？』

『林×嘴先跑去使了壞了！我去他正出來。這個傢伙不知道胡講了些甚麼！……你想，他那張嘴會鑽得出好話來麼？』

『怎麼樣呢？』彭胖又像丟心又像喪氣的坐了下去。

『怎麼樣呢，』三老爺有點懷疑，雖然已經決了心要向他盡情吐露，『怎麼樣，我還沒有開，那個母老虎就吵起來了！』

『這還有甚麼說的呢，——叫邱老五回來吧！』

『所以你這個人！』白醬丹掣蹙着說，『你讓我說完來呀！』

彼此不大自然的沉默了一會。

『唉，三哥，開不得我的玩笑啊！……』

彭胖終於說了，充滿懷疑的窺探着對方。

『依你看究竟怎麼樣呢？』他又單慮的加問一句。

『等兩天再去呀，』三老爺故示平靜的自信的說。『今天我根本就沒有說甚麼，正在氣頭上。就像瘡癤，等她出股氣就好辦了。』

因爲彭胖沒有張聲，是在思索着，一面胡亂的敲着算盤，所以白醬丹便又接着說了下去，講了一番交涉的經過。他沒怎樣隱藏事實，但却竭力在使聽者不致陷於全完的失望。他把那些過份激烈的言辭省略去，或者改換過了，沒有如實轉述。

如他當初所理解的一樣，他認爲寡婦的哭訴只是一種女人們免不了的發洩。但這個全鎮聞名的孀婦却是十分通達人情的，在嚴密平靜的考慮過後，她會知難而退的摒棄掉她的固執。並且，據白醬丹看來，這已經是一件木已成舟的事了。

因爲是個冷靜而又迂緩的人，說的時候又特別當心，這一來他的談鋒也就更迂迴了。但毫不自覺的，他所說的逐漸成了他的信念，至於口氣也就因之堅定起來，鋒利起來。

但是肥人忽然把算盤舉起一搖，讓算珠各自歸了原位，然後重新放好；仍然不大放心的凝視着他，從而微笑着說：

『當然，你怎麼說怎麼好，』他幾乎一字一字的說，『我自己又沒去。並且，不是說推口話哇。這件事情開始也是你提起的。』

『完了！』白醬丹不快的嘆息了，『像我在害你！』

『不是那個話，你誤會了！我的家里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他沒有說完。但也不必說完，因為凡是同他有過交往的人，都清楚在任何困難中他是慣拳他的家庭作盾牌的。雖然他們同樣清楚，他的兩個兄弟從來不敢對他任何行事提出一點抗議。

這一點白醬丹不用說十分了然，他相信他是無論如何不會放心他做投資的了。停了一會，他決然的說：

『這樣好吧，要是這筆錢白丟了，我負責任！』

『話倒不是你那樣講的啊，』對方遲疑的說，他是深知三老爺的景況的，他連嘴都糊不勻淨，『我的意思不過是說，把邱老五趕回來不簡便些麼！莫要偷鷄不到蝕把米，那就糟了！』

那個深眼眶，掀下巴的管賬先生走了進來。也不看看情勢，他一進來就那樣平板無味的向肥人談着幾樁生意上的變動。

『……行市很疲。簡直沒人敢摸。我看放得手了。……』

『不要趁火打劫吧，』彭胖惱怒的說；『我等一下就出來！……』

掀下巴莫明其妙的眨眨眼睛，退出去了。

『怎麼樣，』三老爺忽然出驚的說，『你還不相信稿得好麼？』

『我看難』，胖子搖搖肥頭。

「難自然難，天地間的那一件又容易呢！」

白醬丹發出感慨，立刻把題目拖在難字上面去了。這是他的拏手好戲，他自己取的名色叫做拖工。就是當置身任何交涉的時候，一遇困難，他就把問題牽到無關緊要的事情上去。這樣扭上扭下，目的自然也就離他愈近便了。至少不會破裂。

他照例不三不四的引用了一些肥人所不懂得的古典，然後聯接到近事上去，比如龍哥的受訓，肥人自己第一次的充當團總等等。而他的結論是，凡事都難，只要肯幹便不難了。

他說得那麼近情近理，便是平常對於抽象問題不感興趣的彭胖，也不能不為之受感動了。他苦着臉吃吃的說：

「自然！……自然！事怕有心人！……」

「對了啊！」三老爺揚着眉頭叫了，「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我是在吹你呢！事情是明明白白擺在那里的，這騙得了人麼？」

肥人感覺上了點當似的凝視着他，沒有張聲。

「那麼就這樣吧，」白醬丹獨斷的接着說，「攔一攔看。等兩天我就再去。我相信她不會硬到底的，你看那天怎樣對我們吧！」

對方苦笑着搖了搖，嘆息一聲。

「你這個人，」三老爺也嘆息了，「我難道會害你麼？就說是紅是黑，現在還不敢打保本，但是，那個龜兒子娃娃要不答應，我們會丟這筆錢麼？就算你那里是龍脈，將來要出皇帝，我們不挖牠吧，我們總不能丟筆錢呀！——這個又該那個來裝舅子？！」

「你又在下爛藥了，」肥人丟心落意的笑了。

「不是下爛藥！……」

白醬丹否認着；他已經完全沉沒在自己的感情當中去了，沒有想到爛藥這兩個字和他的渾名的互相關聯的意義。

他興奮的站了起來，逼近肥人走去。

「終不是下爛藥，」他重複說，灣了身子緊盯着那張肥臉，「是使心術，我早就動手挖了！我不相信她一個寡母子會把我怎樣！」

他拍了一下桌子，就勢挨近肥人坐下。

「這個寡母子不同了！」彭胖半懷疑半打趣的說。

「我清楚，——頂凶披起黃錢呼我的冤就是了嘛！」

看出白醬丹發出釋笑，帶着一點難於克制的凶相，肥人知道，平常雖然那麼文縷縷的，當一生了壞心，可就不好惹了。

但正因爲這點他却信賴了他，而且怕得罪了他。

『自然啊，』肥人於是轉圜的說，『要她賠她還強得脫麼？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姪兒，那麼大的人了；也沒有人撇開嘴強迫他承認我們！』

『這一下你就說對了啊！』三老爺激賞着，已經很平靜了；『老實講，要是開爛條，還要叫她多賠幾信呢！這也算頂客氣了。』

隨後他又提起一件事來證明寡婦的並不可慮，對於鎮上的某些人物，她是只有睜開眼睛受虧損的。這件事便是那件數目不小的甚麼公債。當發還的命令下來的時候，婦婦的一份却落進龍哥的腰包去了。人都以爲她會發作，但却至今無事。

『就拏你說，』他又微笑着接下去，『你們手上恐怕也有事吧？十八年的拾壘，十九年的兩次月攤，還有下半年購買圍槍，……』

『你又在瞎說了！』肥人正經的切斷他；『我兩個沒有手續。』

『那個時候也是我在當文牘呀！……』

「你一定是記錯了！」

看見彭胖認真起來的嚴厲的臉相，白醬丹眯細眼睛笑了。彷彿不過游樂了一場似的。接着他又抱歉的微笑着說：

「好，不談了吧！你看你紅臉了呢。」

「倒不是紅臉啊，」胖子依舊非常認真，「這不是要事呀！」

「我知道，……」

「啊，忘記問你了。據你看，×嘴會說些甚麼話呢？」

「我才懶得想呢！」三老爺回答着，一箇高高興興的站立起來；「他的話有屁用處，不過多些麻煩吧了。總歸事情還在我們！」

「你就要走了麼？……吃了飯走吧？」

「不吃飯了，……哦。你知道麼，前天石缸壩出了件怪事情呢……」

於是他又停下來，十分幽默的廣播了一番喬麵娃娃的德政。以及對於所謂教訓的得意的比擬；雖然這同樣的話已經說過多少次了。說完他就抱着煙袋，搖搖擺擺的退了出去。

林么長子的來訪，是完全出於嫗婦意料之外的事。因為對於白醬丹以及×嘴這一類人，她部一例存着戒心，認為是不可相與的吃人害人的角色。但因前者究竟還顧些體面，也在舉止言談方面裝出一個紳士的模樣，而後者却是甚麼也不管的，所以嫗婦一向把他當成一個極端無賴的惡棍看待。

而且，就在近三五年，她還曾經嘗過他的苦頭。那是三年以前的事，在那照例算是一個光棍頭子的收獲期間的新年當中，由於青年人的輕浮，同時也由於鎮上的特殊風氣，人稱被×嘴騙上手了。願意拿出一百元人流，開個五排。後來雖然給嫗婦反對掉了，但長子還是厚着臉強要那筆不小的貨禮。

有着這樣的認識以及經歷，所以當×嘴跑來造訪的時候，她不能不吃驚了。但她並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婦人，而在事實上她也對付得很好。甚至當那老流氓走了以後，她覺得他給她的印象沒有她所想像的那樣惡劣。雖然她也同樣的不大痛快，以為他想承她的不幸來加深她的痛創。

她是聚精會神來張羅他的，當她慶幸自己竟能那樣圓滿的度過難關，而一面又暗中悲愴她那時常都遭受欺凌的孤苦的處境的時候，她又出乎意外的碰上她的正式的對手，這却使她不能自持了。她的不能照樣平靜的理由也就正在這里。

如像一般悲痛鬱悶的人們一樣，經過一度發洩，當把客人送走的時候，她的心情是爽快了。正如擺脫了一場夢魘。但她的怨氣並沒有完全吐露出來。尤其因為他還不能判斷她的抗爭所能發生的影響如何。那個外表毫無變動的人，是被她嚇退了，或者加深了敵意？因此她的抑鬱很快又復原了。

在大廳上休息了一會，她就車身逕往內院里去；而且忍不住哭泣起來了。一面報怨着兒子，自己的亡夫，以及命運。她就坐在堂屋門邊的矮圈椅上，媳婦同孫表嬸帶着惶惑不安的神氣守護着她，寶元是就在廂房的臥室里的，但他毫無反響。兩次來客的經過，早已由妻子告訴他了，他深陷在追悔里面。

他是早就覺悟出他的行爲的孟浪的。他對於母親不加堅決的反駁的理由也就正在這里。自從同孀婦口角過後他就沒有出街，這一面是怕難爲情，一面也是幻想着事情或可由此陰消下去。他一兩天來的賭氣，只是想維持他的自尊心而已。

自從交涉結以後，情形就更不同了。不僅對於母親的責罵沒有還嘴，晚飯的時候，他還厚着脸皮勸慰着她，請她不必生氣。彷彿那種種糾紛的製造者並不是他，倒是另外一個甚麼人一樣。

『我還懶得愛呢，』他儼然的說；『他再扯，陪他打官司就是了！』
母親沒有理他，她深知同他拌嘴並無益處。

『好呀，』隨後，她忍不住冷冷的說，『看甚麼去頂狀嘛。』
她的想法是這樣的，她相信告狀的結果只能使他們在北斗鎮的地位更加惡劣。因為這無疑會加深仇恨，而白鬍丹又並非一個毫無作用的人物，從此他們的麻煩也就更加多了。

但她依舊不能放心，猜不透事情將會怎樣發展。能夠由她那場決絕的哭訴陰消下去自然很好，但經過詳細的考慮，這是不可能的。而當她一想到他那沉著的臉相，以及他在鎮的無數的巧妙的惡行的時候，她的心情便被失望填塞滿了。

晚上，她又特別叫了人種來，追詢了一番事情的詳細的經過。他們是怎樣提起挖金的事的，他的答覆又是怎樣。雖然這在她早已問清楚的了，但是她却還想聽取一些她所不會知道的有利的關節。然而由於某種原因，兒子的訴說照料是粗枝大葉的，使人相信他絲毫沒有提供甚麼胡塗

的語言。

當他說完過後，母親嘆了口氣，用了懷疑的眼光凝視着他。好一會，她才又慈祥的笑着，妮妮的勸誘着他，說：

『事情不做呢，已經做了，你不要瞞我啊？……』

『我瞞你做甚麼呀！』人種不快的回嘴了，真像蒙了冤污一樣。『要是認真說過甚麼，他們會早就稿起來了呢，——還來交涉！』

他的態度和口氣無疑的使母親相信了他，因為孀婦聽了以後，顯然是安靜多了。而且立刻覺得白醬丹的不很自然的神氣，以及他的故意迴避本題，甚至匆忙的就走掉了，都可看成沒有嚴重約束的佐證，陰消下去自然也是可能的了。

但是，就在次日下午，白醬丹又來訪問了。不只是他一個人，彭胖也在一道。他是三老爺邀他來的，一面他也願意這樣。因為能够當場看個究竟在他絕不是一樁無益的舉動，反而倒有十分的必要。他曾經仔細打聽過一次，孀婦的態度和他的夥伴的相差頗遠，是並不輕鬆的；於是他更懷疑他了。

他們的匆促的造訪是臨時決定的。若依三老爺的意見還該延後兩天，但肥人堅決反對。這因

爲，第一，邱老五回來了，他已完成了他的任務，僱了工匠，買了必需的用具；其次，街面上突然流行着一種消息，爲了抵制白醬丹，寡婦正在同人商量，要自己開發燒箕背了。這兩點都使彭胖異常感到不安。

至於白三老爺却是不贊成把訪問提前，應該再拖延一個時候。他判斷那謠傳毫不足信，她不是從么長子那里來的便是出於誤會。邱老五的回來更沒有把訪問提前舉行的理由。他已經給過保證，縱使事情失敗，肥人所墊出的費用他是準要拏回來的。然而他的辯解毫無用處，他只好屈從了。

當彭胖答應他一道去的時候，曾經笑着申明，去他是去的，却不能够說話，做正式說客的一個幫手。而且他還暗示，他的去不過是因爲三老爺的情面太大，事實上他倒是不高興去的。所以在訪問當中，他一直帶着一種裝出的難乎爲情的慘笑。

他們在客廳里冷坐了好一會女主人出來。而在守候當中，他們彼此都沉默着，只於那個給他們拏煙倒茶，氣神顯得不很安靜的僕人兩次不在的時候，肥人才咕咕了幾句，重新笑着申明他只能做個陪客。正在這時，嫗婦莊重的走出來了。

同上次兩樣，她顯然是有了準備的。而且，似乎爲了要給來客一種不可輕侮的印象，她還特

別打扮了一番，比平日更整潔了。從她的神氣看來，彷彿挖金的事已經是過去了，她只談着閒話。

這幾天來鎮上最受歡迎的話題，燒箕背而外，便要算剛才閉幕的縣行政會議了。說過通常的套語，她就提起這件事來。

「聽說又要收甚麼糧谷了，」她掛慮的說，「這個日子怎麼過呀！」

「是的，有這個事，」三老爺承認着；「不過還是要給價的。照市價給。還有一種是捐獻，就是大家隨意樂捐，願意出多少都行。」

「這倒好；那些田畝多的倒該多獻一點出來，」婦婦說，彷彿自己倒是一個無田無地的人一樣。『這年累積多了也沒用啊！』

「可是，聽說會議上還是決定的攤派呢，」三老爺微笑着說明。

「現在的話都是說得好聽！」肥人彷彿吵架似的插嘴說了，「簡直像扯謊壩賣狗皮膏藥的一樣！」他覺得當糧戶真是太難。

「管他派也好，揚也好，」主婦毫不經意的懶懶的說，「我們也只有那幾畝田！只要派得公平，就派光了也沒有半句話說的，……」

說話一時間中斷了。彼此都落在沉默里面。婦婦的滿不在意的態度無疑是做作的，因為她正爲着那些新的花頭感到焦灼，預想到一種新的不平又快要落在自己的頭上來了。

默默的抽着水煙的白三老爺猜透了她的意思，他思索着，覺得這機會是可以利用的；但是婦婦忽然又閉口了。

她寧護不明的嘆了口氣，淡淡的說：

『這個仗不曉得要甚麼時候才打得完啊。……』

『也快了，』白醬丹從沉思里抬起頭來，吐出煙烟。『聽說日本人快要打不起了。他現在成了騎虎之勢，想下台都不行呢。』

肥人不耐煩的苦笑一下，意思像說，我們像又得下台！

『其實我們也算頂好了啊，』三老爺接着感慨的說，『就只出幾個錢嘛；難道他還會打到四川來了麼？好多的天險！……』

『阿彌陀佛，這樣已經够了！』婦婦搖頭嘆氣。

她已被這個秉性柔韌的來客粘得不自在了。

『再這樣下去恐怕連人也活不了了！』她生氣的接着說，像是好容易找到了一個發洩的目

『昨天菜油又漲價了。煤也漲到了兩元！連土火柴也要兩角錢一包了。錢也越來越不成話！你們看那種新一分的錢呢，先前的銅鈕扣比牠還要大呢。』

『城里聽說毛錢也當一分用了，』三老爺補充着。

『我倒甯肯用毛錢好點！……』

彭胖也很嚴肅的表示了一點意見。但他並未說得完備，他之贊成毛錢是因為毛錢有着小孔，可以穿起來，不致於容易失掉的緣故。大家都期待着他再說下去，他的肥腮巴緋紅了。

他並不知道他的紅臉不僅因為他的話突然而來，突然而止，實際上對於三老爺的老是避開本題，他已經感到很難受了。他認清雙方都不願意搶先開口，都在等候一個更好的發言機會，這種情形使他終於只好修正了一下自己的諾言。

他決心不當一個旁觀者了，他向白醬丹使了兩回臉色，叫他承機而動；但是毫無效果！現在，爲了掩飾他的狼狽，他不能自持了。

『唉，』他裝傻的笑着，『你不是要向太太說話嗎？』

三老爺對他揚揚眉毛，沒有回答出來。

『甚麼話？』主人假意的問。

『你說不一樣麼？』白醬丹找出答語來了。

『那里嚟！』肥人忸怩着，『你開玩笑！……』

在初，白醬丹是頗不以肥人的性急爲然的，他認爲現在還不是提談的適當機會。然而，嫗婦的反應未免出乎意外，她是很平靜的；既然如此，立刻提出嚴問題，也不是件冒險事了。

他有一種成見，以爲置身任何困難的交涉當中的時候，最怕的是對手失掉理性，或者一句話就把調停之門封了，使你天大的理由都沒有讓他考慮的餘地。但雖然嫗婦目前的情形並不如此，他也還不放心，所以他想把他的交涉以戲謔開場。

這做起來也很自然，因爲肥人的狼狽正是他所以想到以戲謔開始的有力的暗示。他訕笑着回答嫗婦：

『你問他吧，』他用下巴指點一下肥人。『怎麼，還害羞麼？』

『我根本就沒有甚麼說的！』肥人生氣着。

『你賭個咒？』

白醬丹做作得比彭胖更加認真，但他沒有引起真心的歡笑。

『好吧，』接着他又輕鬆活潑的笑了，『讓我來開頭吧！不過出去的時候你不要抱怨我哇，』

怪我把你的生意搶了。……』

彭胖咳嗽了一句甚麼，女主人佯笑着，她是集中了心思來聽取她所猜透了的那事件的。她的不安又開始抬頭了。

隔了一會，三老爺帶着微笑凝視着她。這凝視包含着討好的成份，但他的最隱伏的意思却是企圖猜透她在心里深藏着的重要的念頭，才好決定自己應該採取的方式以及態度。接着，他顯出一點假裝的靦覷，終於把他要說的話說開頭了。

他的聲調比平常更從容，更迂緩，真像是在秤量着從他那蓄着柔軟的鬍子的嘴唇當中吐出來的每一個字的重量，不要使對方感受一點刺激一樣。這在他看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經常使用；雖然對於那種直率人他也往往一籌莫展。

他開始訴說着事件的經過。雖然是站在自己的有利的立場上說的，因為他的極力審慎，聽起來却像是在作着善意的解釋。然而，當一接觸到人種的約束，任何審慎便都立刻失了效了。

「他個青年人曉得甚麼哇！」嫻嫻切斷了他；縱是想要鎮靜，已經來不及了。「他只曉得燒煙，打牌，坐在家里當大少爺！」

白醬丹同彭胖互相望了一眼。

『你不要多心，我也不過就事說事吧了，』三老爺微笑着解釋。『不管怎樣，事情的真象總該鬧明白的，免得大家發生誤會。……』

『對，大家發生誤會就不好了，』肥人幫着腔。

『我也不過順便說說』，婦孺情真的陪着小心；『人本來也是不懂事呀！當到這幾個人，又沒外客，未必我還好說假話麼？……』

『好吧，那你就再說下去吧！』

肥人望着他的伙伴拾了拾他那變化多端的下巴。

『好的。……』

三老爺承認着，但却舒舒服服抽了口煙才又開口。

『哦，事情不是就這樣說起來了啊，』他吐着煙烟，接起業經中斷的話頭。『可是我們想，好，那里有別人的祖坟。現在雖然不相信這一套了，總不大好，還是先看看再說吧。所以有一天，順便轉要樣，我就約了彭大老表。我說，我們去看看怎樣？……』

彭大老表便是肥人，他機敏的點着頭表示有那回事。

『那對坟地毫無關係！』他同時插入一句。

『對囉！』白醬丹接着說，『一看，窩路離坎還遠得很！這一來我們想，不錯呀。隔一天恰恰大老爺請客，請我們吃飯，他又向我提起，我說，可自然可以，還是等你們老太太回來再說吧。他講沒有關係。我們想，既然傷不到坎，你又是二三十歲的人了，……』

『他就活到一百歲也不會懂事的！』看出問題的關鍵就在兒子的約束上面，孀婦趕緊把他阻止住了。『別人不知道，三老表和彭大老爺一定很清楚的。不管我一個人死也好，你們看我要他經手過一件事情沒有？我倒甯肯拜託外人，——甚麼事都不懂呀！』

兩位客人感覺辣手的相視一笑。

『並且，』因為對方沉默着，她又接着說，『並且我自己的人我也多少曉得一點，沒有我也不敢作主；他沒有這麼胆大！』

她帶點自負的笑着，以為她的說辭已經有了效果。

『總之，這一點我是信得過的，』她又加重的說。

『那倒像是我們在發瘋了！』三老爺不大服氣的笑了；『他沒有答應，我們就四面八方集股，請工匠，買傢具，這里那里，……』

『三老表倒不要誤會，』因為對方的口氣太重，孀婦忙着解釋，『我不是怪你們，我自己的

人當然也有不是的地方。不過這只怪他的老子太死早了，『她的眼圈紅潤起來，』『還要請大家原……』

『當然啊，』白醬丹寬大的，自信的說；『可是既然傷不到故，大表嫂又何必一定要固執呢？就不說挖幾千幾萬吧；起眼一看，大家也都不一定要靠這碗飯吃的。現在政府正在提倡開發後方，我們當百姓的沒有上前綫拚死，這也多少有意義呢。』

他帶着一種教訓人的神氣凝視着她，希望他的正大堂皇的言辭能够使他回心轉意，不要固執，但這却反把她激惱了。

『總之，』她突然的說，『就是老子死早了，丟下這個禍害給我！……』
她既不望着來客，更不留心他們的話語；彷彿這是用不着的，就那麼沉在一種自傷身世的感情當中。但她沒有料到她的這種態度恰恰構成一種對她有利的重要條件。

白醬丹感覺到狼狽了。因為他看出他的巧詞已經成了廢料，再不能使嬌婦發生任何有效的影響，最後，他想先勸慰住她，然後重新敷設種種足以使一個頑固者轉化的巧妙的理由。但也毫無效果，這使得那在他性格中潛伏着的暴厲是發作了。

沉默一會，他那微癢的嘴上掠過一絲毒狠的釋笑。

『事情不是笑得了的呢！』他終於警告似的說了，顯然認爲和善的說服已經無效，『我們是
好脾氣商量的，有話拿出來說呀！』

『我沒有甚麼說的。要挖，你們把把我活埋了就是了！』

『現在是黨堂的黨治國家，一切都有法律保障！……』

『有法律就好呀！』

『怎麼不好？』三老爺反問着；『法律不會允許人講了話不算事！在法律上他是應該負責的
人了，他不是小孩子……』

『啊喲，』彭胖裝着好人，『啊喲，不必說那麼深沉啊！』

『是她要往嚴重方面說呀！』白醬丹顰蹙着，無疑想把情況和緩下來。『你是清楚的，我的
本意是想鬧得大家不痛快麼？』

他攤開手臂，繃起眉頭，求助似的盯着肥人；隨即忍氣吞聲的嘆一口氣，就又輕言細語的敘
述了一番他的訪問的動機，彷彿彭胖倒是一個第三者一樣。他說得婉轉而使人誠服。

『你想吧，』他苦惱的說，『這都不算仁至義盡，做人也就難了！……』

然而，不管怎樣，婦孺的答覆依舊是些不着邊際的自怨自艾的斷句，一直迴避着本題。事情

是不能立刻得到結果的了。

彼此都抱着一種不大舒服和不大痛快的感情，他們十分尷尬的從孀婦家裏退出來了。在起初一刹那，這種感情顯然是從孀婦的頑梗，與夫對於此後的交涉的茫無頭緒這點感覺來的。但像變戲法一樣，隨即便又轉化成爲他們彼此間的不滿足了。

在肥人一方面，他認爲事情是定規會失敗的，而這却恰恰證明了白醬丹的自信以及担保，對於自己無非一種誑騙。至少他在起初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輕鬆了，因此他無異對他吹了牛皮。但白醬丹也有他的獨特的想法。以爲交涉的失敗，是該完全由彭尊三的急燥負責任的，他沒有認清楚談話的機會。

他們彼此都沉着臉。一出大門，那肥人就乾笑着呻喚了。白三老爺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的，雖然差不痛快，却能一點不露聲色。直到走過一段路後，他才微微嘆了口氣，嘴角上浮出一點假裝的微笑。他似乎想要說點甚麼。

他回頭瞟了他的同伴一眼；隨隨便便的，正像他們不過出來快樂了一趟，並未經過甚麼事故。他淡淡的問：

「怎麼樣呢，你就回去了嗎？」

「去吃碗茶再講呀」，肥人回答。

他的神氣懶散；隨又強笑着嘆了口氣。

「這個寡母子真够稿呢，」他加上說。

白醬丹冷冷一笑，嘔了一下嘴唇。他顯然並不贊成他的意見。

「自然够稿，」他說，「不過我們也太性急了。」

「這個倒不見得，」胖子懂得他之所謂我們，實際上是指他一個人說的，他回嘴的說，「你就拖下去還不是一個樣！」他辯解着，「生就了的麻煩事情呀。你不能怪我提談早了！」

「哦，像你這樣說，甚麼事情都沒有個火色了啊。」

「快算了啊！要講火色，起初我們就把火色太看嫩了！」

「那據你想又該怎麼辦呢？」

「據我想麼，」肥人竭力裝出玩笑的神情，回答說，「據我想我們也該立個紙約。現在你同他扯吧，口說不爲憑，你沒有證據！錢呢，可是已經拿進去一大堆了！……」

「你又是這一套！」白醬丹切斷他，「我已經說過了，就是損失你一角錢我都賠；總之，還

有我這麼大個人呀！」

「自然，」胖子承認着；「不過說句笑話，要是把這筆錢隨便買點甚麼東西在那里攔起，都見了錢了。比如大麥，小麥，……」

白三老爺忽然賭氣的拿臉迴避開他。

「不過我是講笑話哇，」肥人笑着申明。

從此他們沒有再談什麼，就那麼不聲不響的一直走去。雖然是同一道，並且一致的向街面上舖子上的共通的熟人點着腦袋，回敬着種種招呼，但他們却像彼此漠不相關的一樣。當到了自家門口的時候，三老爺于是停下來了。

「進去坐一坐麼？」他客套的問。

「你就回去了麼？」胖子有點驚異。

「我已經稿疲倦了。下午再談好吧？」

「好，」肥人簡捷的說。

他悶着臉，顯然不大滿意。

最主要的，他陰陰約約的感覺到，他的藥款是不容易拿回來了。雖然即使沒有白醬丹的說服

，在他的打算上，他也不能輕信他的錢是會白丟掉的，沒有撈本的希望。他之所以不會提出三老爺宜稱過的最後手段，要孀婦賠償，只是爲了怕招惡名。

但是不管怎樣，因爲作事自來就胆小而謹慎，火色看得很老，凡是一種利益沒有實現以前，他總是惴惴不安的。他有一句常用的口頭語：「看空歡喜！要拿過手才能算事。」所以他總依舊担心着，惟恐他所拿出的錢徒然成爲一種不大名譽的浪費。人們會嘲笑他，爲了貪婪，結果把本錢也蝕掉了。

其次，使他感覺悶氣的，是白醬丹的態度的冷淡。彷彿他所碰見的並不是一件甚麼了不得的大事。而這又完全由於除開一張嘴巴，他並沒有拿出半文錢來，因此實際上受損失的將不是他，而是另外一個人的緣故。在他的思想中，由肥人自己看來，甚至他會以爲他是一個合該貼錢的笨漢。

一想到這裏，大老爺禁不住紅臉了。『嗨，我才是豆蔻呢；』他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但是接着他又嘆了口氣，彷彿萬事都已灰心，用不着再計較了。而隨即湧上心的則是白醬丹一向以來對他的種種好處。他是並不完全於他有害而無益的。這樣一來，他的氣憤便已立刻消失盡了，恢復

自尊心。

然而，一種漠然的不滿，却照樣籠罩着他。他懶懶的走上暢和軒的階沿，懶懶的對付着茶客們的招呼。並且坐定之後，彷彿故意要避開與人接談，實則是想趕走那些殘餘的不大愉快的想頭，他吩咐堂倌去找了老駱來替他排遣。

那個老派理髮師忸忸怩怩的走過來了。他還穿着單衫，他那筷子一樣乾枯的身體顯然的在打寒顫。他張開他那潔白的手掌準備動手；於是肥人揚揚眉毛，把腦袋偏過去了。

「你也把衣服換一換呢，」他哼着說。

帶召自懂形樣的嘆了口氣，開始收拾起來。

同肥人一桌的有三個茶客。其中有一個是季脫斗。因為眼睛乾燥，怕變成火巴眼，他靠了柱上坐着，仰起了下巴，免得把糊在眼睫毛上的醃濕的茶葉弄掉。他在靜坐着養神。別的兩個，一個在身子裏，一個在疊着銅板，回想着牌經。沒有人出聲氣。

其他桌子上的茶客也少有高談闊論的。而且，比起趕場天來，暢和軒好像突然聾了，啞了，成了毫無感觸的麻木不仁的樣子。加之又是冬季的半向午間，因此情形就更冷淡了。那些偶爾的人，也像出於故意似的，把聲音放得特別的低。

在消遣當中，肥人也偶爾同茶客們交換一兩句談話，曖昧而簡短，只有他們自己才明白的。

因為雖然簡短，其間却隱伏着特別的掌故，風習，癖好等等，就是哲學腦筋也想不通的。

那備用茶葉糊着眼睛的鬚斗，忽然嘆一口氣，頹唐的說：

「我怕也要變唐摸王了。……」

「昨天晚上又熬個通天亮哇？」肥人好奇的問。

「稿到大天亮呵！」

「又把甚麼人敲到了呢？」那疊着銅元的仰起頭問。

「還不是豆樟公爺！」鬚斗說。

他的聲調異常得意，同時浮上一個暗笑。

「這龜兒也該背時」，停停，肥人接着說；「半夜的時候，我都說算了，算了，他硬要插深水呢！幾乎連褲帶也解下來輸了！……」

肥人忽然輕輕的叫了一聲，把頭狠狠一偏，拿耳朵躲開正在掃着耳心的掃子。他歪着肥臉，用嘴角加緊的吸着空氣。

「這人的！你像癱發了呀？」他嚶嚶着。

帶召屏着氣，默默等候着重新工作。

『我給你說，忍手點哇！……』

彭尊三關照着，不大放心的送上另外一支耳朵。彷彿準備去吃苦頭似的。但不一會，就眼睛懶洋洋的微微牽動着嘴角陷進一種意想不到的舒服里了……

當鬚斗停止了他那巧妙的治療，待召收拾耳朵的工作也已弄停妥了。他一面收檢家私，把那些夾子、挖子、掃子、耘刀種種工具裝進一只透紅放亮，年深月久的細小的竹筒里去。

於是，他這才說了一句最初，也算是最後的惟一的語。

『刮不刮？』老駱哭聲哭氣的問。

肥人擎手掌鬚了鬚下垂的兩頰，以及下巴，搖了搖頭。這動作的意義待召十分熟悉，他嘆了口氣，同樣兢兢恹恹的走了。

接着他來的是黃狗老爺。他的面孔光堂堂的，不知道的人看了不會相信他是絡腮胡子。因為前一晚上在牌桌上熬了一個通夜，他已經一根不臉的把牠們鉗光完了。他的神氣很高興，就像他剛才合了一個三台一樣。

『前天晚上又解了好多款哇？』肥人打趣着他。

『我早就辭了職了！』解款委員正經的回答。

『那麼啄到一嘴吧？』甌斗緊接着問。

『我們啄出來也有限』，老爺大聲的說，『×嘴才啄肥實了呢！』

他說，特別意味深長的瞷視着肥人，暗示他在說着隱語；而這同他有着直接關係。於是對方眨眨眼睛，帶點傻相笑了。

『怎麼樣，』膾腮鬚續繼說，『你還在做夢麼？！』

『你少開點玩笑哇！』肥人試探的說。

『你硬像還睡在鼓里在呀！……』

『他弄鬼的！』甌斗笑着插嘴，『你倒聽進去了！』

『弄鬼的！』做作的嚬一嚬嘴，狗老爺生氣了；『是你倒差不多！那樣沒有話說，我會買一包鷄骨把嘴巴安頓好呀；當真的呢！』他把黑而闊大的面孔掉向胖子，『昨天就挖開頭了！』

……』
他原想把他的消息多多保持一些時間，使得牠的效果更有力量，更顯著些，因為受不住反激，他立刻被甌斗所促棄了。

但他並不知道肥人同人種的約束已經有了問題。……

「那些人早就是把眼瞎子擦黑了的，」他興高采烈的進着忠告，「你要趕快去交涉呢！真糟糕，怎麼遇到餓蟒了啊！……」

他回憶起×嘴在團總時代所曾給他的虧損。

才門這些老先人也難講，「他不平着，『是我，我早動手了！』」

「倒稿他娘一條烏啊！」肥人緊接着禿腦禿頭的說。

在他罵出這句話前一秒鐘，他是抱怨蕭林么長子，或者是那孀婦，或者是白醬丹，乃至是他本人，他是並不很清楚的，似乎都有着份。但一說出口來，他就只覺得×嘴太可惡了。

「倒稿他一條烏啊！」他嘟着嘴罵着，「將來連自己的婆娘還會變成挑拐案了呢！……想錢真是想得太專心了！……」

因為嚴守秘密，同桌的人只脫斗多少知道一點燒箕背的糾紛的真象，相信白醬丹的計劃正在受着阻礙。但這要揭穿是不行的。而且他的習慣嚴格限制他只能說些不關痛癢的廢話。

「揚哥呢，你這個人就是這樣！」他說，做出苦臉。

那個裹着葉子菸的也在自言自語似的發表着不落邊際的意見。這是一個本份人，他相信任何一方總以不加論斷為宜。

「這是不大好哇，」他含含糊糊的說。

但肥、沒有聽他們的。他拿手掌揩揩嘴巴撐着下巴沉思起來。而他隨即伴笑一聲，罵了一句粗話，挽挽黑羔皮袍的袖口，誰也不加理睬的車身走了。他得去找他的同伴對策。

白三老爺正在家里納悶。他詛咒自己的運氣同時考慮着種種的解救辦法。他並不担心肥人的抱怨，他所憂出的錢，到了最後，他是有把握把牠撈回來的。這不是他發愁的地方，他所焦心的是要如何才能夠使那寡婦屈服，依照原定計劃實現他的好夢。他是不能放棄燒箕背的，他正爲牠焦灼而又着急。

他坐在自己堂屋門口的方桌面前。他坐在一把圈椅上面。彷彿一個流氓，他頭和肩膀緊靠着牆，兩腿高翹在桌沿邊上，只用椅子的後腿取着重心。他的全部姿式就像他是在坐着滑竿的一樣。他的頸子是繃縮着的，懷里摟着他的簽花煙袋。

他那半瞎的女人在階沿做鞋底，嘴里嚼着麻線結搭。看見肥人走來，彷彿吃了一擊似的，她站起來了。她小聲的通報丈夫：

「你看有客人來了，」他端起線兜，退往堂屋里去。

因爲主人的那付坐相，胖子打趣的說：

「你癡發了哇？」

三老爺好容易才把身子坐正起來。

「人不大舒服，」他苦着臉說；「你坐呀！」

「正有點事情要找你談一談呢，」胖子在他下首的長凳上坐下來，蹙着額頭急急的說。「狗入的老不要臉，已經挖開了呢！……」

所謂老不要臉，白醬丹明白他是指的林么長子，而已經挖開了這句話他也立刻就理解了這是甚麼意思。他像受了驚嚇似的揭一揭他那又短又稀的眉毛，簡捷的拋出一個短句。

「甚麼人說的？」他問，聚精會神睜細着眼睛。

「狗老爺說的！」肥人匆忙的回答。「昨天就動手了。……你曉得那傢伙是藏不住半句話的，找過我們兩三趟了。……怎麼做呢？」

「依你說呢？」白醬丹反問。

他臉上的表情是弛鬆了；而且顯然已經有了主意。

「依我麼，」肥人帶着一種近乎惶恐的微笑，他慢慢的說，「依我嗎混之迷之就大家混之迷之；又不是我們挖開的呀！……」

他想想，於是上身伏向桌面上去，微微側了他的肥頭。

「我看只好這樣了啊？」他望着那細長的眼睛加上一句。

「當然！」三老爺揚了一下腦袋，充滿信心的說了，「當然，又不是我們先挖開呢！並且我們還是有成約的。這就算不作數吧，你該向我們招呼下呀？我們的手續是做夠的。兩次都不答覆，就那麼哭哭鬧鬧的，甚麼人曉得你心里是啥意思！……」

「對了啊！」因爲自己的主見有了理由，胖子快活的叫了。

「吵她自然是要吵的」，三老爺繼續說；可是雷總不會單在我們頭上打。等她把么長子磨下來，我們已經挖的差不多了」。

「可是」，肥人忽然狐疑的說，「打不打個招呼呢？……」

「給那個打招呼哇！等龍哥回來給龍哥說一聲就是了。寡母子當然不能講，一講就糟糕了！么長子那里呢，效果是沒有的，不過我們要把地步佔到。其他的人問起不強好了！……」

「不過，不過，沒要還沒有挖出一個所以然來，她就鬧起來呢？那就越加弄得深了！」肥人的高興已經減低下來。

「你這個人！」白醬丹不以爲然的站起來了；「你是扯旗放炮的稿麼？」他緊盯住他。你是

「祕密稿呀；等她鬧起來夫都齊了！」

他帶點流氓腔的說了一句野話。

在鎮上一般人是把他當作龍哥和肥人的神經看的。他經常替他們出奇劃策，爲着種種打算準備堂皇的理論。這一次自然也非例外，胖子是滿足了。他用一種表示心服的微笑和沉默接受了他的意見，於是就又開始具體問題的討論。

由於一時的衝動，三老爺主張大挖特挖，但很快他就自動放棄了他這大胆的企圖，同意了找小盆。這樣產量雖然不大，但却迅速得多。而在時間上他們又是不能不注意的。並且只要人多手快，找小盆也決不是一件渺不足道的事。

他們對於這件事之能迅速決定，有着一種重要理由，那就因爲在早，他們的心目中便已有了和X嘴同樣的念頭存在着。不過沒有找到藉口，而且不能不多少顧點面子，所以只好藏在心里。現在，他們一道去找那個爲他們開路的專手去了。表面上是警告，實際倒想締結一種各不相擾的默契。

他們帶着一種正經神氣走進了湧泉居。么長子正在向芥菜子公爺們敷敘着狗獾子的女人的故事。說是過錯在那女的身上，她不該睡得那樣大意。這時他的拜訪者慎重的走進來了。

因為歷來有着隔閡，他們是很少來湧泉居喝茶的，他們立刻被一種疑問和好奇的眼光所接待了。大家都向他們睜着茶錢。么長子把首座讓開了。因為在這鎮上任何仇對彼此間都不認真，雖然也不容易忘懷。正如他們的對付友誼一樣。

在資歷上長子要老器些，所以雖是那麼客氣，他却依然就了原位。他繼續拿狗獮子女人餉客，說的更加粗魯；但顯然是已經在對客人當心着了。他的更加粗鄙不妨說正是這樣來的。他們浮着假笑迎合着你，但却逐漸感覺不耐煩了。……

當一陣哄笑以及假笑息滅，x嘴又將重新登合的時候，白三老爺從容不迫的阻攔住他，請他另換一張茶桌密談。

他們於是談說起來，很快的進入了問題的 center。

「聽說你們還在扯皮呀？」長子躲閃的說。

「沒有那個話，」肥人插嘴說，「就廢一點點手續了。」

「你想嘛，」三老爺正式把話接了過去，「這還有什麼扯的呢，單是傢具就去了好幾百元，那里能攔下來啊?!又不是小孩子！」

「那我倒惟願你們稿成功啊」，么長子冷笑了；「不過我挖的地方是公地，並不是他們家的

。我也不會那樣不揣冒昧！……」

他誰也不看，站了起來，打算就此結束。

「那就是了，」客人也都站了起來，「我們就怕鬧成誤會！」

他們知道×嘴是在強辭奪理，然而這就正好。

么長子的拜訪嬌婦如他所開陳的，他希望獲得一種便當滿意的約束，同着何家搶先開發來抵制他的仇對。但交涉的失敗却也並未如何打擊着他，他倒覺得結果相當自然。

這不簡單由于女性的頑固，他是頗有自知之明的，十分清楚他在嬌婦心目中的不大佳妙的印象。他久已不復是鎮上的紅人，而許多混蛋，也把他渲染得太惡劣了。並且他也實在做過一點對不住人的事，那是不會使何家輕易遺忘掉的。但他的拜訪却也並不全無所獲，他對糾紛的真像更了然了。

在他的造訪結束之後，他那得到的判斷是於他頗有利的。他認清了穿婦決不讓步。至于白三老爺，那是可以想像到的，如他所說，他決不會放棄一塊已經到了口邊的菜。因此，情形也就十分顯然，他們一時是得不到解決的了。這樣的結論一經確定，於是他行動起來，正如一般趁火打劫者一樣敏捷。

他決心動手開竈燒箕背了。爲了祕密，開始的一天他只用了七八個人。等到白醬丹加入競爭，他又立刻增加一倍。因爲是我小盆，第一天便見金了。雖然沒有挖到金門四子，但其時糧價還

未暴漲，一個老石的谷子才賣三四十元，人工又賤，比起燒箕背以下的地區，成績已經算得很不錯了。

如牠的名字所表明的，就像一只倒轉伏着的燒箕那樣，燒箕背的形勢看起來並不怎樣險峻。但因為高踞在若干丘陵之上，從大道上望去却就像一座渺無人跡的黃土荒山。除開何家的陵園里聳着一些常青的松柏，牠是光禿的和乾枯的，恰和腳下大路邊奔騰不息的昌河成個有力的對比。

那上面是沒有大水源的，只有着供給少數居民食水用的小小的泉堂；要大量用水就困難了。因此，沙班們掘出的沙土，是不能就近洗的，還得措到燒箕背與七郎廟之間的一道小溪邊去。其他的金廠都全仰仗牠。但從路程的遠近來說，從燒箕背去却要長上兩倍，而且多是難走的迂迴的小徑。

因為要避開注灘，么長了是從左側的山腹上著手的。而且那里不遠便是娘娘會的廟產，在可能的糾葛中，要找託詞也就更容易了。他對白醬丹的含糊答復就是從這里來的。他的對手掘破的地段要更上些。那里原有一個槽門，但已為沙石所封塞了。他們正在挖掘，打算有效的好好利用一下。

當若干年前，這山上第一次被人開發的時候，一共有三個洞窟。別的兩個已經塌了，金門門

子的故事正產生自這幾個礦洞里面。雖然沒有人敢於指明出來，那究竟是從那一個洞里淘出來的，但既然經過開採，產量一定不會太壞。而且可以減少人工，所以，白醬丹便決心發掘那閉塞着的老槽口了。

他一共僱了二十多個工人。和么長子一樣，他也極力避免引起注意。並且，他很容易的便把何家守墳的佃客哄騙住了。那是一個懵懂的，約有五十多歲的大塊頭老人。紅紅的鼻頭，黃而稀疏的鬍子，話語行動都很遲緩。憑着那種對於老爺大爺的不加選擇的尊敬，他相信了他們曾經得到允許。

現在，燒箕背的開發已經動工六七天了。在還幾天當中，雖然由于一種默契，彼此都嚇怕把事情鬧到寡母子的耳朵里去，他們，白醬丹和林么長子，各就自己所處的地位互相畫○容忍；但責難和衝突也不是沒有過的。至於那種指名與不指名的火嘲熱諷，那就更尋常，更頻繁了。

他們第一次認真的衝突是地段問題。當×嘴開挖的時候，他是並不單單把隱蔽和託辭放在念頭上的，而實際倒是因為他所選擇的地點容易挖到寶口。牠和那廢洞幾乎是平行的，這也正是一個有力的保證。所以當三老爺領了他的全班人馬走來開始掘那廢洞的時候，他不能不吃驚了。

和三老爺一道來的，那時候只有八九個人，負責提調的頭目是丁酒罐罐。他們帶着各樣的鋤

頭以及尖底背兜，那種緊張興奮，與其說是來挖金子，倒不如說是來檢金子恰當一些，酒罐罐特別活躍，他是已經喝過幾杯的了。他指揮着工匠們，一面畫手畫脚的向了主人誇耀着他所提供的妙計。

他慣常是噤舌的。因為喝過早酒，那種孩子氣的無邪的微笑，使得他的容光更煥發了。因此，雖然穿着爛襪，看起來他倒頗為出色。他活潑和嘲諷得恰如一隻喜雀一樣。

「我願意輸我一對眼睛」，因為白醬丹多少表示了一點疑惑，他打賭了。「只要一理到窩路，你就會相信我的話了！……」

他那已經變成賭注的眼睛四下一望，隨即抓了一撮石沙起來。

「你看這唾顏色！」他送往三老爺的嘴唇邊去，用了食指翻撥着牠，「石頭總是哄不了人的，就說我是在吹牛皮吧！」

因為某種原故，他的高談闊論使得白三老爺不好受合起來。好像他在揶揄着他的什麼醜事。他含糊的切斷他說：

「你鬧那麼起做甚麼呵！……又不是吵架！……」

「好的，好的，……」老頭子承認着，放低了聲音；但却仍然響亮。「這裏的確不錯，我是

記得很清楚的！你看這個地勢，嗒，嗒，」他指點着別的兩個險洞，畫了兩根虛線。「打橫一挖就挪通了！」

他隨又用手掩着嘴角，顛起腳挨近三老爺耳朵邊去。

「就是×嘴的窩路我們也可以切斷他呢！……」

他的腳板才一落平，么長子恰從後面走過來了。白醬丹首先矚見了他，所以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工頭。他支吾着，叫他少講空話，趕緊督率工人工作。而他自己，也順勢走去督工去了。

么長子並非簡簡單單走過看鬧熱的。當看明白了白醬丹是在利用那右手邊的廢洞的時候，他未免吃了一驚。這因爲，第一，他的槽子雖然是新開闢的，目的却在廢洞；其次，廢洞既然經人佔去，他的窩路就有切斷的危險，需得重新再來。

他和他的工匠商量了一陣。他們大家都承認他的顧慮不是沒理由的。而且，他該立刻向三老爺取得一種保證，不能開掘橫洞來侵犯他的利益。因此，他含着惶惶，趕快走過來了。

他自然担心着翻臉，他極端客氣招呼住他。彷彿他倒是走來請安問好的一樣。他玩笑似的望

着三老爺說：

「對！你這一來倒恰恰把我個挖着了呢！……」

「那里啊！……你看，還隔起他媽一帽子遠！」

白醬丹兩邊一看，含愁的張開手臂比比靠近。

「總要隔十多丈嘛！」他加上說。

「那我又看見的啊，」×嘴冷笑着。「總之，你這一挖我的窩路就不能不倒拐了。老實說，我就想這樣直起挖呢！這不是！……」

他側轉身子，擊手在那廢洞和他的地區之間劃了一下。

「你恰恰把我的保肋脈奪去了，」他照舊響着玩笑的調子。「這一來我就只好貼老本了；你這個玩笑真是開得大呢！……」

「可是，那樣一來，你不是挖過疆界了麼？」三老爺反問着。

他是想掣點臉色給他看的。他的神情很是莊重，問罪似的細了眼睛緊盯他，但么長子鼻里哼了一聲，隨即打起哈哈笑了。彷彿對方說了一句甚麼非常失體的蠢話。

「你嘛我們做甚麼啊！」最後，他流氓似的懶懶的說。

「噲！這都是諸人共知的事呢！」老爺的態度更認真了。「我們是訂了約的，這別人瞞得住，難道還把你瞞住了麼？……」

『像你那樣說，我倒訂約比你訂得早呢！』

『嘻！』白醬丹感覺有趣似的笑了，『這才說得好聽！……』

他相信再行辯解下去毫無用處，而長子的流氓氣惹發了也是一件麻煩事體；他犯不着和他吵嘴。他裝出很忙的樣子，指導工人去了。

『你們怎麼儘抽煙呀，』他叫着，好像已經拋掉剛才的談話。

他加快脚步，一直向着洞口走去。×嘴帶着像是看穿了對方的狡詐的神氣微微一笑，便也隨着跟過去了。因為他的交涉是還沒有結束的，他不能不忍耐着去探明一個究竟。

填塞着巖洞的石沙已經取出來很不少了。酒罐罐把工人分作兩批，一部份在搭工匠住宿的棚子。一部份在搬運洞子里的石頭。從洞底起，每隔三五尺遠站一個人，就那麼一站一站的互相遞送。然後一齊堆在洞口不遠的窪地上面。

酒罐罐是站在洞門口的。他可以關照洞內的人，洞外的人也一樣逃不過他的眼睛。白醬丹一近洞口，就把後衣包用手撩起，蹲下身子，朝着那個陰暗的窟窿尖着嘴望了下去。

『今天搬得完麼？』他大聲的問。

『要看呢。』酒罐罐回答着；『這個雜種真塞得緊呀！』

「你叫他們多拿兩把尖嘴鋤嘛！」

「已經有幾把了。好在廂倒還是好的，……」

跟着過來的長子不勝羨慕的嘆了一口氣。

「你們這回這個落地桃子檢得好呢，」因為聽到廠是好的，他就這樣說了，「又不賠工，又不麻煩，就等檢金子就是了，」他打趣着他。

白醬丹並不張他。一會，他才糊掩的說：

「你們已經見呆了哇？」

「少得很呀！你想，新挖的路子，不賠老本就算好了。老實說，早曉得你把門關得這樣的緊，我該另外找方向了！……」

白三老爺好一會沒有張聲。

他在考慮着×嘴的隱伏的要求，他自己的處境，以及切斷對方的窩路是否過份；他帶着笑臉，慢慢的站起來了。

「你是就心我切斷你的窩路吧？」他含蓄的問。

長子同意似的笑了起來：沒有回答。

『那你就太把人看差了！』三老爺冷笑一聲，接着說。『認真告訴你，我們這些人做事不會做得大絕根的。只要大家拿人情說，……』

『那我到曉得哩，』長子承認着，浮上一絲諷刺的微笑。

『就比如說吧，』三老爺毫無感觸的說了下去；『你說你那里是公地，這騙得到我麼？可是我就相信了你！這也該算得人情美美了吧？……』

『真美得很！……』

『總之，』白醬丹不大耐煩的加以結束，『我希望我們大家都要合是一點；我是不會做挖苦事情的，你也不要太過份了！』

『要得嘛！』長子油腔滑調的滿口承認。

他覺得交涉的結果只能如此，他拄着煙桿車身走了，他這樣做好像是在表明一種態度；我以照着你的話幹，但要是做不到，或者失敗了的時候你可不要怪我！因為我總算是盡了我的心了。

對於白醬丹那種儼然以主人自居的態度，他顯然並不滿意。而且，由於他那種本性上喜笑搗亂的脾氣，他的客氣，倒反而把他的貪心激起來了。因此，兩三天後，趁着三老爺不在，把他

的地段，以一種閃擊戰術向着廢洞那面擴張開去，並不理睬任何干涉。

他起初誑稱這樣做是白醬丹答應過的，隨後却又牽扯到枝節問題上去。公開申稱這根本就不是一件漂亮事情，在他，在白三老爺都是如此。因真正的主人是並不很贊成的，

「不害說！」酒罐罐顧不得選擇語言，他駁斥了，「我都不知道麼，穿母子親自承認了的，不然那個敢撞？老實話，沒王決了！」

「你知道，你知道的時候天都亮了！」×嘴罵着怪話。

酒罐罐沒有回得上嘴。他並不是找不出回答的話，同樣的社會教育對他也一般是有着好成績的；然而，對方究竟算是一架大爺，太放肆了是不成的，他不知道怎樣的開口好了。

看出抗議毫無效果，於是他又向他懇求：

「這樣好吧，」他苦着臉，攤開他的手臂，「我找人去請三老爺來怎樣？你老人家總要給我們留條路走呢！只要他沒話說，……」

然而這一樣不被採納，反而把么大爺弄惱怒了。

「你這才把我嚇倒了呢！」他廠聲大笑；「你去叫他來吧！我就不相信他是長暴牙齒的，會把我的×巴連根子咬了！……」

他隨又激厲他的工人不要有所顧忌。

「你們挖你們的，」他命令着，「出了事有我！」

他之敢于蠻幹，因為根據他最近得來的消息，證明了他的估計毫無錯誤，白醬丹確是偷着稿而且，既然犯了口舌，倘不堅持下去，未免不像一個光棍；他的大爺只好攔下來不必操了。

到了下午的時候，他已經從新開的地面上出了一二十担沙子；還在準備開拓過去，而白醬丹同着肥人一道來了。

自從開工不久以後，因為一切都已有了頭緒，街上的公私事項又多，他是只在每天黃昏時候清盆，就是說把那一天所淘出的，還夾雜着不少細沙的金子，匯合起來從新洗過的時候才上廠的。但當聽到×嘴的胡幹的時候，他捲起煙袋趕過來了。

他正在一處親眷家里吃分家酒，酒罐罐派去的人好不容易才找着了。同時肥人也恰同座；他們並不等候坐菜上齊，就匆匆忙忙走來，巡視着和叫嚷着，大大的發着脾氣。……

「好得很！」三老爺乾笑着，「吃到眉毛尖上來了！」

他一出現×嘴的工人便立刻停止挖掘，彼此不知所措的相視而笑。好像在說，你再罵起點吧，這可不是我們的過錯！

酒罐罐在詳細敘述着經過情形。

「我說，」他追述着，「么舵把才！你實在不聽交接，我只有去請三老爺了！嚇，他才回答得好：去請呀！看他生得有暴牙齒麼？平常一開口就挖苦人，說我們是鐵心奴才！……」

「這個老狗入的！」三老爺破口了，雖然他是很少罵粗話的，「真是脫了褲子打老虎，又不
要臉，又不要命！……」

因為豫料到所有的糾紛以及一切掃興，自己又胆小而多顧慮，關於淘金的事，肥人始終在外表上盡力裝出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好像他的參與實在不過是礙於三老爺的情面。

兩三天前一個熟人曾經含意很深的恭賀過他的運氣。

「甚麼呵，」他帶笑着回答，「我們是配相的！」

他也知道×嘴目前的不足重視，但他却會搗亂；加之他又常以少得罪人，少結敵怨為宗旨的，他寬宏大量的勸着他的伙伴。

「三哥呢，」他說，「我看還是輕言細語點吧。怎麼一下就毛了呵！……」

他打着哈哈來緩和和他的同伴的感情。

「我一向以為你的脾氣比我好呢，」他加上說。

「那也要看人，看時候，」白醬丹沉着臉，但已逐漸平靜下來；「像他這種東西，是只有給他一頓爛×畫閃神的！……」

「可是爛爛了又有那些好呢？」肥人提醒着他。

三老爺委屈的嘆了口氣，沉默了。因為他立刻懂了胖子的意思，這件事是見不得天日的，鬧開了大家都會很不光采。

當已經心平氣靜的時候，么長子笑嘻嘻的，慢慢的踱過來了。雖然有着某種自信，但他也清楚翻了臉是不成的。並且他的目的既然已經達到，目前的要務，是在怎樣把牠合理化了。

他們是互相認清了各自的弱點的。他故承親切的微笑着說：

「唉，怎麼樣，聽說你在發我的脾氣呀？」

白醬丹露着嘴做出一個鄙夷的臉相。

「我看你們兩個今天還會打一架麼！」肥人打趣着。

「要得嘛！」×嘴湊着興說；「不過我只有一雙手呵！你們不要打我的堆筋鏈哇。……你們看，我連幾天好像連走路都要倒了。」

「因為一天都在編怪事呀！」三老爺沉著的說。

『你下我這樣重的誅語呀！』長子笑着叫了。

他同時走近他去，彎了身子，要觀看清他那細長的眼睛；但白醬丹故意把臉車了開去。這却反而使得長子更開心了，並不絲毫覺得受了侮辱。

『哈哈！』他大笑着，『簡直是在跟我做嘴臉呢！……』

『你不要裝瘋，』三老忽然迴過臉來，嚴正的說。『老實說吧，你做得太不光明磊落了；就要挖也該說一聲呀？一來就麻麻眨眨亂振！……』

『那你又誤會了！』

×嘴搖頭擺腦，做出一付受了冤屈的神氣。

『簡直誤會得厲害！』他又著力的加上一句。

白醬丹冷冷一笑，表示他的作態只是可鄙而已。

『完了！』么長子嘆息了，『像你這樣說，我這個光棍就愈操愈漂亮了！別的暫且不提，你問問酒罐罐好了，看我等你沒有！……』

『那你就多等一天要死人麼？』

『我也這樣講吵，』酒罐罐插着嘴。

『多等一天！』×嘴苦笑，隨即正起臉相；『我問你，你們也是請着人的，一個人空一天要花多少錢哇？我又沒有開銀行！……』

于是他鋪敘着，說明着他的沒有老等下去的理由。而最重要的是，三老爺既然表示過不會切斷他的窩路，他所開拓的地面也就于人無損害了。換句話說，便是不得許可也就無關緊要。

『你看呀，』他指手畫足的說，『這才好寬一點？……？』

『不管好寬，各人有各人的主權呀！』

『好了，大家都不要再說了吧，』胖子裝作好人，勸解着；『一句話，各人以後守住各人的疆界好了。這一回事算我的吧！……』

這場糾紛就算如此的告了結束。

但雖然有口角，彼此合作的事也不是沒有過的。因為知道燒箕背的開採並不合法，口糧又高，附近的光蛋常于夜深摸來趁火打劫，偷盜一兩背兜沙子。而由於利害相同，他們合力把牠止住了。

那最有效的制止方法之一，是不僅把那強盜身上的衣物搶個精光，還要抽打一頓，或者率性倒吊一回鴨兒浮水。……

雖然從力量上說，從北斗鎮自來的風習上說，縱是寡婦和自己的大地是被人強佔去了，對於白醬丹和么長子還是莫可如何的，公理必定在劫奪者一方面。因為一個有地位的人吃一個沒有地位的弱者乃是一樁當然的事。但是爲了減少麻煩，他們依舊盡力不讓消息傳到孀婦耳朵裏去。

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么長子不必說，便是素來對人溫文爾雅的白三老爺，也變來粗糙而易怒了。若果有一個不識時務的人，以爲可以討一下好，向他提談起燒箕背，說幾句奉承話，他會立刻受點教訓。『怎麼樣，』他會強笑着回敬道，『是在挖呢！你眼紅麼？眼紅就去請寡母子來給我拱了就是呀！……』

這樣一來，那個嗅覺遲鈍的汗子便會立刻長點見識，相信事情有着蹊蹺。從此不敢大聲談起燒箕背了。他不僅用當面的指斥來封鎖孀婦的消息，那些同他接近而又較有地位的人，還幫同着他四處告戒，或者如袍界常用的說法，所謂打上附，叫大家對燒箕背的現狀少開些嘴，免得自討沒趣。

但是，人們雖然是那麼當心着自己的口舌，既不敢直接去通風報信，也不敢在茶館裏大聲傳

播，嚇怕惹上是非，私下裏的談論，却是很普遍的。第一，燒箕背是出產過金門闕子的地方，這太刺激人了；其次，現在既然有着糾葛，大家便都不知不覺的希望着牠爆發，好使平淡無味的生活添點香料。

總之，北斗鎮的市民們的想像力是活動起來了。他們一有機會就那癩鬼鬼祟祟的密談着，推測着，互相糾正着和傳遞着他們自己得來的消息以及判斷。倘使沒有消息，就情不自禁的創作一些，來滿足自己和旁人的好奇心。他們都對燒箕背的金夫子表示親近，希望可以從他們探聽一點新聞。

現在，燒箕背的開發十多天了。就產量說自然不能算壞，但也尚未達到剽奪者的理想的地步。然而，鎮上的一些聰明汗子，却用了他們的猜想來滿足了當事者的豫期。也不知道是怎樣傳出來的，但簡直就如自己親眼見過的一樣，他們都相信燒箕背出的是顆子金，恰像羊子糞一般的大小。

而當這樣的消息傳播開來的時候，大家由於羨慕，忌妒，以及一些偶然的機遇，他們漸漸脫離了當地的風習的囚套，感覺到不平了。因而對於白醬丹他們不滿起來，覺得他們竟和強盜不相上下。一兩個好事之徒甚至想不到向何家告密。但也終於想想而已，因為還有一重圈套鎖不出去：

少得罪人好些！

然而，雖然如此，寡婦從左隣右舍的女眷們的語言態度的異樣上面，却也多少感到了不安。彷彿覺得自己的頭上有着一種不大吉利的暗影。她們看見她的時候總是帶着一種可憐的同情的微笑，就如對付一個不識世故的，剛才死了父母的孤兒一樣。哀憐着她的身世以及她的無知無識，

她們對於她的始終隱瞞下去，却也並非來自那種嚇怕惹是生非的小市民的怯懦性格。女性們的舌頭原是極勇敢的。實際她們是對孀婦並無好感。這不僅因為她的富裕一向使人忌妒，她平素對人的矜持使人太難受了。只有一善堂裏的娘姨很想給她一點暗示，而且終於得到一個機會。

那是正街上一家雜貨店裏的老板娘。四十多歲，肥胖而白皙，同着孀婦一道常在善堂出入。一天上午，孀婦到那舖子上去買絲線，手上拿一單帖墳飄，因為再過幾天就是冬至節了。

由這墳飄，那個靈醒的女人於是找到一個暗示的藉口。

「你們恐怕得去燒箕背上墳了吧？」她忽然的問。

「自從前幾年鬧匪就很少去了，」孀婦說明着。「我身上又不好，爬不得坡；我們那位大少又懶得要命！……」

「其實倒該去看一看呵，」掌櫃娘子嘆息起來。

她本想再說明白一點，但是她的良人，那個名叫鍾老善人的老者，摸着鬚子狠狠盯她一眼，警告她不要惹火燒身，於是她的談鋒便又立刻轉到別的問題上面去了。

但儘管這樣，這點小小的暗示於寡婦還是頗有益的。雖然沒有從牠領悟出燒箕背的暗中被人盜劫，正在被掘着牠的豐富的寶藏，但她却從牠理解出一種必要的行動。那就是放棄從前對付祖老先人的冷淡態度，應該殷勤一點，同對世系較近的祖先一樣，由此來證明自己的主權的不可侵犯。

至於她的沒有想到劫奪上去，因為自從白醬丹的再次拜訪以後，她便已覺得事情已經算解決了。他並未固執已見，她所預期的他會找個第三者跑來游說的猜擬竟也毫無影響，彷彿已經擱置不提。因此，她沒有想到劫奪上去，這正如一個已經病癒的人，決不會無原無故再想到死的問題一樣自然。

支持她的推想的是這些理由：白三老爺究竟是知書識禮的人，他會反省出他的企圖的荒謬；現在已不是車閥割據的時代了，人民都已明白了法律的價值，是不敢胡作非為的。但她也有一點不安，為此她曾經準備賠償一筆損失。然而，既然沒有再來，她便把那所謂開辦費的話當

成託辭看了。

當從雜貨店回到家裏的時候，兒子正在堂屋前的階沿上摸骨牌玩。自從那件倒毒的糾紛爆發以後，他便沒有出過街了。他覺得難為情。同時，爲了使他粘在家裏，免得再受愚弄，寡婦對他的將就也就特別的出格，於是他真的醜在家庭裏了。彷彿直到現在他才認真嘗到家庭的樂趣。

當母親看見他的時候，她含着柔性凝視着他輕輕嘆了口氣，她在一張矮椅上坐下來，接過媳婦遞給她的煙籠，於是登上脚去。兒子一逕在玩着骨牌，浮着微笑。他是比以前安靜多了。

他抹着骨牌，一面嫵嫵的向着母親逗趣的噱舌。

「又是鍾家賣的吧？」他作弄的說；「給你們說呢，不聽！那些人都打得私交麼？不敲你的釘錘子我才不相信呢！……」

現在，全家的人都集合在街沿上了。他們有的烤着煙籠，有的坐在太陽下工作，神氣都很閑散。媳婦在絞着絲綫，因爲已經僱到奶母，丈夫又少出街，她的丰韻異常斌媚。

聽見丈夫噱舌，她故作生氣的說：

「那麼會說你怎麼不去呢？」

「我倒不給那個辦內差呵！……」

「你少同他講些，」母親阻止着媳婦；「他那張嘴還會有好話說麼？口口聲聲講鍾善人黑心，不曉得別人黑過甚麼心來的！」

「善人就不是好東西！」兒子更加嘻皮笑臉起來。

「饒少造點口孽吧，」表嬸苦着臉嘆氣。

「你少作點孽！」母親警告他。「說話我倒有本事啊！」接着她又揶揄的說，「再不說幫我操一點心，分一點勞！別的不講，就是上墳這點小事都離不得我。連祖先人都不要了，還叫人啊！……」

「嗨，每年不是我都在去嘛？」

「去倒是你去的，我問你，燒箕背你去過嗎？不是想發財，想檢金子，亂聽別人的吹工，恐怕就連地名也忘記了呢！」

「哦，你就說得我那麼慌慌！」兒子紅着臉了出來。

他担心着母親再要提出挖金的事來，但他錯了。母親接着只是敷衍了一番慎終追遠的大義。而燒箕背的祖先雖然已經很久遠了，却是發墳，因此更不應該疏忽了按時祭掃。

自然，爲了使兒子長點見識，關於祭掃燒箕背的祖坟的實際意義，她也沒有忽略。她矜持的

，從容不迫的說：

「老實講，要是年頭歲尾去一兩次，又怎麼會被人打算，弄來些麻煩啊！你後人都不看重，那些黑心肺自然更不管了！」

「好了吧，」深恐又要提起那件事來，兒子插斷她說，「冬至節我去一趟就是了。你以為我怕麼？不過多作幾個揖，多叩幾個頭！……」

他伸着懶腰站了起來，打了兩個呵欠。

「後天就是冬至了吧？」他漠然的問。

「是呀！」劉二趕緊接嘴：「錢紙已經撕好了一大半了。」

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汗子。短矮，結實，眼睛很敦。自小便在何家寄養大的。有點憨氣，常常因為過份的熱心做出笨事。他嚙着厚厚的嘴唇，正在太陽下面削着繫掛坎颯的竹籤。

因為老人婆嘆息着，說是長久未去，看坎人又是很懶散的，陵園恐怕已經為荒草所掩沒了，他又立刻自告奮勇，表示只要半天他就可以收拾乾淨。這幾天來，主人們從來少有的和樂空氣，便連他也傳染上了。他說，一面把那竹籤送進堂屋里去。

便是那個聾老婆子，看來，是很高興的。她隨時都在担心着她的少主人和主婦之間的那麼

類繁的賭氣，而當燒箕背的糾紛爆發之後，她那模糊悲哀的臉色似乎更觸目了。但像煙雲一樣，煩惱已過去了。表孀孀的慶幸更不用講。……

那一天是冬月十一，翌日吃過早飯，那青年便帶着一把鋒利的鬻刀，到燒箕背去了。天氣溫和，又沒有刮風，這種日子在山地裏是頗難得的。等到早上的餘寒退了，孀孀全家人便都從內室裏走了出來，散坐在陽光下面，雜談着上坟以及過年的準備。

他們商談着怎樣準備年貨，醃肉和做家用糖食。大家都用全付精力夢想着未來的歡慶日子。只有孀孀帶着一種不快的臉色。因為夜裏人種由於過份的開心，他向她開了一點玩笑，說是他已經得到祕密的許可了，明年春天他要娶小，而且，是摩登。後來丈夫雖然申明還是戲言，她却終不釋然。

她沒有參加談話，就一個人默坐着，做着針線。當母親叮囑她，應該給她的女兒招貴準備兩雙新鞋的時候，她的不快似乎更增加了。由於賭氣，她大胆的做出一付不厭不躁的忤逆神氣。

「將來會有人給她做的」。她說，影射着夜裏的戲言。

母親沒有悟出她的意思。她瞪着眼睛，好像摸不着頭腦似的，多少有顯見怪的凝視着她。而人種忍不住撲嗤一聲笑。

「是呀，」他嘻笑的說，「那個把我擋得住我才信呢！」

他走向奶母去親歷着他的孩子。

「你曉得麼？」他擰着她的臉蛋，笑嚷着，「你明年就要有新媽了！給你做麼登衣服，麼登鞋子，一點不帶舊相！……」

這樣一來，媳婦以及在場的人們，都理解了媳婦賭氣的那原因了。而且分明看出她的嘴角是抽搐，眼睛已經潤濕起來。

「你少亂說點哇，」母親生氣了；「看看自己像個當老子的麼！」

「真像一天沒話說了，」表嬸嘆着氣。

她做出一付哀憐的神氣，走去安慰那個已在淌着眼淚的少婦。

人種也忽然覺得自己的行爲太過火了，再開玩笑下去是會弄出不快來的。於是他大聲申明，女人的生氣，除了自討苦吃簡直毫無意思。因爲任何一個老實人都可以看出那是戲言。老太婆已經認真的發怒了，以爲年頭歲尾淌眼淚會不吉利。

她不讓兒子自作聰明。並且，對於媳婦雖然說不上有着怎樣的好感，然而，她是家長，她該主持公道。她顯出一付實際上倒是出於慈愛的嚴肅的表情，阻止着他，不讓他再說下去。

『你還不住嘴麼？』她叫着，『惹出事又來假裝正經！』

『嗨！勸也勸不得，那我只好裝啞巴了！……』

『沒有人要你勸！少給我滋些事就阿彌陀佛了！』

她嘆息着，隨即帶點指責的態度望向媳婦。

『你也是！心眼怎麼這樣窄狹的？凡事還有我作主呀！』

『我又沒有說甚麼呢，』媳婦和婉的說。

她羞澀的抬起頭來，透過潤濕的眼睛浮上一個燦然的，幸福的微笑。於是一場小小的家庭喜劇，顯然是結束了。

正如食品中的各種互相矛盾的香料的滲合一樣，家庭間的感情種類也是極不同的。然而，牠們的同時存在，不但不使生活乏味，反而增加了牠。就像四川的名菜怪味雞樣。

何府上重新爲一種新的和的空氣所籠罩。已經沒有眼淚，沒有責備和不平了。大家都靜悄悄的做着各人的事。而這又非出於勉強，倒是來自那種內在的和習慣的要求。人種也有自己的事，他又在合着骨牌，準備來一回大反五關。

沒有一點嘈雜和擾亂，一切都是靜寂的和和平的。便是人的呼吸以及那骨牌的互相碰擊的聲

，不過是靜寂和平的具體的說明。婦婦伸伸懶腰，全身躺向馬扎上去了。她的上身浴着陽光，脚下踏着爐籠，感覺一種的微微閉着兩眼。

賣豆腐的已經沿街叫出第一聲了。一隻雄雞高踞在院牆裏的花台上唱和。隨着這些報知時刻的自然音響，劉二紅漲着臉，順着一個年約五十紅鼻頭的農夫走進來了。

那鄉下人是何家看墳的佃戶，大塊頭，黃色的鬍子。他的神氣顯得恍忽而又滿不在乎。才一進來，劉二便車轉身去向他嚷叫。

「唉，」他叫着，「這一下你來說呀！主人家都在這裏……」

「說嗎又說嘛，」紅鼻頭懶聲懶氣的插嘴；「未必我還怕麼？又沒有犯甚麼罪，就是見縣長，主任我也敢見的呢……」

「你不怕未必我倒怕了！」劉二更加憤激起來。

「這在鬧甚麼啊？」婦婦生氣的問。

他已經坐起來了。她發現出她那守墓的佃戶。

「張長庚麼……坐呀！……汝該沒有遭牛馬踐踏吧？」

「還沒有踐踏！」劉二嚙着嘴說；「你叫他自己講吧！」

『講又講嘛，』張長庚依舊異常平靜，而且，微笑着；『這總不能怪我！我怎麼曉得他是扯謊的呢？我又不是孔明！……』

他半賭氣半得意的笑了一聲。

『我是能掐指會算又對了啊，』他又加上說。

『鬧了這半天，你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因爲摸不着頭腦，主婦認真生了氣了。於是那個年輕的用人，這才恍然大悟，他是該把事情的經過說一遍的。他丟開那大塊頭，開始報告起來。

但一聽到白醬丹們的行徑，嬌婦便再也忍不住了。

『噫，真稿得好！』她憤激的響着乾笑。

『是上個月動手的，』劉二繼續說；『已經十多天了！……』

『這麼久怎麼你們都不來說一聲啊！』雙手拍了一下膝蓋，主婦站起來了；『你們就這樣子來給我照料甚麼？』她指責着那農夫。

『他們說是你答應過的呀，』長庚微笑着辯解。

『他說甚麼你就信甚麼麼？！』

『是呀，』劉二打着合聲，『我也這樣問他：我說屎是香的呢，……』
『不要儘扯了吧！同他打官司就是了！』人種大聲的說。

因爲經歷着一種複雜的感情上的騷擾，他把骨牌一堆，嚷叫着站起來了。這是他在這場面上的第一次的發言。但他才一住口，母親便又望他報怨起來。

雖然自以爲在婦人中是老練而有才具，對於這種違反常情的打擊，她却感覺棘手而昏亂了。因爲一時束手無策，她於是開始報怨兒子，認爲這全是他的胡塗釀成的自然的結果。兒子也不示弱的頂了幾句；但是因爲心虛，終於賭氣的迴避開了。

『我看你鬧一陣就鬧好了！』離開的時候他這樣叫了一句。

孫表嬸也認爲自己鬧下去不是一個辦法，應該平靜下來商量對策。但主婦的憤怒却又立刻落向她的頭上。懷疑她是在教管她，彷彿一切都是她自己一個人招來的過失一樣。

『那我可不是這個意思呢，』表嬸強笑着申明。

『那總是我自己鬧胡塗了嘛！』婦婦自怨自艾着；『我不想個辦法難道就算了麼？我肯信他就敢把我活埋掉了！』

她吩咐劉二去僱滑竿，她要立刻到燒箕背去。

「你總是這麼着急，」帶嫻婦叫人去拿梳子的……孫表嬸又大着胆勸解了；「稍停一下再說好麼？說，你又要怪我太多嘴了。你也該再問清楚點來，究竟有多少人挖，離坟園有多遠；你匆匆忙忙跑去，別人又走了呢？下面的人又管不了事，……」

「這還有甚麼問的呢？我一去就清楚了！」

「再怎樣說，吃了飯去也不遲呀。」

「就是龍肝鳳胆我這陣也吞不下去了！……」

「然而，雖是這麼說，嗜好總是不能不滿足的，何況又已過了靠燈的時刻了。」所以她屈從似的嘆了口氣，分咐張長庚不必就走，吃過飯同她一道。於是退進臥室去作查截前的準備。

劉二是並不清楚燒箕背何家的地界的，而挖金的地段離墳塋又並不近，所以當其才去的時候，他還蹲在白醬丹的槽門邊看了一會鬧熱。然後才去約好張長庚清除陵園。然而，當那大塊頭透出消息，他却鼓大眼睛，大大的吃了驚了。

那鄉下人是走過來幫忙的。他同劉二一道割着草，一面向他追憶着往年掃墓時的一些瑣事。忽停住彎刀，他冒失的說：

「其實也該來看看呢；一天怕要挖好幾錢吧？」

「甚麼好幾錢哇？」劉二也停了刀。

「甚麼？難道還是乾狗屎麼！黃生生的金子呀！」

當劉二帶着不平把事情的真相問明以後，彷彿一頭被激惹了的乳牛一樣，他立刻無知無識的奔向那槽門口去。但是人們一頓臭罵就又把牠送轉來了。於是他把過錯推在看墳人身上，怪他不盡責任。現在，他又跟着他的主母來了。

他一步不離的尾隨着她。提醒着她那些被劫奪者肢解了的土地的情形；而且又蹦又跳的向酒

罐罐行施着報復。

「唉，你這一下怎麼又不免了呢？是好的又亂罵呀！」

「那個罵你來的啊！」老頭子否認着。

他已經受過三老爺的訓戒，倘是穿母子來了的時候，那唯一的妙計是不要發火，凡事都推諉在他自己身上。……

「你不認賬嗎？」劉二回着嘴；「你說就是把你們母老虎搬來你也不怕呢！現在怎麼開腔了呀！又亂罵嘛！……」

「你不要同他講，」主婦制止他；「他還配不上呢！」

看了挖毀的情形，當然憤懣和不平比來的時候增加了不少，她的心情倒反而穩定多了。這一半由於既成的事實的難堪奪了他的勇氣，一半是因為怨氣她早已發洩够了。

並且，她感覺得，到了目前，事情已經不是哭和鬧所能解決的了，擺在面前的將是一種艱險的抗爭。但這都沒有挫折她的決意，反而增加了牠。首先，道理是在她這一面，此次她極自然的顧慮到了這點：若是容忍，外來的打擊將會更多起來。

雖然嘴唇微微有點抽搖，臉上的神色有點不大自然，彷彿快要嚎哭，快要憤激的樣子，但她

盡力在使自己顯得平靜，足以應付任何困難。她追問了酒罐罐甚麼時候三老爺才來。

『這很難說呢。』老人搖搖頭說，『有時候一兩天你就連影子也見不到！我看老太太還是到街上會他好了。梁子上風又大，……』

婦婦鄙夷的冷笑了兩聲。

『一個不在，兩個不在，我看還躲得過麼！……』

她本想警告他，叫他招呼工人暫時停下工的。因為已經在×嘴廠上遭到拒絕；那些工匠表示，除開老板的吩咐，他們就是聖旨也不會接受牠的，所以她便只好上街另行設法去了。

息了一會她就坐了滑竿回家裏去。走到場口的時候，已經半下午了。雖然是冬天，茶館裏的人依舊不少。鎮口上幾家舖店裏的長櫃，都把燠籠擺在櫃台子上，烤着手，手背上擱着下巴，一直望着走來的寡婦。彷彿就是在那樣專候着她的一樣。

他們目送着她，一直射着研究的眼光。一個提着一支木桶，正要跨進門檻去的婦人，忽然停止住了；轉過身來用了同樣的研究的眼光注視着她。連三五個正在玩得起勁的半大的孩子，也一下變沉靜了；他們也盯住她。也似乎希圖從她身上看出一點新的東西。一點新的異常有趣的東西。

嫻婦剛一走過，她就覺得她的背後立刻發出着一種私語，而那是議論她的。茶館裏的人們的心思動作，就中不必枉費猜疑，也會知道他們是在談論着甚麼和談着誰了。因為她深知這鎮上任甚麼事都逃不過批評的。但她自持着全不介意那些近乎幸災樂禍的微笑，以及他們的擠眉弄眼。當經過鍾善人的舖子面前的時候，那老板娘早已望見她了，於是她癩着那一雙負擔着一具肥胖的軀幹的小脚，走下階沿，兢兢忸忸的招呼住她。一點也不管顧丈夫的臉色。

她兩頭望望，然後蹙着圓臉，壓低聲音問她：

『真的挖開了麼？』她縐着眉毛。

嫻婦同意了，她，嘴唇微微抖了一下。

『年景這樣壞，還來造這些孽做甚麼啊！』胖婦人嘆息了，搖一搖頭。『你打算怎樣呢？那些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那我倒不會讓了他的！』嫻婦決然的說。

老板娘又嘆了一口氣。大約擔心被人發覺，於是她推諉的說：

『你不進去息一下麼？』

嫻婦拒絕了她，催促滑竿走了。

孫表嬸同媳婦都在大門邊上。她們都安不下心，是想早一點知道一個究竟的。有兩三個隣居在同她們閒談，故意竊起眉毛表示關切；但誰也沒有承認她們早已知道了這個不詳的惡耗。

嫗婦一下滑竿，她們就各自默默的，像是望見了甚麼不吉利的東西似的，散開去了。表嬸和媳婦却都帶着祖心的神氣，望着她，隨她走了進去。兒子也是在焦急的等候着的；他正在悶燈，一聽清母親走回來了，他就立刻衝了出來。

他突兀的出現在廂房的門階上面，雙手插在衣岔子裏；眼神慌耗，好像是從夢寐裏驚醒轉來的一樣。但是誰也沒有理他。當母親喝過茶，休息一會，他生澀澀的走向堂屋邊來。

他帶着那種自知做錯了事的孩子那樣的表情，搭訕着問：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嘛！……你憂一陣有什麼用呢！……」

嫗婦嘆息着，怨恨似的向他投了一瞥。

「話我倒曉得說啊，」她冷冷的說，隨即又沉默了。

她是相當機謹的人，當在路上的時候，她曾經就她的處境考慮過她所應採的步驟。打官司，請憑士紳講理，或者找一個第三者來私行和解；她甯肯賠出錢來，但他們必需立刻認錯而自動停止開殺。她想得很周到，但正為這樣她却不能決斷。

由她想來，這最後一個辦法自然是頂適當的，可以少結些怨恨，而應得阻止的事却也阻止着了。並且連調解人也是想到了的。但這樣一來，也許會被對方看成示弱，被一般人看成示弱，一樣會給本來招致後患。一想到這裏，她立刻又動搖了。她現在還不能放下決心，而她的沉悶也便是這樣來的。

孫表嬸深知她自負而獨斷，凡事不肯輕易同人商量。因此，除開一般沒有實際意義的慰安，別種意見，縱然自以為是，便也只好藏在心裏。媳婦更不必說了，她不敢講甚麼，實在她也謙卑的自認沒有能力參與這樣的大事，她只能含情的，默默的看望她，表示自己是在為她操心。

約有好一會時候沒有誰再說話，大家都落在一種悲愁的悶人的沉默裏面。忽然，那個家裏惟一的一的具着堅強的自信，頭腦簡單的年輕人走進來了。他才把滑竿打破起走，是來聽吩咐的。因為當其離開墓地，主婦曾經表示，要找她的兩個對手問罪。而在劉二想來，這也確是一樁無可置疑的正常行動。

和剛從燒箕背跑回來的時候一樣，他照舊是興奮的和激怒的，深信着對方絲毫沒有道理。因此也就用不着發愁和懼怕了。他原氣十足，臉孔脹得緋紅而滾圓，眼睛也更鼓了。

他擦足挽手的走了進來，一面直直勞勞的嚷着：

『怎麼樣呢？我就去找白醬丹他們嗎？』

『拾滑竿的錢已經給清楚了麼？』主婦支吾的說。

她隨又嘆了一口氣，因為她還不能有所決定。

『錢給好了，』劉二說。『我就去找嗎？遲了怕又藏起來了！』

『這就是我守節，守兒子的好處呀！』並不回答僕人的催促，他沒頭沒腦的苦笑着囁叫了。

『睡倒吃，睡到燒不說，還更生些事磨折你。早知道這樣，我不該老早一索子吊死好了！……』

『你怎麼又發煩了啊，』表嬸嘆息着；『事情不做呢，已經做了。人家說，就是鸞頸項那樣長，也有個下刀之處的呀！』

『那我倒曉得囉！』嬸婦含怒的說；『總之，背時倒灶，碰到大頭鬼了！一個都不說了，還是一串串接二連三的來！……』

她多少帶點矜持的凝視着托在手上的小小的茶壺。

『你們雞肚不知鴨肚事啊，』她又自語的嘆息了。『這十幾年來過的日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呢！只說兒子大了，該會好一點吧，……』

她咽哽起來，沒有繼續下去。

『是呀，』表嬉迎合似的說了，一方面是辯解，一方面是想給她的身負以滿足。『是呀，』她說，『這一點難道還要你來說麼？前而在善堂張善長還對我講，這個家務也要你才搬得正呢。』

『我算甚麼！』嬌媚掏出手帕揩着眼睛，謙虛着；『我只求自己少給我捏些紅炭團，就萬幸了！我倒不想人家說好。……』

彷彿無聊到厭煩的人，不能不勉強找點事做，而同時又生氣着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無聊一樣，人種一直忍耐着，竭力不讓自己多嘴。他手撑着頭，一面在很不遂意的胡亂摸着骨牌。

他試了好幾次要回答他的母親；現在，因又提到他來，他便再也忍不住了。他把骨牌一推，受了冤屈似的嚷叫出來：

『你就只曉得罵我！……』

他還想說甚麼的，但他呸了一口，車身就走掉了。

母親也以爲他會再說出使她傷心的話的；當一看見他逃避似的衝開，她倒反而更氣大了；而這怨氣並又立刻轉化爲一種惡辣的嘲笑。嘲笑他的無用和他那怯弱可憐的性格。

『唉，躲進去做甚麼？』她作弄的叫着。『我罵錯了你就出來說呀！……我就要看你有多大』

的本領！可惜我就連大門也怕出了！」

從自己的臥室裏，兒子狠狠的襲了一句甚麼。

「你是不怕就自己去呀！」母親憑了己意加以猜測。「你以為我想包攬這些爛事嗎？……我倒真像活得不耐煩了呢！……」

「你又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啊，」表姊嬌說。

「你曉得他是懂事的，」媳婦也大膽的插了一句。

「哼，他怎麼不懂事哇？」媳婦緊接着說：「她才懂事得很呢！我現在也不管了，那個弄爛的那個去補！我倒用不着抹桌櫃子，……」

然而雖是這麼說，由於一陣吵鬧刺激起來的興奮，與乎她的自負，以及所有的諛辭，在這中間，她不但沒有真的同兒子賭氣，消極下去，反而倒在她的猶豫中決定了她的態度。

所以，在兒子的始終未加回嘴，和表姊媳婦的婉勸當中，她忽然感到一種為兒為女祿的崇高情緒。她充滿感情的說。

「快不要再說了吧！」她切住她們的揄揚，「這都是兩輩子欠的債賬。我總是該給他何家變一輩子的老長年就是了！……」

她把臉轉向神氣有點盲目的劉二。

「你站著做甚麼？你去請他們來呀。我就不相信他們會把我兩口吞了！我倒要看他們拏甚麼話來說。去，你說我請！……」

她決定把這一著當做一次考驗看的，想要試探一下他們的真實態度，然後再來決定最後辦法。私合，講理信，或者訴諸法律。但她的私心却無疑偏重於簡單平易的私合。

然而，當那年輕的僕人轉來的時候，她却又不能不暫時放棄這個省事的想頭。因為兩位當事人不懂沒有應邀而來，還說了許多難堪的話。彷彿她的客氣的邀請恰恰倒得罪了他們的一樣。這太出乎意外，她懷疑着劉二的话裏有着若干虛誑。

再不然那年輕人在語言上有過不妥的地方，或者是態度太魯莽了。所以僕人的報告雖已够清楚，她還是帶着一種難於信任的神氣。而且深自失悔，事前沒有叮嚀過他小心語言。

她要他再說一遍邀請的經過。這使得那老實人摸不着頭腦，着了急了。他着急的挽挽袖子，紅着臉嚷道：

「難道我還哄你麼？真的就是這個樣子呢！……」

「你是怎麼對他們說的呀」

『我說，三老爺，我們老太太叫我來請你去一下呢。他說，你回去說我不得空！就走去看打牌去了。還有龍主任他們。……』

『龍主任回來了麼？』孀婦注意的問。

『回來了。他們都聽見的，不信你去問嘛！』

『么舵把子怎麼說起的呢？』

『那個老傢伙都叫一個人嗎！……』

他沒有說下去。他嚙着嘴，眼睛避開他的主母。因為他覺得他不該轉述那些不堪入耳的粗話來加重她的不幸。……

『唉，你怎麼不說了昵？』她逼着他講下去。

『那個老傢伙都叫一個人嗎！』

『怎麼樣呀？』

『怎麼樣嗎，他一劈頭就吼我，快滾！那裏挨×那裏發傷嗎！跑來找我！他又說，找我！林么爸沒找他就算是客氣了呢！……』

『這樣就好得很！』孀婦極不自然的笑着。

「他又說，……」

「好了嗎！」表嬸制止住他。

她呶嘴而且搖頭，示意劉二不能再講下去；因為她看見嫗婦的嘴唇是在抖擻着了，跟着來的不是眼淚，便是噬嚙。

「好了嗎，」她說。「這些人不曉得怎麼把人皮披上了呵！……」

嫗婦忽然凝神的看望着她，沈著的切斷她說：

「你同我在葉家去一盪好吧？」

「好呀，」表嬸立刻同意；「我也早想向你這樣提了。他們究竟好說話些。真的，不是我說，要是早找他們，事情也許早補好了。」

主婦沒有回答。她不能說早沒有這樣做，是因為她還嫉恨着外間對於她和葉二爸之間的蜚語，以及她和葉家的女眷之間有着隔膜。雖然好久以來，那便已成爲陳跡的了。

她不能答復她。她支支吾吾的說：

「不要儘講了吧，就擱一下我們就走了。」

「我梳梳頭就行了；簡直像亂雞窩樣。你還要燒兩口壺？橫豎早了也碰不着人的。這個時候

總還在同善社坐功嘛。」

嬌婦想想，看了看天容，覺得時間的確還早，雖黃昏相當的遠。而且，她又深知當地的風習，當天又身受過的，她的出現一定又會要把人們的注意和口舌集中起來。她同意了她的。

吩咐過應備的禮物，彷彿剛才費過絕大的精力辦完一樁心願似的，她重重嘆了口氣，退進臥室裏去了。她把家具舖張開來，媳婦替她磨着沉香麵子。因為這天連連生氣，担心惹起她的痛症，不能不先事防預。

當黃昏時候正在準備動身，那胖老板娘帶着一種提心吊胆的機警神情，一直走進嬌婦的臥室裏來。她是背了丈夫以及世人的耳目，來作某項重要建議的。這時孫表婦已經穿好漿得幫硬藍布旗袍，嬌婦在攏頭髮；她走進來了。

看見她們走在裝束着，靠窗的簽押桌上放着兩封糖食，老板娘原以機靈見稱，她理會出她們正要去走人戶。她也是忙着要回去的，所以當主婦張繙着煙茶的時候，她認真的婉謝着她。

「不用！」她認真的說，「不用客氣，我說兩句話就要走了！」

「忙甚麼呵！」孫表婦說，「茶總要喝一杯呀！」

「不，我跟着要回去！」她說。她又拏嘴挨近表婦的耳朵，「我們還街上耳報神多得很，留

久了又有人造謠言了！……」

但她已經接過煙袋，而且，似乎十分樂意悠悠閑閑抽上一通。直到寡婦那麼蘇氣的收拾好了，她才小聲而熱情的完成了她的任務。但却不止兩句，而是好幾十句。主要的是她力勸她的朋友去找主任，因為那個具着威權的漢子是回轉鎮上來了。

胖老板娘一走，孀婦便由表姊姊伴送着，到葉家求援去了。但二大爺不在家裏，到鎮外東獄廟參加抬機的儀式去了。於是她們只好不管女主人們的冷淡，免強忍耐着等候下去。

孀婦同二大爺家裏，認真說是並沒有甚麼了不得的親戚關係的。雖說是姻表親，理起瓜葛來却也疏遠得很。在孀婦家裏的舉人時代，甚至是提也不屑提的。直到同志會變亂，因為哥老已經成了當日的主要勢力，孀婦的母親才看出這門親戚的重要性了；到了自己手裏，彼此的往還就要親密起來。

但二大爺却並非惡棍，倒是很正派的。能夠維持住哥老的本有的傳統。也正因此遺點，加之年齡也不小了，七八年前他胸懷坦白的退休下來。因為當權的日子還久，那些後起者又多是他的拜弟，在鎮上他是頗能維持一個元老的尊嚴的。雖然實際已經不能主張甚麼，變成了有名的好好先生了。

他的壞老的方法是扯紙牌和坐功，每天都要去向善社坐幾個鐘頭，或者請幾位善友上東獄廟抬機。他隱然是本鎮上善男信女的領袖，這一點似乎便是菩薩們也承認的。有一次抬機，當一位

菩薩臨壇，藉着機手在沙盤上顯靈的時候，在場的人都跪下了，但那機筆立刻寫出一串字道，「衆弟子跪下，葉二爸請起……」

在通北斗鎮，除開少數同他地位相差不遠的人，不管男女老少，從一二十歲的到六七十歲的，大家全都叫他二爸。

對於孀婦他算是個長輩，她叫他二表爸。但在十多年前，在他們親密的過從當中，人們忽然傳出一股謠言，說孀婦同二爸的關係實際上是比口頭更親密的。雖然這明明白是一種中傷，但二爸的兩位大娘竟會懷疑到丈夫的人格，吃着無謂的醋，使得雙方不能不逐漸疎遠起來，很少有來往了。

事情縱然已經隔了許久，但對於嫉妬，女性們的記憶力是特別強的。從她們對待來客的冷淡和免強看，她們還顯然帶點醋意。正因為這些人世間不必有的隔膜，加之孀婦又在困危當中，特別敏感，當一看出女主人們都在不大自然的打着呵欠的時候，留下一個口信，她便略顯頹喪的告辭回去。

她約好隔天上午再去。當吃過早飯，已經準備要動身了，想起夜裏的情形，孀婦忽又煩躁起來。她嘆了口氣，心灰意懶的重又坐向臥室裏的獨凳上面。早就候着她的表嬸是突異了；她問她

是否有甚麼地方不大舒服，或者嗜好沒有滿足。

她搖了搖頭，她是不能把她的委屈說出來的。這會損傷她的自尊心和威嚴，她搖搖頭，隨即自怨自艾的說：

「我不曉得前輩子把甚麼過惡事做多了呵！……」

「你怎麼的？又發起煩來了呵！……」

「你不知道，」她怨憤的垂下頭去，「我真磨够了呢。」

表嬸嬸長長嘆一口氣，沉默下來。

「好吧，」但……主婦忽然露出苦笑，顯示着一種決心站起來了。「好吧，」她說，「我總算前輩人把黃包袱揩拐了！……走就走呀！……」

葉二爸是六十歲上下的矮老頭子，身體結實，沒有蓄鬚。但上唇和下巴上的斑白的短髭，却也表明着他已並不很年青了。他的眼睛因為少年時代的困苦而昏暗着，微微嗽出着眼險。他穩重而遲鈍，他的渾厚以及安詳有如一匹驢駝一樣。

來客在堂屋裏等了一會，他便抱着水煙袋走出了。他的穿着整齊。頭上是棉瓜皮帽，脚下還保持着好多年以前的舊式派頭，穿着抱雞窩鞋。褲腳扎得非常妥貼。他一進來，兩位女眷便堆着

笑站起來了。彼此客套了幾句就又各自坐了下去。

關於燒箕背的糾紛，二大爺是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明白寡婦正是爲了這件事情來的。憑着他坦率，所以嫻婦還在開始一番詳盡的報告的時候，他便直直劈劈的切住了她。

「你們這件事情我知道了，」他沉著的說。「我還以爲你們真的答應過他呢，所以一向沒有留心。我自己的空事又多，……」

「沒有那個事！」嫻婦微笑着，但却顯然很爲憤激。「二表叔，你想我怎麼能承認呢？就是撒金子也不會承認的呀。……」

「自然，那是祖宗的坟地呢！……」

「對了啊！」

「……不過你們大少爺究竟怎麼樣呢？他們年青人的話就難說了。又不知天有好高，地有好厚；只要人家說得好聽！……」

「不，二表叔！我自己的人我知道的。」

「你自然知道，」主人嘆氣着；「你詳細問過他沒有呵？」

「問過來的，問過來的！」嫻婦急急的回答。

她傾側出身體，感情相當激動。因為她深知這是全部問題的一個重要關鍵，於是她便接着敘述了一遍考詢寶元的經過。比兒子的招哄來的更有理由，而且叫人相信。

『你老人家是明白人，』她繼續說，『一向又知道我們家裏的情形，他是半個錢的事也管不了的，怎麼敢胡塗塗就答應呢？』

『可是青年人的話也難說呢，』二大爺不大相信的笑着。

嫻婦氣餒了。她想要回答上去，但她不能及時找出新的理由。而那些自以為可以服人的理由又說完了。她的嘴唇痙攣起來，她紅脣眼圈子，深深的嘆了口委屈的氣。……

『連二爸都這樣講，』她終於脫氣的說，『我就沒抓拏了。』

『那你倒用不着發急，我也不過順口說說吧了。』

二大爺解釋着，似乎担心糾纏下去。他隨又問她：

『依你自己看，這件事又怎麼能解決好呢？』

『我麼，』嫻婦咽哽着表白了，『我麼，我要他們把我兩娘母活埋了就是了！』她極力鎮靜自己，担心着萬一哭泣出來。

二爸悠然的吐出煙烟，不以為然的響了一下嘴唇。

『我看倒還鬧不到這個地步呵，』蹙着額頭，他懶懶的沉吟着說；『不過要他們乾擱下來，也怕不行；聽說花了一大堆錢呢。』

『只要說得對頭，該我賠，我賠就是了！……』

二爸沒有張聲。因為他料準了這是一種必然的結果，不然糧戶便不成其為糧戶，光棍也不成其為光棍了。這在兩方面看起來也都合。恰如俗話所說，碰見鬼總得燒把錢紙。

但是，事情的措置雖然如此合理，因為退休已久，他在這鎮上只賸有一個空名了，是不能如實解決問題的。他隨即叫人去邀請龍哥。主任算是他的得意的拜弟。倘若說二大爺果然有着實力，他的實力也就正生根在這種可貴的關係上面。

龍哥是個無鬚的四十多歲的壯漢。可以說是胖子，但他那紅褐色的身體卻比任何一個胖子實在。矍鑠眼；當審視甚麼以及法幣的時候，他的肥頭便略向右偏，塞滿鋼毛的鼻孔更加濁重的呼吸起來。和二爸的整齊一比，他有點名士氣，但卻經常戴着一頂過小的黃呢禮帽。他的扣領常是做開着的，只有去見縣長的時候他才勉強扣好，一出衙門，就又哎呀一聲，喘着氣做開了。

當主客雙方正在推測着和閑談着的時候，他便同着那個和他同齊出世，運氣卻不及他的鬚斗，挺着胸脯，手裏齊齊磕磕的響着銅元，大手大足的走進來了，一進堂屋，他就側起肥頭，向那

兩個帶着笑容，站起來表示歡迎的女眷，睜了一眼，肥鼻頭呼吸着，最後重重的噴了口氣。

於是他照例十分莽撞的塞進一把圈椅裏去，手裏的銅元順手登在茶几上面；掀一掀黃呢禮帽，大聲叫喚着說：

『哎呀！這涼粉把人汗水都脹出來了！……』

他是喜歡吃的，而且總是不擇好惡的塞一個飽。當去找他的時候他正在季慶斗吃羊肉粉，現在，他擡袖頭向額上胡揩一通，遂又就便瞄了孀婦一眼，於是把臉沉下來了。

『哦，』他突兀的說，『你們燒箕背那個事究竟怎麼稿起的啊？……』

『我就爲這件事來找你們這些大菩薩的呢，』孀婦說。

『我又昨天才從城裏回來，』他並不聽她的，只一味照了自己的脾氣說了下去，『一點火門都摸不清楚；整條街都鬧噱了！……』

忽然他禿頭禿腦的住了嘴了。瞓着眼睛想想，於是揚聲一笑，望了二大爺嘮叨道：

『嗨！這回這個行政會議倒把我開倒了呢，裏裏外外用掉他媽千打千塊！一年像這樣多開幾回，怕要迫得人放黃腔了！』

『你在州裏東西製得多呀！』慶斗說。

『多條×，就扯了幾件藍布衣服！』

『那邊的米價該矮了些呀？』二爸關切的問。

『矮也不多。翻過坎坎恐怕還要漲呢！那裏用銅元倒划得來！小二百都當五仙用了。這運幾挑去怕不發洋財呀！……』

『真像你這樣說我都要幹！』廚斗認真的說。

『好呀，只要你雜糧肯幹我都願出本錢！』

『恐怕路上要檢查吧？』二爸搖搖頭說。

『就是這一點：不然耳朵也會擠落了呢。不過也有辦法，你抄小路呀！人家連大煙也要大挑小挑的運過去呢！……』

他忽然停住嘴，睡睡矚矚，意味深長的笑將起來。

『太太呀，滿了期硬是要槍斃呢！……』

『我這個沒關係，』孀婦知道他是說的禁政，忍不住紅臉了；『我是要要糍，有又吃，不吃也行；不是一點病，早就丟掉完了。』

『你們大少爺恐怕要深沉些？』

『也不見得；現在已經丟得差不多了。』

『其實也是公事上說得厲害，』二爸插嘴說，『究竟戒不掉還是百無禁忌！中國的事情那一件過得硬啊——牛皮！……』

『現在不行了，』龍哥搖搖頭。『去年的皇曆翻不得了。』

『我看沒有甚麼不同；賬太措深了呀！你就天王老子來，……』

二爸從不喜歡和人爭嘴，而且，和一般老年人一樣，成見是很深的。因此，他沒有把他的理由充份發表下去，便住口了。

沉默一會，他才又忽然想到似的，望了龍哥一眼，提醒他說：

『唉，燒箕背的事看你怎麼給他們說呀。』

『這件事情要費主任的心呢，』嫗婦懇求的附合着說。

『沒有說的，』主任滿有把握的承認下來；『又不是得外人呢！我已經撞了一下，噫，怕要多少出點血才攔得平呀！……』

『總之，主任怎麼說怎麼好，求個公平就是了，』嫗婦說。

『當然，——我們總不會給你講彎刀理信的！』

『不是那個話，』看出主任顯出不快的神氣，請求者解釋了；『我不是這個意思，你誤會了。』
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了，』他是怕聽任何理由的申訴的，他切斷她；『我大小是個主任，這麼大個場的事我都在管呢，總要稿對才算數嘛！』

再解釋是會更胡塗的，嫻婦，是扣問着他的辦法。

『辦法嗎，』主任懶懶的但却獨斷的說，『依我講簡單得很，你給他們賠出一千五百元開辦費就是了！這還不知道他們答不答應！』

沒有人接話。孫表嬸大吃一驚的吐了吐舌頭。正像任何小聲的咒罵都不會騙過聾子一樣，主任雖然是個粗魯大意的人，對於他們的吃驚的沉默，以及隱伏的不滿，他却立刻就察覺了。

『你們算一算，毛鐵現在都值好多錢一斤啊，』他自言自語似的申說，『人工口食又貴，這一天不要一筆開支來筋麼？』

『這個話呢，倒也是話，』二爸嘆了口氣。

『那不是！』主任當仁不讓的緊接着說，『雖然花千多塊錢，傢具值多少啊！單是泡鋤子就要賣好幾百塊，別的不要說了。』

『那些東西我們就要到也沒有用處，』寡婦謹慎的說。

『再不然又少算幾個錢，不要他的傢具好了，』二爸說。

『也要得嘛，』龍哥顯出一付懶心懶腸的神氣，不過事情還得看白三老爺怎樣，這些都是我們半邊人的空話。你總不好強迫他呀！』

『還有林么大爺呢？』婦婦胆怯的問。

『他這個容易！他不攔手，我幾個堂舅，把槽門給他挖了就是了！他以為他老，夜靈那麼老，還要提過來窩泡尿呢！……』

他的粗壯的聲調含着一種絕對的蔑視。似乎是不僅針對着他所鄙棄的X嘴而言，便是他的拜兄葉二大爺也都同樣包括在那些以老自居的袍哥當中。他也確曾有過這樣的念頭，不過究竟是他一手提起來的。沒有顯然的表示吧了。

在二大爺一方面也是頗能理解他們的情趣的，但他認為這多半由於他的直慧，而且看清民國以來，袍哥的信義已經很稀薄了。所以他對主任一向非常小心，避免預聞鎖上的事。既然年事已高，生活又已解決，他也犯不着再好氣了。

但他也略略感到不快，覺得龍哥說話太廠口了。另一方面對於婦婦也不滿意，她使他破了不

問鎮上任何事件戒規。

『既然這樣，』他接着頹唐的說，『熨斗呢，你去請三老爺呀！』

在等候白醬丹的當中，大家一時陷進沉默里面。而且有點感覺悶氣。彷彿他們是一羣各不相識的人，聚集在一處車站上守候老不見來的車子的一樣。他們已經感到不耐煩了。

主任張大齊嘴大大的打了一呵欠。

『啊……啊，這個狗人的，昨天晚上太睡覺了！』

『我也是，』二爸說，輕輕張了張嘴，『回來都三更過了。』

『你們又在東嶽廟稿來的哇？』

『是陳大亮子鬧起的呀！橫豎要拖我去。……』

話一開頭，空氣立刻變活潑了。大家都掃除了悶氣以及呵欠。談起拾機的事來，尤其是那兩位女眷，她們一向全是很迷性的，所以特別熱心。起初大家都很關心對於時局的預言，因為機盤上是曾經顯示過的。但隨又跳向別種問題去了。

首先，二大爺對於時勢素不發生興會，以為那是瞎操心，值不得談的。為要避開這種嚴肅的話題，他插開他們說：

『這些都是空事！亂了這麼多年，大家不是還在過日子麼？不過真正飢饉却到了，那就不好稿了。肚皮又是不聽話的！』

『有解救沒解救呢？』孫表婦真切的問。

『怎麼沒有？』糞粑和黃臘。另外還有幾樣藥，我記不得了。合起來做成這大一方一方磚，藏好。却運到了，敲這麼大一結搭，煮成米湯，只要喝一小碗，心就定了。這看活得出來麼！

……

『這些話都是牛皮啊！』主任大聲的非笑了。『只要有錢還愁買不到米吃？餓嗎，也只餓得倒那些沒錢的乾鷄八呀！』

『到了那個時候，就有錢恐怕也沒處買呢，』婦婦嘆息着。

『怎麼買不到哇？』主任獨斷的反問。『只要有人總有做莊稼的！你說還要漲呢，我都相信；城里的米價又在往上冒了。……』

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自然沒有理想，就連幻想也少有的。雖然他的行動多半依靠直覺，還有點近于幻想，但接着來的却是實踐。比如去年，他忽然覺得食鹽一定漲價，於是就立刻買了幾十石米。而他的直覺便同精密的打算相上下了。

他所以單單承認米價會漲，這是因為他相信這個，而且沒有出繼一顆租穀的緣故。至於那種機盤上的說法，他既然沒有看見事實，也沒有感覺這個，便自然無法叫他去相信了。

『劉多麻子倒振肥了。』他嘆着氣，『雜種前年的穀子都沒賣呢！……』

當白醬丹進來的時候他正在說着這樣的話。因為一向尊重着三老爺的學問，以及僅僅對於公事上的策劃，他是把他當成友而兼帥的心腹看的；他停住嘴，向着他招呼了。

『我們就在等你呢；在過癮吧？』他說着笑話。

『你又瞎講，』三老爺認真的說，『你知道我丟了的呢。』

他向二大爺客氣了兩句，沒有張理孀婦。

他是知道爲了甚麼招請他的，並且相信將會得到怎樣一種結果。主任一回來他就向他中說過的，在來這里之前他又向他談過一次。龍哥建議的賠償數目，便是由他提出來的。但他並不滿意；他有點抱屈，希望事情不會如此單率的了結。

然而，當他接到邀請，向馮斗探明了各方的反應以後，他覺得他的主要希望是坍台了。這便是說，你只好準備接受一筆有限的賠償費了。他自然可以堅持下去，但這會減了主任的面子。至於二爸，他雖然也尊敬他，但却並不對他存着怎樣的顧慮。

他的臉色顯得嚴肅而不耐煩。打過招呼，他便稍稍矜持的抽出水煙袋來。彷彿甚麼也不在乎似的。最後，因為那種略嫌拘備的沉默的難受，也許因為感覺事情終久必需揭穿，二大爺發言了。他簡略的敘述了一番糾紛的經過。但却肯定還是寶元的輕浮製造成的。裝做沒有留心三老爺的不快，他接着說：

「不過他究竟是年輕人；你們兩家又是親戚，不看僧面看佛面，能了就了。總之，也不必計較了，三老爺！賞一個臉。……」

「我沒問題，」白醬丹慨然的說。「二哥，我沒問題！可是這並非我一個人的事呢！要是我能作主，也就鬧不到來驚動大家了。」

「呵，我曉得！」龍哥大叫着，站起來了。我們總不能讓你來代過呀！管他還有些甚麼人，一句話，幫你們貼開銷就是了。傢俱太太不要；她要到也沒用處，總共陪你一千塊錢……」他叫着，異常嚴重的豎了一下他那又粗又圓的食指。

「我沒有說的，」嫗婦發言了；「不過總該寫張字麼？」

「恐怕還要畫滾身圖吧！……」

白醬丹帶點憤激的叫了，他隨又加以申說：

『老實講，』他冷笑着；『表嫂呢，一千塊錢了得了都是大面子了！認真說麼，這幾錢够甚麼用？單是人工繳纏都差得遠。再說他青年人不懂事，自己總該負點責任，不能叫我來墊背呀！』

『可是他並沒有答應過你們甚麼嘍！』孀婦爲着兒子辯解。

當二爸責備着人種的時候，她知道那是敷衍，現在，她感到不公平了。

『我自己的人我是很知道，』她又自信的加上一句。

『這才說得好聽！』三老爺佯笑了！『就像我是在騙人呢！……』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再說就算不落教哇！……』

要不是主任照着歷來的習慣，大聲武氣的出來阻止，事情也許會中變的。他一叫嚷，兩方面的爭論便流產了。他們接受了他的約束；只等孀婦拏出錢來，三老爺便立刻吩咐停工。

至於×嘴一方面，主任認爲孀婦實在太多顧慮。

『我說沒問題總沒問題呀！』他厭煩的說；『你趕緊回去籌錢好了！……』

從二大爺家裏回公所裏去，或者到暢和軒去，都是要經過湧泉居的。主任決定就便向×嘴打聲招呼，警告他不要自討麻煩。因為他還不能容許任何不合理的現象再繼續的。

他並沒有到茶館里去。他站在市街當中，彷彿罵街似的，就那麼十分突兀的，蹙起眼睛發出他的警告。他說：

『我不是同你開玩笑哇，事情不要做得太過火了！』

『那是娘娘會的呀，』×嘴狡辯着；『我怎麼敢過火啊！……』

『管你娘娘會的也好，婆婆會的也好，總之，自己放明白點！……』

他們間的交涉，就只有這麼含含糊糊幾句。然而，過了兩天，龍哥得到報告，長子的金廠已收工了；不過却在盡力詆毀着主任。好在報導者關於這一層是隱瞞了的，深恐糾紛更多。

但×嘴所說的却也並非甚麼了不得的怪話，他只提出一些事實，而且是多數人所共知的。僅僅沒有像他那樣大胆的說出口來吧了。還有一層，那些話以及那些事實，他已經說過不止一百次了，現在無非又在新的憤激下面翻複一次。

他同主任的仇恨原也是這樣種下來的。他親眼看見他在二大爺家挑水劈柴，做着粗笨的活路。親眼看見他成了這鎮上炙手可熱的紅人，而且目空一切，這在他感覺得太難受了。所以當全鎮都公認龍哥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的時候，他却登在自己茶館里嘲笑他那些卑微時期的可笑往事。

而且，從龍哥的關係上說，他也是和他相對立的。正如他的和二大爺的對立一樣。憑着他的直率以及口廠，他一向同他們作着對。但同一切喜愛大言壯語的人們一樣，他是自私的和胆怯的；每當真的鬧出糾紛來的時候，他又立刻向後退了。甚至可以厚顏的否認他的攻忤，彷彿他倒十分尊敬他們。

他的對於主任的警告提供了那樣顯著的效果，除了性格上的外強中乾，顧慮着更壞的結果而外，在他顯明的意識上，他是這樣想的：不管怎樣，他總算弄到了一筆意外的財喜，他們沒有要再吐出來，這不能不說他的面子並未如何受損。

然而，當他聽見白醬丹額外弄到一千元賠償的時候，他却由羨慕而憤激了。因為事情相當祕密，他是在好久以後才知道的。他一連不舒服了幾天。每一想起他就乾笑一聲，忌恨的點着下巴，自言自語起來。

『噁，好得很，』他說：『把我們蒙在鼓里振……』

「那個又把你哥子撞到了啊？」芥菜子嬉笑的問。

和對別的追問者一樣，他沒有回答。他不能說他彷彿初入社會的毛子一樣受了欺詐；那樣，他的招牌就會更沒光彩。

但從此以後，他對主任們更加討厭起來，而他謾罵的範圍也就更寬廣了。正像他們把他推下團總的位置的時候一樣。因為那是他衰落的起點，而是龍哥們做成功的。……

有一次碰見白三老爺，他忍不住當面諷刺他：

「你們倒弄肥實了哇？」他作弄的睜着他那深陷的眼睛。

「我那個舅子倒弄肥了！」白醬丹回答着；「你挖苦我，我倒還正在找地方出氣呢。挖出來

一點金子還夠喝水用麼！……」

「就依你說吧，那一千元呢？麻我們就是了！哈！……」

「你又在這謊言了！」

三老爺否認着，不屑爭辯似的，紅着臉車開了。

然而，不管怎樣，實際上他確也並不如何滿足。這不是因為他真的沒有挖着甚麼金子，恰恰相反，短期的開發已經證明了成績的不錯，那點賠償和這比較起來，他覺得是太少了。

起初，他把他的怨憤堆在二大爺身上，深怪他的愛管閑事。但隨後他就對主任漠視他的利益感到不滿了。因爲二大爺可以不注意他，在歷來的關係上，以及他的對待龍哥的忠實，他不該讓他錯過這樣一個可以解救他的困窘的機會。

好幾次他都想向主任指明他的處置的失當，不儘遺誤了他，便是他自己也在被遺誤的當中他終於得到了這個機會。那是一天夜里，茶堂正在關門，他們已經準備要回家了。

『老實講，』他忽然抱怨似的說，『那件事情我還沒問過呢！』

『算了吧！那樣的出筆那里找不到啊。』

『你不要那麼說，——一天一錢幾呀！』

『那你怎麼說一天才幾厘呢？』主任斜視着他。

當他才從城里回來的時候，三老爺確是這樣說的，他怕說了實話他會多搭兩股。現在，由他點醒出來，彷彿當場搜出一個嘴硬的小偷的贓證一樣，白醬丹紅臉了。但却還很鎮靜。

『你這個人！』他故作生氣的立刻彌補；『你當作那麼多人問我，我怎麼好說實在話呢？其實也怪胖哥，我叫他告訴你呀！』

主任沉默着，粗聲粗氣的響着鼻息。

『好，』他感覺抱歉似的笑了，『別人的祖坟！……』

在兩夥計當中，還是肥人的不滿比較好些，因為他所墊出的錢是還原了，額外又分了一點傢具；他再用不著爲他的本錢來担心了。雖然他也多少忘不掉燒箕背的豐富產額。

他對於三老爺的唉聲嘆氣，照例是笑嘻嘻的製造若干理由來安慰他，勸他凡事不要儘管仰起頭直朝前面着想。

『常言說，退後一步自然寬，』他會這樣說：『要是根本沒有這件事呢？管他的，大小總算稿了他一棒棒！嘻嘻！……』

『你當然可以這樣想，』對方嘆氣着，『生活是解決了的呀！』

說到鎮上，一般人的意見，在起初大家都充滿了嫉恨談論着他。既然認爲白醬丹們的作爲過於五毒，但又以爲像何寡母那樣的人確也值得收拾一頓。理由是因爲她的生活太寫意了，而且在鎮上又是沒勢力沒地位的；而且，慳吝，好高，……

然而，當一聽到主任的制止成功，他們的論調又變樣了。雖然一樣的嫉恨，但却雜着不少那種惡性的快意。他們非常滿意白三老爺的財源，是被比較他們更兇的有力者所斷送了。正如看見警察取出賊贓那樣。對於孀婦的僥倖則又多少感覺遺恨；她吃的苦頭太輕鬆了。

但是時間是一件療治任何心病的妙藥，到了臘月間，不管是局內人，局外人，大家都似乎把燒箕背的事件丟冷淡了。而且，一切生意又都那癩好做，彷彿變戲法一樣，任何東西過一道手就漲價了，所以人們全都沉沒在各種各樣買賣里面，財富和法幣的追求里面，一切閒事都被遺忘所掩沒了。

一到臘月底邊，過年的準備更加使得人們忘其所以的活動起來。尤其是哥老們，他們不但把舊曆年節看成真正的年節，看成應該享樂的大好時光，而且，根據一直以來的習慣，他們把他當成莊稼人的收穫時期看待。他們要仰仗這時期來解決以後三百多天，乃至以後幾十年的生計問題。

辦法之一是栽培光棍，或者說兄弟夥，使那些羨慕龍哥的諸色人等，送上禮金，取得一個名義。或者用紙牌骰子讓那些輕浮子弟傾家破產。但前者是只有那些有着強大的聲勢的所謂大爺才有份的。其中最得人望，也就是說最使人覺得在他名下當個光棍才像一個真正的光棍的人，是主任龍哥。

這不是因為他資格最老，比較起來他還算是後進；但和別的幾個不同，他不單是靠骰子，而是靠槍砲打出來的。當還在二大爺家里充當長工的時候，他便已大顯身手了。他在鎮外碰見軍隊

拉夫，而在一種偶然的機會當中，他才一扁担就完結了那追躡者。於是，他那值得追念的生活便開始了。

整整三年時間，他在那名叫抽筋坡的地方結果了五六個贖販子和藥客，洗清了很多過往客商腰包。直到二大爺充當團總的時候，他才受了招安，以常練隊長資格在鎮上公開出現。他的收拾盜匪，也和他收拾商旅的一樣有名，好多的土匪都叫他肅清了。那些人都是他的頑梗不化的同黨。

有着這樣輝煌的歷史，一方面又是本鎮的迭克推多，再加上白醬丹們的奔走吹噓，每到舊歷年節，無怪他的收入要佔所有的當權者的第一位了。至於那些請求加入的漢子，他們的想法是簡單的。他們以為這樣一來可以減少自己在這鎮上的種種虧損，甚至可以撈取若干合法的利益以及便宜。

主任是個心直口快的人。雖然已經四十多了，他的性情有時還像孩子一樣。像孩子一樣的天真，好吃，而且無知。他的喜愛錢財也像孩子。他可以毫無惡意，毫無打算，和毫無愧色的攫取任何自己高興的事物。在精神活動方面，他最喜歡川劇，任何草台班子他都津津有味。其次便要算獅子和籠燈了。

在七七事變後的一年，根據通令，任何年節都該停止一切娛樂。當時大家的熱情還高，城里的委員們更各場分頭宣傳，希望新年時節不要鋪張。但主任還是固執己見，幾乎同委員們衝突起來。使事情得到合理解決的是白醬丹。他提議龍燈可以不玩，至於獅子，倘若改成麒麟，那就絲毫沒問題了。

這是一個舊瓶子裝新酒的辦法。太陽不就是日本麼？那麼獅子若果變成麒麟，這就不是娛樂，而是宣傳抗戰的好東西了。這不僅獲得了委員們的承認，便是龍哥以及別的大紳也用少有的歡欣接受了牠，放了比往年更多的花和鞭炮。第二個年頭大家更把笑頭換成太陽，意義於是更加深刻起來。

關於本年的準備，在臘月初就動手了。到了臘月底邊，龍哥從大門臺批採辦的硝磺也送來了。做花用的破銅爛鐵一樣收了不少。他非常喜歡這套粗野的玩藝，能夠燒壞一兩個人的背部頭部，他的狂歡也就更加够味。所以他不僅自己大量製造，彷彿派款似的，他還半帶強迫的勸說人們照辦。

「這花得了幾個錢啊！」他會這樣說服着胆小慳吝的富室以及商家。「只要賣一石谷子來做，不燒死幾個我才不肯信呢！」

起燈，就是開始玩燈的日子是正月初五。但這以前幾天的日子也是頗熱鬧的。一到臘月三十夜里，大寶紅寶就在廣東館擺設開來。門口階沿上則是各色各樣規模細小的賭攤。單雙寶，牌九，擲烏龍和擲村的。由於一年來收入的豐盈，糧食勞力都很值錢，賭注比往幾年大。都像一下子想開豁了。

他們大家都固執着一種糊塗觀念，以為現在的一元錢頂多只有從前三四角的使用價值，犯不着怎樣惜疼。他們把五元的叫駝背子，十元的叫棒棒，神情很是以爲可鄙，而且十分可笑。

『嗓子啊，』他們輕浮的叫着，『橫豎不過幾張紙就是了！……』

爲了給大後方的沉悶湊興，也許乃是爲了逃避都市里的過高的生活以及空襲，正月前後還陸續來了好幾名游娟。有人說是主任從州里招致來的，主任自己却又很少跑去享受。但不管如何，風氣總算已經有了進步。一個六十上下的糧戶，一個鼓友，大破五才過，便帶了暗疾趕下州里求醫去了。

然而，使得新年的閒談增加魔力的是另一件事。一個和那鼓友年歲相當的地主，乾脆把一名游娟接進門了。因爲年青人鬧要大家覺得是應得的。一個老頭子就不同了，因此異常驚異。而且更有趣的，那游娟進門不久，因爲賭氣，老婆兒子便都和那地主鬧絕裂了；而在初十夜里竟又遭

了一場大火。

許多正派人說那是一種懲戒，是天火燒了的；實際倒是幾個兒子的洩憤。起火的時候老頭子正同自己的愛妾在鎮上看麒麟燈，立刻跑回去了。但他沒有救出甚麼。次一天就搬來街上暫住，表示只要三十石谷子他就可以使他的房子復原，絲毫沒有懺悔以及與家人們議和的意思。……

在新入梳的哥老當中，有幾個游蕩無業的智識分子和小學校的教員參雜其間，這也使人感覺很有意思。尤其當被碼頭上的管事們，帶了那一長串雜色隊伍沿街拜客的時候，看觀們簡直是吃驚了。他們不相信這是可能的事，雖然他們明白白看見幾個穿着制服的青年，是在那里叩頭拱。

他們的介紹人是白醬丹。其中能够拿出大批款子的並不多，但三老爺的打算却在這裡：要把全鎮的優秀份子網羅進袍界中來增強力量。因為目前已不復是單靠骰子槍砲所能制勝的時代了。自從十七年受過社訓以後，龍哥也覺得自己開了不少眼界，似乎變文明了，所以十分高興的同意了他。

至於那些青年智識分子和教員們本身，則一向大都懷抱着一種懷才不遇的心情，深覺自己在這鎮上毫無作爲，倒是一個光棍說話嚮亮得多。而且，自從抗戰以來，由于種種野心家的吹噓提

倡，袍哥這種組織，似乎又如反正前後一樣爲人所看重了。因此他們自然不妨預先佔個地步。

另外一種傳說對他們的加入也有決定意義。報上載着某某某的某某某就要到重慶了。於是幾個自以爲眼光遠大的人大胆的加以推論，說這是某某人要他來的，希望他來改組四川的袍界。甚至以爲某人某人有出來担任總舵把子的可能。而理由則是，除開袍界，你就休想維持後方的治安。

關於這些謠言，少數世故較深的教員是不信的，但也正因這世故，投機心理也就更重，以爲弄個光棍絕非一件壞事。這鎮上的情形他們已經看得够清楚了，而白醬丹的說辭又是很得體的。他申言爲公爲私，全市鎮的團結應該非常必要，因爲現在事情變動得太快了，你就不能不多少有點準備。……

因爲新入流的很多，正月初五的聚餐，比往年也就更鬧熱了。又因爲新添了斯文人，談話也就並不限於牌經賭經，他們各人都都隨着己意發揮着關於時局的意見。尤其是那些目不識丁，脚色來得熱烈。彷彿他們要叫那些智識分子相信，除開牌九骰子，他們也一樣關心着民族的命運，而且說得出來。

其間發生了一點些小爭執，幾乎使么長子翻臉了。不知是從那里聽來的，但如一切謠言一樣

，他却是編造得那樣完備。么長子說得消息便恰是這樣子的。他大胆的宣稱，這一年後方不會有轟炸了。因為由於敵人的癩症，陽歷年在重慶轟炸的時候，敵人闖了大禍，把德國大使館無意間轟炸中了。

『可是使館里是有高射砲的，』他繼續說，『就打掉一架下來。一看，噲，才是德國飛機！大使說，好呀！借飛機給你們，你們倒轟炸起我們來了！立刻打電回國，把借的飛機完全要回去了！』

『你是從那里聽來的呢？』許多人問。

『哎呀，這一下重慶人不跑警報了！』心地單純的人說。

只有幾個教員和白醬丹澈底的懷疑着他的消息。但教員們不好反駁，三老爺也僅僅在微癩的嘴唇邊露出一絲鄙夷的冷笑。倒是雖然沒有定見，但却處處和他作對的龍哥出了馬了。

『你倒說你有條鳥啊！』他蔑視的廠聲發笑，『日本倒會向德國借飛機呢！敢打這樣大的仗，他會連飛機也造不來呀？』

『造倒造得來，沒有德國的好，德國的多嘛！』

『好囉！好囉！……』

拊於辯論的主任學着舌，狠狠的斜瞪着他。

『那不是！』×嘴變強硬了，『我說錯了你又來嘛！可惜我只曉得三個兩下就發脾氣！有甚麼大道理，輕言細語也說得的呀！』

他還沒有講完，龍哥就咆哮了。因為他覺得他的面子已經受了損害。而×嘴也不放鬆自己的面子，他們於是爭吵起來。但口腹的享受的確比甚麼都還要緊，雙方雖然各不相讓，當其十大碗擺開出來的時候，他們的口角終於也停歇了。

聚餐以後是私人的春酒。除了幾個有地位的闊人，兩三個從不參加任何聚會的商家，藥材販子和雜貨正頭商人，也破例請了兩三桌客。因為過去一年的盈餘，使他們喜歡得連慳吝的習性也革掉了。但何寡母子家里却相反的廢止了往年的成例，好多人連她家里的開水也都沒有嘗到。

正月十五的大破五一過，由於店舖的提門，上元會的辭廟收燈，年節顯然的算過去了。但爲年節所造成的種種人事的變動，也就更清楚更明白起來。正如熱鬧的年節本身一樣。而且，那些變動也和年節一樣的使人們感覺着牠的魔力。

最刺激人的事件是和尙袍哥僧道奎的死亡。他正在二大爺的春酌席上喝了不少酒，拾回去的半夜就落了氣。沒有人相信酒會醉死人的，大家認爲一定是沒有給招呼好，以至於悶了氣。因爲當被發覺的時候，徒弟看見他竟是那麼安安穩穩的四肢長伸，面孔貼在枕頭上面，像在練習酒水一樣。

田狗熊的受傷也使人覺得異常夠味。他的背和肚皮，在耍麒麟燈的太陽寶的時候，被烟花同鞭砲灼傷壞了。就如燒烤過火的豬肉一樣。他本沒有參加過這玩藝的，但一天龍哥正在自誇他的烟火的威風，狗熊爲了湊興，表示他不能相信，而且願意試試他看。主任於是快活的罵了，『袍哥呀！記着！……』

『袍哥呀，』別的人也都這麼叫喊起來。這句簡單的話包含着如下的意思：既然是袍哥就要

說話負責，就是丟命也吧，不然你就不必再想操光棍了。大家之所以這樣興奮，正因為狗熊從未冒過這樣的險，而且很老實，很胆小的；而使一個老實人吃點苦頭也就更有價值。所以縱想追悔，終於來不及了。

老實講，他是連大半夜都沒有玩上的。但僅僅是龍哥門口都一場略欠文明的燒法，也就使他夠招架了。他曾經丟了太陽，想往人戶里躲；但是主任笑道，『袍哥呀！』觀眾們也那附合着歡呼。他便只好重新舉起太陽，重新讓自己的皮肉遭災。他一直睡到現在還沒有起床，幾乎全鎮的人都在留心着他的死活。

骰子牌九造成的成績也很不壞。正如往年一樣，好多人破產了。規規矩矩的正派子弟忽然抵押了田產或者被家族所趕掉了，好幾個賭棍解了一生的生活，只要他們能夠永遠保持他們的才興。但還沒有鬧到剝指頭，嫁老婆，乃至投河上吊這些悲劇，所以倒底趕不上喫和玩引起的風波够味。

然而，這就是一般人說的。至於那些身當其衝的個別人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們山自己在賭博上的勝負改變了他們的人事關係的愛憎。比如氣包大爺，簡直弄來同芥菜子絕了交了。因為他認為他那筆不小的虧耗，是芥菜子在骰子上弄了講究做成功的；而一位老先生趕走了他

的愛子。

龍哥最近幾年來對於賭博的興會已經降低，但他每年依舊要靠賭博收入一筆不小的頭錢。因為暢和軒實際便是個一賭場，而這茶館是他開的。場合最盛的時期是舊歷新年，街上以及附近幾條山溝里的糧戶，總要照例在那里聚半個月上下的賭，把牠當作一樁義務看待；不然算不得識相。

除了有錢人，那里的場合一般的賭棍是沒有資格參加的。因為撲克起碼是十元的盤子，麻將最低一百兩百的底。從除夕起，往年人種也是常去湊熱鬧的，但總勝負不大，就退席了。這一年他也照例去玩了幾天，所不同的是他贏了很多。而且他一退席，場合便斷斷續續的湊不夠角，大有瓦解之勢。

起初一兩天主任沒有注意。隨後，因為大家有了怨言，他破例叫人去邀請了。但他沒有再來，後來幾次也是一樣。可是龍哥依舊覺得他會來的，他在燒箕背的幫忙那兩母子不會立刻忘記。最後他又叫人去了，出面回答的是孀婦。據那跑腿的說，她對他說了一大堆道理，表示她的兒子並不想依靠骰子喫飯。

得到加添過，改削過的回答，龍哥給惱怒了。又因為賭客們全都等在那里，而在這些人面前確有維持自己的威信的必要。他忍不住啐了一口，綳綳鼻子來幫助呼吸；做開口大罵了。

「……這些踩倒爬才不受抬舉呢！……」

「他曉得甚麼叫抬舉啊，」白醬丹冷笑着嘆一口氣。「就像分硝磺樣，你倒說湊合他，嗨，他才原封不動的退轉來，請你喫沒趣湯！」

「這個狗入的寡母子可惡！」

「那個女人看起來倒還很懂事嗎，」一個賭客，渾名打頭匠的糧戶沉吟着說；「怎麼會連好歹都不識啊！……」

「她會知道好歹！」三老爺不以為然的打了哈哈；「你還不曉得呢，就是年底邊上，主任還給她檢過一回不大不小的面子。這件事還把我也扯在里面，現在想起來還很傷腦筋呢！……」

於是，他便運用起一種刺激的口氣和刺激的字眼，而在外表上却是輕描淡寫的敘述了一番燒箕背事件的經過，他想極力造成一種印象，他在那倒臺事情上是受了無限的委屈和無限的損害的，而這又全是主任維護的結果。

「你們想，」他自問自答着，「沒有龍哥纏在里面，我會答應他嗎？倒沒有那麼容易！那我倒要抓住鬚子問歲數啊！……」

他又忽然意味深長的望着主任。

『怎麼樣，』他說，『我的話該驗了吧！那些人不宜好的！……』

『快算了喲，別人的坎地！……』

龍哥切住他。隨又支吾着說：

『唉，擺開來呀？離了菜蘿蒂就不上席了呀？我湊一角！……』

他這樣做並不是還想支持孀婦的利益，抹去了前一刻鐘的憤激。恰恰相反，他對她的態度，是決定的完全改變過了。

他之所以支吾開坎地的事，那是出於下面兩種打算。首先，他怕白醬丹會把這件事作爲口實，向他大量借貸；其次，一個全鎮的領袖人物，是不能隨便否認自己的判決的。加之，他又是一個護短的人，從來很難認錯；即使自己覺得有着過失。

三老爺是很清楚他脾味的，而且隨時都在利用着他。所以嘴上雖然沒有承認他的措置大欠妥當，他却十分相信，主任已經對穿母子感到不滿了。這即是說，他已經達了挑撥的目的，準備在一場未來的糾紛中行使他的報復。至少可以使那個阻塞了他的財源的女人吃點苦頭。

但是真正使得主任發起脾氣來的是另一件事。在八一三的那年，四川曾經募集過一次甚麼公債。這是一樁使人興奮的事。不僅因爲這是爲了抗戰，同時也因爲那個龐大的數字是從來沒有過

的。而且當其進行分派的時候，在民族國家的大義下面，一向所有的種種困難情形是沒有了。

然而，正因為這樣，當時又並無正式債券，這其間的悲喜劇也較以往的攤派為多。曾經有幾家人，因為負擔過重，拒絕又不可能，全家人逃跑了。出名的富室的何寡母子，雖然沒有鬧到逃跑的地步，但却幾乎受到衙繳的處分。結果她所繳納了全額三分之一的兩千元，餘數限明十日內補齊。

她是恢復自由了，動手籌集其餘的款項。但在限明的三天以前，主任得到上頭的命令，公債停止募集，繳納了的立刻歸還。這不僅本縣如此，全川都是這樣辦的。因為所有的募集都與攤派無異，人們嘲雜起來了，使得神聖的戰爭都減色了。但實際究竟退了多少，是難說的，婦孺的便一直不會發還。

當退款的消息流傳開來的時候，婦孺就去辦事處問詢過一次。而回答則是，停止再收的命令是有過的；發還已收的款目，還得等候命令。因為款子早已繳上去了。後來兩次的追問，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樣。從此便再沒有影響了。是上頭永遠不會發下來呢，也許被中間人吃掉了，照例無人敢於過問。

這一年正月間，人種進城給外祖父拜年，那個行將就木，依然做着農會會長的拔貢老爺，偶

然說起這件事來，說是繳納過的款項，確實已發還了。雖然蹊蹺不少，但認真討起來是有望的，因爲上頭究竟有過明令。回來的時候，他把這件事向母親說了，於是正月底間，孀婦自己走向辦事處去。

龍哥是很少在辦事處的。他每天只是去打一頭，就到暢和軒去了；他把所有的例規公事委託給白醬丹，而白三老爺又轉而推給他的下手。一個二十多歲，很少在人衆中露面的謹慎老練的司書。當孀婦走進辦事處的時候，那個因爲長期的伏案而顯出一付病態的漢子，正在敲打着算盤。他是在對照甚麼花賬。他平靜的，幾乎毫無聲息的撥着算珠，一面默唸着賬項的細目。除了嘴脣動，就如沒有唸的一樣。他是如此的專心，彷彿賬目以外的事他是甚麼也不在意。他翻起眼睛瞟她一眼，便又再把自己埋向計算里去了。

孀婦是頗講禮貌的，同時也頗驕矜她的身分，他的冷漠給了她一個不大愉快的印象。但她見怪的冷笑一聲，終於自動的在一張沒有背靠的圈椅上坐下來了；申說着她的來意。

『你是曉得的，』她說，『我們交得早，也該要退還了。』

司書好一會沒有張聲，依舊做他的事。那就是打算盤和對賬，直到告一段落，他才停止下來，從從容容的擰着鼻涕。

「你是從那裏聽來的喲，」他說。

他顯出一種非難的，懶散的神情，一面在桌腿上擦着搥過鼻涕的手。

「根本就沒有這一回事，」他又截然的加上一句。

「沒有這一回事」，嬌婦重複說，閃着含笑的懷疑的眼勢；「你說沒有這回事，城裏爲甚麼又都領過了呢！我像是聾子呢！」

「那恐怕你聽錯了，」司書謹慎的說，提了提袖管，「現在的事，你想吧，不要叫你再出錢就算好了，還有吃進去又吐出來的！」

彷彿事情並無分辯的餘地，他又重新算起賬來。

「可是，」但嬌婦並不放鬆，「前年你們說的要發還呀？」

「那這要問主任才曉得！」司書回答說。

他的口氣斬切而含惱怒，好像他已經被打擾得不耐煩了。所以不管嬌婦接下來的質問如何認真，他一律給她一個不理。

這因爲他是深知道這件事的經過的，所有繳上去的款確已發下來了，而且其中一部份，在未曾繳納的時候便已接到停止徵發的命令，所以根本是連繳解也沒有繳解過的。

然而，正惟其他知道，他便不能同他深談下去。

嬌婦被他的據傲和無理睬所激惱了。她緊接着說：

「主任才曉得！」她從鼻孔裏笑着，揚揚眉毛：「那你們是做甚麼的呢？我又不是來化緣，來求周濟，倒擺起架子來了！……」

司書翻了她一眼，更加當心的做起事來。

「我們這場上的事你怕我不懂嗎？」她不平的繼續說，「一摩上公事就人也變了，心也大了；落下來連腳背都會打腫！」

並不打個招呼，說着，她退出去了。其間司書已經生起氣來。他突的算盤一推，賬簿一摺，打算同她爭論幾句。但他那含怒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却是嬌婦的瘦削的背影。於是他就簡而單之的稀稀牙齒，輕輕的啐了一口，重新把工作打開來了。

然而，他却沒有就此忘懷他的受辱。他原是很量小的，正如許多不大開口的所謂悶肚子人一樣。因此，當他藉着回去吃飯的方便，走去暢和軒向主任報告另外一兩件公事的時候。他又特別加油加醋的向他敘述一番嬌婦的請求。

在敘說的時候他閃着一種眼勢，那意思是向對方暗示，他還沒有如實的說，因為那樣一來他

會消受不了。而且，彷彿這件事不僅對於主任，便是他自己想起來也感覺得很難爲情和很丟臉的。

「要錢都不要緊，」他含笑着，「說的話才連牛都踩不爛呢！」

「這個狗入的怎麼說的呢？」主任已經發了火了，他正在滿頭是汗的吃着滾燙的米粉，呢帽掀在腦頂上。「難道我給她吞滅了嗎？」

「至少有點這個意思，」司書笑迷迷的小聲的說。

「她倒……！」

他趕快兩口把粉吃完，嘴巴一抹，攔下碗大罵了。

「老子就吃了她會把我的×咬了嗎！這些東西真是不宜好呢！」他側着頭掃了一眼周圍的茶客，「冬天不是我她的祖坟保得住嗎！你們看才好久呀，簡直是扯脫××就不認人了！……」

「這些人！」彭胖嘆息着說，「就要錢也該好好說呀！」

「好些說！簡直連人話也聽不來呢，」司書插着說，意在彌補主任的漏洞。「一來我就辦公事給她看，頭一次是說發還，但後一回的公事又說不發還了；只叫沒有收的停收。可是，……」

「是呀！」龍哥也似乎覺得先前的話是失口了，他搶着說，「這個龜兒子喲，要是真的發下來了，我窩在手里下兒子呀！」

「唉，你也好幾百條，你聽說發還了麼？」

司書問着黃狗老爺，想要從他得到旁證；而他是滿足了。

「我沒有那麼險長！」狗老爺正正經經的回答。

「哼，她發脾氣！爲了繳解湊數，我還塞了他媽一節在里面呢！……」

龍哥自怨自艾的嘆息一聲。於是，就像在以往同樣的機遇中一樣，他又千篇一律的，自述起他對北斗鎮的功勞來了。

他說得激情而認真，自己並不覺得雜着大量的虛誑。

而在事實上，他確也道出不少的真實。當在以往某些時代，每次拾壘，總有一部份是他抓腰包壘出來的。雖然這是因爲，若果按期繳納，經手人便可以取得一種回扣的緣故。

這鎮上的居民能够安安穩穩睡覺，近郊的農民不必一到黃昏便把黃牛水牛牽來街上投店，不用說也全是他弄成功的。不過他也由此收得更多的團款，子彈費，被服費，以及其他種種款項。總之，他的名望，田產，以及他那混身肥肉，都是這樣來的。說到損失只有一點，他的胆子沒有從前的大了。

這胆小是來自那種對於報告的担心。因爲招安以後，他給他從前的鬥伴的待遇，太毒辣太狼

心了。被他收拾的有好幾個人，其餘的都在暗里等候着機會。就中有個名叫蘇大個子的，甚至揚言要綁他的票，請他也來嘗嘗蒼奪的滋味。好在這已經成爲過去的事了，現在的胆小僅僅由於他的財富。

在他那些天真的自述當中，他照例是要誇耀的瞞着眼睛，表揚一番一九三四年鄧家渡之役，以及他的亡命生活的。然而，事實上，敵方還沒臨近渡口，他便棄了防線。而在亡命當中竟又盜賣了公有的械彈。祇是這些他已經遺忘掉了。

「這些事都是大家親眼看見的呀！」他憤憤的結束着他的自誇；「老實講，這街上要是沒有我龍閩娃麼？……哼，不是吹牛！」

『的的確確，』狗老爺恭而敬之的說。

『啊……啊……啊……』

早已打盹着的胖子，這時候也醒轉來了。他是出名的瞌睡虫，凡是於己無關的談話，照例在他祇有催眠的功效。他懶懶的打着呵欠。

『啊……啊，今早晨太起來早了，』他夾着呵欠說。

雖然他的昏相是龍哥見慣了的，這一次他却給了他一個不快的印象。因此，主任瞪着眼睛，

幾乎口而出的說：

「那裏是起來早了，——豬牙巴骨多吃多了！」

「哈，哈，哈，哈——咳，咳！……」

胖子厚臉的從喉嚨裏擠出一串阿諛的笑聲。

「你沒說我，」他隨即忍住笑說，「再發點體，你跟我一個樣！」

「我要那麼多泡子臊做甚麼哇？」

「你嘴硬吧，我倒看得見的呢！……」

當這嚴重的話正在轉為戲謔的時候，抱着簽花繡水烟袋，白醬丹搖搖擺擺走過來了。他在主任側面坐了下去。

彷彿瞎子一樣，他胡亂的在煙袋的煙盒里掏着棉菸。

「招牌也寫好了，」他蹙着臉，近乎脫氣的說，「掛也掛出來了，這筆錢我看從那裏出！我算了算，數目恐怕不很小呢！……」

他用他那細長的眼睛，意味深長的瞞了主任一眼。

他所說的事情是這樣的：好幾個月前辦事處就奉到公事，每場要成立一個義務戒煙分所。起

初大家沒有怎樣注意，最近，因為鄰近各場都已開幕，他們便也把牠當成一回事了。

總之，這與其說由於上頭的督責，勿甯說是由於那種地方性的偏狹所促成的；那種『我們大小也是一個碼頭呀！』這類心理。

『想來想去，恐怕祇有派一點了，』並不等候回答，他又接着說了下去。『不過這比不得別種款子，沒有纏的總不好叫他也出，祇說在有錢的纏民身上設法。比如何人種兩娘母。……』

『那他兩娘母出錢倒還了不到事啊！』龍哥突的都着嘴叫嚷了；『沒有那麼使當！雜種，硬要他戒！戒不脫我們再說！……』

三老爺略帶浮腫的黃臉，忽然變開朗了。同時他也忽然清醒過來，發覺他的烟盒已經空了。所以他一面充滿感情的叫道，『對，對，對，對，對，對，』一面急急忙忙向荷包裏掏着買菸的錢。

北斗鎮平民義務戒煙分所的招牌，的確已經掛出來了。牠長鱗鱗的靠在湖廣館爲煙薰黑的門枋上面，因此也就顯得更加漂亮，生色，而那漸近朽敗的廟宇，看起來却是更衰老了。

分所的辦公室就設在廠內的戲台上面。兩邊的走樓以及後台權且作爲癮民的住所。雖然略嫌污濁，角角落落充滿着陽塵吊子，蜘蛛，蜈蚣，以及種種莫明其妙的軟體動物，但用來作戒烟的地方，祇需把梯子一抽，你就不必擔心癮民逃跑。

而且，出進也是很方便的。一進大門，在黑暗中穿過那些往日做會演戲留下來的尿桶，破爛的條桌，一兩丈長的條凳，東一堆西一堆的廢料以及大便，就走到了。自然你還得回轉身來，而且伸長你的頸項。不然，你所看見的將會是些十分礙眼的破布片子，金漆剝落的神象，在蠟子裏跑來跑去的猪狗等等。但存着奢望也不行的，你祇能看見一些雜色的標語。

此外，在鼓吹休明的橫匾下面，安置着一張有着一條木色新鮮的腿子的污黑的方桌；那便是白三老爺的辦公桌了。他是分所的所長，祇等再能借把椅子，他就可以正式坐了下去。現在守候在戲台上的是一個隔房舅子，混名爛鍾奎的年輕人。讀書不多，但却能寫一筆整整齊齊的狀紙式

的小楷。……

然而，說句失格話，他自己便是有嗜好的。穿着一件業經洗漿白了的藍布單衫，一件認真可以保暖的黑棉馬褂。腳上是圓轉自如的魚尾巴鞋。他翹了腿子躺在那方桌上，正像是想揭穿這場喜劇性質的黑幕一樣。他的報酬便是連火食也虛懸起的，但他十分樂意接受了牠。而且十分熱心：當受委的時候，他便已向着他的姐夫，力說這是販賣禁物的好機會了。

他已經辦了兩天公了。他每天要來兩次，招呼招呼那些住所的懸民。但其實是祇有三個人的，當第一天傳鑼號召那些身居黑藉的可憐虫的時候，因為那打更匠的過甚其辭，大家以為真的不出任何費用，來的很是不少。至於使得所長嚇了一跳。但隨後總算用設備尚未就緒這類託辭推送走了。現在收容的僅是那些自備火食，不願留家戒絕的人們。

這又並非他們樂於自討苦吃，實在所長加給他們的負擔是太大了，所以甯肯放棄他們的特權。因為爲了控制一般富有的懸民，白醬丹特別立了一項條款，凡是對於已經分派停妥的負擔表示拒絕的人，他們便祇有來住走樓和後台了。暫時放下居家的種種方便。他給何人種兩母子分派了一千元，但他的本意却是希望這個數字將會嚇退他們。

比起三個已經住在後台角落裏的來，這數目的確不算小了。他們合起來不過兩三百元，但他

們的財產的總數則幾與何家相等。他們其中有一個老頭子，兩個青年人，那老者快要六十歲了，但他却寧肯犧牲掉他在晚景中的唯一的享受。因為嗜好固然要緊，金錢却也不該輕視。他一聽到派款就跑來了。

其他兩個則是家庭強迫來的，自己並不願意。三天來的經過已經叫他們很够受了。流了不少的鼻涕眼淚，打了不少的呵欠。要是沒有爛鍾奎的走私，他們也許已經逼得來跳戲台了。

祇有那老頭兒能够勉強支持。他是自備有丸藥的，裏面雜着相當份量的陳灰。而且每天必醉一次來消解他的痛苦。

現在，酒已經醒了。他搖幌着坐起來向爛鍾奎討要茶水。但他立刻被拒絕了。『這又不是在茶館裏呀！』那辦事員說。

『唉，就是監牢裏也得有水喝呢！……』

『那麼你又去坐監牢嘛！……』

爛鍾奎生氣的堵切住他；而那老者便也不再響了。但停了一會，也許覺得過火了，辦事員於是開始了他那千篇一律的，帶點安慰性質的解釋：好叫大家不要錯怪好人，誤認他作事過於挖苦

橫躺在方桌上，搖擺着翹起的細長的腿子，他訴苦的說：

「大家想吧，屁錢沒有一個，是你們，你們也不見攪得轉呀！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就是這個道理！你怕我們要挖苦麼？……」

他聽見一種近乎爭執的人聲從戲台下傳來，其中似乎夾着所長的口音。因此，他跳下方桌，趑趄起鞋子走向戲台口去；他的預料是證實了。

白三老爺正在戲台下面指責着一個頭上纏着一條醜陋的破布的青年。這人叫何丘娃，蒼白而細小。從他那尷尬的外表，你還可以看出他的出身的非凡。他是同何穿母一家的，算是舉人老爺的直系孫子。但他早已祇有一個淨人和一付烟癮了。他有時爲人打煙，有時靠着一種別緻的乞討方法度日。

彷彿在爲舉人老爺顧全顏面似的，白晝他是決不在人面前現形的。一到夜靜更深，人們正從賭場裏書店裏趕回家去的時候，他的活動又開始了。於是他緊釘着一個適當的人選：除掉魚尾鞋打在石上的輕微的響聲，他是決不動聲色的。

而且，就像故意作弄人的一樣，若是那對象疑神疑鬼的停立下來，他便也跟着做了。自然還是不聲不響。最後，因爲同樣情形翻版幾次，對方終於毛骨悚然，粗聲粗氣的問了：

「那個？」有手槍的自然已經拔出手槍。

「我，」一種細小可憐的聲音回答，「我，表爸，我，……」

「這個龜兒子嚇我一跳啊！」

接着這聲丟心落意的叫罵，幾個銅板，或者幾張毛票被拋在街上了。但也有乾乾脆脆罵了一句便立刻走開了的，不動一點憐爛。

他雖也算得三老爺的外甥，但却從來很少釘他的梢。他現在懇求他的舅父能够由分所收容了他。他已經來過兩次，都被那辦事員推走了。所長自然也不能立刻給他以滿足：於是他狐疑着，以爲白醬丹說的理由是託辭，實際怕他玩弄欺詐。

「我連咒都敢賭！」他幾乎帶着哭聲說了，右手指指天空；「要是那個圖在裏面混碗飯吃的話，那還能叫做人麼！……」

「那我倒相信啊！」

因爲他的發誓要做好事，戒烟所長被急得呻喚了。

「總之，設備就了緒你來好了！」停停，他又平靜的說。「其實呢，你也該下這個決心，想想你何家在早晚家聲呀！……」

他雙目微閉，感慨系之的搖搖腦袋。於是彷彿甚麼責任都已盡完似的，他隨即嘆一口氣，不理睬他了。祇是一心一意同那辦事員商談起來。一個蹲在台面，向下伸長頸項，一個則向上儘量伸出頭去；談話不多，彼此便都感覺太費事了。

『我看這樣吧，』所長終於心灰意懶的說，『晚上我等你好了。』

『要得。橫豎一時說也說不清的！』

『那就一定了哇！……』

他又重新叮嚀一句，於是勾下已經不大舒服的頸項想想，嘆一口氣，穿過那些破爛的桌凳，尿桶，糞堆，摸索着走出去了。

那落難公子從後面緊釘着他，還是他沒有預料到的。然而，當他發覺他的時候，因為既非午夜，他却沒鬧到吃驚的地步。他祇是給他一個不理；但他終於車轉身來含笑的打量着他。

『嗨，你怎麼不去找你大儂娘呢？也許……』

『你老人家不要提她吧！』何丘娃搶着說。

『怎麼不提她呢？』三老爺生氣了。『你曉得她那一份家務是怎麼來的麼？就是把你養在她

家裏也應該呢，——真沒出息！』

他十分憤懣的走了，從此不再回頭。

當他搖擺到暢和軒的時候，兩三個繳款的人，已經在那裏候着他了。這正是他所希望的事，但却裝出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似的，他淡淡漠漠回答着他們的招呼，點點下巴。

這時已經是半下午了。那些吃過午飯來喝茶的已經回去，喝夜茶的時間還相當的遠，所以茶堂裏十分清靜，祇有幾個閒人和需得在茶館裏處理事務的忙人在支持殘局。這些人當中有着龍哥，胖子，以及那個胡塗懶惰的黃狗老爺。

白三老爺在他們中間一坐下來，一摺紅紅綠綠的鈔票，便從他的肩頭上順過來了。那繳款的是個長身材的中年人，他是同所長背抵背坐着的；他扭轉身來請他清檢一下數目。

彷彿那在他肩頭上幌着的並非鈔卷，乃是一摺破布片一樣，他並不立刻接過手來。他繃繃眉頭，於是裝着毫不關心的問：

『就是你一個人的麼？』

『嗨，想麼我家裏祇有一桿槍呀！……』

『我是怕你們幾個人在一起呢！』

他終於把錢接過來了。他一邊清檢着，又繃眉頭，又是嘆氣。因為其中大多數既破且髒，簡

直成了油臘片了，別的兩個纏著繳的比較像樣，而且有着駝背子和棒棒，五元的和十元的。

但所長一樣不大滿足，當一齊檢點完了，他眼睛半閉，搖一搖頭，於是微癩的嘴唇呈掠過一絲苦笑，他腦怒的說：

『你們這些票子賽會都去得了呢！……』

那個因為賭氣，特別選了油臘片來的長子，一半得意，一半害羞的，禁不住紅臉了，他訕搭着支支吾吾的說：

『還有個收條給我們麼？』

『笑話！我手裏你就過十萬八萬都不會錯的！……』

所長非笑回嚇退了他，接着把臉掉向主任。

『這個錢怎麼做呢？』他問，顯然是在客氣。

『就擱在你那裏嘛！』主任沉着臉說，『將來我們一五一十算賬好了。不過丸藥，唉，你要跟着辦呢！聽說好多煙灰都蹺起腳脚要上棚了。』

『自然自然。這一層你倒用不着叮嚀，只要有錢！……』

他又開始展覽起關於戒烟的廣博的知識來了。憑着他多年的經驗，他知道有許多丸藥都是靠

不住的，沒有參雜毒物的簡直沒有。因此，服用過後，一個癮民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癮民。

「可是我這藥你們又試試看嘛，」他像一個專家的說，「一不翻癮，二不帶病。你看我，隨便那裏盤子上靠他一天半天，連呵欠都不打一個的。」接着他又吹噓了一番他之得到這個祕方的經過。「你光說，開這張單子就去了五十個硬銀元呀！喲，我還說會帶病的，反而連腸風下血都好光了！現在大便起來簡直是一鋒如勢的，——就是藥太貴了，又不好買……」

那幾摺鈔票以及龍哥的慷慨使他一直說了下來；但要再說下去，便連他自己也會要紅臉了。所以他就戛然而止，用一聲輕微的嘆息做了結束，悠悠閒閒抽起響水煙袋來了。

在他的談話當中，大都沒有張聲。他們只是有的揚揚眉頭，有的浮出一點意義曖昧的笑意來表示客氣。雖然實際上他們早已在想心事的了。至於肥人，則簡直是在毫無顧忌的打盹。不過這一天也許起床並不太早，因而睡意也并不深沉。他重重垂着肥頭，一起鼾聲，就又吃驚的醒轉來了；自然接着他的腦袋就又低垂下去，全座的熟人只有主任聽得認真而且老實。

他是把所長當成全鎮有學問的人看的，平常就愛聽他聊天。尤其愛聽關於三國誌以及東周列國的演述。他的關於時事的知識也大半從他來的。每當手上沒事，心上沒事嘴裏又沒有吃着東西的時候，他便會直着嗓子，用一種失敗主義者的口吻向他嚷道，「唉，這幾天日本人又打到那

裏來了哇？」

所以，當着三老爺誇耀他的丸藥的時候，他幾乎老老實實的聽進去了；但是末了，所長一聲嘆息來結束了那段精采的談話之後，他拿手指掏掏肥厚多毛的鼻孔，重濁的吹一口氣。於是眨眨他的眼睛，受了誑騙似的，大笑着叫嚷了。

『快算了呢！』他大聲的說，『那個不曉得你現在還在疴血……！』

但他並沒有憑着他的粗魯，天真無邪的一直暴露下去。因為那酒店老板，又哭喪着臉，走來找他收討陳賬來了。

那個瘦小多鬚的可憐人，從去年年底起，便一直經常來找他的。但都被他批駁回去，說是他寫了假賬，而假賬照例是不兌現的：正月間當衆打了一個折扣，數目總算是勉強被承認了，然而依舊拖欠下去。因為說到金錢，龍哥照例拿出去沒拿進來爽利。

而且，這北斗鎮是有着特別風習的：凡是依照常規支付款項都與自貶身價無異。因此，一切認真有着身分的人，不但不必担任任何應該分担的公共費用，便是私人商業性質的來往，也有極大伸縮性的。然而，因為討要的次數是太多了，而且眼前便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款項，主任忽然變得慷慨了。

就像那是自己的所有物一樣，並不打個招呼，他便從戒烟所長面前的鈔票堆裏，斜着眼皮肥腫，眼仁細小，但卻閃着射人的光芒的眼睛，急急忙忙清出幾十元來，望那滿臉是毛的傢伙鼻子面前一聳，老虎一般的吼開來了。

『你少啞啞叫些吧！』他叫着，『先把尾巴拿到再說！……』

『你老人家不知道，……』

老板解釋着。但他僅僅吐出一個破句，主任便被那個行動敏捷，口齒靈利的鬚斗拍拍肩頭，請去茶堂裏密談去了。

鬚斗也是來繳款的，但不是爲他自己。他是特殊癮民，戒不戒毫無問題。他是爲了解決人種兩母子的糾紛來的，希望只出五百元錢了事。他申說着，盡量活動着他的舌頭。而正如一個重要使節一樣，他的神情充滿着自信。

所以末了，他便摸出一摺法幣十分滿足的說：

『那麼事情就算說定奪了，你哥子清清數吧！』

然而，那個一直重濁的響着的鼻子，忽然沒聲息了。而那一雙細小的眼睛則一直緊盯着他，正如他們並不相識的一樣。

「噫，」主任終于拖長聲說了，「你像有點神經病啊！……」

他從鼻孔裏很響很響的噴了口氣。

「我告訴你！」他接着指斥的說，「你上錯了坟了！」他站了起來，準備走了；一面嘲弄的笑着：「要我清，可惜我的手幹不硬！……」

「完了！哈哈，你哥子個多了心了！」熨斗做聲發笑。

他企圖轉換一下他所造成的嚴重空氣。他貼近他，極力向他解釋，他之所以請他清點鈔票，無非是想借重他做個橋梁，……

「可是他本人不就在那裏麼？你們當面說呀！」

主任於是擺開了他，跨向原位置上坐下去了。

熨斗一時陷在困窘裏面。然而，他是那種人，簡單說，就是那種所謂一蹶八頭蹶的脚色。而且一般人都承認他是會九頭蹶的，只要有他，任何難題都可解決：雖然並不怎樣牢靠。

所以雖說困窘，其實也不過是剎那間的事情。主任剛剛回復原位，他又滿臉堆笑的叫着茶錢，緊跟着走過去了。

「茶錢茶錢，」他望了所長笑着，「我正找你有點事呢！」

雖然鬚斗同主任的談話的內幕，三老爺早已猜出來了，但他極力做出一種淡然漠然的神氣，彷彿他是甚麼都不知道而且從來沒有關心。

「好呀，」他應聲着，極力不看對方；「看是甚麼事嘛。」

「甚麼事？還是那個寡母子呀！平素一毛不拔，一有事就哭哭啼啼來找你了！不是我，我還沒有那個資格。不過我也沒有吃過那個的油煎扁担，千萬二哥的人情大了，推不脫！……」

當鬚斗做嘴做臉說着的時候，他想極力造成一種印象，他也並不滿意那孀婦的。接着他便直接進入本題，希望所長把寶元母子的負擔打個對折。但自然這不是他的面子，更不是孀婦的面子所做到的，這裏因為其間夾着二爺的緣故。

最後，他興高采烈的說着，一面重新拖出那摺引人入勝的紙頭來了。他望三爺茶碗面前一放，甜甜蜜蜜的說：

「總之，不看儂面看佛面，你清清數吧！」

白醬丹探察的瞥了主任一眼。

「你說的話自然都對，」他噉噉喉嚨，盯着自己的茶碗慢慢條斯理的說，「可是你也該替我們想了，要是旁人講起閒話來呢？」

『絕對連咳嗽也沒有一聲的，我敢保險！』

他的態度嘻笑而又確定，彷彿對待甚麼毛子一樣，三老爺冒了火了。他苦笑着感覺不安似的站了起來，但隨又一下坐了下去。

『對，對，對！』他大聲發笑，『只要你季大爺敢保險！……』

鬚斗又一次陷入困境了。但他接着便卑躬屈節的解釋，他祇是小兄弟夥，決不敢冒犯大爺。他爲他的失口再三謝罪。至於談到孀婦的事，他却再也不提二大爺了；祇是說他自己。

『你哥子要是真不給臉，』他說，『那我祇好攔光棍了！』

三老爺感覺爲難似的沒有張聲。

『那麼你又拿到吧！』龍哥終於滿不在乎的說了，『橫豎她煙總是非戒不可的。祇有十多天就滿期了，誰便那個都要調驗！……』

因爲嗜好招來麻煩，這在何人種兩母子，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最使他們難忘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一次。那些由馬靴佩刀裝飾得整整齊齊的事務人員，彷彿是政府專門派往各縣來和羈民們搗蛋的。便是窮鄉僻壤也有他們的蹤跡，使得一切黑藉中人，不能不提心弔胆，把燈燃向坎園裏山溝裏去。

人種他們雖然沒有鬧到如此狼狽，但嘗到的苦頭，也不算少。每天吸食的時候，他們得安置幾重崗位來嚴密戒備，祇要一有響動，就立刻收旗捲傘，熬住發癮的痛苦，把傢俱藏向夾牆裏，廁所裏，以及種種神鬼莫測的處所。這是因爲那些日有增加的，處置羈民的傳說太可怕了。戴了高帽子遊街不必說了，鄰縣已經有了用鍊環掛住嘴啓示衆的悲慘例子。

然而，也許北斗鎮太偏僻了，本縣的事務員始終蹤影俱無。而且，在最後，連事務員這官銜也沒有了。祇留下一個頂着事務員太太的招牌的妙齡女郎，翹起肚皮，默嚮着自己的異鄉丈夫不要背護。然而，這是太太，一切少女的心腸又極軟的，別的人，至少羈民們的反應可不同了，他們輕鬆得彷彿遇見了大赦。他們放心大胆，又用完好如初的嘴唇吸起來了。

最近兩三年來的禁政自然更加嚴厲。然而槍斃似乎沒有鍊環掛嘴別緻，而又因為那同一原因，北斗鎮太偏僻了，起初羈民們雖然吃驚不小，隨後看出並無動靜，大家便又祇好把牠當作公事看了。比較認真的只有龍哥。當去年暑期縣長出來查場的時候，他預先招集了那些開售店的來，審罵似的嚷道，「雜種！你們也給我稍微收拾一兩天哇！……」

然而，那一次是縣長上任後的照例的查場，此後便沒有再來了。至於那些間或出來一次兩次的科長科員，他們多半是來提款和上席的。頂認真的也不過充公幾盞用膏藥補釘補過的燈，塞一兩個堂官進監牢裏去。然而，這一切都與富有的羈民無關，所以當嫗婦得到所長的通知，她就不能不吃一驚了。

那跑來傳話的是一個辦事處的班長。三年以前他還經常同草鞋打交道的，冬天提了燈籠守着崗位，但他現在是穿着假麂皮的皮鞋，而燈籠已經換成灰色帆布的棉短大衣了。頭髮上抹着很厚的油脂。他叫李洋盤，一個壯丁買賣的重要經紀。

因為長於提勁，三老爺特別指派上他。也正因為這點，所以說話不上三句，他便和嫗婦爭論起來；而且嘴巴更放肆了。他年輕而茁壯，身材又高，再加上一點驕橫，簡直像個將軍。

他雙手插腰，十分氣派的幌着下巴。他慢慢的說：

『唉……公事公辦，要發潑嗎不行！……』

『甚麼人在發潑哇？』嬌婦更見怪了。『我輕言輕語的問你，問你們是隨便派呢，也還有個規定；你倒發起我的脾氣來了！』

『那麼你又沒有發嘛！』洋盤嘲弄的說：『可是我再說一句，明後天把款子預備好哇！沒有款就請到湖廣館去，——沒有說的！』

他用極端放肆的口調發出他的命令；而當人種聽見吵鬧奔跑出來的時候，他已經趾高氣揚大搖大擺的走出去了。因此，雖然氣勢洶洶，人種畢竟沒有找出他的爭吵的對手。

因為正在工作，來得又很匆忙，他叫罵了一句，便立刻從床上蹦起來了。他的手上依舊握着一根老牌的紅毛烟籤。

他握着烟籤，神情緊張的四下張望，一面囁道：

『這個傢伙就跑了嗎？……』

『我從來沒有受過這種骯髒氣呀！……』

由於一向自尊心極強，又深信若同下人吵鬧就會降低身份，她一直忍受着，現在看見兒子，她可就哭喚了。

『要錢不要緊，』她悲憤着，『你故意找些爛人來掃我的臉！……』

她之所謂你，是泛指一般對他們存着惡意的人們說的，並無確定的對象。但一稍稍平靜，她的目標立刻具體化了。而且仗着那種女性特有的穿鑿，她的索引竟是做得相當的切實。她認為那全是主任所受意的，因為她恨她催索了那年已經吞下肚皮的公債。她竟連那司書的播弄也猜對了。

『一定是這樣的，』她自信的說，『都講那個傢伙嘴臭！』

『我也正這樣想，』兒子表着同意；『不過也抵得腿不疼！你怕是軍閥時代嗎？現在來不倒！把你好大一個主任，——屁……』

然而，雖是如此的公平，她的少爺脾氣並未給她若干實際幫助。倒是吃過一些沉香，讓那可能發作的所謂氣痛症有了保障之後，婦孺終於自己想出二爸來了。其實她也別無辦法。而且中國人原是靠情面生活的，自己沒有就向闊人們借。

但她並沒有親身去，這是因為葉家的女眷始終對她透着醋意的緣故。她把那個毫無辦事經驗的人種逼回去了。他的結果還好，二爸承認拿出五百元來出面了結。那款子是昨天由慶斗拿了去的，現在已經下午，但却一直沒有回話。他們相信結果必不很壞；然而，種種的疑慮却也逐漸鑽

進來了。

他們最担心鬨斗，因為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光棍。然而，這樣的情形倒是很常有的，當你正懷疑着一個人的品格，鄙薄一個人的惡行的時候，恰恰相反，那個無辜遭災的人，却正帶着他的誠實坦白走進來了。彷彿有意使你當場丟臉。

他們的遭際也正如此。所以，當鬨斗用了他那嘹亮明確的口音，站在大廳上高聲打着招呼的時候，他們禁不住微微羞紅臉了。一面極表歡迎的嚷叫着煙茶。而且，就像希圖減輕自己的內疚似的，特別關心着他的嗜好，問他認真過癮沒有。

那青年人最熱情。他一直十分開心的笑着，因為這樣湊巧的事在他看來是極有趣的。「四川是個邪，說起烏龜就是蟹！」他默唸着這句俗語，一面殷勤懇切的說：

「你確實用不着客氣喲？我前天才煮的花葉子呢！」

「哈哈！你這裏我還用客氣麼？……」

「你就祇曉得說，」婦孺愛嬌的責備兒子！「把燈點在客舖上呀！」因為忌諱外人用她的槍，她隨又加上一句，「我的燈沒油了。……」

看出再推辭會是古董，也是一個笨貨，鬨斗也就不固執了。他在心裏沾沾自善的想道，「真

正大戶人家是不同呢！」至於辦理的交涉，雖然尚未怎麼提談，主人們却已很安心了。

其實單看他見面時的聲調容色，他們便已相信事情已經攔平。但當靠上那燈，燒完幾口之後，憑了她的精細，孀婦於是扣開起交涉的經過。爲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她是坐在客房門口一張矮椅上的，手上托着一支細小的茶壺。

雖然茶館裏的一幕使人感到不快，嘴巴又是不牢靠的，因爲袍哥一向忌諱口嘴，在答復當中，鬚斗却竭力略去一切可能引起是非的枝節。但還反使孀婦對他發生出一種疑慮。

因此，她對他的敘述絲毫不置可否。但她沉默着，托着茶壺陷在略帶矜持的思索裏面。最後，她佯笑一聲，自語的說：

「其實我也不過隨便問問吧了，」她試探的望他一眼，「難道我們這些人還願意滋事麼？也犯不上，別人不找我們滋事就萬幸了。」

「糟糕，老太太這個話像多了心了！……」

鬚斗大驚小怪的叫着，同時擱下剛剛用過的槍，一下掙起身來。

「你去問吧，」他接着申說，「真是態度相當好呢！要是我季鬚斗有半個字的假話麼，沒說的話，老太太你把嘴翻過來打！」

他的態度異常認真，但隨又惋惜的苦笑了。

『自然啊，』他繃着眉頭，微微幌着腦袋，『我們這場上的事就不說大家都清楚的——不過這又算得甚麼啊，這年景！……』

『二爸他們當事的時候那裏像這樣呀！』嬌婦發着感慨。

『他哥子那還有彈駁的！……』

剛才靠下去的鬃斗又起來了。彷彿嗜好已經滿足，接着該是一場痛快淋漓的牛皮，不然便不像個癮哥一樣，他把他的工作讓給寶元，於是大大喝了兩口濃茶，認真談起來了。

其實他在暢和軒積壓下的冤氣也在暗中鼓動着他。

『不是我們當兄弟夥的捧他，』他說，『你就是到隣封碼頭去問，半個字的壞話也沒有呢！……本來也是呀，人，清楚，錢，清楚，絕不麻麻眨眨。像現在的人這樣胡幹麼，恐怕他比毛金牛還肥實了。可是這也就是使人佩服的地方！對待兄弟夥那才叫義氣呢！……』

他極生動的舉了兩棒例子，但嬌婦顯然不感興趣。

『……呀，』她乖覺的遮斷他說，『你單看別人當公事的時候，派起款來多公正呵！該多少就多少，絕不假公濟私，只圖自己的荷包塞滿。』

『並且，那個時候的派款好多啊；又是拾壘，又是月攤……』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說個不字呀！』

『豈止你？就是那個三歲的娃兒來問，也會承認派得公呢！大家人不同了，說句良心話，這回的事要是他主持麼，——哈哈……』

他高聲伴笑幾聲便不再說下去，因為他忽然覺得若果聽憑放肆起來就會犯禁。而他的假笑正是他的失口的掩飾。然而，經過孀婦敏捷的補充，解釋，他却依舊不免狼狽起來。

『那你又誤會了，』他急急的分辯，『龍哥倒是很如法的！』

『你不要替他掩蓋，』孀婦顯然的加以反駁，『我早就猜到他要找我們出事情了！總之，還是怪我，我不該向他提錢的事。』

『你這一說又把我關在門外前了。』

『你認真不知道麼？』她問，似乎相信了他的裝假。『就是關於公債的那筆錢呀！我們要是不聞不問，我想倒不會有這回事了。』

『這件事或許多少有點關係，……』

熨斗沈吟着，深恐自己又再失口。

『不過他究竟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他彌補着，『人家說的一根腸子……的人，挽不了多少圈圈。我看背後有人使法，不然的話，……』

『怎麼樣呢？』

『不然他不會那樣的方。——這還瞞得過你麼？』

『我也這樣想，白三老爺在後面搗鷲毛扇子呀。』

駝斗吃驚似的凝視着她，彷彿他這才親身體驗了孀婦的厲害。

『說來說去，』孀婦嘆息着，『這又是我們阻擋他挖金子阻擋錯了！想來你都知道，我們還沾點親呢。現在的親戚就是這樣！』

『我倒不認他這門親戚啊！』人面憤憤的插嘴。

『真是阿彌陀佛！』孀婦調笑着，『他還算我們鎮上第一個文墨入呢！常言說，交有道，接有理，就要做甚麼，你請慎慎重重向我交涉，倒來向小輩子編筐筐！請問，這是正派人做的事麼？』

『名字都叫白醬丹呀！』駝斗忍不住附合了。『要是他同你不對麼，祇消把藥瓶子取出來，這麼一彈，嗨，你的事就算爛了！』

他的形容使得那年輕人暴發出一串哄笑。

「可是我們却從來沒有對不住他的地方呢！」母親快意的笑着：「也是這幾年，稀飯麵湯攪勻淨了，寶元他爹在的時候，那一年不來借東借西？人才一閉眼睛，他就立刻變了，我們往些年的官司就是他編出來的，不過有甚麼用啊，多花幾個錢就是了！」

談到這些往事，她的自負心又昂奮了。但也照例雜進一些悲傷的成份。所以繼續敘述了若干家庭的悲喜劇之後，她就市了譴責和激厲的調子勸誘人種，希望他能够自立，不要習於苟安。

「老實講，」她揚一揚高而細長的眉毛，「有我這個老長年在呢，你自然一點也不覺得，只要我眼一閉，唉，你慢慢的看吧！」

「啊，你就說得他是一條老虎！」兒子叫嚷了一句。

「自然，我總希望你比我強啊！」母親免強的說。

雖然微笑着，她的神氣却使人感到一種凄楚的苦趣。因為從她一直以來的成見來說，她是料準了兒子不會強過她的，前途相當可慮。

她已經覺得她的談話不能再深沉了，不然便會失掉分寸。因為鬩斗既然不是親眷，不是朋友，在鎮上的地位又是極有限的，並非第一派人物。她沉默了。她喝着茶，臉上浮着一點哀愁。

熨斗也覺得再蹲下去難乎爲情，人家會說他是專門來過癮的，而且担心說出更多的失格話來。所以，當嫻娜的兒子送出那句穩重含蓄的回答，他便借機會從床上跳下來了。一面整理他頭上的圍巾，一面灣着身子向了人種進着熱忱的忠告。

『你又沒說呢！』他顯明驚怪的叫着，『現在的人都是壞透了的……』

『我不惹他好了！』

『他要來惹你呀，——大少爺！』

人種沒有回得上嘴。

『總之，老太太勸你的話都是對的，』熨斗隨又放低聲音，近乎乞求的說，『不是自己的娘，你就是拿錢也買不到呢！……好，我要走了。』

『再來兩口，』人種翻身來叫着，『再來兩口！』

『怎麼這樣慌啊？』嫻娜托着茶壺站了起來。

『打擾得太久了！』

『至少把這口燒了去呀，』寶元舉一舉槍。

熨斗沒有回答。他已經在房門口和嫻娜密談着了。這是中國人的習性，不管如何的鋪張，認

真想說的話只有幾句。

而且每每總是要在大吃大喝之後才肯開口。

『那麼依你看呢？』嫻婦追問着。

『依我說麼，』馮斗爲難着，沉吟着，『依我說還是戒了的好。因爲現在的事，真也值得，假也假得。假的時候針眼裏都過得牛，一真起來麼……』

『我祇問你，他們會不會再滋事啊？』寡婦更加逼緊一句。

『噫，講句老實話，他們的態度是不大好，……』

嫻婦克制的嘆了口氣。

『其實戒了也好，』馮斗趕緊安慰着她，『錢也省到了，精神也省到了。將來政府你認真稿起來麼，嗨，我已經解脫了！不要說是槍斃，你就拏對窩樁也沒關係。別人要使壞，自然更不怕了！』

『那麼你自己呢？』人種老老實實的頂上一句。

馮斗假裝裝着嘆息了。

『老實講我們又不同了，』他閉閉眼睛，爲了掩飾他的得意，故意作出一付苦相，淨人一條

，攪不出個所以然來的。並且，……」

他忽然發覺他在說着蠢話，嘴巴一時笨拙起來。

「並且，並且，我是有脫肛症的，不燒簡直不行。並且又那裏去找一筆錢來戒啊！又要吃丸藥，又要吃補品：還要像老太爺一樣整天在家裏躺起，甚麼事不能做。你們可不同了！你們，……」

「當然啊，」主婦故示鎮靜的笑着，「你還不知道，我們兩娘母都是耍耍癩，不過混日子吧了。真是說攔下來就攔下來呢！……」

那個已經理解出談話的嚴重內容的人種叫了一聲。

「像這樣，那五百元早該不給他啊！」他恨恨地說。

「你年輕人少開些腔哇！……」

嫻婦阻止着他；隨又假情假意的向鬚斗說：

「我說，你倒再坐一會去呀，」她顯然的推送着客。

「不，我要走了。這回的事真沒做好！」

「那裏的話！真把你費心了。又說話，又跑路，……」

他們一唱一合的說着，走着。一直客氣到大門堂裏，那個沒有來的時候高興的使者走掉爲止。於是，她臉上的笑意也消失了。她板着臉，不聲不響的一逕退往自己的臥室裏去。

她已經很疲乏了，需得添補一點精神。而且，他確也在憤怒着交涉的並不完美，甚至失悔着她給熨斗的一切優待。

那個跟着她進來的人種，禿頭禿腦的說：

『看樣子幾百塊錢又白丟了！』

灣身在床上燃燈的母親慢慢車轉身來。

『我給你說哇，』她警告的說，舉了舉一只小巧的燈花夾子，『以後不要見人就留下來燒哇，——我家裏又不是在開設售店！』

兒子默認了，他又支支吾吾的發問：

『他究竟怎麼交涉的嘛，』

母親嘆了口氣，順勢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總之，不管怎樣，』她憤恨的說，擱下那夾子在盤子上，『現在的人都是壞透了的！只要你有幾個錢，大家就打夥振你！……』

於是她開始抱怨起來，便是二爸也都沒有倖免。

當天下午兩母子一直談到近黑的時候。

起初祇是發洩着怨氣，但隨後孀婦在感情上來了一個不小的變動，她那被壓抑着，延緩着的意念，終於衝上來了。

在一陣沉默當中，她突的翻身坐起來了。她凄苦的說：

『老實說，你也給我爭點氣呢！……』

人種莫明其妙的吃了一驚。

『你只要肯下決心戒掉，我甚麼事都依你！……』

『我又沒有說我不戒呀，——嚇！』

『我知道你的身體很壞，』母親只管說了下去，已經含着眼淚了，『但是我可以給你多買一些補品，銀耳呀，燕窩呀，不管好貴，……』

『我說戒就戒，倒用不着這些啊！』

『我自己也要吃呢，』她苦滯的嘆了口氣，感情已經逐漸平復了，『我們大家都戒掉牠！不

然都把你當賊一樣，這個振過來，那個振過去；一有點短處，你看別人怎麼擺佈你呀！……」

她咽哽着停歇下來。兒子的柔順和懂事已經深深的打動她了。其次，人種的健康也頗使她擔心，這也正是她在早遲疑的原因之一。但即便當時對於自己的獨子的心痛是從來所沒有的，要反悔是不行了。這會失掉一個爲人母者的尊嚴。

但她依然充滿了柔情關懷着他的身體。彷彿醫生檢查疾症一樣，詳細扣問着他生理上的種種狀況，叮囑着在眠食起居上，尤其是吃東西上面的各項必要的注意。……

到最後，她的意念已經不可動搖，所以就又談到具體問題上來：怎樣戒法？用自己知道的驗方，或者請醫生包戒。

而在末了，他們決定進城去找醫生。這樣可以得到種種方便不說，還可帶便排遣一下鬱在心裏的悶氣。而且，母親已經好久不進城了，老拔貢又癱在床上，這就更有進城的必要。

兒子也有兒子的打算，他正月間曾經進城一次，憑着膚淺的印象，他自然不會認爲這是一樁無味的舉動。那時候多少生意都在停業期間，居留的時間又短，但那種比鎮上更加觸目的新的變動，已够吸引他了。女人吃食以及種種放肆的揮霍。

因爲不久即將收穫小春，他們賣了幾石去年囤積的菜籽，就動身了，但當第二次和一個糧食

販子打兌款項不久，他們又回北斗鎮了。前後只有半個多月時間。孀婦之如此匆促的原因相當複雜。最主要的是丟不下他的家務，以及對於兒子的戒備。她覺得他同她的兄弟，那舅父是太親密太接近了。

她有一個哥哥，兩個兄弟，現在只賸有這小的一個了。他在川陝路上一個車站上作事。他的回來自己說是省親，但他自己申言過的限期又早過了，而且四處渲染嚮西安生意的旺盛。因此，逐漸也有人相信了那傳聞，認為他是被路局開除了的。而開除的原因則是包藏走私。他已經三十四五歲了，却還非常燥妄。他公然領着他的外甥胡混，而且鼓吹他向外發展。

他同他的姐姐在早便不和的。因為不能有求必應，他鄙薄着他的慳吝，她却把他當作一個恍恍，就是說一個胡胡塗塗的浪子。分隔了幾年，她希望他已經是變好了，至少對她沒有惡意了，然而，那第一次的談話他就使她感到異常的不快。

初到的一天，他向父親申訴着她近幾年來的遭際。她的惡運同她的受害。而當她自負的談到燒箕背的經過的時候，她滿以為能夠得到她們的同情，但她碰到了一場意外的掃興。

那弟弟叫金聲，黧黑而精幹。鼻梁上帶着一塊刀疤，這使他多少露出一點兇相。他嘲弄的切斷他的姐姐的敘述。彷彿她在說着甚麼敗德的醜事。

「啊啞，」他叫着，「你這個腦筋真舊得太傷心了！」

他粗獷的縱聲笑了一通。

「我們就不要說迷信吧，」他接着說，「現在國家正需要金子掉外匯呀！自然，交給別人挖倒犯不着，你可以自己出錢來幹！」

也不細看對方的臉色，想想，他又大澈大悟似的笑了。

「對呀！我們打夥幹好吧？我也免得再出門了！……」

結果如何不必細說，總之，他大大的傷了她的心了。

而且，更使她難受的，是那個在爭論中唯唯否否袒護着她的兄弟的父親，而這也就愈漸促成了她提前回家的計劃。所以，醫生雖然力說他們還得打針，她也無所顧忌的走了。

他們已經到家好幾天了。當到家的一天場上正在驗糞，但是他們沒有受到打擾。實際上也只有十多個破破爛爛的烟鬼去應了應景，何況他們是認真脫離開苦海了，他們已經在逐漸肥胖起來，因而許多看見他們的人也相信他們已經得救。

比較起來人種更差一點，在到家的一夜他便表示不大舒服，起先大半還帶點賭氣的性質，隨後却認真打起呵欠來了。

他的賭氣是和提前回家相關聯的。因為他實在願意再呆下去，曾經力說他担心一到家裏又會翻臉。他們母子間還會發生過劇烈的爭執，就是動身的前一刻鐘也在互相嚷鬧。

「我自然跟你一道，」人稱警告的說，「可是翻了臉我不管哇！」

「翻甚麼臉哇？就翻了我也有丸藥！」

那青年人喚聲嘆氣的倒向椅靠上去。

「看你要把我怎麼樣害！」他又一下跳起來了。「幾次都是你在當中打插；不是嗎？現在你又來了——你安心使我成個廢物！」

因為有着這樣一段插話，所以當那抑鬱柔順，除了衣食不愁便無其他幸福可言的媳婦，胆怯的跑來報告丈夫已經用呻吟換了呵欠的時候，竟也並未如何使得嫻婦吃驚。

母親微微嘆了口氣，便又很鎮靜了。她忤氣的說：

「你是心痛他吧？那麼又把盤子給他擺起來呀！」

媳婦沒有張聲。

「把抽匣里的丸藥給他拿去，——要我放他進城倒不行啊！你怕我不知道他的心病吧。總之，這回進城又進錯了！……」

媳婦找出那丸藥來，帶着不快的心情走了。

然而，當天夜里他並不要吃，倒寧願拿出更加厲害的呻吟來向母親報復。一直到第四天上，實在熬不過了，他才勉強吃了幾粒。

媳婦已經逐漸安了心了。一面憑着她那戒煙過後旺盛起來的精力收積着小麥。照目前的標準說，這不能算囤積的，因為他的用意只在安置閑錢，而且以為實物比較穩妥，可靠。

自從回來以後，這個從來點滴不沾，持身嚴格的半老婦人，是喜歡酒了。她每天午餐都要喝上兩三杯大麪，於是睡一通飯後的午覺。一天因為多喝了點，前一天是集期，又疲累了，一直睡到黃昏時候還沒有起床。但她終於被表嬸嬸叫醒了。

同那寄食者一道的還有她的媳婦。她們已經來望過她兩三次了。她們是爲了人種的呻吟來的。她們帶着一種掛慮的神情，彷彿是她們做錯了事情而在担心的責備一樣。

那個性弱的媳婦簡直是連嘴也不敢張的，只有孫表嬸一個人在說話。她在担心的，吞吞吐吐的陳說着她的意見，她解釋着。

「我看不像是賭氣呢，你親自去看看吧。」

「丸藥呢？」媳婦是完全清醒轉來了。

「他不肯吃，」媳婦苦澀的說。

「你們都是死人！」母親生了氣了。

她憤激着下了床，一逕走向梳妝台去。

她用媳婦已經打好的臉水洗過臉，收拾了一下頭髮，嚴肅而含怒的走出去了。但在堂屋門口，劉二傻頭傻腦的招呼住她，他含含糊糊的說。

「怕要老太太出去下才行呢，他硬不走！……」

「你說的那一個呀？」

「丘……娃……子！」

倘在平日，媳婦只需吩咐劉二閉了通到內院的耳門，把那個敗家子弟擋在大廳上便了事的。

而且往往非常生效。

因為正在有氣無處發洩的時候，她却自己走出去了。

「你又跑來做甚麼哇？」她嚷叫着，「我欠了你的賬嘛？……」

「賬倒不欠，我們的家還沒分清楚呢！」

丘娃子早已準備好了如此回答，但他胆怯的順下他的眼睛。

『我要戒煙，』他囁囁着說。

『去戒你的呀！我這里是戒煙所嗎？！滾，滾，滾，滾，滾，滾，滾，滾！』

她叱嚷着，彷彿她是一匹癩狗；而且出於故意似的要把傳染病菌帶進她的宏腐的大廳。她以往很少有如此發怒的機會。

然而，她把那個一向怯懦無能，連做告花兒也不澈底的落難公子惹發作了。雖然在沒有來的以前，他曾經懷疑到白醬丹的愆愆是否於他有利以及他的行爲是否正當，而當跨進大門的時候，他已偏重於求周濟了。

就像兔子有時還會咬人一樣，這個頭纏破布，身着油浸衫子，表情有點尷尬的煙鬼，現在，竟也夢想不到的發起脾氣。

『甚麼哇？！』他稀開嘴大叫了，『你這吼做甚麼哇？！我是一條狗嗎！……』

他噴着口沫的嚷着，叫着，做出十分英勇的準備撲打的架勢。但是嫻婦怔了一下，隨即退進內院，兵一聲把耳門關了。

她才轉過身去便又碰見多少有點失色的孫表嬸以及媳婦。

『究竟是怎麼的啊？』那寄食者縞着眉毛發問。

「怎麼的嗎？這個東西越來越不成了！……」

「你就多少給他幾個錢呢？」

「我甯肯拿去施捨！……」

然而，雖是這麼說，在走向兒子的房間的中途，她又回轉身來，摸出兩張一元的法幣，要表嬭替她送走那個人間的敗類。

她很不釋然的走進兒子的房間里去了。當她還沒進去的時候，他是朝外面側躺着的，而一看出她的身影，他就一下轉側過去，避開了臉。但是他的呻吟，他的唉聲嘆氣，却更高了。

母親費了好一會時間來平復自己的感情。

「你究竟要怎麼樣呢？……」

她終於開口了；但接着又是難堪的沉默。

「藥，藥你不吃，」她最後吃力的說；「問你甚麼呢，你不答應，……」

「我沒有甚麼說的！」

「那你總是要我的命囉，這屋里也正是多了我了！……」

彷彿母親的凄絕的言辭，和凄絕的聲調已經發生了良好的效果，他沒有再回嘴。但却像在開

展覽會的一樣，藉着剛才由娘姨照燃的燈盞的光亮，他車轉身來那麼刺目的掀起他的面孔，慢慢的揩着鼻涕，擦着眼淚，……

這涕淚交流的情形使她更加心軟，而且，是失悔了。

「擺起燒兩口好麼？」她真心的問。

人種搖了頭；他嘆息一聲，依舊車轉身去躺下。

「我把燈點起好吧？」母親克制的說；「一兩口不要緊，身體復了原又丟掉好了。……其實街上燒的人也不少呢，我點燃好吧？」

兒子依舊一個不給回答。

「再不想想我們是好大的人了，」當母親正想叫人去端盤子的時候，兒子忽然歪頭歪腦，自言自語的說了，「總把我們當成小孩子樣。也不管外間的批評；我看就是活到鬍子白了，……」

「外邊有甚麼批評啦？」母親切住地問

「我們自己當然聽不到啊！……」

他顯然是在支吾；於是母親決然的說：

「你不要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我猜到了；『她神經質的苦笑了一下』。我並不想管這個家

務，我馬上交出來都行！……」

「我當家做甚麼哇，——我只想不做飯桶！」

「要得嘛，」她習慣的，略帶嘲諷的說，「這好得很，……」

當兒子自言自語的時候，她一時沒有理解出他的本意，現在，她完全明白他了。他借故要挾。但她例外的沒有發生多大的反感。而且已經決定，只要他肯聽話，她可以把繩子放鬆一點。

她現在希望的只求他不要糟塌壞身體。她繼續說：

「這樣很好。你能作點正經事我還不喜歡麼？我只求你有話明說，不要磨折人。外面的事已經把我磨折够了！……」

一種苦趣阻止她盡量發揮下去。

「燒兩口好吧？」停停，她又掛慮的問。

兒子嘆了口氣。她從這嘆氣聽出他已經是同意了。

她高聲叫了劉二進來，吩咐他去取來那付原已當成禁物收藏起來的傢具，重新擺開。而且因為母子間那種新的調協，人種確又顯得異常衰敗，她的心更軟了，她靠下去替他泡製。

在暗夜初臨的靜寂中，她工作着，一面不相聯貫的吐着斷句：激厲，輕微的責斥以及抱怨；

有時又是充滿柔情的關切。

『那樣睡不舒服。枕頭挪上點呀。……』

兒子照辦了，但却一直沒有作聲。

『不是吹牛的話，』等到精神稍稍振作，他才忽然響着試探的調子說了，『現在只要手邊有錢，甚麼生意不好幹啊！……』

『可是也要能夠划算才行。』

『有好多傻瓜在那里喲！』他自負的接着說；……『隨便買點甚麼攔起都有錢見。那些做西安生意的才振得肥呢！像我們這些山峽峽里，見個對本就算頂了天了；還難得敲算盤呢！……』

當他說到西安生意的時候母親微微吃了一驚。

『不管那里，』現在她切斷他，哄騙的說；『不要見錢多，見錢少，總之，像你這樣病婆婆樣，總不行的。總得先把身體弄好！』

彷彿是要避開這場談話，她隨即坐了起來。

『我去看丘婁子走沒有，』她說，『背時兒又纏起來了！』

在離開兒子寢室不遠的屋簷角上，孫表嬸和媳婦正在那里密談。她們既不敢把那浪子的撒野

如實報告，又深信主婦是不會拿出更多的錢的。她們陷在苦惱里面，堵嘴而且嘆氣。

她們聽見了腳步聲。她們看見她走過來了。

「你們在這里談甚麼哇？」主婦懷疑的問。

「你就再給他添一點呢，」表嬸終於被迫似的，禿頭禿腦的說了；「他是戒煙。……就讓他這樣鬧下去也不是事，所以，……」

「怎麼？這半天你們還沒有把那個瘟喪送起走麼？」

「你自己去試試看，」那食客回答着。

因為感覺受了委曲，她來不及考慮她的言辭的重量。她脫口而出的說了，但她立刻違反本意的，把嬸婦激勸出去了。

彷彿預備長期鏖戰似的，那煙鬼已經蹲在一張八仙椅上。他並沒有脫掉他的魚尾鞋子。他就那麼蹲着，劈開兩腿，手拐架在膝蓋上面。而在手掌之間，則是那張可笑的灰白的瘦臉。因為那說客已經被他所降服了，他的全部姿式因而帶着一種威風凜凜的氣概。但還給與他的親屬的印象，却是壞透頂了。

她一看出他來便忍不住叫道，「噲，這才體面！」於是向他急走過去。

「我問你，我欠了你的嗎？你安心想癩我嗎？……」

丘娃子吃驚的從椅子上跳下來了。他迴避着她，一面嚷道：

「我倒不癩人啊！……你那麼凶做甚麼哇？……」

他已經退到通向大門堂的台階上了。於是，彷彿扔掉一件廢物一樣，巴的一聲，他把那支在椅子邊倉促拾起的鞋子擲在地上。他用腳摸索着穿上牠，同時並不放鬆他的反攻。

他睜着細碎烏黑的牙齒，嘴臉已經變了樣了。

「好！」他叫着，「你凶，敢把眼拿來算麼？！家還沒有分清楚呢！……」

「放屁！……胡說！……劉二，你給我趕出去呀！……」

黑了好一陣了，白三老爺才打着呵欠，慢慢從床上爬了起來。這天他請會酒，午餐吃得很晏。人又奔跑得太勞累了，而且多喝了兩杯，所以客人一散，他就躺在床上睡覺去了。

足一落地，他又坐在床沿上悶了一會。於是跛着鞋子，走向階沿上去了。他的屋子開間很窄，外表又很老朽，認真說起來，只有比較響亮的堂屋階沿上才是可以駐足的地方。而且，萬一坍塌下來危險也較少些。他坐下在他的太師椅子上面。……

真真，他的女兒，把點燃的紙捻子給他送過來了。她披着微黃的長髮，胆怯的望着她的父親。他一接過紙捻她就趕快走開。

「轉來啊！」但是父親招呼住她。

三老爺感覺溫暖的裏心的笑了。

「難怪哇，」他發覺出她手里捏着一點臘菜，「偷着吃東西呢！」

「還是我存起的，」她靦靦的說，不敢對他直望。

「好，架勢塞吧！」老頭子嬌縱的說了；隨又加上道，「去倒壺茶來……」

他這一天頗爲滿足。因爲花錢不多，客人却都吃得舒服。而且，這不僅是會酒，牠還有著別種意義。他算補請了春酒，情也酬了，因爲在義務戒烟當中，龍哥對他的關顧是太多了。

爛鐘奎跛着鞋子從外面走了進來。他今天在這里相幫，才去還了蒸籠回來。他兩手是油，十分担心的微微張開他的手臂。

他帶點傻笑的停下來了，利用手脛擦了一下鼻涕。

「丘娃子今天才威風呢，」他說，「把何寡母硬罵慘了！……」

「怎麼樣呢？」三老爺立刻攔下提起的茶壺。

「怎麼樣嗎？」那舅子又用手脛擦擦鼻子，「又是去纏錢呀！這龜兒，要錢你就耍錢好了呢，他說家沒有分清楚，要算賬，……」

「他們的家是沒有分清楚呀。」

「……啊，幾句話不投機，何大太太就叫劉二把他趕出來了——。這個當然也做得過分一點，這一下丘娃子好罵呀，圍了一大堆人！」

「現在還在鬧嗎？」

「早息台了！再鬧也鬧不出個明堂來的，……」

「嗨，有趣！……」

三老爺仰起下巴笑了一聲，踱起方步了。爛鍾奎跨進堂屋，想要走進灶房里去；但是他的姐夫忽然緊迫的，小聲的招呼住他。

「啥事哇？」那青年人從昏黑的堂屋里發問。

「你過來嘛！」

爛鍾奎顯得好奇的重新跨出堂屋。

「你不要亂說話哇！……」

三老爺首先警告着他，然後再用那種同樣有點緊迫，像在報告甚麼嚴重，但却有趣的祕聞的聲調一直吩咐下去。

「你去把丘娃子找來，」他接着說，「可是要避開人，……」

「這個龜兒子，還不知道縮在那個洞里在呢！」

「總是那幾個老地方呀！……」

「好嘛！」

「最好叫他走後門來。可是我再說一句：千萬沒亂說啊！」

「你放心，戒烟所賣了那麼久的泡子，該沒有走過一點風味！」

「對，一個人就要嘴穩！……」

他把他的舅子打發走了。

他感到一種在作戰當中逃走一名哨探那樣的激動。他的太婆避開着臉照出一盞燈來。這正是一個月黑頭的夜晚，不照亮實在不很行了；雖然他們平常少有照亮的時候。

但他走近方桌，撥了撥燈草，使牠燃得更旺一些。似乎覺得那過於黯淡的光亮，和他的情緒太不相稱。當前兩天偶爾激動丘娃子去向嬸嬸挑戰的時候，他的動機只在給她一個不舒服，而現在得到的結果，却使他的心思完全變了樣了。

彷彿詩人的靈感一樣，牠使他那麼迅速，那樣堅實的得到一種自信，一種強烈的慾望，而這慾望又是那麼苦過他的。本以為早經死了，目前的事實却在證明着牠不過是在假寐。

在他那急風驟雨一般的思索當中，只有那麼一點使人掃興的念頭：丘娃子太怯弱了，他會不敢接受他那大胆的提議，……

忽然傳來後門的開閉的響聲。他停止住不動了，他緊閉着他那微癱的嘴，細長的眼睛睜大起來望入昏暗的堂屋。他的臉上閃着一種如飢如渴的神氣。他已經聽得見步履聲了。

爛鍾奎領着丘娃子出現在堂屋門邊。前者同意的笑着，恰如德倖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那樣。後一個則顯得很是頹喪。

丘娃子嘟着嘴，害羞似的微微勾着腦袋。

『聽說你們鬧來的哇，』三老爺迫不及待的問了。

『把你吼得像狗一樣，……』

『你跨出來坐呀，』

兩個人一齊跨出來了。爛鍾奎遞了一張長凳給丘娃子。

『又怎麼樣呢？』三老爺又重新問。

他坐向椅子上去了。把烟袋抱在手里，點燃一根捻子。丘娃子也已坐在長凳上面。他無聊似的理着稀薄的油浸單衫的裙邊。

『簡直連吼狗都不如！……』

他依舊沒有說完下去。彷彿是太興奮了，或者過於胆怯。但是他的舅父却也並未再加追問；他搖搖頭，發起感慨來了。

『這樣的人也叫人噁！』他嘆息着說，開始指責寡婦。『你屋里的事還把我瞞住了麼；要不

是你爺爺在前面擋住，大家以爲是舉人的兄弟，他！……一個得而當之的酒店老板，就把錢振到了嗎？」

他氣憤憤的把右腿提向椅子的靠手上去。

「恐怕早就出了鬼了！」他又嘟着嘴加上一句。

「是呀，」爛鐘奎附合着說，「這街上那一個不知道這本經啊！」

「我又沒有跟他借幾七幾八，」丘娃子嘟囔着。

「何況你還說的是戒烟呢！」

「對囉！」舅舅吐着烟烟，並無目的的把頭點了一下，「你說他要起錢去嫖，賭，嚼，搖，不務正業，這也還說得通。他是戒烟，存心往正經路上走呀！並且家務從來沒有鬧清楚過！……」

「就是提起分家她才鬧起來的，」丘娃子插進來說明。

「那你現在又打算怎麼樣做呢？」

他不知道該怎樣做，他沒有張聲。

「就是這樣打一輩子的爛仗就算了呢，」三老爺幌着腦袋，慢條斯理的說；恰如他在吟謳古

文一樣，『也還是要想一個根本辦法？千萬你的舅舅是一個窮舅舅，』他微閉着眼睛嘆了口氣，『不然我就把你養起！烟，給你戒掉，找點正經事做起，這一下我才慢慢跟你算賬呢！』

彷彿這不僅是一種設想，而是一種決定似的，他十分威嚴的抱着烟袋站起來了。但他隨又坐了下去，手掌輕輕畫了一下桌子。

他細着眼睛，感慨無窮的緊盯住他的外甥。

『難道你真一點沒有想到將來嗎？——二三十歲的人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舅舅嘲笑的說；『娃娃，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你去問問看吧，已經在撐持門戶了！還不是得順境。那個時候你外公才死不久，外人不必說了，連家門親戚都打起夥稿你！……』

他顯得很是自負，但實際那時候他正非常放浪。而且恰恰便是他沒落的起點。也許記憶猶新，他沒有再自誇下去了。

『總之啊，』他改換了口氣說，『俗話說的，自己跌倒自己爬！……』

『諸事要費你老人家的，……』

丘娃子忽然站起來了，而且俯伏下去，叩了個頭。

「叩嗓子頭啊！只要你娃娃肯聽話，爭一點氣，……」

「我跟她打官司就是了，」外甥嘟囔着退回長凳上去。

他已經不再拘束以及惱怒；他是很安靜了。十多年來他都處在無人注意的沙漠當中，現在他算第一次感到了人情的溫暖。

他靜下來準備接受他的舅父的指示。而且似乎決沒有二話說的。然而，由於習性，由於事情的嚴重，三老爺卻故意的兜着圈子。他說到一個青年人處身立世的重點，凡事要有計算，勇氣，

……
「你說到打官司，」他接着說，「自然啊，只要有這個必要。我相信這點她是搞不過的！隨便挽點圈圈，……不過現在還用不着！」

他沉吟了一會，然後揚起眉毛望着他舅子。

「你去泡壺茶來好吧，」他說。

他摸了摸茶壺，打了一個油帽。他把爛鍾奎遣送走了，於是他望了他的外甥一眼，接着便專心的向烟筒里裝上一口綿菸。深恐牠會自己再跳出來似的，他用大指姆熨着牠，而且就那麼老樹

下去。

而且，就在這種悠閑自得的情趣當中，他近乎自語的向他提出他的意見：大家打夥挖燒箕背。他說得很自信，很堅定，又像在談着甚麼瑣事一樣。

「你想想嘛，」他結束着，嚴肅的盯他一眼，「我也不免強你。」

丘娃子長長的嘆了口氣。

「這樣怕不對呢，」他終於吃吃的說。

「怎麼不對呢？……你說來我聽聽呀！」

但他又實在找不出反對的理由，他沉默了。

「你怕別人說壞話吧？」他的舅舅替他設想：「天地間甚麼事又沒人說壞話呢？問題，要看是甚麼人說的，說得對不對頭！……」

丘娃子噤噤着想要說點甚麼。

「你聽，」但他搶着繼續下去，「不是吹牛，我做的事都會受高明人指駁，那就假了！你一天就只曉得吃飯，燒烟，你知道現在是緊世道麼？」

他問着他，隨即發表了一篇於己有利的時評。

「娃娃，」他歸結道，「你試試吧，——錯過此渡無好舟！」

「我怕鬧起來難聽，……」

「你這個人嘍！」三老爺吶喚了，「還有我在前頭擋住在呀！難道我比不過你嗎？憑資格，憑地位，憑年齡，……你有啥顧慮的哇？哼？……」

丘娃子想了想，他確實比不過他，而且顧慮確實多事。

「好嘛，」他抽着氣說。

「這就對囉，一個人不要儘摸黑路，……」

爛鍾奎提着茶壺走進來了。

「開水簡直燙得很呢，」他說。

「老實話，你吃過飯沒有哇？……」

白醬丹問着他的外甥。並不等候回答，他就吩咐他的舅子倒廚房里去替他熱飯。而且吩咐得十分周到，就如招待一個認真的生客一樣。

「你給他找點臘菜，」他又加上說，「臘的乾盤子總還有吧。……」

當那舅子車開身去的時候他又摸索着掏出一招法幣。

「暫時儉省點用吧！」他低聲的，認真的說；「透不得一點風啊！」

他顯得興奮而且忙亂，因為失神似的想想，接着他又大聲叫出他的妻弟。

「你招呼他一下吧，」他叮嚀着爛鍾奎，「我要出街去了。……吃了你還是送他走後門出去。……啊，我再說一遍，不要到處唱啦！」

「完了！那就成了昧告示了！……」

「對，年青人就要嘴穩才好！」

三老爺感覺滿意的走出去了。當到了街上的時候他才稍稍冷靜一點，這時街面上已經顯得很熱鬧了。但也照例是那幾家出賣夜食的攤販。切麵，湯元，滷肉等等。茶館泛溢着人聲。

他是去找那肥人的，但他沒有找着。去找龍哥也撲了空了。他站在暗夜里思索起來。他隨即恍然大悟的叫了一聲，衝向下場口范大娘家里去了。因為他忽然記起，新才到了個貨，也就是說一個散播文明種籽的遊娼，他們一定是在那里消遣。

是的，消遣，若是誤認他們嫖娼那是不正確的。他們並不放浪，但於新貨到的時候逢場作戲一番。在以往，龍哥對於女人的興致較大，自從那個塊頭比他還大的太太收拾過他一頓以後，他就變規矩了。因為和一切具有權勢的人物一樣，雖然常在萬人之上，對於自己的太太却是一個毫

無辦法。……

范老婆子是替人洗衣服的，她只同着自己的孫兒住着一間房子。而且只有一張床鋪。但在近兩年來，爲了一點口糧，她却常常得睡地鋪，把自己睡慣的床讓給那些法幣過多的人們享樂。現在，那卑陋老朽的小屋，已經被淫蕩的笑樂所充溢了。

床鋪上擺着一付醜陋的家具。燈是用膏藥釘補過的，一張草紙權且代表着套盤。但這並未減低大家的興趣，因爲彼此的目的原不在烟。那個滿臉是粉，上唇有着一顆黑痣的娼妓正在工作。一面應付着客人的調笑。她的對面躺着龍哥，床沿上是肥人。一張粗糙的長凳上坐着季慶斗和一個雜貨店的老板：他是去年才新入流的。

他們的談話都很粗鄙，而且無恥，但全又說得那麼直率，那麼自然，好像是在談着一頓便飯，一碗隨茶那樣。然而這是發表不得的；正如其他的醜事一樣，做得人儘管做，你一宣揚，可就犯了罪了。

在那淫糜的嘻笑聲中，那皮肉販賣者終於把那毒物泡製好了。她把一支棕紅透亮的利器順向龍主任去。但他拒絕了，隨即翻身坐了起來。

『你來，你來，』他吟謳似的叫着，『我退位了！』

他用肥厚多毛的手掌推着胖子。

「好嘛，」肥人笑得連眼珠也看不見了，「大袖子烟呢！……」

「喲，我就猜對了吧！……」

三老爺輕腳輕手的走過來了：

「……你們害得我好找呀！……」

「你來得正對，」剛要輪下的胖子翻身起來。

「請，請，請，請，請！……」

「渾烟啊！」

「素煙我都不吃！……」

這是實在的，三老爺確乎不會把那女人看在眼里。

「我好找你們呀！……足板都跑大了！茶館里，家里，……」

「你還找我們呢！」主任插斷他。「何丘娃的事你也該站出來說幾句呀？……不管親的也好，隔層皮的也好，你也總算是他的舅舅！」

「怎麼，你們已經知道了麼？」

『簡直滿場都曉得了！』熨斗插嘴說。『他來要錢你就給他幾個呢！』他批評着孀婦，『還要七七八八臭罵一頓！』

『簡直是太潑了！』龍哥大聲的說，『就像她的背景有好雄呢！』

『不行不行！』熨斗搖搖頭說。

這個圓滑角色知道他是暗指二爺說的，他趕緊解釋。

『我懂嘛，』他的口調充滿着自信，『二爺對她早就睜頭痛了！……』

『他就不頭痛又怎麼樣呢？』

『哎呀，這些都是空話！……』

三老爺着急的插斷他們。

『鬧了這半天，』他接着說，『你們知道那娃爲甚麼去找她麼？……是去找她要點錢戒煙呀！又不是拿去嫖賭嚼搖。就是一個外人，……』

『唉，』主任深沉的嘆了口氣，『去年該把燒箕背給她挖開！』

『你個老公公還要說呢！』

『怎麼，現在她未必用鐵方淋過了嗎？！』

龍哥感覺不快的斜瞪着他。但三老爺並不見怪，他知道他的脾味，而且相信他的計劃已經成功，至少初步成了功了。

「她自然沒有用鐵水淋過，」他卑賤的說：「就淋過也沒關係！……」

他吞吞吐吐的停了嘴了。

「啊，」他又突然的說，「我想找你談個話呢！……」

他的口氣依舊有點遲疑；眼睛示意的向那長凳上的兩位投了一瞥，意思希望他們知趣一點。

於是那個圓滑自如的髮斗扯了個謊，領着那生意人走出去了。

當屋裏只騰了他們兩個，以及那躺在床上的一對以後，三老爺於是把主任拖向長凳上去。他壓低聲音，詳細告訴着他同那外甥商談的經過。他說着，忽的又像皮球一樣的跳起來了。

「你聽！」他叫着，彎下身子，極力想要看清對方的眼睛，「這一着棋都會下錯，我也不必操了！唉，他至少總信你麼……哼？！……」

龍哥從鼻孔里很響的吹了口氣，站了起來。

「要得，」他決然的說，「燒他媽一艾盞再看！」

「是呢，這個東西太討厭了！……」

「那個又來！……」

肥人吐着煙烟，輕鬆的叫着，十分笨拙的爬起來了。

「緊事情哇？」他走近他們去。「聽得麼？……」

三老爺向他簡略的說了一遍。而在這中間，胖子雙手挽着肚子，不時發出一聲短促的笑聲。彷彿他在傾聽着一件趣事。

而在末了，他才半玩笑，半認真的笑道：

「好自然好，就看攔不攔得手啊。沒又像去年一樣，……」

「不得！」主任斬切的說，「認真說丘娃子才算正柱子呢！」

「你悶悶不樂的做甚麼哇？」

「唉，」三老爺搖搖頭，長太息了，「你總把我霉倒在呢！就拿去年的事說，我也沒有錯好遠呀？你知道的，要不是龍哥的面子，……」

「本來也是，」龍哥支持着白三老爺，「天底下的事情就這樣呢！……早知道婆婆娘要死就該把她嫁了，至少節省一付棺材！……」

他的語調態度帶着極端的蔑視；但是胖子笑得更甜蜜了。

「我是開玩笑啊，」他說，「這幾個人，就是跳岩我也來呀！……」

他們的誤會很快就化解了。而在幾分鐘後，當主任重新和那遊媚逗趣，假裝抱怨着自己的年齡太老，說她並不真心愛他的時候，三老爺對於女人雖然早已感覺乏味，竟也很開心的打起合聲來了。

他把蓄着鬚子的微癩的嘴貼近他去，一面亮出自己的一枚缺齒。

「你看我年輕吧，」他說，「連牙齒都沒有長齊！……」

丘娃子的撒野，被逐，就在當天夜里，便傳播開了。

於是在茶館里，煙盤上，櫃台邊和階沿上，以及一切喜歡說長道短的人類托足的處所，都一齊響澈着各色的論調。

他們都暫時擱下寶經牌經，買賣上的商討以及對於生的怨嗟，專爲這個新鮮的話題而努力了。他們打開記憶之門，而且非常勇敢的鑽進所有當事人的靈魂里去，以便翻檢對於自己的論斷有利的材料。就連舉人老爺也被提談到了。

一直到第三天上所有的舌頭上才又轉動着別的新的話題。因爲現在並非平時，生活太緊張了，變動也太快了，太大意了就會逃走一筆大的利益，或者給生活添上窟窿。所以有錢的都要忙錢，沒有錢的那就更不必說了。那些還在口上心上念念難忘的，只有少數懶虫，以及特別有着利害關係的人。

當一聽到何家的糾紛的時候，由於那種歷來的宿怨，么長子便立刻當衆宣稱，這一定是白醬丹在搗鬼了。

和一切獨斷論者一樣，他是先下判斷，然後才慢慢找材料來證明的。自然，若果沒有碰見强有力的反駁，他就乾脆不找證據，單是一直宣佈着罪狀。然而，因為茶館里人多嘴雜，於是他就竭力提出有利的材料；但全部相信他的人是太少了。

其實懷疑他的判斷的人也是有成見的。他們認為他同白三老爺的嫌怨太深沉了，而且一向他的嘴巴是很刻薄的。加之，消息傳到之前他又正在過火的暴露着義務戒煙的黑幕。說他單是走私一項的進款就有好幾千元；辦藥的錢自然更被他全吃掉了；以致逼走很多嫖民，甚至有跌斷腿的，……

總之，大家只能勉強同意他的結論，而這使得么大爺幾乎要發火了。所以此後三兩天，雖然嘴上賭氣不說，心里却在期待着新的證據。因為金廠的問題，他近來的心情太惡劣了；而一個心情惡劣的人總是特別喜歡吹求別人的缺點。

然而，他灰心了。所以到了第三天，當那個憑着自己的年齡够得上稱為北斗鎮同活的歷史的戴矮子，在湧泉居對比的敘述着丘娃子的往事的時候，他依舊悶着臉不動聲色。

這矮子原是極瀟灑的，也比任何一個後方民衆對得起抗戰。因為除開憑骰子弄點口糧而外，其他的慾望便也再沒有了。

這天是冷場，他用不着忙飯。他悠閑自得的說：

「確實，這場上的那個小孩子未必有他闊嗎？」他那無鬚的癩嘴浮上一個調笑。「才七八歲就穿皮褂子了！那些氍毹的都說他要中狀元，掌印把子。現在倒也驗了——他媽的煙灰狀元！」

「聽說他爺爺皮氣大嗎？」芥菜子懶懶的問。

「名字都叫何蠻子呀！不過舉人還不算凶，人種他爺爺那才要話說呢！一個糧食市就叫他鬧酸了，隨便買甚都改官價。只要他講過價錢的麼，你就摸都不敢摸了，就像蜈蚣爬過的樣！」

「你說糧食，」有人插嘴道，「聽說城里米價又漲了呢！」

「他漲他的！」矮子說，「我一天一個人一把米就夠吃了！」

他原本沒有存心要替何家宣傳，而且素無愛憎，他只是名符其實的談天。所以別人提到糧食，他便也談起糧食來了。

其他的人也立刻興奮起來，談話立刻變活潑了。么長子對於這個問題似乎更感興趣，一開口他便咒罵着，打着粗鄙的比方。因為要是再漲下去，他的金廠就有全部停工的危險。

他的糟子是去年挖的，出產很是不錯。一翻過舊曆年，情形是變動了。產量在跌下去，糧食的價格却是老往上爬。金價自然也漲了點，但比糧價太差遠了。品迭之下雖然也有三四分利，但

沒有百分之百的錢賺，任何買賣便都不能說是買賣。

這是目前一切生意經的第一要則，所以經過一番嚴格的計算，他減少了六人，把範圍縮小了。他希望糧價回跌得再來擴大。這顯然是個幻想，於是他就忍不住說起粗話來了。

他擰一擰他那瘦臉上的濃黑的鬍子，很響很響的咋了一下嘴，又撓了撓牠，於是依舊十分響亮的說：

「曉得麼，這就像婆娘家偷人一樣，只要嘗過一點味道，就不愁第二回了！結果是大開門。媽媽的，這個××也餓睡覺去了！」

「牠那里會來管你這些事啊，」芥萊子說，「又沒錢拿！」

「可是金子怎麼又管得這樣緊呢？」矮子正經的問。

「那是金子呀！」×嘴冷冷的諷刺的說。「又不怕爛掉，又不怕老鼠子咬，帶起走也方便。只要兩老斗米，恐怕連腰桿也壓爬了！」

他板起面孔站了起來，提起煙竿，到茶爐邊燃煙去了。

而當他轉來的時候，別的人正談着金價，走私，以及黃金的用途。雖然不免一知半解，而且夾着不可輕信口傳聞，但也接觸到若干事實；不過却沒有一個人肯承認限制的正當，牠在戰時應

是一種必要的措置。

所以他們的全般議論無非是一種胡胡塗塗的怨嗟。

『國家買槍砲自然要金子啊，』他們嘆息着，『不過也要給老百姓丟碗飯呢！你想，現在隨便甚麼一漲一個對滾，金子呢，……』

『嗨，恐怕走私倒不錯吧！』芥菜子忽然自作聰明的說。

他顯出一種沾沾自喜的神情，彷彿他是提出了一條妙計。

『你還沒有那個資格！』但X嘴立刻駁復了他。

他嚷着，同時極端粗獷的橫了公爺一眼。他之所以如此生氣，因為他考慮過這走私。但他沒有這個胆量，而且成都的黑市的價格也不怎樣合算。再走遠些自然好點，然而，這却更不是他敢想像的了。

『你還沒有那個資格！』所以他切住他道；『看你當了偉人差不多麼 那不要使四川，香港外洋，你都可以隨便運起來了！』

『也不見得，』那半瞎的醫生搖搖頭說，『最近就有人栽了岩了。』

於是在鞋底邊扣去煙蒂，吹吹煙竿，他就慢條斯理的講談起來。他是很清閑的，因為一切病

人一向都在避忌着他。

他說，金子在外國確是很值價的，因為牠們自古以來就不作與銅和白銀。所以經常有人在內地買了黃金向外國走私，而那最爲方便的地域便是上海香港。但上海是陷落了，到香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就不能走路，只能夠坐飛機去。

而且，要想多帶也不行的。因爲每個乘客都要預先用秤稱過，若是過分重了，你就休想起飛。因此，當那位富有名聲的女性，周身扎着過多的金條，想從昆明飛往香港的時候，她是被拒絕了。

『走不成都不要緊，』他婉惜的說，『恰恰稅務官在場，他就向她檢查，金子全給搜出來了。好在面子大，人倒沒有吃甚麼虧！……』

『當然啊，』公爺羨慕的說，『是你我腦袋早搬家了！』

『所以，』公長子憤恨的嘆息了，『現在倏事情你拾得過別人呀 就是做賊，他們也都比你高一着的，恐怕贖下的只有收大糞了！這個他們絕不會搶着幹的，又髒，又臭，太不合衛生了！』

他惹得茶客們稀開嘴大笑起來。

「啊，林哥！」公爺忽然止住笑說，「聽說你的槽子不做了呀？」

「怎麼不做哇？我就要看這個糧價簸成個啥樣子呢！」

「其實收拾了也好啊！隨便甚麼生意都比挖金吃糖。劉鬍子國菜油，振倒了！國烏藥，也振倒了！這幾天又在囤積小麥！……」

「小麥漲出來也有限，」有人沉吟道，「收成太好了。」

「不見得，」醫生表示反對，「聽說壩里收成很壞。」

「哎呀，」公爺不大耐煩的叫了，「現在的生意是見風漲，收成好收成壞的話靠不住了！去年收成還壞了嗎？你看看米價噴！」

么大爺正想說點甚麼，但他忽然又噤住了。

氣包大爺滿臉堆笑，帶着一付裝了一肚子重要而且有趣的消息的神情，向着茶館里走過來了。他的眼睛直望着他。

彷彿不說出來實在不好受合，才上階沿他就囁道：

「嗨，林哥！你哥子的眼力是不錯呢！」

長子眨眨眼睛，做出一付猜疑的神情。

「是不錯哇，」他解嘲的說，「我隔土都會看出落花生來呢。」

「不是說笑，我是講真話呢！」

氣泡認真着，一面在他側面坐了下來。

「噲，」因為長子沒有張聲，他又接着說，「那味爛藥硬是在給丘娃子當軍師呢！看樣子像是安了心的，已經在放稍了！」

「你像在造謠呀？」×嘴說着反話。

「真的！這幾天每天都在陳爛狗那里燒胖煙呢！」

長子帶點輕蔑的，嘆息着笑了。

「給你們說呢你們不相信。」他指傲的拖長着聲音說；「不是吹牛，他的把戲我看得也不少。了！三天不害人，一身筋骨痛！」

「恐怕也害不出個所以然來，」公爺推測着。

「自然害不出個所以然來，」那醫生加以附合，「家已經分了幾十年了。理信講過，官司打過，再鬧也鬧不出二百錢了！……」

「你又沒這樣說呢！」×嘴切斷他。「常言說，一根燈草沾缸油；你是稀的，他是乾的，沾

來沾去，他總要沾你幾個的呀！碰見鬼你不燒錢紙得了事麼？不過這個狗頭軍師又叫他找對了呢！

他的臉上浮上一個惡毒的諷刺的冷笑。

接着，爲要使得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又正面揭出他的論斷：丘娃子找白醬丹是我錯了，他很難得到甚麼好處。這却並非那味爛藥還不夠勁，他吐出的口沫是連魚也毒得死的。他之得不到好處，因爲他在白醬丹看來，無非工具而已。

至於對這事件的全般看法，和糾紛開始傳播時的論調一樣，各方當事人都吃了他一頓備極挖苦的臭罵。他認爲那寡婦是該遭災的，她慳吝，她刻薄，她平常太愛擺架子了。而丘娃子的落難也正是舉人老爺的很够分量的報應。白醬丹自然不必說了，但他竟未料及他會墮落到欺凌一個寡婦！

當他進行他的挖苦的時候，他是沒有想到他自己的，更不會想到他在去年玩過的一切把戲。然而，即使是想到了，他的話也不會有折扣的，一樣說得够份，一樣說得那麼條暢。

『你們想現在才好久啊，』他做作的說，『三月初八！可是他就弄了兩回磕絆。這千萬是米價高了，我只希望再賣七八百錢一斗！』

『啊喲，』那醫生驚怪着，『你像在做夢呢！……』

他的老實使得×嘴非常掃興，他無可奈何的苦笑一聲，抽起煙竿來了。揆着來的是其他幾個人對於那糾紛的種種展望。

然而，這種空泛的推測畢竟太乏味了，所以公爺忽然叫道：

『快收拾起吧！再爭起些，還是一文錢也分不到的。可是有件事我倒忘記說了，上前天到磨家溝去了呢；這是條講究呀！』

『那一個哇？』有人莫明其妙。

『你想還有那個呢，那味爛藥呀！我在下埠口碰見他，一問，說是去磨家溝的。……喲，這個傢伙賊足賊手的，像是有點講究！』

『總是去仿中央卷嘛，』戴矮子打趣的說。

『磨家溝他倒鑽不進去！』么長子搖搖頭說。

當公爺說出那仇對的行踪的時候，他就微微吃了一驚，把煙竿從嘴里取了出來；現在，他索性把牠擱置開了。

『……他的腦壳還削得不尖，』停停，他接着說，『若果那里的油水有他的份，去年劉百萬

的槽子他就搭上股了。他也只認得一個劉百萬！龜兒和他一樣，心肝五臟都黑透了，——真正的「一對！」

『那他跑去取草帽子呀？』氣泡懷疑着。

『老實，』公爺擊了一下自己的胖臉，『這傢伙是有講究！……』

『雜種是進城？』×嘴沉吟着，陷在思索里面。『……去告狀？……』

『那也該丘娃子一道去才合适』，有人提醒着他。

『是呀』，長子恍然大悟似的表示同意，『他又沒有撫給何家。那麼一定是去辦甚麼公事去了。不過也不對，一個小小的文牘！……』

他自問自答着，終於他的快意消失了。

『唉，你同丘娃子親自談過來麼？』

他忽然十分嚴肅的盯住氣泡。

『那一位到那里去他該知道點呀，』他緊接着說，『兩個既然攪得那樣的緊？不管怎樣；總又算是舅甥。他不會不知道吧？……』

『你說了這一長串』，氣泡抱歉着，『可惜我也是聽來的呢！』

×嘴異常掃興的嘆了口氣。

「不過，我想他一定是去告狀的！」停停，他又說了。「丘娃子用不着進去，現在還沒有告響在呀！問案的時候他自然會去！……」

他說着，但他的語句和口氣並無着于自信。

「他感到挫折了。尤其難受的，是別人對於這同一問題似乎已經毫不感覺有趣。只是爲了客氣才勉強裝出一付在聽的神氣。因此，當他不大自然的停歇下來的時候，他們都彷彿得救似的鬆了口氣，彼此相視一笑，乘機談起別的事情來了。」

對於他們的話，×嘴自然同樣心不在焉。所差異的，他連客氣也沒有了。他翹着鬍子，做出「一付很難沾惹的神氣。最後，他冷笑着站了起來。「談你媽條鳥啊！」他咕咕着，於是車身走了。

爲了排除心里的疑慮，他是去找丘娃子的。這時已經半下午了。幾個腿快的脚夫用打杵撐着担子，吹嘯一聲，準備要投店了。駱帶召的攤子外圍着一大羣人；因爲那顧主很是特別，他用兩手抱着他的毛頭，一邊嚷道，「總之我不賣呀！……」

他的裝束像個脚夫，那個執意要把他打扮一番的是辦事處的洋盤班長。因爲不能及鋒而試，老駱提着剃刀，模樣更頹唐了。當么長子挨近去窺探的時候，他是正在嘆氣。但他沒有得到同情

；×嘴惡心似的啐了一口，鑽進隔壁售店里去了。

因爲禁政就在偏僻地區竟也生了奇效，那售店的所在地相當隱祕。牠的穿過一條漫長的巷道，幾家人的廚房臥室才能發現。是一間打開梗隔的兩間房間，對面各擺着三張床舖。室內煙霧騰騰，所有燈都燃上了。就像檢閱部隊一樣，×嘴途中通過，向着每張床舖張望；但他沒有發覺他的對象。

檢閱完最後一張床舖，他想帶着他的失望退出去了。但他忽又停立下來，轉向身後一張床去。因爲馮斗是在招呼着他。他早已認出×嘴，只因嘴巴正在工作，不會立刻表示歡迎。

現在，他已經把那羊糞一般大小，紅褐透亮的東西抽進肚皮里面去了。因此，他翻身起來，用了呵欠的聲音叫道：

「唉，林哥，怎麼就走了麼?!……」

長子於是回轉身去。

「哦！」他說，「我怕是那個啊！」

「靠下來呀!……橫豎沒有事的!……」

馮斗把舖位讓開來了。雖然並非釋民，又不同一派系，但是那工作的趣味是領略過的。而且

，那個平常逢人要好的角色又是那麼真誠，過份推諉太不成話，么長子靠下去了。

他烤着，裹着，一面進行着閑談。他忽然出於無心似的發問：

『哦，丘娃子鬧一陣該有結果了呀？』

『屁！恐怕還在往爛的稿呢！……』

『怎麼樣呢？』×嘴裝出僅僅感覺有趣的样子。

『有人在給他戴蒜苔鬚子呀！』熨斗含糊的說。『不過那個寡母子也未免太厲害了！……那張嘴呀，不是一個人你真稿不過她！』

『那里呢！』×嘴同意着；『哦，聽說已經進城了呀？』

『那個？』熨斗開始警戒起來。

『那個？那一味爛藥呀！不過我想，他總不好去頂狀吧？』

他打着冒詐；而那個本想含混過去的熨斗覺得瞞不住了。

『這些話依理都不該我說的』，他嘆了口氣，『確實是進城去了。是不是去告狀，我可不大清楚，——不過你的耳朵真也尖呢！……』

×嘴莫測高深的微微一笑。

「我倒要吹火筒做眼鏡，看他玩些噪把戲呢！其實他那幾乎想也想像到的：燒房是官衆嗎？家還沒有分清楚嗎？哼？哼？……」

鬚斗唯唯否否的出了一點聲氣。

「你說我猜對了麼？」×嘴緊逼着問。「哼？哼？……」

「這個我就更不大清楚了！」

鬚斗想要極力裝出一付誠實的樣子，這却反把懷疑引出來了，以致使人相信實際他倒十分清楚，不過担心自己惹上是非。

×嘴對他的情趣的理解正是這樣。他冷冷一笑，沒有再問下去。

沒有發現丘娃子本人，在初雖然有點掃興，當他走出到街面上的新鮮空氣中來的時候，他覺得他的收穫已不錯了。白醬丹進城的推測已經證實。至於是否去告狀，雖然脫身沒有說出真話，但是他的掩蓋却正反證着他的猜想的無誤。

加之又在一種興奮的心情當中，他簡直認為他的疑慮已經不存在了。現在若果有人敢於指責他的判斷虛誑，他一定是會吵起來的。然而，他的偵察却非出於單純的好奇；即使起初如此，猜想既經證實，他的胃口也該換一換了。所以，回轉湧泉居廣播一通之後，他終於裝作無事似的去找嫖婦去了。

除了那種人所共有的報復念頭，這另外還有一樁心思推動着他：他希望從中得到一點好處。他還沒有忘記掉他在去年冒稱爲娘娘會所有的那一段土地上的出產，妄想重新開發一次。他現有的金廠的產量，使他虧累得是太多了。

這點打算也許是不漂亮，但他却發生得那麼自然。正如對着一碗好菜舉起筷子那樣，既用不着慚愧，更用不着考慮一下是否正當。這因為他一向就這樣生活慣了，而且從未發現別人有過和

他不同的生活方式。其間的差異只是外表而已。

然而，當他到了何家大門堂里的時候，雖是那麼昏黑，一支生人的眼睛沒有，他的老臉却也情不自禁的熱了一股。這不是爲了那動機，他一時回憶起了去年交涉失敗的情形。但這也只是剎那間的事，他終於敲起耳門來了。

隔了好一陣，么大爺已經灰了心了，劉二才從門後發問：

「那一個？」

「你開開嘛！」×嘴當心的說。

「你是那一個嘛？」

「你打開來！」是嫗婦的聲音。

因爲担心暗算，當聽到敲門的聲音的時候，她慌亂了。但她已經收檢好一切違禁物品，所以她也壯着胆，照了亮走出來了。

那個同樣受了驚擾的人種跟隨着她。他也大聲的叫道：

「你打開來看！」

門打開了。

『哦！……』

這聲哦表示兩母子都落了心。但在嫗婦，一種新的担心又上來了。他對這不意的造訪者懷着疑慮，但她照樣接待了他。

他們於是客套起來。而在閒談當中，×嘴忽然的說：

『我也正是爲丘娃子的事情來的呢。這個傢伙真也混蛋透了，』他搖搖頭，『你知道麼，有那位人在當中下爛藥呀！……』

『你說的那個？』

『還有那個，白醬丹呀！他不壞這場上也就不再沒有壞人了。你知道麼，已經進城去了！……』

哈哈，他以爲他做得祕密得很！……』

『同丘娃子一道？』嫗婦疑慮的問。

『他一個人，——現在還沒有告響在呀！』

『也好，』嫗婦故持鎮靜的說，『我陪他打官司就是了。以爲可以嚇詐我吧，那倒不行！請么老表給他說，不管州里，省里，我都陪他！……』

『唉，你太誤會凶了！』×嘴見怪着。

這是實在的，因為嫗婦一時認真懷疑他們是通同作惡，跑來打口風的。這使他一下站起來了，大不了然的搖着他的鬍子。

「真太凶了，」他叫着，「像你這樣說我們像是一氣的呢！哈哈！……」

「我不是這個意思。……」

「……這樣說就把人太說糟了！」

他嘆息着，重又坐了下去。

「表嫂要知道，」他申辯的說，「我是一番好意跑來的呢！我怕事情鬧糟了受旁人的批評，」
「嗨，對！你們還是親戚！」說我知道消息都不先通個信。這樣，你想我還有臉在北斗鎮操下去

呢？！

「我沒有這個意思！」嫗婦還在道歉，已經有着幾分真意了。「我把話說夾了頁了。難道我會連你也不相信了麼？絕不會的！」

「確實把話說夾了頁了，」人種附合着；「千萬不要多心！……」

「話明氣散，怎麼會說到多心來了！哈哈！……不過你也真該趕快想個辦法呢！那些人吐口

唾沫在河里魚都會毒死的，你說這話對不？」

嫻婦凝想着，隨即微微一笑。

「我看還是等他告饗了來，」她審慎的說。「這又騙不到人的，家呢，早就分清楚了，官司打過，禮信講過，分關還在我箱子里，……」

「當然，」來客承認着，「連我都在場呀！」

「……所以我看還是等他告饗了再說。」

主婦具着戒心的自信，以及她的沉着，使得么長子失望了，因為覺得再纏下去未免乏味，他咋咋嘴脣，懶懶的站起來了。

「好吧，」他說，「我總算盡了我的心了！」

「真是費心得很！……再坐下去嘛？」

「不了！……不過你們這樣抄起手等也不行呀？」他搖搖頭。「比如，去把丘姓找來，給他點錢，把這把火先抽了，然後再說！……」

嫻婦心里一動，像在掩飾甚麼似的假咳一聲：

「……我倒還要告他個頂名借替呢！」×嘴惡毒的一笑。「至少編造挑撥的罪他是逃不脫的！——除非是他的舅子在當縣長！」

『我看還是等等看吧，』婦婦殷勤的笑着。

『也好，』×嘴嘆息了；『若是用得上嗎，你給個信嘛！』

『那是不用說的；有許多事都還要麻煩么老表呢。』

她大量的給他留着想頭，糊糊掩掩把他推送走了。

當她才聽到那不快的消息的時候，她是疑信參半；隨後她就完全相信他了。但她却極力壓制着自己的激動，對他存着戒心。因為無論如何，她不能設想那推動他來的動機的純粹坦白。

現在，當面前已經沒有甚麼值得防範的時候，她也就不無須再遮飾了。所以才一退進大廳，她就興奮的叫嚷起來。

『嗨，對，這鎮上簡直不要人住家了！』

她坐在一張八仙椅上，重重拍了一下茶几。

『我明天就搬家，就是檢金子我也不敢再住下去了！哈哈，』她乾笑着，『我們真變成唐僧了。』

她從脅下掏着一張白紗手巾。

她並不怕打官司，但是那種沒有止境的迫害却不免令她感到憤怒，乃至悲苦。她的眼眼毫不

自主的潤濕起來。……

『總之是趕我們走好了！』她揩着眼睛，『我決心搬開！』

『對！』人稱贊成着，『再住下去連狗也要欺負人了呢！』

媳婦現出惶惑的神情走了出來。她呆呆的站着，彷彿是她自己在受申斥一樣，那個緊跟着她的寄食者嘆了口氣。

『我還懶得憂呢，』她自語的說；『他還沒害到人在呀。』

『管他害得了人害不了人，』寶元反駁似的緊接着說，『總之，這里是不能住了！你看，才好久的時間就出了多少岔子？！……』

『你單叫我不要憂，』主婦並不理他，倒是望着表嬸說了；她的感情此刻已經稍稍平靜，『請問，這樣鬧下去怎麼了呢？這里不生肌，那里不告口。錢吃虧不說，尿泡打人不痛，騷氣難聞呀！』

『哎呀，這未必還把你醜到了麼？醜他自己！』

主婦沒有回答，似乎勸慰已經生了效了。表嬸於是更加寬解的笑了起來，力說現在最要緊的是在保養自己的身體。

『我看你愛病了又怎麼了，』她說；『這個担子那個來担！……』
嬌婦重新體驗一次那種準備爲人犧牲的崇高的情緒。

『好！』她叫着，『總算我人變錯了就是了！……我該受罪！……』

接着，她又帶點自誇說了幾句自她孀居以來所處的境遇。想起兒子的趁火打劫，把她的氣話當成眞話，附合着贊成撥開的時候，她原也想提一提的，她只恨恨的冷笑一聲，便丟開了。

她隨即把話頭接向正經事件上去：現在只是準備着材料，等傳票到了再說呢，或者實行×嘴的釜底抽薪的辦法。她認爲兩種方式都有缺點。實行後者她怕引起更壞的反響，但是老等下去吧，若果申通了官府，那就甚麼證據都無效了。

她說着，斷斷續續的，有點類乎獨白。既沒有人敢打插她，同時她也不覺得有向別人商量的必要。她只相信着她自己。

『劉二，』她忽然注意到那年輕僕人，『你找到那個背時兒麼？』
他們知道她說的丘娃子，但劉二認爲這是一個難題。

『噫！』他說，『恐怕不好找呀。又不在人面子上，……』

『那里有找不到的，』孫表嬉揶揄說，『總在那幾個地方嘛！』

她顯出一付丟心落意的神情，因為她在心里原是贊成這樣做的；只要不告頂替借名，還確可以減少很多無謂的麻煩。

『就這樣對，』她又接着說；『不頂着告就是了。也犯不着，……』

『那也要看，』人種說，『敲得到我就要敲他一下！』

在起初，嫖婦的意念還在動搖當中，現在，由於大家的附合，她變來很堅定了。雖然仍舊在心里顧慮着事態的擴大。

『現在倒說不上這一層啊，』她切斷他，『等我來了再看。……』

於是她強制劉二必需完成他的任務，就退進去了。

她在堂屋門外的台階上坐下來，其他的人跟進來環繞着她。彷彿以往聽見有土匪劫場的消息的時候那樣，他們的睡意都跳掉了，沉在不安的期待里面。除開嫖婦，表嬸寶元是在臆測着糾紛的結果。

他們誰也不會把丘娃子的是否肯聽勸告當成嚴重問題來考慮的，現在，因為等候得太久，他們便也感覺得這事情不簡單了。

『老實話』，人種忽然醒悟的說，『要是他不聽勸呢？』

「他不聽我就和他拚命！」母親意外的賭着氣說。

「你凶我做甚麼呢？我也不過說說罷了。你想，人家不會給他說些好聽的麼？」他想到了自己的受騙。「要是聽進去了，……」

「我看不見得，」看見主婦已經煩燥起來，表姊趕緊頗為自信的說了；「他究竟是吃飯長大的呀，甚麼人親些，甚麼人疎些，他不會一點都不知道。就拿那一天來說吧，也還講得入情入理的哇！」

「我看這屋里都是好人，」主婦憤憤的說，她想那天夜里的情形來了，「幫我添點錢給他那有這回事呀！定要等我！……」

她忽然轉眼瞪着媳婦。

「你呆癡癡的站着做甚麼呢？把亮照進去呀！……」

她走進自己的寢室里去了。她打開一支立櫃，動手清點着文件。在一個裝滿契約佃約，以及種種證件的包裹當中，她終於把分關找出來了。她又走出來讓人種詳細的讀給她聽。

他讀了，她沒有聽出一點對她不利的條款。

「他不來也好」，於是她自慰的說，摺着證件，「陪他打官司就是了！吃虧的不過幾個訟費

頂凶，別人無非笑我好訟，笑我太不息氣，……」

她又忽然把臉掉向那個不生男孩的媳婦。

「娃娃醒了——去看看奶媽好吧？」

在孩子的哭聲當中，劉二粗大的喊聲，就像大砲一樣響起來了。

幾個人一下都站起來了。他們一同帶着緊張神情走了出去，趕快打開耳門。開門的是人種，主婦不安的留在大廳上面。

她由孫表嬸伴隨着，期待着那由劉二帶回的消息。由那種種着急的和催促人的短語，她們知道她們盼望的人是我來了。但他似乎不肯走進光亮的大廳，甯肯留在黑暗的門堂里面。

「你進來呀，又不是新娘媳呢，」劉二在勸誘着他。

「你未必還怕羞嗎？」寶元是發火了；「既然知道怕羞，……」

「你少開點腔哇！」母親大聲制止住他。

她担心他鬧壞事情。她自己走過去了。

「寶章」，她站在耳門邊，柔聲的叫着丘娃子的名字，「這是外地方麼？你進來呀！我們何家也沒有多的人了，甚麼話不好說呢？」

她認真受了感動的咽了口氣。

「對，對，對！」那個跟在後面的表嬸嬸說，「你們娘不會害忌你們！」

「你不要振嘛！……」

從漆黑的門堂里發出一種含怒的空洞的叫聲。隨即一個人影現出來了。接着出現的是稀開單嘴唇笑着的劉二。

彷彿迎接貴賓似的，站在耳門邊的人立刻讓出路來。

丘娃子還是穿着從來那身衣服，包着同樣的破布，只是頭髮已經剃了，脚下已不再是魚尾巴鞋，倒是結結實實套着一雙漢州草履，看來精神多了；使人覺得他是抱着一種甚麼堅強的決心。

但他並未一直走去，他在大廳上的第一根柱子邊站立下來。他嚮着嘴，臉上帶着生氣或者煩惱的神情。他默默的掏着指甲蓋里的污垢。

其他的人也接着走進來了。嫗婦坐下在他的附近。她說：

「唉，你還客氣麼？坐下來呀！……」

丘娃子動了動嘴唇，依舊掏着指甲。

「這裏也沒有外人」，看出和他講禮是太費事，慎重的咳嗽一聲，主婦開始說了：「寶章呀

」，她親切的叫着他，「你怎麼會幹出這種糊塗事情來啊？你又不是傻子，人也聰聰明明的，書也讀過，……」

「我沒法子了呢！」

「好，你沒法子，你還生得着嘴巴麼？你該來向我說呀！「伯娘，我不得了，把你的錢借點。……」你試試看又怎樣？一來動不動就鬧家務。……」

寶章氣憤的剛想張嘴，她又立刻阻止住他。

「你聽我說完來嘛！」她緊接着說；「一來就扯家務，也不想一想，家早分了的，分關在我手里，許多證人也都還活起在，還有甚麼用呢——哼！」

丘娃子呼吸迫切的透了口氣。

「總之，這個你怪不了我啊！」他截然的說。

「那總該怪我啊！」對於侄兒的倔強，嬌婦是惱怒了。「你燒爛烟，也是我的不好；不成行，也是錢；申通人告我也是我自己不對！」……

「我沒有那麼不要臉！……」

「你多要臉啊！」嬌婦更憤激了，無意的響着惡毒的嘲弄的調子；「你只是告我的狀，倒還

沒有抓包耗子藥來把我兩娘母毒死呢！」

「總之，」丘娃子傲慢的挽挽袖頭，「我們說不好啊！」

他的神氣好像滿有把握似的，而且甚麼都不懼怕。但這並非他絲毫沒有懺悔的意思，正惟其他還想合好，嬌婦的嘲弄也就更加刺傷他了。

「怎麼不想想你自已呢，」他又說，「把你像吼狗樣！……」

主婦強制着自己笑了，因為她已很快反省到她的失口。

「你看你呀，」她惋惜似的笑着，「我才一句話你就這個態度！幸得我還是你一個伯娘呢。」

一個人也該想想自己是怎麼長大的吧？」

她頗為傷感似的嘆息了。而接着，她就長長的訴說起來。並且毫無惡意，不經思索的添造着許多使人為之讚嘆的瑣事。因為當其生母病故，丘娃子還是一個嬰兒的時候，嬌婦曾經撫育過他兩三個月。

「這些都不說，」她結束道，「單替你洗過多少屎片子啊！……」

「確實的，」表嬌嬌充着見證；「所以你千萬昧不得心呢！」

丘娃子像在咀嚼食物似的動了動嘴。他已經再沒有氣憤和不滿了，有的只是悔恨以及感動。

而且覺得上了那爛藥的當。

他是並不深信他的，而他的錢又完了。他苦惱的說：

『我未必安心要鬧爛麼！……』

『你自然是上了別人的當了』，婦婦的心景開朗起來，雖然依舊現出一付苦臉；『你只說他是怎樣給你講的，一封公事就了結了。我也不會抵着告的。……』

『說嘛，』表嬸打着合聲；『事情又終久會鬧穿的。』

丘娃子嘆了口氣，隨又掏起指甲蓋來。

『你不要怕，』看他感覺爲難，婦婦重又說了，『若是用過他的錢，我還他好了。只要你好好的，肯聽話，錢算甚麼？戒煙也好，就是將來煙戒掉了，你要做點正經生意，我總不會有二話說的。』

『對，對，對！你怕娘還害你麼？』

『唉，你是王的吧？』伯娘忽然記起似的問了；『……不錯，王的，明年滿三十了！看你自己還想成個家麼？么房就只有你了。……』

『又沒有說些甚麼！……』

「怎麼會沒有說些甚麼呢！」丘娃子的語調雖然低微而含糊，怕娘到底立刻聽清楚了。「既然居心告狀，會連怎樣告法都沒有商量過麼？這樣怪的事情，就是你自己恐怕也不會相信的呀！」

她逗趣似的大聲笑了。

「你不說也算了，」她隨又嘆息着，站了起來，「只要你問得過心！」

「他要我打夥挖燒箕背！……」

「你答應了麼？」她趕緊走近他去。

「他說他進城立案去了。」

「噯，稿得好！」她帶點狂氣的笑了；「你這種人也叫人呢！……」

「又不是我，……」

「滾，滾，滾，我何家沒有你這種東西。——劉二！……」

在進城的當天下午，在一間頗爲宏敞的堂屋里面，白三老爺忽然感覺厭煩起來，因爲他進來已很久了，而那位和他隔着方桌坐着的主人，除了進門時說了一聲『坐呀，』簡直沒有理他。

他重又咳嗽一聲來提醒他的注意。

然而，這是多餘的，因爲主人終於那麼仔細的清好了堆在面前的紅紅綠綠的鈔票，而且用一張白紗手巾包妥當了。

於是提起包裹，繞着桌子走了過去，掣眼睛貼近客人細看。

『好呀』，三老爺笑着站了起來；『還認識麼？』

『我怕那個啊！……』

近視眼把頭縮轉去了，就在客人下首隔着茶几坐了下來。

他是很有名的，這不僅因爲他有着一對全城第一的近視眼睛，而且因爲他是一把公事場中的通關鑰匙，任何難題，一有他就解決了。他是枯燥而冷靜的，就像一塊岩石一樣。

他叫吳監；雖然他是官班法政畢業，並非監生這類假貨。

「這幾年該好呀！」他問，把包裹擱在大腿邊上。

「不怕你笑，老哥！生活都還成問題呢！」

「怎麼，都說你們睡在銀子窩窩里在呀！烏藥，鱸巴都很值錢，漲了好幾十倍。又出金子，——唉，唉時候幫忙買是便宜貨囉！」

「這個容易，要多少開腔好了！我也正爲金子來的呢！」

「走私哇？」吳監直直率率的說。

「不！」三老爺紅臉了，「還說不到里來啊！事情是這樣的，……」

他正大堂皇的敘述了一番事情的經過。

「所以我特別跑來找你，」他接着說，「要請你在立案上幫幫忙呢！你知道，我好多年沒進城了，許多事都摸不到大門；怕走不通！」

「這個不成問題，大家老朋友呀！」

「自然，自然，」三老爺有點口吃起來，「自然，不過，唉，大家不同了，揭開臉壳子說吧。這當中還有點溝溝坎坎，雖並不怎樣嚴重，……」

「你不是說何家已經承認了麼？」

「承自然承認了，就怕大房起來說話。我這個人一輩子作事又是摸到石頭過河的；唉，就你看，將來不會有大麻煩吧？……」

那個黑而精瘦的主人，閉着嘴沉思了。

「總之，還要請你這位老公事斟酌一下子呢，」白醬丹催促着。

他想掏出主任的信，一轉念頭，他又覺得不必要了。

「出產比磨家溝強，」他又禿頭禿腦加上一句。

近視眼忽然響了一下嘴巴。

「我看，這樣做吧，」他斬切的說，「你率性單獨陳請立案好了！你要知道，政府正在獎勵這樣做呢！他地主麼，你照章分紅給他就是了。不過說實在話，我這個人怕做冤枉活路，出產真的旺不旺啊？」

「旺，旺，旺，這點我敢保險！可是這樣行得通呀？」

「這是明令，怎麼行不通哇？又不是那個捏造的呢！」

「那就好了！不過還有一點，別人有祖墳在那里啊？」

「唉，你太落後了！……」

瞎子嘆着氣婉惜了：

「我的祖坟出金子我還要挖牠呢！」

「然而，這是別人的呀！哈，哈，……」

「我知道是別人的，——可是政府正在破除迷信！」

近視眼的態度口氣雖然不大禮貌，但那張黃而浮腫的大臉忽然被一種丟心落意的光采所塗糝了。細長的眼睛笑來像兩條細縫。

來客完全滿意了這個陰謀家了。於是就在這個出乎意外的新的主意下面，他詳細扣問着種種有關的法令，立案的措辭和其他必需預先打通的關節。這一部分由他自辦，一部分就由那近視眼負擔下來。

於是他們開始分頭活動了。爲了事情的穩妥，他們把老拔貢也拖了進來。當白三老去的時候，他反對着，雖然他的家境並不寬裕。但接着那公路職員却自己找着來了，拍着胸口負責說服他的父親，而且担保老頭子最低限度不加任何阻礙。

在進城的第四天上，公事就到了縣政府了。出名立案的有吳監，老拔貢的令郎，龍哥，彭胖和白三老爺。由白三老爺領銜。他們的組合叫利國公司，似乎真想大鑼大鼓熱鬧一番。可是少數

城紳却不平了，還是因為沒有搭上股份的緣故。所以當第五天上酬客的時候，只有幾個一呼即至的法團跑來湊趣。

這雖然有點掃興，好在無關大體。最重要的，那個滿口承認幫忙的秘書，畢竟叫他們恭候着了。那是一個小胖子，眼小鼻塌，因為胸部挺着，衣著又小，看來就像沒有臀部一樣。他一進來，主客間的談話立刻噤了。吳監安着肩膀，側着頸項歡迎過去。

那個素常以冷靜自誇的白三老爺多少顯得有點狼狽。他趕快放下手里的烟袋，他臉紅了。這因為，第一，那來的是一個行政上的重要角色；其次，他頗擔心立案的事。他假裝着咳嗽了。

那個和秘書密談了幾句的吳監走過來解救了他。他一聲不響的動手把他拖往那位貴賓面了；這自然是好的，但他止住他。

「沒忙啊，」三老爺紅着臉說，「立案沒問題吧！」

「有問題他不來了。」

「唉，唉，唉，」白醬丹喜歡得口齒笨拙起來，「他沒有說錢嘛？」

「你怎麼這樣實氣啊！」

三老爺的老臉更加紅了；而且真像實氣一樣走過去了。

經過監爺的介紹，隔着一張茶几，於是他同那小胖子攀談起來。在初很不自然，而且老是換着話題。正像一個從未見過大世面的鄉紳一樣。隨後，他們却把談話集中在北斗鎮的土產上面去了。

別的人也在同着自己的對手重新講談起來。那最起勁的是老拔貢的令郎，他在大吹大擂着他的西安生意。留心聽他的人也特別的多。但那教育會會長，一個瘦長，禿頭的中年人，却始終對誰也不留意。他只間或站起來走去攪亂一下那些得其所哉的蒼蠅。

現在，他那長長的身材重又打直起來，而且重又走向那早已擺好種種冷盤的圓桌邊上去了。

他伸出手臂去拂了兩拂。

「怎麼還幾天就有了，」他苦着臉自言自語的說。

「哄了你算孫娃子！」那公路職員幾乎在咆哮了，「硬是隨便買甚麼都是一個對本！像他們辦車胎辦顏料的，兩個對還不止呢！……」

祕書和白三老爺的談話却一直都是那麼客氣。

「成色比章臘金如何啊？」祕書莊嚴的點着下巴。

「好啊！」三老爺自信的揚揚眉毛；「將來看嘛！」

「對，那就一定請你幫忙買一點吧！因為內人，……」

「怎麼說買，那還成了笑話了呢！……」

「請坐起吧！」近視眼忽然大聲的說，「大家恐怕已經餓了！」

這是確實的，因為便是那個帶點軍人風味，精神百倍的車站職員，也已懶妥妥的住了嘴了。禿頭也只是那麼苦滯的坐着，不再關心蒼蠅。所以但等主人攤一攤招請的手臂，大家就入座了。雖然爲了身份，爲了禮貌，祕書拱着手推讓着，不肯坐上首席，但一察覺大家已不耐煩，也就不再推辭。於是動手吃甜湯了。一片調羹碰調羹的和喝着滾燙的開水的聲音，接着就單是輕燥的調羹碰調羹的聲音了。咀嚼冷盤時的聲音却要沉重得多。

這其間也有着主客的對話，但都很簡短，很斬切的：「請！」「好！」「重請一點！」「好好好！」實際上就只這麼單調！所以認真的談話是在第五一碗熱菜下台以後；於是大家打着油嗝，真的談起來了。

先是共同談一個題目，不久，因為那種漫談中所常有的雜亂無章，在進行當中就又逐漸分化起來，談話的便變成好幾組了。

彷彿屈心證明自己並不土氣，三老爺在和祕書談着抗戰。

「不錯，不錯，」他說，「首先中國地大物博，歷史又這樣悠久，……」

「你起來敬杯酒嘛！」吳監向他耳語。

「好！……提不提談事呢？」

對方搖了搖頭。因為，他認為宴客只是預留地步，為將來萬一發生麻煩找着落的，提談反而多事。於是三老爺提攪酒壺站起來了。他先請大家喝乾，至少要喝一口，又再重新斟滿。

他舉起酒杯，笑着掃了一眼高高矮矮繞了圓桌站起的客人，然後就單獨望着秘書笑了。於是莊重的咳嗽一聲，他說：

「這回進城，諸事都很仰仗，」他又笑起來，「請乾一杯！……」

在這謝聲中，各色各樣的喝酒方式，是開始了。有端着杯子聞的，有單用嘴唇挨挨酒杯的，有的發出很響很長的撕裂布疋的聲響。實際並沒有喝多少的。合格的酒徒也不算少，只聽得咕的一聲，酒便見底了。

但就在這瀟灑客氣的表演當中，一個衣服整飾的中年婦人，走進來了。那是何寡母。他才到城不久，當一聽到立案的內容已經變卦，他就立刻趕向吳家來了。雖然那個癱在床上的拔貢老爺勸她消停一下，竟也沒有留住。因為她有一種錯覺，以為宴會一完，她的希望也就完了：至少困難

是更多了

而且，這個變卦於她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以外。正如一個自以爲已經應樂的病人忽然碰見一個致命的翻復。她所保存的證據，分家的和墳地糾紛的，是全沒用了。而她的自信也就隨之崩潰。還在別人也許已經失措，但她却在盡力支持着自己。

當她露面的時候，大家正在喝酒。只有白醬丹還擎着杯子，而且眼睛四下掃着，極想表示自己已的周到。於是，當他把眼光移向下席去的時候，他那黃而微腫的臉上的喜悅，以及禮貌，是沒有了。

他瞧見了她。他鵝鵝眉毛，隨即那麼自然的放下舉在手里的酒杯。他又微笑了。可是他却依舊沒有找出適當的話來。

「三老表，」倒底女的先開口了，「這不打擾你嗎？」

「那里的話！請坐，——添一份杯筷來！……」

他忽然想起孀婦是很講究的，絕不會同生客共席，就又立刻改叫用人泡茶。他招待得很殷勤，這一半因爲他有點吃驚，一半想使自己平靜下來。

「是今天動身的麼？……那你這幾十里路趕得快呢！……」

客人們早已坐下去了。他們當中發生了一陣短促的低語，隨即便不大自然的啞靜下來。他們拘謹得正像送親的上賓一樣。

最後，還是那個見多識廣的吳監起來打開這場僵局。

「唉，我們吃我們的吧，」他說。「你也來呀！」他隨又大聲加上一句。

這後一句是他仰起鬚子隨便叫的，目的是在招呼白三老爺；而那一個却也立刻理會了他，丟下女客，揀着監爺坐下來了。

「真太遇緣了，」他小聲嘆息着說。

「不管，」近視眼滿不在乎的說，「吃了再講！」

因為姐姐故意沒有答應他的招呼，而且極力迴避着他，公路職員是生氣了。全席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動手。但當坐菜上席，開始用飯的時候，他抓起筷子狠狠一頓，終於也吃起來了。

他有一種模糊的感覺，彷彿她的闖入多少有點使他丟臉。這似乎很快被她觀察到了，因為當他頓着筷子的時候，她禁不住異常凄苦的冷冷一笑。而且，她所那麼揣摩着的種種理由，一下子全沒有了，立刻滑入一種極想申訴的悲楚的心情當中。

她得到一個新的念頭，以為若果訴說一番她那艱苦的身世，她是會得到同情的，因為在座的

都是體面的紳士。她設想他們的感動程度和她一樣。所以，當大家擱下筷子，擺出一付準備受難的臉相，默默的分開坐定之後，她就開始說起來了。

她說得詳盡而委婉，雖然她的眼睛僅僅有點潤濕，她的聲調也還那麼明瞭，但是一個心曠的人可以從牠聽出眼淚……

但這並無效果，好多人都在表示不耐煩了。便是那些香烟瓜子，似乎也都不能使得他們的耐性增強一點。到底那禿頭禁不住開口了。他是得趕回去領孩子的，否則太太就會洩氣。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他插斷她，「大家都還有正經事呢！」

「對的，有話直直劈劈的說了好，」別的人附合着他。

繡婦挫折了。

「好，」她叫着，重新鼓起勇氣，「那就請白三老爺說吧！」

「怎麼該我說呢？哈哈！……」

「怎麼不該你說哇，——你請的客呢！」

「這個話才怪，」近視眼嚴正的駁斥了，「人家請客是請客呀！」

繡婦沒有接搭下去，她覺得她是被敵人所包圍了。那個一直感覺着自己是在大庭廣衆中丟臉

的弟弟站起來走近她去。

「你回去歇歇好麼？」他懇求的，低聲的說；「大家的面子也要緊呢！」

「甚麼叫面子哇？」嬌婦連自己也沒料到的忽然變激昂了。「我的面子早丟完了！外人振我不說，連自己的親兄弟也打起合聲振你，要你的命，……」

「那嗎你又鬧嗎？看你鬧得出一個明堂來麼！」

認為已經盡了手足之情似的，公路職員的心上是輕鬆了。於是他退回堂屋門邊的矮椅子上去，兩脚一伸，兩手抄過去兜住後腦。

他是決心不開口了，但他忽然兩手向前一拋，重又坐直起來。

「說起來又怪我太多嘴了，」他嘆息着，「你究竟問清楚行市沒有啊？人家是根據法令做的，又不是騙人，哄人，欺詐那個。自己就是不願意吧，也該拿人情說呀？」唉，大家都不是外人哇，……」

「那我們像在裝瘋！」白醬丹非難的笑了。

「……一來就吵又鬧，也不看看在座的是些甚麼樣人，……」

「我給你說吧，」姐姐切住他，「就是丟臉也只丟得了我何家的臉！……」

兄弟十分見怪的睜大眼睛，再也接不下去了。於是，彷彿唾棄甚麼似的動了動嘴，重又四肢長伸的躺下去了，認真不再開口。

「我活了這麼大，」她緊接着說，「我守了一二十年的節，現在倒要你來教訓我了；恐怕就是給人燒起吃了也不出點聲氣，那才叫面子呢！可是沒有那麼便宜。這不是鄉壩里，沒王法的地方！」

「對，」三老爺忽然懶懶的說，「這不是鄉壩里，凡事要講法律；吼一陣還是嚇不倒人的！」說時他的臉上帶着一種自信的，得意的微笑。

他是決心要了結這糾纏了。

「真對不住，今天把大家就擱久了，」他接着說，抱着烟袋站了起來；「又受打擾。現在就讓我來說一說吧。免得大家吵得頭痛！……」

他從自己的觀點說了一番金廠立案的緣起。

「事情就是這樣，」他總括着，「請各位批評批評，看我又做錯沒有？就說我智識淺短吧，這城里的高明人——豈少也哉？……哼……哼……！」

他原想說城里的高明人都很贊成他的，但是那也妨害了他，使他沒有表達出自己的本意。而

且，無法接下去了。所以他弄來只好摟着烟袋，擱着鼻子，身子車來車去的繞視着前後左右的客人。

「當然，當然，」幾個聲音同時的說，「這些事是該有人提倡的啊！」

「自然該提倡，」嫵婦插進嘴來，「各位都是明達之士，」她極為做出微笑，「未必還會亂說話麼？又都是攸關法國的人。我們女流之輩，見識淺。我要請問各位，再說該提倡，究竟還講不講個主權呢？」

三老爺非難的笑了起來，隔着桌子迅速的走向她去。

「主權自然是你的呀！」他用手指輕輕擊着桌面，「所以，……」

「既然是我的，為什麼你們又隨便就把案立了呢？」

「完了！」因為回答不出，三老爺解嘲的笑了，「你怎麼這一說啊！……」

雖然沒有看出，也不容易看出白醬丹的狼狽，近視眼終於出了馬了。依照習慣，每當說話的時候他總現出一付沉思的樣子，而且，每說一句他總毫無目的的點一下腦袋。他的語調異常沉着，充滿一種專斷的自信。

他一知半解，但很能自圓其說的談到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以及種種戰時生產建設的法令

。他是解釋得那麼確切，便連自負博學的禿頭也佩服了。但是孀婦却不信他，因為若果相信了他，除了屈服他便別無出路。同時她又不能找反對的理由。她覺得她被縛得是更緊了。

而且，他的聲名和魔力她又是早知道的，對他不免存着畏忌。因此，他說得愈多，她的失望也就愈大；但她忽然遮斷了他。

「我沒有你那麼會說，」她急不擇言的嚷道；「我們打官司好了！……」

「好嘛，」吳監並不生氣，反而冷冷的笑了！「看政府還把法令給你改一下麼。好在中央也搬到四川來了，就要告上控也不費事。」

「我說不定是要找中央呢！」孀婦叫嚷着。「我怎麼不找？……」

她是如此的憤激至於發激似的陡地站起來立了一下，再又扭着腰肢塞進椅子裏去。但當坐定之後，她害羞了。她沒有能夠如她所想的再說下去。

「問題倒不在中央不中央啊，」浮着機敏深沉的微笑，秘書乘着這機會威嚴的說了：「這是法令，就去找××吧，該怎樣還是怎樣。」

「對囉！」三老爺與高采烈的叫了；「你手里過的案子未必還少了麼？」

他叫着，存心要給孀婦一個有力的暗示，而他立刻就做到了。她斷定他是政府里的重要官員

，失悔自己早前沒有認識注意。於是失敗的情緒更加是增強了；然而，同時她也發現了一種新的希望。覺得她的身世也許能夠得到他例外的同情。

『你先生不知道，』她開始從容的說，『我守了一二十年節，……』
祕書感覺厭煩的笑了。

『好吧，』她嘆了口氣，隨即改變過話題。『就算是政府規定了的，常言說，官有一問，民有一訴，這個主權總不能給我說走了吧？』

『主權自然還是你的，』祕書忍耐的揚揚眉毛。

『好，既然是我的，——爲甚麼不由我作主呢！』

『鬧了這大半天，』苦着臉，禿頭出其不意的搶着說了，『怎麼你還沒有弄清楚啊！他們是根據法令使用一下，使用的時候照規定給你分股，不使用的時候地方還是你的。呵唷，那個給你措起走了麼！』他呻吟了。

『可是各位要知道呵，我那裏有祖坟呀！』

『絕對不會換你的坟！……』

三老爺趕緊跳起來頂上一句。而在同時，吳監卻異常見怪似的嚷道：

「……霉了，——挖人家的祖坟！」

「對，對，對，對，對，……」

客人們也都一齊叫嚷開來，極想造成一個脫身的機會。

「對，只要承認不傷你的坟就好了嘛，」他們異口同聲的說。

「不，不，各位像還不清楚呢，我那里是發坟呀！」

「這些腦筋真太哲學了！……」

禿頭憤憤的咕嚕了一句。這總算主人家沒有錯請了他，因為會長隨即自告奮勇的講說起來，用着極大的忍耐開導了嫻婦一番，證明風水之不足信。

「外國人就從不看陰地的，」他接着說，「別人不一樣出大總統，出發財人麼？」

「我們中國人可有中國人的風氣！……」

「呵唷，何太太呢，」祕書戴上呢帽，蹙着臉站起來了，「你這點道理無論如何說不走的！」

發坟，」他從鼻孔里輕輕一笑，「我告訴你，中央已經在準備全國普遍修公墓了——就不與說這套！……」

「可是祕書長要曉得，我是一子之家呵？要是犯到……」

「依我看這樣子，」，雖然並不理她，胖子倒像代她求情似的，微笑着轉向白三老爺去了，「你們將來開工的時候多叮嚀一聲工匠，不要傷她的坎吧！」

「這是當然的呀！哈哈，我同他們何府上還算是內親呢。」

「好，好，好，事情這一下也算說來頂了天了！……」

帶着極不耐煩的神氣，客人們也都站起來了；彷彿嫫婦偷再胡扯下去，那就無異是和他們作對。而當公路職員走向廂几邊去，取下呢帽，向着頭上一籠的時候，他更忍不住迅速的向她橫了一眼。

「這就叫做自討莫趣，」他惱怒的對自己說。

嫫婦是被全世界同她作對那樣的感覺所壓倒了。她很想哭嚷出來，請他們把她活埋了再說，但還太失態了。因為這是城里，在她面前的且又盡皆體面的紳士。她一時間為沮喪和失措所掩沒了。

但她還在掙扎，而且忽然得到一個新的主意，她鼓動餘勇站起來了。

「那麼好，」她充滿自信的賭氣的說，「我可額外還要搭股！」

「呵唷！這個好不容易，連外人都在搭股子呢！……」

出乎孀婦意外，她所提出的難題，立刻就解答了。

於是，不僅當事者，客人也都個個高興起來，覺得了却一樁大事，可以毫無愧色的走出去了。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對得住一席並不菲薄的餉晏。他們道着謝，就由主人們伴送着退出堂屋，走向大門口去。……

而但當屋子里只賸何太太，那幾個早就在門縫里窺探着偷聽着的女眷，走出來屈盡女人的本分的時候，孀婦可就認真成了失敗者了。

「我苦了一二十年，」她啜泣着，「我二十幾就居孀守節，……」

正如太陽的大公無私一樣，抗戰把一切都推動着前進了。而那速度，用句鄉下人的話說，便是套起草鞋也趕不上的。因此，目前距白醬丹從城里凱旋歸來那個日子雖然并不長久，其間的變動，却頗相當于我們祖父輩一生的經歷。

當他終于降服下那個厲害的富孀，完成了開發燒箕背的合法手續以後，他覺得他的希望是開花了。他一面就大鑼大鼓的準備起來，此外一切全不在他意下。但這樣的時間是有限的，到了回家的第九天上，他却逐漸由他的陶醉里醒轉來了。他並不明確的知道已經有了甚麼阻礙，但要相信萬事順利却又不行。但是被疑慮蛀蝕着了。

首先是股金的收集。當進城立案的時候龍哥們是用全部熱忱支持他的，回來的時候也還不錯，最近却變樣了。他們總是推諉着交股的日期。這在起初，他相信他們的現款確不方便，因為他知道他們到手的小麥菜子是很多的。經過昨天的談話，那懷疑就鑽進來了。他看出他們是在推諉。

就因為這點疑慮，這一早晨，他連坐茶館的習慣也暫時革除掉了。他抱着簽花烟袋，仔細的

，但却仍然像被熱情沖昏了頭的那樣，毫無結果的推敲着他們推諉的原因，及其理由。

他一時認定他們是在生他的氣，他們的股份是搭少了。然而這不對勁，假如這樣，他才回來的時候他們便會向他提出抗議。

於是他又重新回憶一遍他們昨天談話的情形。

「也就是這樣！」想完之後，他對自己說，「格外沒有講甚麼呀！」「不要慌，慌甚麼啊！」自然，態度不大那個，有點像冷水燙豬！……」

爛鍾奎從外面走了進來，他已經成了他的重要助手了。

「跑了一早晨，」他自語的說，「連臉都還沒有洗呢。」

他想一直穿過堂屋，走到灶房里去打水洗臉。

「你也該換一雙草鞋呢，唉，」三老爺嘆息着。

他繃起眉頭，斜視着他那一雙太欠考究的魚尾巴鞋。

「人怎麼樣呢？」他又問。

「人倒多啊，」舅子停下來，機笑的抓抓耳根。「林×嘴的槽子已經停了，劉大鼻子的聽說也要停；你就要一百人也好找呢！」

「大鼻子的也要停工？」

「挖蝕了。你想，口糧又貴，一天挖他媽一點，眼屎樣，……」

「那是呢！」三老爺毫無理由的高興起來，「出產不旺甯肯莫挖！」

「燒箕背將來好啊！不過究竟是怎麼的，鬧了這樣久，……」

「快去洗了臉再說吧，」白醬丹切住他。

他的高興已經消失，他又重新被煩惱所包圍了。

而且，現在他似乎已經接觸到龍哥們的一再推諉的理由，但他却又不相信他們。所以直到吃飯的時候，他的眼前依舊蒙着一層霧罩，使他那麼苦苦追求的東西終於無法接近。

因為這天逢場，又失約好幾次了，他是該留在家里等酒釀罐一道去市上買木料的，但連飯後烟都來不及抽，他就抱着烟袋出門去了。只留下一個口信，叫那老金夫子到暢和軒找他。他多少有點着急，模糊覺得自己的命運，就快臨到決定的時期了。

當從湧泉居經過的時候，×嘴連說帶諷的大笑着招呼住他。在三老爺初從城里回來的時候，他的嫉恨狠狠的苦過了他，現在，他却含着一種惡意的期待來看他了。他只希望糧價更漲。

他故意作怪的眨着眼睛，大笑着說：

「嗨，老是走！認真要挖金門門子了哇？……」
白醬丹原想點點頭就走過的，於是他停立下來。

「唉，又怎麼樣呢！」他帶着應戰的態度反問。

「不怎麼樣！」長子作弄的回答。「就是請你放個信，我們也好燃申鞭炮！不過，唉，要當心點，謹防把人骨頭挖出來喇！」茶客們大快人心的哄笑起來。

「啐！……」

三老爺担心鬧來不成體統，於是啐了一口，走了。

趕場的鄉下人已經在擁擠了。但因為正當農忙時節，挑担的很少，大多是上街備辦酒肉的女人。她們走着談着，手上挽着提筐。談話最普遍的是雨水問題，因為冬田已經在亮底了。

在暢和軒，主任正在一張空方桌上清檢着鈔票，他的對面站着肥人；他一支腳踏在長凳上面，左手撐着下巴。他們不時又交談着意見曖昧的短句。他們正在進行一樁違法買賣，準備掉換硬洋，然後派人到松茂去。他們感覺自己是在冒險；雖然半年以後，這在北斗鎮已經成了公開的了，直到這樣的時候，……

因為這件事，龍哥近來已經變得很沉靜了。這不是良心上有着不安，他在顧慮着，但又捨不

得那三倍四倍的利益。胖子也是一樣。而白醬丹感覺他們冷淡的原因，也有多少是從這里來的，當他們聽見他的口音的時候，票子已經清點完了。

「啊喲，開銀行嘛，」三老爺說，一面走向他們。

龍哥在動手包扎鈔票。

「開銀銀行啊，」他懶懶的說，「還鬥不到眼呢！」

三老爺紅了紅臉，但他仍然搭訕着說：

「你這幾天像有病呀？看你的神色，……」

「狗入的就是頭昏得很！……」

主任回答得有點心不在焉。於是嘆息一聲，結結實實坐下去了。但坐着的是大腿，並非臀部。他的肥頭靠在抄在桌沿邊上的手臂上面。

「你收檢好哇，」他翻了胖子一眼，加上說。

「要得嘛，」彭胖蠢笑了，「橫豎檢也檢不熟的。」

於是他把那包裹拖了過來，無聊似的用手估着重量。

「看有二十塊硬銀元重麼！……」

「唉，股款究竟怎麼樣呢？」三老爺終於忍不住提出嚴重問題來了，同時斜坐在一張長凳上面。「有多少東西早就該備辦了。」

「我看這樣吧，」主任一下坐直起來，「我量兩石玉米給你。」

「對，」肥人接着說，「開了工橫豎你要吃的，我也勻點。」

「可是沒有現錢也不行呀！打撐裝廂的木料，泡鋤子，……」

他撇着指頭，激動的說了一長串必要的用具。

「請問，沒有傢具這個工怎麼開呢？」三老爺接着說，紅漲着臉；「未必學趙五娘用手挖麼？城里的款也不來氣。真想得妙！人稱舅舅來了封信，說，他到西安去了，分的金子交在他老婆手里。錢呢，一個字不提，真像我是在唱黃金窖呢！」他罵着粗話。

「我看這樣好麼，」噉噉喉嚨，胖子審慎的說了，「橫豎甚麼都不就流，等到糧價穩住了，再來動工怎樣？你想想吧，哼？……」

三老爺沒有張聲。他苦着臉，似乎正在考慮。

「老實說，」肥人接着說，「又何必定要挖金子啊！現在隨便甚麼，過道手就有錢見。你說事情就流也不說，又處處發生岔子！……」

白醬丹苦笑着，咋了咋嘴脣。

「我們忙了這一場像是在裝瘋呢！」

「怎麼是裝瘋呢！案是立了的，金子埋在土巴里在，等糧價跌了，……」

「你當然可以這樣說，有錢，等得起呀！」

「好，少說點吧！」那個肥厚多肉的鼻子響了一聲，主任接着站起來了。「我們兩個人給你湊一千好了！不然你會以為我們過橋抽板。老實說，糧價這樣竅來竅去，實在太冒險呢！……」

「要是金價跟着漲也不說了，」胖子趕緊插進一句。

「對囉，金價呢，他又給你細得邦緊！……」

「早知道是這樣結局麼！……」三老爺搖頭嘆氣。

「這只能怪目前的事變動得太快了，」胖子假裝出愁相，「像在變把戲樣。拿菜子來說，你以為登了市好買點吧，嗨！……」

「怎麼，你未必還沒有收够嗎？」龍哥驚怪的斜瞪着他。

「我才收好幾顆啊！頭幾場太忍手了。」

他們談着，一面走向階沿上去。至于白三老爺就像對燒箕背那樣，他們似乎對他並不怎麼注

意，以致把他忘記掉了。

他自己好像也沒心思定要跟着他們。那個早晨怕於承認的若即若離的真像，現在已經明確起來。但他立刻把他的感情浪費在對於他們的不滿上去。他覺得他是被出賣了。而這却又使他得到一種意外的勇氣，決心自己堅持下去。

他的腦筋是在起着愈劇的變化。而在末了，他也終於站了起來，走向他們正在密談着的階沿上去。這時茶館里的客人已經增加多了，隨處都在響着人的騷音，以及茶碗茶船碰擊的燥響。

當快要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很懂事的豫先咳了聲嗽，於是說：

『那麼，錢又甚麼時候拿呢？我好做我的事了。』

『下一場好吧？』胖子客氣的說。

『你手里不是有麼？』

『啊！這個錢那我才挨都不敢挨呢。』

『這樣對吧，』主任把呢帽望後腦一掀，粗聲粗氣的說，『晚上你找胖哥好了！不過還是那個話，不要慌，不挖金就不吃飯了麼？』

他說這些話的居心原是真的，但三老爺却被他立刻掀進自覺沒趣的感覺里面。加之，說完他

們就揚長而去，他的掃興也就更加大了，直到狗老爺出了聲氣他才一下回過神來。

絡腮鬍子是坐在階沿上的長桌上的。他向他好奇的叫道：

「嗨，你像想進去了呀！……」

三老爺揚着眉毛車過臉去，而他隨即安心似的笑了。

「唉，我正想找你說個話呢，」他說，走近他去，在空着的首席上坐了下來。「我得到一千塊錢麼？今晚上就如數還你！……」

「你早該說呀！幾個錢頭一場買小麥就買完了。」

「怎麼，你也看熱鬧了呀？」一個同桌的插進來打趣。

「甚麼啊，橫豈不大費事，稿到玩樣！」

「你去編一編好吧？」白醬丹又說。

「不行，」狗老爺搖一搖板刷一樣的下巴；「現在那個肯把錢攔下來乘涼啊！你就出五分鐘都借不到，——都經去要變化去了！」

「好，那就不必談了，我另外想法子吧！」

彷彿認真又以另外設法，而且很有把握似的，他強笑着站起來了。他信步走下階沿，擠進人

叢中去。他挺着胸口，緊繃着臉，雙手摟着烟袋，裝出一付和心情很不相稱的高傲神氣。

一直走了好一段路，他才得到一個念頭，他是可以去寡婦那里試一試的。當在城里的時候，地主應得的股份而外，她是承認過，或者說確切點，他們是允許過她搭兩成股的。而且，就在前一個場期，因為主任們的推諉，他還自己去催過一次。

但他沒有得到結果。甚至沒有會見孀婦本人；這便他生了氣了，而他一時沒有想到再去找她的原因也就正在這里。現在，既然四面都是牆壁，那種毫無實效的負氣，自然是讓步了。

他已經在那大廳上坐下來了。但他顯得很不自在的樣子，因為正同前次一樣，只有一杯溫茶陪伴着他。他忍耐的嘆息了，於是望着屋椽凝想起來。他想她是找不出款來，但誰也不相信這個想法是合理的。或者已經放棄入股的念頭，那就糟了！

孀婦終於淡淡漠漠的走出來了。雖然依舊那麼整潔，但她顯然帶着病容。她消瘦而且蒼白。她的微笑是勉強的，以致看來像是含點惡意。她是被悲憤和那種失了面子的感覺所壓倒了。她直到舊曆年底才得恢復舊觀。因為那時候糧價漲得更高，她的財富既然增加不少，燒箕背是連提也沒人提了。

但在這在，在這和她的仇對相對的中間，她的憔悴確是很打眼的。當在城里從吳監家里回轉

娘家的時候，他同她的兄弟鬧了一架，而且嫉怨着她那毫無主見的父親；不過沒有發作。次日一早，她懷着一種決絕的心情趕回來了。不僅是悲憤，那氣痛症也磨折着她，於是重又染上嗜好，和兒子對燒起來。

也許由於那過量的憤嫉，或者完全出於一時的感情作用，並非深思熟慮的結果，關於額外的股份，她已遺忘掉了。上次白醬丹的拜訪才又使他重新記起，她把他敷衍走了。現在，經過一度考慮，於是他就親自出來向他表白她的決心。

相見之下，他們雙方都立刻發生出一種生疎的，甚至難為情的感覺。因為這還算是他們離城以後的第一次的會見。但因彼此都是很世故的，他們都自持着，按照常規談起來了。

在招呼之後，白醬丹顯出關切的神氣，說：

「上一次來，聽說表嫂在欠安呀？」

「是呀，死又不死，就這樣磨折人。」

「那里的話，」白醬丹佯笑了，「你還早得很呢！」

「總是罪還沒有造够嘛，」孀婦發出含意頗深的苦笑。

談話停頓了。三老爺微笑着，遮掩的專心吹着紙枚。

「哦，」他並沒有吹噓，但又忽然想起甚麼重要事情似的笑着說了，「哦，表嫂，我想你是方便的，那兩千股款可以拿麼？」

嫻婦嘆息着，攣着嘴搖了搖頭。

「這個錢我不敢想，老表另外找人頂替好了。……」

「可是，……」

「我怕人家批評我，」她不讓他插斷，「說我太想錢了！吃不起飯也不說了，稀飯麵湯又免強攪得勻淨。我這人腦筋又舊，……」

她忽然覺得她的話語過於尖刻，她就立刻設法糾正。

「老表處的地位自然又不同了，」她極客氣的笑了起來，「你們是替國家作事。總之，我不好入股，就費心另外找人吧。」

只有傻瓜會再糾纏下去，三老爺假笑着站起來了。

「你的想法也對，」他說，「現在做人本來也太難了。……」

他走的時候比來的時候熱絡得多，主婦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堂里。但雖然如此，一上了街，他的憤怒可就再也捺不住了。

「這個婆娘厲害！」他嘟囔着，發着冷笑。

然而，這倒彷彿不是生氣她的拒絕入股，他只覺得她的只齒大傷人了。他也有點自怨自艾，認為他的拜訪是一種愚傻舉動。但是不久，他就又想到實際問題來了。這一下又怎麼辦？

率性攔下來吧，太丟人了。憑着一千元做下去却也一樣丟人。自然，主任和胖子還答應過玉米，他是可以憑着他們的人情拿過來的。但這也不是事，除非短時間內準會見到大量的金子。最後，她把希望攔在孀婦放藥的股款上去，考慮着人選。

但他想不出一個適當的人來。這一天的碰壁已經使他自信心丟掉了。他想到葉二爸，他厚重，直率，一定不會市儈似的斤斤計較。但他終于不敢確定下來。因為，就爲了燒箕背，他連招呼也不向他打了。而且這位素重口德的大爺會經營而挖苦過他：太毒，太不知道飽足，而且警告他下藥忍手一點。

末了，他挫折了。他充滿着失望以及慚愧。他一直望家里走去，想把自己孤獨起來。他一到家後就坐在堂屋門邊的太師椅上，兩腿一卷，伸向桌沿上去。但他忽然又把腳放下地了。他從茶壺上面取出一封信來，那是他不在時郵政代辦所送來的。

他從封面的字跡看出是吳驥的信，於是忽然來了一種朦朧的希望，他折開了。這確是近視眼

的信。內容是這樣的，那祕書已經在催問了，若是見了金子就趕快送去，免得丟人。……

他沒有提到股款的話，大約相信自己該得乾股。

「噲，展意！」白醬丹異樣的笑了起來；「真是有趣得很！……」

「丁酒罐罐已經來過兩三次了，」太太忽然脫氣的說。

她正有病，她坐在堂屋門後的爛輪椅上。她是說得那麼喪氣，那麼不合適宜；彷彿要咬人樣，丈夫狠狠的把頭車過去了。

「啐！……去把酒拿出來！……」

他喝了很多，一直醉到晚上才醒。當他起來的時候，更鑼已經響了。但他還是走了出去，雖然擔心胖子已經關門。

但他同樣沒有會見胖子，因為門雖是開着的，人却有事出街去了。因為頭腦昏暈，他就權當養神的等候下來。他沒有料到他會等待很久，當他滿載而歸的時候，街上連湯元担子已收了。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腦筋上通過着種種雜亂的想頭。由於胖子的再三說服，他已決定暫把燒箕背擱下來了。等到糧價低落再講；雖然後來事實證明糧價竟是那樣的不通商量。

夾雜着若干失敗的情緒，現在，他只考慮着怎樣利用他那藏在懷里的法幣。坐着吃自然不行

做生意錢又少了。他想到松茂，因為當時去的人少，他沒這個胆量。最後才他決心翻國糧食。還沒有危險，資金可多可少，而且，任何人都可無師自通。……

最後，他決定做國壓了。而在半年以後，事實證明了這種簡單方便的法門倒比挖金子賺錢可靠。他已逐漸脫離了借貸請會的可憐生活，他那簽花煙袋也擦得比從前更放亮了。

但在當夜，他却總是無法擺脫他的懊喪。覺得他的損失難於彌補。

「夫他媽的——」他又忽然想起了燒箕背，想起了他們處心積慮以及目前這個太不痛快的結局，「唉運氣呀」，他不住咒罵起來，「煮熟在鍋裏的兔子都跑掉了！」

他已經踏上自己的階沿了。他走近門去，掀開那在門後抵住的長凳。他就要跨進去了，一團黑影順着和大門平行的牆腳輾移過來。而且，忽然又停止住了。他的背上通過一股寒顫。

他趕緊跨進門去，然後再又回轉身來，略略伸出他的腦袋。

「那個？」他問，毫不自覺的摸摸懷里的鈔票。

「我，我，舅舅，……」

「這個雜種嚇我這一跳啊！……」

他兵的一聲把門關了。而且從此他便不再覺得他還有個外甥。

編主金巴

現代長篇小說叢刊

淘金記

有著作權

定價七元

著者沙汀

發行者吳文林

發行所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漢口湖南街七十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渝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滬一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2617B



文化生活出版社